
武俠世界
第34年
29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撰著的「義膽雄風」。追捕手蕭原追踪逃犯張剛至雲貴邊境，被一伙傣族人追殺，張剛被捉殺頭祭神；蕭原則運用他的機智逃脫……返回途中，不愼跌落汪映紅姐弟倆設的陷阱，被姐弟倆救起後，被邀到汪家暫宿一宵，不料却適逢汪家屋焚人亡，汪母遭擄劫，蕭原目睹慘變，激起他的俠義心腸，帶着姐弟兩人追踪赤苗人……經過幾番險厄艱辛，終於在八岩販賣婦女市場救出汪母，却不料……故事感人，姐弟倆的遭遇令人堪憐，蕭原的俠義心腸更令人感佩，頗值一閱。

*　　　*　　　*

本期刊登的一期完短篇「天機令」，故事新鮮緊湊，情節曲折動人，值得一讀。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續「絕世龍狐」九女玄女的另一篇故事「遊戲人間」。十萬救趙大軍迅速向魏國後方腹地挺進，一場名垂千古的「兵法大戰」序幕揭開了，究竟齊魏之戰如何……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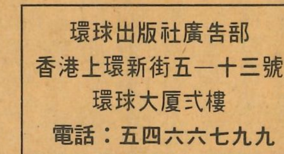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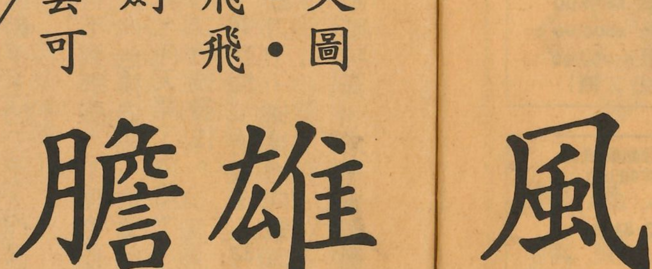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29期
(總號173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義膽雄風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　劍　飛・文
可　飛・圖



避過活祭　邂逅姐弟

蕭原醒過來的時候，赫然發覺自己被一夥人團團圍住，不由得霍然挺身坐起來，一隻手同時摸向腰間的匣子鎗。

「漢人！別亂動，將雙手舉起來！」一個嚴厲的聲音即時響起。「別要咱們動手殺死你！」

蕭原摸向腰間的手立時停住。

眼前的情勢，確實不宜莽動，就算蕭原有三頭六臂、也應付不了那些手執刀矛弓箭的傜族人。

雙拳難敵四手，雖然蕭原身手不俗，加上身上又有鎗——殺傷力很大的匣子鎗，亦應付不了那二十多個傜族人。

蕭原是從那些人的衣飾上，辨認出他們是傜族人。

十多日前，他曾經在一戶傜族人的家裏作過客，住宿了一宵。

其實，蕭原並不是一個人的，在他身旁不遠的地上，躺着一個人，那人亦已醒過來，兀自瞪大一雙眼，瞪着那些傜族人。

可是，他祇有乾瞪眼的份兒，無法挺身坐起來。

原來，他的雙手被反綁着，雙脚也被綁得緊緊的，脚上還繫着一根綁在一塊大石上的繩子。

那人原來是被蕭原一直追踪到這裏，昨晚才將他擒捕下來的逃匪——被懸賞緝捕的殺人悍匪。

此人名叫張剛，乃是雲貴一帶惡名昭著的悍匪大賊，身上背了近十條人命，被地方政府懸賞大洋三百元緝拿歸案。

蕭原是在大半個月前，自雲貴交界處一個叫毒龍峽的地方，追到這裏——緬雲交界處的瀾滄縣，在距邊界祇有二十多里的地方——金猴崖上，追上張剛，並將之擒下的。

蕭原若不能在金猴崖上追上張剛，便有可能被張剛逃過邊界，逃入緬甸境內。

此刻，他仍與張剛在金猴崖上，一覺醒來，被二十多個手執武器的傜族人包圍起來。

他不明白那些傜族人爲何會對他充滿敵意，將他包圍起來。

他正想開口詢問，張剛突然張口大叫：「救我！傜族大哥，請救救我啊！我將身上的錢都給你們，我身上有很多錢，都給他（指蕭原）搶去了……」

「住口！」蕭原厲喝一聲，止住張剛的叫聲，接轉對那個發話的傜族漢子道：「這位大哥，他是一個被官府通緝的殺人兇犯，身上背了近十條人命！這種人兇殘成性，放他不得。」一頓，接又道：「請問這位大哥，這是什麼意思？我自問沒有犯上貴族……的哪一個人或哪一樣事啊……」

「站起來！」爲首那個傜族漢子惡狠狠地打斷蕭原的話。「舉起雙手！」

其他的傜族人齊聲叱喝，手上的武器齊齊對着蕭原，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如此情勢之下，蕭原祇好聽從爲首那傜族漢子的話，站起來，舉起雙手。

爲首那個漢子對身旁的一個族人說了一句話——是用土話，那個族人青年應一聲，走到蕭原的身前，先將他身上的匣子鎗拿去，再在他身上搜起來。

結果是，蕭原身上的匣子鎗被繳去，身上的財物——幾張合共四百多元大洋的票子和六個大洋被搜去。

那合共四百多元大洋的票子中，其中三百多元大洋票子是蕭原從張剛的身上搜到的，他本打算將張剛那些錢拿來救濟孤苦的民衆。

還好，他藏在腿上的那支小巧的勃朗寧手鎗和藏在身上隱秘處救急用的一張大洋票子，並沒有被搜去。

——那個青年祇搜他的上身，並沒有搜他的下身。

那個青年將搜到的匣子鎗和錢財交給那個爲首的的漢子。

爲首那漢子對蕭原那支匣子鎗頗好奇，反覆看了幾遍，才插在腰間褲帶上，接對另外兩個站得跟張剛最近的族人大聲說了兩句話。

那兩個族人立刻上前去，一個用刀割斷張剛脚上綁着的繩子，另一個將他拉起來，却沒有將他手上的繩子也割斷。

張剛着急得大叫：「喂！怎麼不替我割斷綁在手上的繩子啊？快替我割斷呀！」

爲首那個漢子喝叫一聲，那個將張剛拉起來的青年口裏喝駡一聲，揮掌重重地摑了張剛一巴掌。

「啪」一聲，張剛被摑得半邊臉紅腫起來，嘴角沁血，痛得叫出聲來。

蕭原忍不住問：「這位大哥，到底要將我們怎樣？」

爲首那漢子沒有理會蕭原的話，舉手一揮，喝叫一聲，其他的人立刻呼喝一聲，押着蕭原與張剛，往山崖下走去。

蕭原在路上走着，在心裏一直想着，那些傜族人爲何要捉他和張剛回去，看爲首那漢子的說話神態，似乎不懷好意，說不定，被他們押回村寨後，生命有危險，可不能眼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邊緣，必須要自救。

走着走着，蕭原忽然彎腰捂着肚子叫起痛來，並停下來，一副痛得走不動的樣子。

他不走，在後面押着他的人自

然不能往前走，跟在他身後的那個青年沒好氣地伸手在他背上用力一推，口裏喝道：「走呀！裝什麼蒜！」

蕭原被推得往前一蹌，跌倒在地，往前翻滾了一轉，躺在地上，緊抱着肚子哼哼哈哈直叫痛。

那個將蕭原推跌的青年男子跟另一個族人搶前兩步，走到蕭原身前，口裏喝罵着，抬脚往蕭原的身上踢去。

蕭原被踢得在地上翻來滾去，大聲呼痛。

走在前面的人聽聞蕭原的痛叫聲，都停下來，走在前頭的那個漢子轉身回望，口裏罵了一聲，快步往回走，走到賴在地上不住叫痛的蕭原身前，口裏惡狠狠地喝罵着，正欲上前一步，喝叫蕭原站起來，突然，轉身回望的張剛大叫道：「別上當！他假裝的，小心他出奇不意制住你，他就有機會脫身啦！」

爲首那漢子聞言頓時刹住脚步，手上的利刀一伸，抵在蕭原的頸上，厲喝道：「起來！好狡猾的漢人！還不起來，一刀刺穿你的脖子。」

緊接着，兩支尖矛也抵在蕭原的身上，銳利的矛尖刺得蕭原感到一陣刺痛。

蕭原仍然賴在地上不起來（總不能承認自己是假裝的），口裏哼哼唧唧的。「好痛啊……是眞的肚子痛呀，哎喲……痛得好厲害呀……」心裏在咒罵張剛戳穿他的把戲（他確是裝肚子痛，希望將爲首那個人引來，然後出奇不意制住他，脅之以脫身，那知道張剛存心不良，揭破他的「詭計」），恨不得一拳將他砸扁，叫他永遠說不出話來。

「起來！」爲首那漢子怒喝一聲，抵在蕭原頸上的刀尖一割，在蕭原的頸上劃出一道寸許長的血口來，痛得蕭原哼了一聲，全身抖搐了一下。「再裝死不起來，割下你的腦袋！」

蕭原見把戲被識破，再裝下去，祇會自討苦吃，祇好站起來。「你們不拿開抵在我身上的刀矛，我怎樣起來呀！」

爲首那漢子哼了一聲，首先將抵在蕭原頸上的利刀移開。

拿尖矛抵在蕭原身上的兩個青年亦收回尖矛。

蕭原伸手往頸上冒着血的傷口摸去，撑起身，站起來。

看到蕭原被踢，頸上又被割傷，張剛大感痛快，咧嘴直笑。

在地上磨磨蹭蹭撑起身站起來的蕭原，突然間疾如脫兎般，弓着身竄向爲首那個漢子，抬膝頂撞在那漢子的下陰上，同時間身子一閃，自那漢子的身旁閃到其身後，順勢將匣子鎗自那漢子的腰間拔出來，一手揪住那漢子的後衣領，不讓他彎身蹲下去，鎗嘴緊抵在他的太陽穴上，口裏暴喝一聲：「統通將手上的刀矛弓箭放下！聽到沒有！」

蕭原的動作快如閃電，令到爲首那漢子和其他的族人都來不及應變。

張剛也看得張口結舌，呆住。

爲首那個漢子下陰挨了蕭原一膝，痛得他居然叫不出聲來，張大口直吸氣，臉上一陣青一陣白，要不是被蕭原用力揪住他的後衣領，他早已站不住，躬下身捲縮成一團。

那些族人不知是呆住了，還是聽不懂蕭原說的話，並沒有依照他的話放下手上的武器，齊齊瞪大眼瞧着蕭原，陡地，不知是誰首先發出一聲呼喊，跟着其他的人一齊呼喊出聲，揮動手上的刀矛，作勢欲撲向蕭原。

蕭原料不到那些人不理會他的喝叫，反而向他撲過來，忙擧起手上的匣子鎗，向天開了兩鎗。

那些人立時被震住。

可是，刹那間又有幾個人呼喝出聲，揮動刀矛，兇悍地向蕭原衝過去。

蕭原暗暗咬牙，向那幾個衝過來的人開了兩鎗。

——必須殺鷄儆猴。

當先向他衝過去的兩個青年應鎗跌倒。

那兩個青年都是脚上中鎗，跌下去的。

蕭原那一招果然奏效，其他幾個青年都被震得慌忙停下來，不敢往前走一步。

蕭原暗中透口氣，向落在他手上的那個漢子厲聲道：「快叫他們放下手上的武器，要不，我一鎗射斷你的右手！」

那個漢子身子抖索了一下，忍着痛，張口斷叫：「放下武器，別亂來……不要過來，聽我的話。」

那些族人果然聽話，放下手上的武器。

蕭原對那漢子喝道：「叫他們別追上來，我要你跟我走，走到我認爲安全的地方，我會放你回去，快對你的族人說！」

那漢子不敢不從，用傣族話對那些族人說了一遍——依照蕭原所說的話。

那些族人聽了那漢子的話，雖則起了一陣騷動，但都不敢莽動。

蕭原不去理會那些人的反應，拖着那個漢子便往路邊外面退去。

那些族人猶豫了一下，居然往前移動。

蕭原怒喝一聲，手上的匣子鎗

一擺，往那些人脚下的地上掃射了四五鎗。

那些人嚇得驚跳後退，不敢再往前移動。

蕭原扯着那漢子急急往路外面退走，那些族人看着，雖則口裏嗚哇亂叫，却站在原地，沒有往前走出一步。

蕭原看着，暗中透口大氣，繼續拉着那漢子往外退走，直到離開弓箭射擊的範圍之外，才敢調轉身，押着那漢子往前跑。

至於張剛，他已無暇理會了，就讓他留在傣族人的手上，慢慢再想法子將他自傣族人的手上「救」出來，押回去送官法辦。

張剛看着蕭原押着那漢子隱沒於遠處的一片疏落的林子內，心裏喜憂參半。

喜的是，脫出了蕭原的掌握，或許可以逃出生天。

憂的是，落在那些傣族人的手上，不知那些傣族人會怎樣對付他，生死未卜之下，他當然不敢樂觀了。

蕭原押着那漢子走出老遠，才停下來，一脚將他踢倒，拿鎗指着他，厲聲道：「說，你叫什麼名字？」

那漢子眼中閃過一抹驚恐之色，啞聲道：「我叫孟力……還不放我走？我的族人不會放過你！」

蕭原冷冷一笑。「我跟你們旣無瓜葛，又無仇怨，爲何要捉我回去？」

那漢子孟力咽口口水，說道：「因爲你們漢人都不是好人，我們捉你回去祭神。」

聽到「祭神」兩個字，蕭原禁不住在心裏打個寒顫。

以前，他曾在一處山裏，看過一個生苗人被拿來祭神的可怕儀式，那是血淋淋的可怖場面，先將祭神那人的手脚斬下來，取其手足上流下來的血，淋在一隻剝了皮的狗崽上，然後再開腔取其心肝，最後才斬下首級，與取出的心肝一起獻祭於他們奉禮的神前，那情形，就連經歷過不少風險的蕭原，看了也覺恐怖駭人。

看到蕭原瞧着他不作聲，孟力心慌膽顫。「喂……還不放我走，快放我走呀！說過的話不算數嗎？」

蕭原想了一下，揮手道：「走！還不走！」

孟力一聽，如聞大赦，立刻從地上跳起身，往來路跑。

可是，才跑了幾步，被蕭原一聲斷喝：「站住！」嚇得一顆心差點從口裏跳出來，脚步一窒，停下來，扭頭驚慌地看着蕭原。「你……想怎樣？」

蕭原道：「你別怕，我想起一件事要對你說，被你們抓去的那個人，你們最好小心看押他，千萬別讓他逃脫，要不，你們族中必有人遭殃，一定要殺死他才好。」

孟力聽蕭原那麼說，知道蕭原不是反悔不放他走，一顆吊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下來，忙不迭道：「知道，知道。」

「走吧。」蕭原揮揮手。

孟力立刻轉回頭，拔脚便跑。

蕭原也不敢多作停留，辨別一下方向，往西面急奔。

——西面那裏有一條路通出山林外面，可以走回縣城，蕭原就是從那條路追入山林的。

＊　＊　＊

這一日，伏虎寨內擧行祭神慶典。

村寨那個廣場上（其實是一塊大空地），聚滿了村寨內的男女老少，除了放哨站崗的人外，廣場的正中，豎立了一根兩人合抱，約兩人高的大木柱，村寨內的所有人團團圍站着，無論男女老少，都是一臉虔敬之色，向那根大木柱作出膜拜之狀。

細看之下，那根大木柱並不是光溜溜的，四面皆刻了一個面目猙獰的猩猩頭像，而木柱的頂端，長約二尺左右的部位，雕刻成一根陽具形狀，那就是伏虎寨傣族人所崇拜的猩猿神圖騰。

傳說中的猩猿神，乃是伏虎寨的守護神，能夠生裂獅虎，嗜血肉，因此，每年祭祀之日，皆要以人畜之血肉奉祭，那樣，可以令到別族及猛獸不敢侵犯村寨裏的人，可保族人平安，因而村寨裏的人都對這個守護神尊崇有加，不敢褻瀆。

圖騰面東的那一面，擺放了一張木案，案上擺放了一頭豬、一隻羊。豬頭皆是活生生的，爬伏在案上，四肢給綁牢在案上，頸部位下面放了一個瓦盆，豬、羊之間亦擺放了一個瓦盆。

木案前，站着兩個人，一個是族中的族長洪都，另一個是族中的巫師洪通。

木案的兩邊，則站着族中的幾個長者。

巫師洪通看看時辰已到，擧手向外高呼：「祭神時刻已到，速將奉祭之人抬上！」

圍站在木案前面的人羣立時讓開一條通路，祇見四個年輕力壯的族人抬着一個人的四肢，自通路外面走近來，來到木案前，將抬着的那個人放下來，將之按跪在木案前，頸部位剛好擱在當中那個瓦盆上。

那個被按跪在案前的人不是別人，赫然是張剛。

張剛一雙眼瞪得大大的，盡是恐駭之色，嘴裏唔唔連聲，却叫不

出聲來，原來，他的口裏被塞了一團布。

奇怪的是，他並沒有掙扎。

其實，他是無法掙扎，因他的手脚關節已被伏虎寨的人敲碎了。

「奉祭開始。」巫師雙手合什，高舉過頭，高聲呼喝。

立刻有三個手執利刀的強壯漢子走出來，在案前躬身向那根木柱——圖騰拜了拜，才上前各自一把執住豬、羊、人的頭，將之提起來，一刀將豬、羊、人的喉頭割去。

豬、羊分別嚎叫一聲，喉頭被割開來，湧流出來的血汩汩流落脖下的瓦盆內。

張剛甚至連慘叫聲也發不出，喉頭便被割斷，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般，癱軟下去，鮮血自喉頭噴湧出來，流落頸下面的瓦盆內。

從人畜體內流出來的血分別將三個瓦盆流得滿滿的，巫師洪通才舉手呼喝一聲：「斬首！」

三個手執利刀的壯漢立時手起刀落，將豬、羊和張剛的頭斬下來，擺放在瓦盆旁邊，退下去。

巫師洪通口裏喃喃有詞，手舞足蹈，在案前蹈誦舞拜起來，所有的人亦彎下身，膜拜誦朗起來。

巫師在案前舞蹈誦拜了一會，跟着繞着木柱舞誦蹈拜，如是者三匝，接先後捧起三個分別盛載了豬、羊、人血的瓦盆，潑向圖騰的四面，最後，將三個豬、羊、人頭串綁起來，掛在木柱頂端那雕作陽具形狀的根部上。

最後，全部的人跟着巫師繞木柱舞蹈三匝，發出三聲怪異的呼喊聲，祭神的儀式便完結。

所有的人又向那根木柱膜拜了一會，才散開，却沒有返回家中，等着喝血酒。

那是將三個瓦盆中潑剩的豬、羊、人血混入酒中，無論男女老少都要喝一口那種血酒，喝了，便百病不生，妖邪不侵，可保一年平安。

在村寨南面一棵大樹上，蕭原看到整個祭神儀式。

當他看到張剛被活生生割破喉頭，血流入瓦盆的情景時，禁不住心驚肉跳，太殘酷了。

他不是往出山外那條路跑去了的嗎？怎麼又會出現在伏虎寨邊的那棵大樹上？

原來，他跑了一段路後，忽然決定折返回去，跟踪孟力到伏虎寨，看看伏虎寨的人怎樣處置張剛。

他之所以折回去，跟踪孟力到伏虎寨，是不放心孟力的族人會被張剛的花言巧語所騙，放了他，那無異放虎歸山，讓他繼續為惡，殺害更多的人！他必須要看到張剛眞的被孟力的族人宰殺了，拿來祭神，才放下心來，要不，他決不讓張剛逍遙法外，有繼續為惡的機會。

他置身的那棵樹是一棵大榕樹，人在樹上，在茂密的樹葉遮蔽下，不易被人發現。

那棵大榕樹其實是在村寨的邊沿內，而負責放哨站崗的村寨族人是在村寨的外面，蕭原是偷偷爬上樹上的，放哨站崗的人祇留意寨外的動靜，對村寨內的情形，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因此，蕭原匿在那棵大榕樹上，不怕會被發現。

眼見張剛被活生生地拿來祭神——割喉放血斬首後，蕭原可以放心離開這個地方，返回山外去。

死了的人，不可能再為惡人間。

本來，他很想取回張剛的首級，祇要將首級拿回去，一樣可以領取三百大洋的賞金，要不，他這一次可是白白辛苦一場了，可是，想到自己孤身一人，還是不要冒險衝犯當地人的禁忌，免得惹禍上身，昨天才逃出一次大難，未必能有再一次那樣走運的。

他知道，對於那些崇拜圖騰的傜族人來說，凡是用來祭神的牲畜，跟崇拜的圖騰一樣，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若是有人侵犯了那些牲品，便是褻瀆了供奉的神靈——圖騰，那是不可饒恕的罪過，所以，蕭原不想為了三百大洋而惹上伏虎寨的傜族人，成為他們追殺的目標。

既然「戲」已看完，他又不想觸犯傜族人的禁忌，偷取回張剛的人頭，他決定馬上離開這個地方，返回山外。

從樹上跳下地，蕭原往四下打量一眼，立刻循來路竄去。

平安無事地竄離伏虎寨的範圍，蕭原透口氣，在一棵樹下停下來。

將身上黏着的泥土及乾枯的草葉屑拍打掉，蕭原離開樹下，繼續往前走。

剛才，他在避過傜族人的哨站時，需要在長滿草樹的地上爬行，所以，衣服上沾了泥土與乾枯的草葉屑。

循着原路，蕭原脚步急疾地往前走，希望在黃昏的時候，走到一個他曾經借宿過的村寨去，在那裏住宿一宵。

走着，走着，驀地前面傳來一陣吆喝聲，蕭原心頭急跳一下，急忙竄到左邊一棵樹下，往前窺望。

前面遠處，有一夥人已追隨着幾頭獵物，往他這邊跑來。

蕭原雖然看不到獵物，但從那夥人追着在前飛奔的獵物，人人手上執弓握矛的情形看來，那夥人是追獵一頭獵物。

很快，蕭原便發現了那頭獵物。

那是一頭野豬，雖然不是對正他所在的地方竄奔，但却是向他這個方向竄來，他要是不躲避開去，必然會被那夥人發現，而他從那夥人的衣著打扮，認出他們是傜族人。

有了昨日的經歷，他不想再遇上傜族人，免得又惹上痲煩，避之則吉。

趁着打獵的傜族人還未追前來，蕭原立刻躬着身，往右邊斜向後疾竄。

當那些傜族獵人追逐到他剛才閃匿的樹下附近時，蕭原經已遠遠地避開去，沒有被那些打獵的傜族人發現。

可是，那些傜族人就在那附近追上那頭野豬，將牠圍堵起來，在那裏獵殺野豬。

蕭原不敢走回「路上」（那祇是他臨急闖上去，實際並不是一條眞正的路），祇好繞路往前走，免得惹上不必要的痲煩。

往前走了好一會，蕭原本想走回那條「路」上的，想想，有可能會遇上那夥打獵的傜族人——獵殺了那頭野豬後往回走，又打消了念頭，認準了方向，繼續往前走。

穿過一個野林子，看到前面不很遠的地方有一條小溪流，蕭原頓感口渴，加上早上醒來後，沒有洗臉，正好去洗個臉，再洗洗手脚，抹抹身子，便向那條小溪走去。

小溪邊滿是比足踝還高的野草，亦滿是踐踏的痕跡，憑經驗，蕭原一眼便看出那是野獸到溪邊飲水踐踏出來的痕跡。

野獸一般都是在黑夜裏才到溪裡去飲水的，白天當然也會去飲水，但較少，特別是猛獸，因此，那條小溪雖然有很多野獸去飲水，蕭原却不怕會遇上猛獸。

光天白日之下，蕭原放心地往小溪走去。

快要走到溪邊的時候，蕭原沿着野獸踐踏出來的痕跡，走向溪邊，那知道一脚踩落一個陷阱上，脚下一虛，他已心知不妙，却遲了，身子往前一傾，陡地往下沉墮下去。

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仍然來不及縱開去，因一脚踏空的刹那，重心已失，加上踏下去的又是空虛及無法着力的地方，因此，他逃不過墮落陷阱的厄運。

那個陷阱好深，蕭原重重地跌墮落陷阱下面，跌得他全身像散開來一樣，頭昏眼花，好一會也起不了身。

還幸陷阱的下面沒有裝上尖竹利鐵之類的尖利物件，要不，蕭原祇怕會慘死當場。

設置陷阱的人大概想活捉墮落陷阱的野獸，所以，才沒有在陷阱下面裝插上利器。

蕭原定過神來，暗叫僥倖，據他所知，一般的陷阱下面都裝插了可以殺傷野獸的利器。

活動一下手脚，還好沒有跌斷或跌傷了，吸口氣，蕭原張眼往上望去，這才發覺，這個陷阱不但深——約有一丈五六高下，而且像一張梯子那樣，上窄下闊，那樣，跌落陷阱的野獸便不可能爬上去或是縱上去。

設陷阱的人頗具心思。

蕭原甩甩腦袋，站起來，將藏在小腿內側的刀子取出來，嘗試利用刀子在洞壁上挖出一些凹坑，再利用那把刀子插入洞壁上，逐步往上攀，可是，那個辦法却行不通。

因為，陷阱內的洞壁泥土並不堅實，挖出來的凹坑不但一脚踏上去便塌瀉下去，刀子插入洞壁上，也承受不起蕭原借勢往上提升之力，泥土散碎下去，令到他無法借力，爬不上去。

而這又是唯一可以爬上陷阱上面脫困的辦法，既然連唯一的辦法也行不通，無法可施之下，蕭原被困在陷阱之內，無法脫困。

他倒不擔心會困死在陷阱內，有人設下這個陷阱，那就必然有人來瞧瞧是否有獵物困在陷阱內，唯一擔心的是，若到晚上仍然沒有人來陷阱瞧瞧，而又有猛獸毒蛇之類的蟲獸在此出沒的話，那就隨時會遭遇危險了。

而令他更擔心的是，若設陷阱捕獸的人是伏虎寨那些傜族人，一定不會放過他，那時，他別指望逃出生天了。

既然逃不掉，擔心也救不了自己，他乾脆拋開一切，靠在洞壁上，睡它一會。

——昨晚他露宿在伏虎寨外不遠處的一棵大樹上，由於要提防毒蛇和別的意外，他不敢睡得太沉，睡睡醒醒的，整晚都睡不好，正好趁這個機會睡一會。

他可是說睡便睡，很快便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間，他驚醒過來。

——他是被輕細的脚步聲驚醒的。

張開眼，往阱口上面望一眼，發覺天色已黑下來，大概太陽已下山了。

驀地，他聽到上面有人聲傳下來。

「咦！阿姐，瞧啊！阱口破了，一定有野獸跌落陷阱中。」說話的是一把童聲。

「阿弟，午前我們才來看過，陷阱還是好好的，想不到午後居然

有野獸跌落陷阱，太好了！」說話的是一把柔柔甜甜的女聲。

蕭原聽着，聽出那兩個說話的人就是設下陷阱的人，心裏又驚又喜。

喜的是，有人來了，他有救了，驚的是，要是來人是伏虎寨的人，他就脫身無望，還可能會有生命之險。

他有點緊張地抬頭往上張望，一隻手摸在腰間的匣子鎗上。

洞口終於出現了兩個人。

那是一男一女，男的年紀很小，約十三、四歲，是個大孩子，女的年紀也不大，約十七、八歲，看他們的衣著打扮，不是傣族人，蕭原頓時鬆口氣。

「阿姐，妳猜猜陷阱下面的是什麼野獸？」那大孩子邊說邊蹲下來，跪在阱坑邊，探頭往下瞧。

「小兄弟，我是人，不是野獸。」蕭原望着那大孩子，含笑張口向上叫。

那個大孩子一眼看到陷阱內的不是野獸，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驚得他不由張口結舌，瞪大雙眼，看着阱下的蕭原，說不出話來。

「阿弟，阱內的不是野獸，是個人？」那個少女聽到阱下傳上來人聲，驚詫得急忙一下子在阱邊蹲下來，往下瞧。

四目相接，阱下的蕭原不由目光一亮，禁不住在心裏讚一聲：好秀美的一個姑娘。

那姑娘確實很秀美，雖則衣衫破舊，膚色微黑，但却掩不了那張秀美的臉容。

「阿姐，確實是個人！」那個大孩子從驚詫中回過神來，扭頭向少女張口叫。

蕭原急急向上叫道：「姑娘、小兄弟，我不愼踩上你們佈下的陷阱，跌落下來，請兩位救我上去。」

少女張口想說什麼，那個大孩子已搶先向下大聲道：「你是什麼人？瞧你的樣子，不像是這個地方的人！」

蕭原道：「我是外地來的人，名叫蕭原，因追捕一個逃犯，來到這裏，本打算到溪邊喝口水，洗把臉，那知道……一脚踩落陷阱上……叫你們空歡喜一場，眞對不起。」

大孩子臉上露出不相信的神色。「我跟阿姐怎知你是不是一個壞人！」

蕭原正想自我表白一番，那少女已然開口道：「阿弟，別對那位大哥胡亂猜測，看清楚這位大哥的樣貌，便知道這位大哥不是一個壞人。」

「阿姐呀！妳就是容易相信別人！」大孩子不服氣地橫了少女一眼。「他臉上又沒有鑿了好或壞那一個字，怎知他不是一個壞人？」

「阿弟，好人、壞人都有一個樣子的，臉上看不出，眼裏仍可以看出來，快幫忙阿姐將下面那位大哥救上來。」少女邊說邊從身後拿來一綑繩子，抽出繩頭，慢慢往下垂落去。

蕭原看着那慢慢垂下來的繩子，喜得連聲說：「姑娘，謝謝，謝謝妳，謝謝妳救我上去。」

那少女沒有說話，將繩子垂落阱下，然後叫大孩子將繩子綁牢在附近的一個樹頭上，才向阱下的蕭原招呼，抓住繩子往上攀。

蕭原抓住繩子用力扯了扯，很牢固，於是抓住繩子，脚蹬阱壁，一步步往上爬。

少女在阱上看着，直到蕭原攀上陷阱上面，才鬆口氣，收回繩子。

蕭原坐在阱邊地面上喘了幾口氣，發覺大孩子一直在注視着他，當下友善地笑笑，說道：「小兄弟，叫什麼名字呀？」

大孩子沒有答他，兩隻圓溜溜的眼珠溜轉一下，懷着懷疑道：「你眞不是一個壞人？」

蕭原露齒笑道：「你仍然不相信我是個好人？你怎看出我不是一個好人？」

大孩子眨眨眼。「我不認識你，怎知你是好是壞？阿爸以前常對我說，對不明底細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防！」

少女聽着，扭頭對大孩子薄責道：「阿弟，你怎麼不記得阿爸對你說過的另一句話：對年長的人不可無禮。」

大孩子撇撇嘴，不滿地歪着頭道：「阿姐，妳就是心腸好，容易相信人。」

蕭原站起身，含笑看了那兩姐弟一眼，略帶抱歉地道：「姑娘，爲了我這個陌生人，令到妳姐弟兩人……吵嘴，我……很過意不去……」

少女邊整理收回的繩子，邊道：「這位大哥，別這麼說，不關你的事……說起來，要不是我們在此挖下這個陷阱，你不會掉下去，說對不起的該是我姐弟倆，你沒有跌傷吧？」一雙明亮的眼眸直往蕭原身上溜着。

蕭原第一次遇上這麼明事理、心腸好的人，心裏大是感動。「姑娘，是我不好，那裏不走，偏偏踩落你們挖下的陷阱內，害你們捕不到野獸，爲了答謝妳姐弟倆的相救，我幫妳重新弄好陷阱，希望今晚有野獸跌下去。」說完，他便招呼那個大孩子一聲，動手弄起來。

將陷阱遮掩起來並不難，難在不露痕跡，完全看不出那裏是一個

陷阱。

蕭原雖然說不上是箇中高手，但也很在行，在少女兩姐弟的幫忙下，很快便用樹枝草葉將陷阱口遮蓋起來，再仔細地在上面整弄了一遍，便看不出任何痕跡，看上去簡直天衣無縫。

看到蕭原懂得掩飾陷阱，大孩子對他的疑心才消散了，神情放緩下來。

三個人終於將那個陷阱的表面弄好，少女朝蕭原露齒笑笑。「這位大哥，原來你也懂得弄陷阱，以前一定幹過打獵的了。」

蕭原覺得那少女的笑容頗迷人，禁不住多看了兩眼。「姑娘，我未幹過打獵的生涯，由於經常要在深山野嶺過日子，所以，學會了打獵和弄陷阱捉獵物，比起姑娘和這位小兄弟，差遠了。」

一頓，接將心裏的疑問說出來。「姑娘，妳跟小兄弟懂得說漢話，你倆的衣著裝束又不似是傣、僮族人，你倆可是漢人？」

大孩子搶着說道：「一半是，一半不是。」

蕭原馬上明白過來。「小兄弟，你父母其中有一個是漢人，是麼？」

大孩子露出佩服之色。「你猜對了，我阿爸是漢人，阿媽是布衣族人。」

蕭原由衷讚道：「小兄弟，你阿媽一定很美的了，要不，怎會生了一個這麼漂亮的女兒……你的姐姐。」

一頓，立刻補充一句：「小兄弟你也長得精靈活潑可愛啊。」

讚美的話，人人愛聽，少女聽蕭原讚她漂亮，心裏甜甜的，畢竟臉嫩，臉現羞紅之色。大孩子可高興了，對蕭原頓生好感。「大哥哥，你說對了，我阿媽年輕時，誰不說她是個美人，在寨子裏，是公認的美人，我阿爸就是爲了我阿媽，自願留在這裏，不願回老家去。」

「阿弟，你不羞的嗎？那有兒子盡讚自己的阿媽是個美人的？」少女帶笑數說弟弟。

大孩子昂起頭，自豪地道：「阿姐，阿媽確實是一個公認的美人啊！又不是我自吹自捧的，有什麼好羞的？大哥哥也那樣說，我才說的呀！」

蕭原聽着姐弟兩人的說話，不由笑起來。「小兄弟，你阿爸也一定是個英俊的男子了。」

大孩子一臉自豪。「大哥哥，你又說對了，我阿爸要不是長得英俊，我阿媽怎會不顧族人的反對，嫁給我阿爸。」

那句話才說完，大孩子臉上的神色馬上變得黯然，用力咬着嘴唇，垂下頭。

少女臉上的笑容也收斂了，代之而起的是沉重的神色。

蕭原看在眼內，知道兩人的父親必是遭逢到什麼事故，兩人才會黯然神傷，心裏一陣難過，雖然很想知道姐弟兩人的父親遭遇到什麼事故，但又不好問，祇好閉上嘴巴。

他不好問，大孩子却說出來。「大哥哥，我阿爸要不是在一次打獵時，遇上一頭猛虎，在跟那畜牲搏鬥時，不愼跌下陡崖，跌斷了脊柱骨，癱在床上，我家的生活……多好啊……」言下不勝感觸。

少女强笑道：「阿弟，該回家了，要不，天黑前趕不回去，阿媽又會擔心的了。」

蕭原抬眼看看天色，天上滿是暮色，天快要黑了，看來，他想在天黑前趕到那條傜村，已不可能，今晚大概要露宿一宵了。

想不到那少女却邀他回家。「這位大哥，若不嫌棄的話，請到我家住宿一晚。」頓一下，馬上又道：「我聽你說，是外地人，在這裏沒有相熟的人家住宿吧……所以，我才請你到家裏住宿一晚。」

蕭原忙道：「姑娘，我在荒山露宿慣了，又怎會嫌棄呢？本來我打算趕到十多里外的一個傜村住宿一宵的，如今快天黑了，已來不及趕到那個傜村，既然姑娘相邀，我就冒昧打擾一宵。」

「大哥哥，你眞的願意到我家住宿一宵？」大孩子一臉高興的神色。

蕭原點點頭。「小兄弟，不是不喜歡我到你家吧？」

大孩子咧嘴笑道：「我怎會不高興，這些年來，我家難得有客人，我阿爸看到你這個漢人客人，一定會很高興，阿爸一定會很喜歡你到我家作客。」

蕭原很想看看這兩姐弟的父親是個怎樣的人，能夠在異鄉，這種偏遠的山區裏，遇到同聲同氣的人，說到底，也是一件樂事。

「小兄弟，我跟你們回家裏去。」蕭原走上前，拍拍大孩子的肩膊。

「阿弟，快來收拾用具。」少女邊將放在地上的刀矛和繩之類的物件收拾起來，邊扭頭對兄弟說。

阿弟答應一聲，上前去幫忙收拾。

蕭原不好站着，也上前去幫忙。

阿弟發現了蕭原腰間的匣子鎗，好奇地伸手摸一下。「大哥哥，是不是一支鎗？聽我阿爸說，那叫短鎗，是嗎？」

蕭原點點頭。「那叫匣子鎗，可以連發，也可以點射，威力很大。」

「大哥哥，可以給我看看吧？」阿弟殷切地看着蕭原腰間的匣子鎗。

蕭原摸摸阿弟的頸項，將匣子鎗拔出來，遞到阿弟的手上。

阿弟興奮得一顆心噗噗直跳，雙眼發光，手有點抖地接過蕭原遞過來烏黑發亮的匣子鎗，雙手在匣子鎗上摸了一遍，雙眼沒有離開過手上那支匣子鎗，口裏嘖嘖連聲。

「好棒的一支鎗……怎麼說呀……想不到鎗也有這樣漂亮的，這一次呵我可開了眼界，長了見識。」

「阿弟，快將鎗給回這位大哥，小孩子別玩鎗，你怎麼忘了阿爸的話了？不要亂玩鎗，會打死人的。」少女邊說邊將一綑繩子遞給阿弟。

阿弟吐吐舌頭，忙將手上的鎗交還給蕭原，接過姐姐遞過來的繩子，扛在肩頭上。

蕭原將鎗插回腰間，伸手向阿弟的肩頭上拿過那綑繩子，一手提着，一手輕輕拍拍阿弟的肩頭。「小兄弟，帶路走回家去。」

阿弟應一聲，拉着蕭原的手，一跳一跳地往前走。

少女在後面跟着，臉上露出一抹笑容。

「小兄弟，你家離這裏多遠啊？」蕭原含笑問。

阿弟扭頭一笑，說道：「大約六七里左右，走快一點，天黑前一定趕得回去。」

「小兄弟，你叫什麼名字？」

「家裏的人都叫我阿弟，」阿弟道：「你也叫我阿弟吧，我祇有這個名字，我阿姐名叫映紅，阿爸、阿媽都叫她阿紅。」

朝姐姐扮個鬼臉，跟着又道：「我阿爸姓汪，所以，我跟阿姐都姓汪。」

蕭原聽着，不由失笑出聲。

做姐姐的少女說道：「阿弟，祇有你這個傻小子，才會說這種傻頭傻腦的話，不怕笑死人。」

阿弟又扭頭朝姐姐扮個鬼臉。「阿姐，從小到大，阿媽都讚妳聰明伶俐，說我頑皮淘氣，不過，阿爸却常讚我像個小子，有骨氣，從來沒有說過我傻頭傻腦啊。」

少女——映紅啐道：「自己讚自己，厚臉皮！」

阿弟朝姐姐呶呶嘴。「阿姐，阿媽常說妳臉紅的時候，比鷄子衣還要薄，瞧啊，妳又臉紅了。」

蕭原扭頭看一眼，映紅一張臉果然紅起來，被他一看，羞得慌忙垂下頭。

阿弟看着，拍掌又笑又跳。

蕭原心裏微起波漾。

映紅確是一個漂亮動人的少女。

* * *

李阿弟一點也沒有誇大，他的母親確是一個美人——年輕的時候。

雖則流逝的歲月與困苦的生活在她的臉上刻下了蒼桑的痕跡，令到她比實際的年紀蒼老，可是，仍然磨滅不了她往昔的美麗。

李阿弟的父親也如他所說，是個英俊的男人，見到蕭原這個稀客，表現得很高興。

可惜的是，由於癱瘓在床，加上困苦的生活的煎熬，令到這個大男人臉上失去了男子漢的光彩，顯得蒼白頹喪。

屋子是樹木混合土石搭建起來，已很殘舊，屋內的擺設也很簡陋殘舊，蕭原還未進入屋內，單是看到屋子的外面，已經知道映紅姐弟一家的生活頗困苦。

那刹那，他的同情心油然而生。

別看映紅一家很窮，她的父母却很熱情好客，做母親的雖然早已燒好了飯菜，眼見來了客人，殷勤地招呼蕭原坐下後，忙又將躺在床上的丈夫扶坐起來，然後才急急走入灶間，再替客人燒飯菜。

對於映紅父母的熱情好客，蕭原心裏很感動。

經過一番自我介紹，蕭原知道阿弟的父親名叫汪祥坤，還未到四十歲，看上去却像四十許五十的人了。

看到汪祥坤那副未老先衰的樣貌，蕭原心裏一陣感慨——生活眞會折磨人。

汪祥坤聽一雙兒女說，蕭原是外地來的漢人，顯得很激動，對於外面的世界，問長問短，對於外面那個世界經已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感慨唏噓不已。

他告訴蕭原，他自跟映紅姐弟的母親成親後，足有二十年未離開過這個地方，連父母是否仍然在世也不知道。

他還告訴蕭原，當年他第一次跟隨父兄跑單帮，來到這個少數民族聚居的邊遠地區，第一次邂逅了如今的妻子後，便被妻子的美貌迷住了，不顧父兄的極力反對，留下來跟她成親，而映紅的母親也對他一見鍾情，不管父母和族人的大力反對，死也要跟自己的意中人在一起，結果，男的跟父兄反目斷了關係，女的也不容於族人，幸好當年汪祥坤手上有點錢，便在距布衣族人村寨不遠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房屋，也就是如今所住的房屋，小倆口倒也恩恩愛愛，快快樂樂地生活了三年，直到映紅姐弟倆先後出生，生活仍然過得去，自從汪祥坤墮崖跌斷了脊柱骨，雙脚癱瘓在床後，生活的擔子落在映紅母親身上後，生活是愈來愈困苦了，而他的父

兄自跟他鬧翻後，亦沒有再到布衣族人的村寨販賣貨物，在全無援助的情形下，一家人的生活，要不是這兩年映紅姐弟幫忙（到山上採藥和學會了設陷阱捕獸），一家人的生活會更難過。

本來，汪祥坤曾想過帶一家大少返回家鄉（隣縣的一個墟鎮），求父兄看在親情份上，救助他一家，可是，他又想起當年跟父兄鬧翻時，會在父兄面前說下狠話，將來就算餓死，決不回家求助，就爲了這句話，還有妻子的反對，他打消了返回家鄉的念頭。

別看映紅母親是個少見世面的女子，性子却很硬，而且有志氣，要不，當年她也不會爲了跟汪祥坤在一起而不惜見棄於族人，她堅持就算怎樣困苦，也要獨力承擔，決不低聲下氣乞求於人。

汪祥坤也是個心高氣傲的人，要不是爲了兩個孩子，他不會動那個念頭，既然妻子堅持不求人，他也就打消了返回家鄉的念頭。

聽完汪祥坤的話後，蕭原對汪祥坤夫妻的貧賤不移，大爲感動佩服。

吃飯的時候，蕭原對於映紅姐弟母親爲了招待他這個客人，將家裏最好的東西——收藏起來準備過節時才吃的臘兎肉燒了給他吃，心裏很過意不去。

汪祥坤還叫兒子拿出收藏起來，僅剩小半瓶的酒，給蕭原喝。

蕭原本想不喝的，拗不過汪祥坤的一番盛情，祇好跟他喝。

雖然菜少酒薄，那頓晚飯仍然吃得很開心，說得上賓主盡歡。

飯後，汪妻收拾好阿弟所睡的床，好讓蕭原跟兒子一起睡。

他們那座房屋祇有兩個房間，一間汪妻跟女兒睡，一間較小的給阿弟睡，汪祥坤自從癱了後，便睡在廳中，由於沒有多餘的床鋪，祇好安排蕭原跟阿弟睡一張床。

聽說跟蕭原同睡，阿弟很高興。

他愈來愈喜歡蕭原這個知道很多事情的客人。

對於蕭原所說的，關於外面那個世界的事情，阿弟感到很新奇，自然充滿了好奇。

他想從蕭原的口中知道更多關於外面的事情。

映紅自回家後，便很少說話，祇是埋頭幹活，蕭原看在眼內，心裏感觸不已，這麼能幹的一個少女，由於家窮，一生一世要困在這裏，太可惜了。

出於對這家人的同情，蕭原暗自決定，盡最大的能力幫忙他們。

而他唯一能夠幫忙的，就是將身上的錢送給他們，希望能夠幫他們改善生活。

睡覺的時候，阿弟在床上向蕭原問長問短，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個什麼樣子，蕭原很有興緻地揀一些新奇的事情說給阿弟聽。

阿弟興緻勃勃地聽着，對於蕭原所說的不用牛馬拉，也不用人推的洋車（汽車），還有可以自動發光的手電筒等等新奇的事物，驚嘆不已。

蕭原打趣地問他：「小兄弟，想到外面去見識一下嗎？」

阿弟霍然坐起身，連連點頭道：「想啊！怎麼不想！」滿是興奮的眼中突然光彩盡散，頹然道：「想歸想，我家這麼窮，那有錢讓我到外面去見識……再說，我也捨不得離開阿爸、阿媽、阿姐……我不能，丟下他們在這裏……」

蕭原伸手輕輕撫摸着阿弟的腦袋，安慰他。「小兄弟，祇要你有這個志氣，將來長大了，生活好起來，仍然有機會到外面去走走，你可以來找我，我會好好招呼你。」

「不騙我？」阿弟聽着，眼中光彩重現。

蕭原肯定地點點頭。

阿弟一頭躺倒下去，馬上又坐起來。「大哥哥，明天早上你跟我和阿姐去那個陷阱瞧瞧有沒有野獸落阱，好嗎？」

蕭原看到阿弟瞪着一雙殷切的大眼瞧着自己，不忍令他失望，當下點頭道：「好啊，明早你叫醒我，一起去。」

一頓，問道：「你跟姐姐設陷阱，捕到的野獸多嗎？」

阿弟眼中發出光來，興奮地道：「多啊！幾乎每天都有收穫！大哥哥，你可知道，我們爲何要設陷阱捕獸？」

蕭原說笑道：「因你和你姐姐都不會打獵，祇好設陷阱捕獸。」

阿弟大搖其頭。「大哥哥，你猜錯了，你也知道，獵殺的野獸身上都有損傷，用陷阱捕捉便沒有，完整的毛皮要比有缺損的毛皮賣高好多錢，每次商販來的時候，我們的毛皮都賣到好價錢，我們一家的生活才能夠……過下去。」

蕭原聽着，心裏一陣難過，伸手將阿弟摟住，拉他躺下，撫着他的腦袋道：「小兄弟，你是一個好孩子，將來一定有出息，記着，生活苦一點不要緊，最緊要有出息，孝順父母，知道嗎？」

阿弟點點頭。「大哥哥，長大後，我一定要做一個有出息的人，讓阿爸、阿媽過好日子。」

蕭原疼惜地摸着阿弟的腦袋。「睡吧，要不明早便不能早起身去那個陷阱看有沒有野獸落阱了。」

阿弟又點點頭，閉上眼睛，不一會，便睡着了。

蕭原却又不能入睡，想着這家

人的困苦可憐，不自禁又勾起了自己的童年，雖說父母早逝，但却有姑母一家照顧，比起阿弟姐弟，仍然幸福多了。

想着，想着，他終於睡着了。

* * *

天才亮，蕭原便被阿弟叫醒，跟他姐弟倆去那條小溪邊的陷阱去看可有野獸落阱。

來到陷阱前，阿弟看到陷阱露出「口」來，頓時高興得跳起來。「阿姐、大哥哥，瞧啊，有野獸落阱呀！」拔脚跑前去。

蕭原跟映紅早已看到陷阱「開了口」，加快脚步走向陷阱。

「阿姐、大哥哥，快來瞧呀！是一頭狐狸！」阿弟蹲在阱邊，扭頭向蕭原和映紅叫。

蕭原朝映紅笑了。「映紅，瞧小兄弟多高興，看到他高興的樣子，令我也高興起來。」

映紅的臉上也綻開笑容。「大哥，難怪阿弟那樣高興的，狐狸最狡猾，很難捕到，毛皮的價錢也高，今年，還是頭一遭捕到狐狸。」

兩人走到陷阱前，果然看到陷阱下面有一頭狐狸，正在阱下驚惶地左竄右跳。

「阿姐，狐狸好大，一定是頭老狐狸！」阿弟興奮地道。

「怎樣將牠捉上來？」蕭原問。

阿弟馬上道：「給牠吃一塊肉，然後將牠捉上來。」說完，從手上提着的一個瓦罐中拿出一頭死了的老鼠，抛下阱底，然後對蕭原道：「退後一點，不要看着牠，要不，牠不敢吃的。」

蕭原跟阿弟姐弟離開阱邊，坐在地上，笑對阿弟道：「剛才抛下去的那隻老鼠，可是裏面藏了藥，那頭狐狸吃了後，便不會動？」

阿弟點頭道：「那頭老鼠被我餵了一種草藥熬的水，那頭狐狸吃了老鼠後，不出一袋煙的工夫，便會失去知覺，我便可以下去將牠捉上來，馬上生劏活剝下牠的皮。」

「那種草藥叫什麼名稱？」

「喪魂藤。」阿弟道：「阿媽教我和阿姐採摘它，熬水當迷藥用的。」

映紅坐在一旁，將帶來的一綑繩子鬆開來，準備垂下阱底，將那頭狐狸拉上來。

蕭原看出，映紅像是有心事的樣子，不大開口說話。

阿弟忽然說道：「大哥哥，你眞的今天便走？」

蕭原點點頭。

「不可以多住兩天嗎？」阿弟巴巴地看着蕭原。

「小兄弟，這次爲了捉那個逃匪（昨晚在阿弟的家裏，他已對汪祥坤說了他來到這裏的原因），我在這裏轉了十多天，該回去了。」

其實，他是不想打擾阿弟一家。

在說話時，他瞥到映紅抬起頭，朝他瞥了一眼，禁不住心頭猛跳了一下。

——莫非映紅滿懷心事，就因爲他今天要告辭離去的關係？

他不敢想下去。

阿弟大失所望。「大哥哥，多住兩天好嗎？昨晚你來我家後，我們一家都很高興，特別是阿爸，他已有很多年沒有那樣開心，笑得那麼多了。」

蕭原聽着，心裏一陣難過。

「小兄弟，好吧，我就多留兩天。」

阿弟高興得拍掌歡呼：「太好了！大哥哥，你是個大好人。」

映紅的眼中閃過一抹光彩。

「那頭狐狸應該吃了那隻老鼠，昏迷過去了，大哥哥，去瞧瞧。」阿弟跳起身，伸手去拉蕭原起來。

兩人走到阱沿，探頭往阱下張望，看到那頭狐狸躺着不動，阿弟抛下去的那隻老鼠已不見了，看情形，牠是吃了那隻老鼠，迷藥發作，昏迷過去。

映紅跟着走前來，阿弟扭頭說道：「阿姐，狐狸已昏迷過去，快放下繩子，待我攀下去。」

映紅正想將手上那綑繩子放下去，蕭原伸手拿過她手上的繩子。「映紅，待我來。」將手上的繩子放下阱底。

繩子才放落阱底，阿弟馬上道：「大哥哥，快將繩子抓牢，待我攀下去。」

映紅忙道：「阿弟，急什麼，將繩子在樹頭上綁牢後，再攀下去也不遲呀。」接對蕭原道：「大哥，讓我將繩子綁牢在樹頭上。」接過繩子，走到數尺外的一個斷樹頭前，將繩子綁牢在樹頭上。

阿弟立刻抓起繩子，沿着繩子往阱下攀下去。

蕭原看着，叮囑一句：「小心啊。」

阿弟扮個鬼臉。「大哥哥放心，每一次都是我攀下去的，從不會出事。」

阿弟倒是沒有誇口，像隻猴子一樣，抓住繩子，敏捷地攀下去，動作敏捷。

落到阱下，阿弟解下身上綁着的一條繩子，先將那頭昏迷過去的狐狸四隻脚綁牢，才將垂下去的那條繩子綁在狐狸的脚上，抬頭朝上面的蕭原和姐姐咧嘴一笑，跟着抓住繩子，往上攀。

蕭原看着，禁不住讚一句：「小兄弟，好身手。」

阿弟被蕭原一讚，攀得更快，眨眼間，經已攀上來，蕭原忙伸手抓住他一隻手，將他拉上來。

映紅馬上抓住繩子，將那頭狐

狸拉上來。

蕭原放開阿弟的手，伸手拿過映紅手上的繩子。「映紅，讓我來。」

映紅看了蕭原一眼，點點頭。

那頭狐狸很重，少說也有三、四十斤重，蕭原愈往上拉，愈感吃力，阿弟看在眼內，忙加一把手，兩人合力將狐狸拉上來。

接下來，阿弟就在地上動手，生劏活剝那頭狐狸。

首先，阿弟在狐狸的頭上連砸幾下，然後，才在映紅的協助下，拿刀子自狐狸的頷下一刀插進去，接順勢往下一劃，在狐狸的肚皮上劃出一條裂口來，接下來，姐弟兩人以熟練的手法，剝下狐狸那一張皮毛。

蕭原在旁看着，蠻有興趣的。姐弟兩人原原整整地剝下狐狸那張毛皮，阿弟抬頭笑笑道：「大哥哥，吃過狐狸肉沒有？」

蕭原吃過不少野獸肉，却沒有吃過狐狸肉。「沒有，好吃嗎？」

阿弟撇撇嘴。「比不上黃麖肉好吃，不過，阿姐懂得怎樣燒狐狸肉才好吃，今晚叫阿姐燒給你吃，包你說好吃。」說時，朝蕭原眨眨眼。

映紅抿抿嘴，薄責道：「阿弟，又吹牛了，不怕大哥笑你嗎？」

阿弟朝姐姐扮個鬼臉。「阿姐，我那裏吹牛了，我說的句句是實啊！」

蕭原朝映紅笑道：「映紅，今晚我想試試妳燒的狐狸肉。」

映紅抿嘴一笑。「你別聽阿弟吹牛，祇怕你吃過後，大失所望。」

蕭原搖頭道：「妳能幹手巧，做出來的菜一定美味，待會回去，我跟阿弟去買點酒，晚上跟你阿爸好好喝一頓酒。」

阿弟馬上道：「好哇，馬上回去。」

姐弟兩人收拾好帶來的工具，用一根棍子穿過狐狸被綁牢的後腿，抬着那頭狐狸往回走。

蕭原本想幫忙的，姐弟兩人硬是不肯，祇好作罷，跟着兩人往回走。

路上，阿弟顯得很高興。「大哥哥，那張狐狸皮拿到村頭那家雜貨舖子，可以換到兩個大洋，要是賣給走單帮的商販，可以賣到三四個大洋，要不是家裏等着換錢買糧米油鹽，寧願賣給跑單帮的商販。」阿弟說到後來，有點忿憤不平。

「阿弟，吃點虧不要時常記在心裏，阿杜老爹對我家一向很好的啊，要不是要肯賣東西給我們，時常給我們方便賒數，我們一家早已餓死了。」映紅語聲有點激動。「阿杜老爹賣給跑單帮的皮毛，都是經過重製的，賣的價錢當然貴一點，我們賣給他的皮毛，是剛從野獸身上剝下來的，沒有經過重製，價錢當然低一些，阿弟，做人千萬不要忘恩負義，要記着別人的好處，知道嗎？」

阿弟吐吐舌頭，答道：「阿姐，我一直記着。」

快要回到家的時候，阿弟又忍不住道：「阿姐，阿爸看到我們捕了一頭狐狸回去，一定很高興，肉可以吃，皮可以賣錢，唉！我眞希望有一支獵鎗，那就可以獵很多野獸去賣，阿媽不用終日擔憂日子過不下去了。」

蕭原道：「小兄弟，回去後，我跟你到舖子去，買一支獵鎗給你。」

「眞的？」阿弟喜出望外，但馬上又搖頭道：「不成，我不能要你花錢買獵鎗給我，阿媽常對我說，做人要有志氣，不要輕易受人恩惠。」

蕭原說道：「小兄弟，你阿媽雖然說得對，但是，我買獵鎗給你，並不是要你接受我的恩惠，我不過是答謝你家昨晚招呼我食宿，還有，我買獵鎗給你，是希望你一家能夠憑着那支獵鎗，自食其力，改善生活，你千萬不要介意啊。」

映紅道：「大哥，我們不能接受你的好意，我家招呼你食宿，所花很少，一支獵鎗却要幾個大洋，你答謝得太多了，我們怎能接受？」

蕭原心急起來，想起昨天的事情，忙道：「映紅，昨天要不是妳姐弟救我上來，我被困在陷阱內，極可能困死在阱下，因此，妳姐弟可說對我有救命之恩，說到救命之恩，豈是一支獵鎗可以報答得了的。」

驀地，走在前頭的阿弟舉手指着天空，大驚失色道：「看啊！那裏有大片濃煙冒起，像是家裏起了火，那不是家裏的所在嗎？」

蕭原跟映紅慌忙抬頭往阿弟手指的天上望去，祇見那個方向的天空中，硝煙騰冒，而煙火騰冒的下面，不就是映紅姐弟的那個家的所在嗎！

「阿弟，確是我們的屋子起火！快跑回去看看。」映紅驚叫，抛下肩上的棍子，拔脚往前急奔。

阿弟也抛下肩上抬着的棍子，口裏大叫：「阿爸、阿媽啊！」像一隻受驚的兔子般，飛一樣往前狂奔。

蕭原比映紅姐弟倆跑得還快。

他擔心癱了的汪祥坤逃不出起火的屋子。

蕭原第一個看到，映紅姐弟的家果然起火燒着，火勢猛烈，已經

將整座房屋燒得火光熊熊，但却看不到汪祥坤夫婦。

這情形，汪祥坤夫婦有可能被大火困在屋子內，逃不出來。

蕭原一顆心跳到嗓子眼，拚盡氣力往屋子方向跑去。

跑到屋子前，他看到一個人倒在屋子前面的地上，看清楚，是癱了的汪祥坤，但却不見映紅姐弟的母親。

搶到汪祥坤的身前，呼啦啦一陣倒塌聲驀地響起，房屋的一邊被燒得坍塌下來，着火的木料飛砸下來，有一截着火正燒着的木頭砸落在汪祥坤倒着的地上不到二尺遠的地方。

蕭原顧不了地上的汪祥坤是生是死，急忙抱起他，轉身往回跑，免得繼續被燒塌的屋子飛跌的斷木砸中。

「阿爸！」阿弟剛好跑到來，一眼看到蕭原抱着自己父親跑離房屋，驚叫一聲，撲上去。

抱起汪祥坤後，蕭原才看到，汪祥坤的頭上及身上血痕滿佈，左後腦破了一大塊，流出來的血黏滿了後頸和衣領。

汪祥坤一點反應也沒有。

阿弟衝上前，一把抱住父親，口裏惶急地大叫：「阿爸，阿爸呀！怎麼哪？醒醒啊……」

蕭原心急如焚，大聲道：「阿弟，快去找你阿媽，看看她是否在屋後！」

一言驚醒阿弟，立刻放開父親，往屋後衝去。

蕭原剛將汪祥坤放落地上，映紅剛好跑到來，撲落父親身前，惶急悲傷地叫道：「阿爸，阿爸您不要死呀！阿爸啊！發生了什麼事？張開眼應我呀，我是映紅呀！」

蕭原在映紅呼叫的時候，抓住汪祥坤的手腕，探查他的腕脈。「映紅，妳阿爸還活着……不過，脈息很弱……」

「怎會這樣的？」映紅淚流滿臉。「我們出去的時候，還是好好的，怎會忽然間起火……阿媽，阿媽呢，怎麼不見阿媽？阿爸，阿媽是不是在附近？」映紅抓住父親一隻手猛搖。

忽然響起阿弟的號叫聲：「阿媽！妳在那裏呀？怎麼不見妳呀！」

聽到弟弟揪心裂肺的號叫聲，映紅先是猛地震抖了一下，隨即放開父親的手，霍地跳起身，向火光熊熊的屋子衝去。「阿媽，阿媽一定在屋子內，我要去救阿媽出來！」

蕭原看到映紅不顧一切地向屋子內衝去，驚得有如一頭豹子般竄跳起來。「映紅！危險呀，不要衝入屋內，會燒死妳的呀！」飛身追前去，就在燒着的屋子前追上映紅，一把將她抱住。

映紅拚命掙扎，像瘋子一樣狂叫：「放開我，放開我呀！我要去救阿媽出來！」

蕭原死命抱住映紅。「映紅，衝進去祇會活活燒死！別這樣，或許妳阿媽跑去村寨叫人來救火，妳阿爸在屋外，妳阿媽怎會在屋內！」

話未說完，阿弟從屋後像一陣風般奔回來，口裏急促地呼叫着：「阿媽，妳在那裏，我要見妳呀！」

映紅聽了蕭原那句話，頓時神智一清，不再掙扎，驚喜地道：「大哥，你說得對，阿媽一定是救了阿爸出屋外後，跑去村寨叫人來救火，阿弟，你快跑去村寨找阿媽！」

聽姐姐一叫，急瘋了的阿弟亦爲之腦袋一醒，放開腳步，急急往村寨那面奔去。「阿姐，看着阿爸，我去村寨找阿媽！」

蕭原看到映紅回復理智，忙放開她。「映紅，去看看妳阿爸，救醒他。」

映紅沒有說話，回身撲向父親。

蕭原幫着映紅將昏迷未醒的汪祥坤的上半身斜斜扶起來，經過一番急救，汪祥坤悠悠甦醒過來。

看到父親艱難費力地張開眼來，映紅喜極泣叫道：「阿爸，我是映紅呀，看到我嗎？」伸手執住父親一隻手。

汪祥坤眼神無光，緩慢地轉動眼珠，最後停在映紅的臉上，那刹那，他的神情似乎很激動，全身都抖顫起來，嘴唇不住嗡動，好一會，才說出聲來：「阿……紅，阿爸……不行了，妳媽……」下面的話，硬是說不出來。

映紅急得什麼似的，急道：「阿爸，阿媽呢？快說阿媽在哪裏啊！」

汪祥坤翻翻眼，喉頭急促地上下滾動，嘴唇翕張，就是說不出話來。

映紅急得哭出來。

蕭原急忙扶住汪祥坤坐直起來，然後伸手在他的背心上疾拍了一掌，汪祥坤身子一挺，張口「哇」地吐出一口瘀血來，氣息一下子喘促起來。

蕭原看出汪祥坤活不下去，急忙道：「汪大哥，大嫂在哪裏？」

汪祥坤張口又吐了一口血，陡地頭一擺，看着蕭原。「蕭兄……弟，請你……千萬……救回映紅……她媽……」

映紅哭叫：「阿爸，阿媽在哪裏呀？」

汪祥坤艱難地道：「蕭……老兄……映紅她媽……被人……捉了

去……」

「阿爸，什麼人捉了阿媽？」映紅不自禁尖叫起來。

汪祥坤似乎聽不到女兒的尖叫聲，繼續對蕭原道：「捉走映紅她媽那些人，是……一夥……赤苗人……蕭老兄……請你無論如何，也要幫忙救回……她……我在九泉……之下……也會感……激你……」

「阿爸，怎會……阿媽……給赤苗人擄走的？」映紅哭叫。「他們爲何搶走阿媽？」

汪祥坤沒有理會女兒的說話，急促地喘了幾口氣，又對蕭原道：「……蕭老……兄，求你……照應……我的……兩個兒女……若……救不回映紅她……媽，請你……無論如何……帶映紅……姐弟離開這個……地方，要是她姐弟願意……回家鄉……請帶他們回……我家鄉……我身上有家鄉的地址……請你……答應我……」雙眼直直地看着蕭原。

蕭原心裏一陣悲痛，那會忍心拒絕一個瀕死的人的請求，用力點一下頭。「汪老哥，我答應你。」

汪祥坤嘴角泛起一抹凄苦的笑意。「我……在泉下……也會記着你的恩德。」接微微擰轉頭，伸手無力地執住女兒一隻手。「阿紅……一定要找回妳阿媽……對妳阿媽說，阿爸對不起……她，阿爸……沒有給她和你姐弟一日好……日子過，阿爸是……你們的負累……找到阿媽後……離開這裏，離開……這個沒有……人情……的地方。」

「阿爸，我一定會找回阿媽！」映紅抱着父親，生恐父親會離她而去。「我們一起離開這個地方，到一個好地方去，一家人快快樂樂地生活……阿爸，您聽到嗎？阿爸，您睜開眼啊！阿爸，您不要死！您不要丟下我們啊！」映紅的哭叫變成了摧心泣血的號哭。

蕭原鼻子一陣發酸，雙眼濕了。

「阿爸，您應應我啊！」映紅呼天搶地哀叫號哭。「阿爸啊……您睜開眼啊，我不要您死……」

蕭原看着，眼裏流下淚來。

「映紅，別這樣，妳阿爸不可能……復生的了……他死了……別太傷心……妳這樣，妳阿爸死也……不安樂的。」

映紅號哭哀叫：「阿爸，我要阿爸！我不要阿爸……離開我們啊……」

蕭原舉袖抹去臉上的淚水。「映紅，妳忘了妳阿爸臨死說的話了嗎？妳還要去找回妳阿媽，還要照顧阿弟！妳不要令妳阿爸死不瞑目啊！」

汪祥坤確是死不瞑目，他的雙眼雖然閉上，却不是完全閉上的，留了一條縫。

映紅哭得像個淚人一樣，哭了一會，才漸漸止哭。「大哥，我一定要救回阿媽，替阿爸報仇！」滿是淚水的眼中，閃射出堅毅的光芒。

蕭原料不到映紅是一個如此剛强的女孩子，心裏一陣激動。「映紅，我一定會幫你們找回阿媽！不會令妳阿爸在九泉之下失望。」

映紅用力咬咬嘴唇。「大哥，我好感激……你的恩情，我一生一世也不會忘記。」

蕭原搖頭道：「映紅，別那樣說，妳一家對我那麼好，如今妳家出了事，我應該幫忙的。」

驀地，他倆聽到一聲人聲與急促的腳步聲，兩人扭頭望去，祇見阿弟跟十多個手執刀矛、盆桶的布衣族人急急奔來。

「阿姐，阿媽不在村寨內啊！」阿弟跑得飛快，張口高叫。

看到弟弟，想到父死母失踪，家已破，映紅禁不住又汩汩地流下淚來。「阿弟……」她悲叫一聲。

「阿爸！阿姐，阿爸醒了沒有？」阿弟奔到父親身前，一眼看到父親寂然不動，驚震得呆住，張大口，說不出話來。

蕭原已將汪祥坤放落地上，緩緩起身，輕輕撫着阿弟的頭。「阿弟……你阿爸……已經死了。」

阿弟全身抖震了一下，哭叫道：「不！阿爸不會死的！我要阿爸！」猛地撲落父親的身上，哭着號叫。「阿爸，您沒有死！張大眼看看我呀！不要離開我們呀……」

映紅看着弟弟那哀痛欲狂的樣子，禁不住又哀哀痛哭起來。

蕭原也哀痛得眼淚奪眶而出。那十多個布衣族人看着，無不黯然心傷，有幾個還流下淚來。

阿弟哭叫得啞了聲，蕭原抹去臉上的淚水，上前去拉起阿弟。「阿弟，不要太傷心，挺起胸膛做人，你這個樣子，你阿爸會死得不安樂的。」

映紅也强忍悲痛，抹去淚水，上前抱住弟弟。「阿弟，堅强點，我們還要去找尋阿媽……」

「阿媽？」阿弟猛地抬起頭，看着姐姐。「阿媽呢？怎麼不見阿媽回來？她去了哪裏？」轉頭四下張望。

映紅眼中的淚水又滾下來。「阿媽……被赤苗人捉去……阿爸是他們殺死的，房子也是可惡的赤苗人放火燒的！我們要找那些赤苗人救回阿媽！也要替阿爸報仇！」映紅的聲音因爲仇恨，顫抖起來。

「阿姐，我要去找那些可惡的赤苗人算賬，救回阿媽！」阿弟嘶

叫着，突然掙脫姐姐的摟抱，瘋狂地往外跑。

幸好蕭原早有準備，幾步追上阿弟，將他一把抱住。

阿弟狂暴地掙扎。「放開我，我要去救阿媽！找那些赤苗人報仇！」

蕭原緊緊抱住阿弟，喝道：「冷靜點！就憑你一個人，救得回你阿媽嗎？還不是去送死！難道你想你姐姐與阿媽看到你被赤苗人殺死，傷心痛哭嗎？」

被蕭原一喝，阿弟才安靜下來。

映紅跑上前，含着泪泣道：「阿弟，你要聽大哥的話，阿爸臨死前，請求大哥幫忙救回阿媽，大哥已答應了，要聽話別亂來啊！阿爸已死了，我們不可再出事，知道嗎？」

阿弟抹抹眼淚，點點頭。

這時，一個布衣族人上前道：「映紅、阿弟，你家燒了，暫且到我家去住吧。」

阿弟聞聲向那人瞧一眼，甩頭道：「這個時候才貓哭老鼠假慈悲！我姐弟就算露宿荒野，也不會到你家去住，我家沒有你這個親戚！」

映紅也冷然道：「你的好意，我兩姐弟不敢受，自我阿爸、阿媽成親的那一日起，我家便斷了六親！」

那個布衣族人露出愧疚之色，退回去。

蕭原悄聲問映紅姐弟。「那個人是你們的什麼人？」

阿弟忿憤地道：「舅舅！阿爸跟阿媽成親後，他便不認我阿媽，這些年來，從沒有來看過我們，他不認我們，我們也不認他這個舅舅！」

那些布衣族人看到汪家屋毀人亡，莫不搖頭嘆息，眼見屋子已燒得塌毀了，救不了，映紅姐弟又不要他們幫忙，於是返回村寨。

蕭原對映紅姐弟道：「先將你倆的阿爸埋了，然後再商議如何去救你倆的阿媽。」

姐弟兩人含淚點頭。

「大哥，我家什麼也燒了，連破蓆子也沒有一張……祇好將阿爸就那樣埋了。」映紅說着，又流下淚來。

蕭原道：「映紅，別擔心，我身上有錢，待會到村寨去買副棺材，好好葬了你阿爸。」

映紅忽然噗地在蕭原面前跪下去。「大哥，你的恩德，我跟阿弟不知怎樣報答。」

阿弟見姐姐跪下，他也雙膝一屈，跪下去，嚇得蕭原急忙一手抓住一個，將姐弟兩人扯起來。「你兩個是幹什麼呀！這是我應該做的，以後不准你們再那樣說，知道嗎？」

姐弟兩人互相看一眼，一齊搖頭。「我倆一生一世也會記住大哥(哥)你的恩德的。」

蕭原向姐弟兩人搖搖頭。「來，先將你兩個的阿爸放到一邊，然後到村寨去買棺木。」

姐弟兩人點點頭，跟蕭原一起將父親的屍體抬到一棵樹下，然後，留下阿弟看着，映紅跟蕭原到村寨去買棺木。

目睹慘變　慨然相助

在父親的新墳前，映紅姐弟幾乎哭得暈倒過去。

蕭原也陪着姐弟兩人流淚。

天黑之前，蕭原跟映紅姐弟在屋前草草搭了一間草棚子，好有個地方睡覺。

吃過晚飯，蕭原在草棚前燒起一堆篝火，跟映紅姐弟坐在篝火前談話。

阿弟用力咬着牙。「我一定要殺光那些可惡的赤苗人！替阿爸報仇！」

蕭原正想知道赤苗人是些什麼人，當下問道：「那些赤苗人可是苗人？」

映紅道：「是苗人的一族，那些苗人最愛用野獸的血塗抹在額頭和鼻樑上，因此，這裏的人稱他們爲赤苗人。」

阿弟接口道：「聽阿爸說(說起父親，他的眼又紅起來)赤苗人兇悍好鬥，是苗人中的惡人，人數不多，一百人不到，以搶掠擄人爲生，阿爸說，幾年前，赤苗人曾到村寨搶掠，擄走了十多個婦女，搶了一批財物，自此之後，村寨便嚴加防範，不敢鬆懈，赤苗人便沒有再出現，想不到這次他們又再出現……還搶走了阿媽！」

「他們幹嗎將人擄走？」蕭原問。

「聽阿爸說，他們將婦女擄到邊界一個地方去賣掉。」映紅道：「阿爸也是聽人說的。」

「妳阿爸有沒有說，那個地方叫什麼名稱？」

映紅搖搖頭。「阿爸也不知道，關於赤苗人的事情，阿爸都是聽人說的。」

蕭原往篝火上扔了一根樹枝，吁口氣道：「明天一早，我便動身去追那些赤苗人。」

映紅姐弟不等蕭原再說話，異口同聲道：「大哥，我們也去！」

蕭原居然一口答應。「好！今晚要早點睡，明天一大早便起身上路，愈快追上去，便愈早追上那些赤苗人，救回你倆的阿媽。」

蕭原之所以答應映紅姐弟一起

去追尋赤苗人，是不知如何安置他兩姐弟，他實在不放心留下他兩姐弟，祇好帶着他倆同行。

映紅姐弟同時說一聲：「知道。」

蕭原又道：「我要事先告訴你倆，這一次去救你倆的阿媽，是很危險而且艱苦，我們祇有三個人，赤苗人却有數十個，要救你倆的阿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隨時有生命危險，你倆要有心理準備，知道嗎？」

姐弟兩人點點頭。

「還有，你倆一定要聽我的話，不可亂來，要不，可能救不了你倆的阿媽，還會害死我們三個人。」

姐弟兩人同聲道：「大哥，我們一定聽你的話。」

「一路上，會很辛苦，你倆要挺得住，不然，便救不了你倆的阿媽。」

姐弟兩人又同聲道：「大哥，你放心吧，什麼苦我倆也挺得住，我倆不會成爲你的負累的。」

蕭原看着映紅姐弟一會，吁口氣，說道：「其實，你倆最好到村寨的親人那裏暫住，我一個人去救人，比較方便，我實在不想你倆跟我一起去，我不想你倆冒險，萬一你倆有什麼……我怎對得起你倆的阿媽和死去的阿爸。」

阿弟不等蕭原說完，馬上道：「大哥哥，我死也不到舅舅家去，我一定要跟你去救阿媽！」

映紅接口道：「大哥，我姐弟倆不會成爲你的累贅的，就算我姐弟倆有……什麼三長兩短也是我姐弟倆的事，阿爸在九泉之下，也不會怪你的。」

蕭原看着姐弟倆。「你倆想清楚了？」

姐弟兩人用力點點頭。

「上路後，便不能半途而返。」

姐弟兩人齊聲道：「死也不會。」

蕭原露出一抹笑容。「你倆的阿爸在地下有知，知道你姐弟倆爲了救阿媽，不懼險厄，一定很高興。」

映紅眼泛淚光。「大哥，我阿爸在地下知道你不懼艱難險阻，幫我倆去救阿媽，他不知多感激你，阿爸一定會保佑我們救回阿媽的。」

蕭原忽然從左腿側上取出收藏着的勃朗寧手鎗，遞給映紅。「拿着防身，在路上，我會教妳怎樣開鎗。」

映紅伸手接過那支小巧的手鎗，喜愛得不得了，拿在手上把玩着。「大哥，這鎗好小巧可愛啊……你帶在身上，一定是用來防身的……我不能要……」雖則有點不捨，仍然將手鎗遞還給蕭原。

蕭原搖頭道：「妳收起來吧，我們是去對付那些兇悍的赤苗人，不是去逛街，隨時會遇上危險，若沒有一支鎗防身，會很吃虧的，這支鎗我不過是用來以防萬一，很少機會用到它，我有一把匣子鎗，足夠對付那些赤苗人。」

阿弟嚷道：「大哥哥，我也要一支鎗防身啊！」

蕭原伸手摸摸阿弟的頭頂。「明早起程前，我帶你到村寨去，給你買一支獵鎗，好不好？」

阿弟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好哇！大哥哥，多謝你。」

蕭原站起來。「好了，睡吧！」

姐弟兩人答應一聲，回身走入草棚內。「大哥，你也睡啊。」映紅在走入草棚時，扭頭對蕭原說一聲。

蕭原道：「你倆先睡吧，我想在外面再坐一會。」

蕭原待映紅姐弟在草棚內睡下後，在附近走了一轉，然後在篝火前坐下來，思考着明天的事情。

＊　＊　＊

翌日一大早，蕭原帶着映紅姐弟到村寨的舖子內買了支獵鎗，便起程去追尋赤苗人的行踪。

一路上，蕭原都走在前頭，循跡追下去。

阿弟跟在蕭原身後，好奇地問道：「大哥哥，你怎知道赤苗人往那個方向走？」

蕭原回身將阿弟一把拉到身旁，邊繼續往前走，邊道：「我是根據赤苗人留下的踪跡，一路追下去的，你還記得嗎？昨天黃昏前，我曾在屋子的附近走了幾遍，當時，我是在找尋赤苗人留下的足跡脚印，如今，我就是根據赤苗人沿路留下的足跡脚印，追下去。」

阿弟聽得滿有興趣，低頭往路上張望搜尋。「大哥哥，怎麼我看不到地上有脚印或是足跡的啊？」

蕭原拍拍阿弟的肩頭，笑道：「尋跡追踪，是要學的，不是任何人也一眼便發現要找尋的踪跡，我苦學了幾年，加上幾年的經驗，才能精擅尋跡追踪。」

阿弟羨慕不已。「大哥哥，可以教我嗎？」

蕭原道：「日後有空，你若有興趣學，慢慢教你。」

「好啊。」阿弟高興得拍起掌來。

後面的映紅聽到阿弟的歡呼聲，急走幾步，追上兩人。「阿弟，叫什麼呀！我們不是去玩，是去救阿媽啊，別纏着大哥說話，令到他分了神，追錯方向。」

阿弟扭轉頭看姐姐一眼，嘟着嘴道：「阿姐，悶聲不吭走路很悶的呀，也很易累，說幾句話解解悶

，會走得快些，大哥哥精於追踪，說幾句話，不會分了神追錯方向的。」

映紅被弟弟一番話說得無話好說，祇好不再作聲。

中午時分，三人已走出十多二十里遠，其間翻過了兩座山頭。

看看日已當中，映紅姐弟走得有點氣喘，脚步也慢了下來，蕭原於吩咐休息一會，吃點乾糧再繼續追下去。

映紅姐弟雖然長在山裏，整天在山裏跑，走起路來，仍然不及蕭原走得快、脚力夠。

在一棵樹下坐下來，阿弟連透幾口大氣，蕭原從身上取下乾糧，遞給映紅姐弟。「吃吧，吃快一點，我們不能休息太久，必須盡快追下去，才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追上赤苗人。」

姐弟兩人聽蕭原那樣說，立刻接過乾糧，大口大口吃起來。

吃完乾糧，阿弟立刻站起身，急不及待地道：「大哥哥，動身追下去吧。」

蕭原搖搖頭，笑道：「阿弟，不用那樣急，喝兩口水，待吃下去的乾糧消化一些，才上路不遲，這樣急追下去，走不多遠，便會弄到胃部不舒服，走不快，那樣會因快反慢。」

頓一下，蕭原拍拍阿弟放在身旁的獵鎗。「趁這個機會，阿弟，照着我今早動身前教你的方法，練習一下放獵鎗的方法。」

一言提醒阿弟，立刻拿起獵鎗，站起身，依照蕭原教他的開鎗方法，練習起來。

「映紅，將我給妳的小手鎗拿出來，待我教你怎樣開鎗。」蕭原對映紅說。

映紅高興地答應一聲，拿出那支勃朗寧手鎗，遞給蕭原。

蕭原接過，詳細地教導映紅怎樣開鎗射擊。

映紅用心聽蕭原的教導，默記在心，蕭原要她依照他教的做一遍，映紅照着做了一遍，有點生硬，做了四五遍後，映紅已漸熟手。

看看歇得差不多，蕭原站起來，對映紅姐弟說一聲：「上路。」往前快步疾走。

映紅姐弟忙跟上去。

走了一會，阿弟又耐不住，開口說道：「大哥哥，什麼時候才可以追上那些赤苗人？」

蕭原想想，才說道：「那些赤苗人雖然比我們早走大半日又一夜，但他們押着你阿媽，走得不會很快，起碼沒有我們快，照這個速度追下去，大約明天午後，便能夠追上他們。」

阿弟興奮得蹦跳起來。「大哥哥，我們走快一點，不就可以在明天午前，追上那些赤苗人了。」

蕭原正想說話，阿弟又搶着道：「大哥哥，我想快點救回阿媽。」

蕭原拍拍阿弟的手臂。「阿弟，我很明白你的心情，我們現在已走得很快，再走快一點，我怕你跟映紅吃不消，不要心急，遲早也不差那一兩個時辰，再說，追上那些赤苗人後，並不是立刻就可以動手救回你阿媽，要找機會才能夠動手救人，別忘記，我們祇有三個人，赤苗人數衆多，祇可智取，不可力敵。」

阿弟聽得心悅誠服，不再說話。

映紅在兩人身後聽着，完全同意蕭原說的話，心裏對蕭原又增了幾分敬慕。

翻過一座山，走下山脚的時候，三人都看到，山脚下西面不遠的地方，火煙衝天，人影幢幢，看清楚，那是一個村寨，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村寨大部份的地方都燒着。

阿弟看着，想起昨天自家的遭遇，禁不住衝口叫道：「一定是赤苗人幹的好事。」

蕭原忙嘟起嘴，向阿弟「殊」了一聲，示意他不要那樣大聲說話，萬一附近有赤苗人匿着，那就會暴露了自己的身份，那會對他們的救人行動有害無利。

望了一會，蕭原揮手道：「下去看看。」

阿弟第一個往山脚下跑去。

映紅在後面叫：「阿弟，小心點啊。」跟着對蕭原道：「大哥，你看是否赤苗人幹的？」

蕭原道：「有可能，若眞是赤苗人幹的，我們很快就會追上那些赤苗人。」

阿弟一馬當先，跑到那條起火的小村寨前，正想向十多個擁上來的村民詢問，那些村民却一下子將他包圍起來，手上的獵鎗、刀矛等武器竟都充滿敵意地指着他，其中一人厲聲道：「唏，你是什麼人？」

阿弟呆了呆，忙大聲道：「我是西南面十多里外布衣寨那裏的人，我叫阿弟，你們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蕭原跟映紅在後面看到阿弟被那些村民困着，兩人忙加快脚步跑上去。「各位大哥、大叔，我們不是壞人，他是我弟弟，我們路經這裏，看到你們村寨着火燒着，不知發生什麼事，所以跑來看看，我們沒有惡意的啊。」映紅高聲呼叫。

那些村民看到映紅是個姑娘，他們一共祇有三人，看三人不似是惡人，敵意頓消，放鬆下來——將手上的武器垂下，向阿弟發話的那個人道：「你們眞是從布衣寨那裏來的？」

映紅答道：「千眞萬確，騙你幹嗎？」

蕭原接口道：「這位老兄，貴村寨發生了什麼事？是否失火燒起來？」

仍然是那個人說話。「這位阿哥，不是失火，咱村寨村民遭到赤苗人的搶劫，被他們放火燒村，搶去了一些財物和五個婦女！」言下不勝憤激。

其他的人都現出怒憤難消的神色。

「大叔，那些赤苗人走了多久？」映紅急問。

那個人答道：「走了不到兩個時辰。」

「他們有多少人？」蕭原問。

「大約二、三十人！」那個人道：「他們都有鎗，火力猛，我們抵擋不住，祇有不到十支土鎗，所以被他們攻入村內。」

蕭原對那條村寨被赤苗人搶掠的事，深表同情。「老兄，實對你說，我們是追踪那夥赤苗人，追到這裏來的，就在昨天早上，赤苗人闖入他姐弟（指映紅與阿弟）的家，當時我跟他姐弟到附近的陷阱去看看有沒有野獸落阱，當我們返回家的時候，赤苗人擄走了他姐弟倆的阿媽，將他姐弟倆的阿爸毆打得祇剩一口氣，還放火燒了他姐弟倆的家，他姐弟倆的阿爸說出是赤苗人所爲後，便死了，他倆的阿爸是一個癱瘓的人，赤苗人仍然向他下毒手，太兇殘了！」

那些人聽到映紅姐弟也是遭到赤苗人的搶掠，而且家散人亡，同命相憐之下，對姐弟兩人大表同情，顯得很友善。「原來你們也是遭到赤苗人的劫掠，弄到家破人亡，咱們算得上是遭遇相同，小兄弟、這位姑娘，對你兩位的遭遇，咱們都很難過。」

說起父母，映紅姐弟的眼睛都紅了，阿弟頻頻用衣袖抹眼淚。

那些人看到映紅姐弟傷心的樣子，都黯然垂首。

一個青年忽然激動地道：「那些赤苗人太可惡了，我眞後悔當時怎麼不跟他們拚了！」

另一個年紀稍大的漢子嘆口氣道：「誰不想跟他們拚了！可是，拚不過啊！他們的鎗火那樣犀利，我們若跟他們硬拚，還不是白送命，恐怕損失更大。」

另一個青年憤憤道：「損失了財物不要緊，阿喜嫂跟茶花等五個女人被他們擄走，我們怎能置諸不理？她們會很凄慘的呀！」

最先說話的那個人道：「阿毛，我們根本拚不過那些可惡的赤苗人！我們那一個不想從赤苗人手上搶回阿喜嫂她們五個女人？我們無能力救回她們呀！就算追上他們，不但救不回阿喜嫂五人，可能還會死傷多幾人，不甘心又能怎樣？」

阿弟忽然激動地說道：「無論如何，也要試一試！不試試，怎知道救不回被赤苗人搶去的人，我們雖然祇有三個人，但爲了從赤苗人手上救回阿媽，我們仍然不怕冒險，誓要從赤苗人的手上，救回我阿媽！」

阿弟那番話，聽得那些村民無不動容，最先說話那個人看着蕭原，說道：「你們三個眞的要從赤苗人的手上救人？」

蕭原點點頭。

映紅道：「就算九死一生，我姐弟也要救回阿媽，替死去的阿爸報仇！」眼中滿是勇毅與仇恨。

那些人都被映紅姐弟的勇氣所感動，先前說話的那個青年捏着拳頭揮了揮，激動地道：「他們一個是女子、一個是大孩子，也有膽量救人，我們都是男子漢，難道不及他倆嗎？」

另外一個青年接口道：「咱們不能眼睜睜看着赤苗人搶去財物，擄走阿喜嫂等五個女人，就算拚了一條命，也要試試去救人，別讓赤苗人以爲咱們好欺侮！要不，他們還會有第二次……來搶掠咱村寨！」

其他的人都被鼓動了，大部份都嚷着要去救人。

蕭原看在眼內，對那些村民道：「各位大哥、阿叔若是有膽量去救人，可以跟我們三人一道去對付赤苗人！救回貴村寨被擄去的婦女！」

那兩個說話的青年馬上上前道：「我跟你們一道去救人。」

另一個漢子道：「我也去！待我去叫阿喜來，爲了救回老婆，他一定去。」說完往村寨裏跑去。

最先說話那個人看着蕭原。「阿哥，你們眞有把握能夠從赤苗人的手中將人救回？」

蕭原搖搖頭。「老兄，任何事也不可能有絕對的把握！不過，也不是沒有成功的機會，祇要不懼怕那些赤苗人，從他們的手上救回被擄的人，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事情。」

阿弟充滿信心道：「大哥哥是個本領高强，專門對付匪徒惡人的人，有他幫忙，一定能夠將人救回來！」

最先說話那個人深爲所動：「阿哥，小兄弟，難得你們有那份勇氣與膽量，教我們大爲慚愧。你們有膽去做的事，我們爲甚麼沒有，阿哥，你們可否等待一會，待我們召集村人，派些人跟你們一起去救人？」

能夠多些人對付赤苗人，蕭原自是求之不得，立刻頷首道：「可以，但請不要讓我們等得太久，越

快追上赤苗人，將被擄的人救回的機會也越大。」

爲首那人答應一聲，吩咐兩個村人招呼蕭原三人在村寨前的樹下坐下來，自己與其他的人急回火勢漸熄的村寨內去。

村寨內一直有人救火。

蕭原三人在樹下坐下來，招呼他們的兩個人當中的一個跑回村寨內，拿了一壺水給三人喝了，並跟三人說起上午被赤苗人攻入村寨放火搶掠的情形。

蕭原滿有興趣地聽着，不時插口問一句，兩個村人都將他們所知的，詳盡地說出來。

從兩個村人的談話中，蕭原知道那伙赤苗人有一支德國造的衝鋒槍，其它的大部份是漢陽造的步槍，還有七八支短火，火力比村寨人的武器强猛多了。

蕭原所以那麼有興趣聽那兩個村人叙說赤苗人搶擄村內的情形，是想瞭解更多赤苗人的情形，知道得越詳細，對付苗人自然越有把握，知彼知己，百戰不敗。

大約半個鐘頭左右，爲首那個漢子跟十多個村人走出村寨，來到樹下，對蕭原道：「阿哥，我們選派了十三個人跟你們一起去救人！」

一頓，帶點歉意道：「阿哥，還未請教貴姓大名。」

蕭原忙報上姓名：「我姓蕭，單名原，老兄你大名怎樣稱呼？」

爲首那人道：「我姓石，名叫朝天。」

「原來是石老兄。」蕭原抱拳一禮。

石朝天還禮不迭：「蕭兄不似是本地人啊！」

蕭原道：「我確實不是本地人，實不相瞞，我是爲了捉拿一個被官府追緝的逃匪，追到這裏來的，那個逃匪已被我捉住，本要押返去送交官府法辦的，那知道遇上一伙傜族人，將那個逃匪捉去祭神，我本欲離開這裏，返回山外，在路上遇上他姐弟倆，到他倆家中借宿一宵，那知道遇上赤苗人到他家作惡，眼見他姐弟家破人亡，我看不過眼，就決定跟他姐弟倆一起去救回他倆的阿媽。」

石朝天等人聽着，莫不對蕭原的見義勇爲大表欽敬。

「蕭兄，你不是官府的人吧？」石朝天問。

蕭原搖搖頭：「不是，我不過是一個將腦袋拴在褲頭上，專門捉拿被官府通緝的逃匪，領取賞銀維生的人。」

那個叫阿七的青年嘖嘖讚道：「能夠靠捉拿逃匪維生的人，你一定是個本領厲害的人，要不！怎對付得了那些窮兇極惡的匪徒！」

石朝天道：「蕭兄，待我介紹跟你們一起去救人的本村弟兄。」

跟着逐一介紹那十三個男子。

那十三個男子年紀最輕的不到二十歲，最大的不過三十五歲，個個都壯健，除了那個叫阿七的青年外，另一個剛才曾跟蕭原說過話的青年也有份去救人。

那個青年叫阿邦。

五個被擄的婦女的家人也有份去救人。

蕭原問道：「赤苗人往那個方向逃了？」

石朝天伸手指一下蕭原三人原本一直追下去的方向：「往東北方向跑去！」

蕭原往那面望一眼，正想說話，阿弟搶着說：「大哥哥，你眞了不起，我們沒有追錯方向。」

蕭原猶豫了一下，對石朝天道：「石老兄，我有一句話想說在前頭……」

「有甚麼話，蕭兄只管說。」

蕭原哼了一聲，說道：「石老兄，我要說的是……希望貴村的人能夠聽我的話行事，要不，恐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石朝天連聲道：「這個當然，這個當然，我已吩咐他們，一切都要聽你的話去做。」

蕭原一顆心放下來，口裏說道：「石老兄……我不是……自大自尊……若在救人的時候，沒有一個統一的行動，各自行動的話，恐怕不能成功救人！」

「蕭兄，我明白的。」石朝天打斷蕭原的話：「你在對付匪徒方面經驗豐富，當然要聽你的。」

蕭原抬頭望望天空，日頭已向西移墜，當下舉手揮動一下，說道：「事不宜遲，我們馬上追下去！」

阿弟呼應一聲，第一個往東北方向跑去。

蕭原向石朝天抱拳說一聲：「石老兄，再見！」

石朝天拱手道：「再見，一切小心，祝你們成功將人救回。」

映紅已追着阿弟往前急走，那十三個村人則跟着蕭原放步追前。

* * *

傍黑的時候，蕭原等一行人來到一個山坡上。

蕭原擺手示意身後的映紅姐弟和阿七等十三人停下來。

一路上，都是蕭原領頭，尋跡循踪追下去。

「別大聲說話！別弄出太大的聲响！」蕭原扭頭對身後的映紅姐弟和阿七等十三人低聲說：「我們已追上那伙赤苗人！」

衆人一聽，先是愕了一下，太意外了，之前一點踪影也發現不到，繼之既興奮緊張，又有點不相信。

五個被救的婦女紛紛向蕭原跪拜……

「大哥哥，這附近都看不到赤苗人的踪影，你却說追上了他們，赤苗人在那裏？」阿弟口急舌快，第一個開口說話了。

其他的人都看着蕭原。

蕭原朝阿弟眨眨眼：「阿弟，你當然看不到那伙赤苗人！要是看到，我們已跟他們幹上了，還能站在這裏？」

那個叫阿邦的青年忍不住開口道：「既然連赤苗人的影子也看不到，你憑甚麼說已追上赤苗人？」

蕭原指指自己的眼睛和腦袋：「憑我的一雙眼和腦袋裏的感覺，我可以肯定地對你們說，那伙赤苗人就在附近不遠的地方！」

頓一下，伸手往山坡的另一面指去：「赤苗人極可能就在山坡那面的山脚下紮營住下的。」

衆人一聽，頓時起了一陣騷動，阿弟急不及待道：「大哥哥，我跟你們到山坡那面看看！」

蕭原搖頭道：「你乖乖跟你阿姐留在這裏，不要亂走，我帶兩個人到山坡那面去察看一下，看看赤苗人是否在山脚下停留。」

阿弟還想說話，蕭原扳起臉道：「阿弟，你想救回你阿媽，便要聽話。」

阿弟聽蕭原那麼說，雖然老大不願意，但却不敢不聽從，不情願地一屁股坐在姐姐的身旁。

蕭原不再理會阿弟，轉對阿七和阿邦二人道：「阿七，阿邦，跟我到山坡那面看看。」

阿七跟阿邦都答應一聲，跟蕭原往山坡那面走去。

三人藉着山腰上的另一面，三人已望到那一面的山脚下不遠的地方，有火光閃爍。

蕭原示意阿七阿邦兩人停下來，悄聲對兩人說：「放慢點小心走！不要弄出聲响。」然後才繼續往前走。

三人走得很小心，終於走到山腰的那一面，在一些荊棘叢下伏下來，往山坡張望。

這時，天色已完全黑下來。

這對蕭原三人極之有利，因不易被下面的人發現。

三人往山脚下面張望，下面那塊長了疏落的矮樹的野地上，燒起四堆篝火，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亦有走動的，人數約有三十多人。

阿七伸手往山下指指，悄聲道：「坐在當中那幾個人，一動不動的，像是被擄走的阿喜嫂等五人。」

蕭原早已看到，頷首道：「她們被綁着，所以動彈不得。」

阿七佩服地道：「蕭原大哥，你眞了不起，居然會知道那些赤苗人就在下面，你是不是會未卜先

知？」

蕭原笑笑，岔開話題：「赤苗人正在燒東西吃晚飯，咱們先回去，商議一下怎樣對付他們！」

三人回到山腰那面，本來坐着歇歇的阿喜和映紅姐弟等人看到三人返回來，立刻紛紛站起來：「赤苗人果眞在山腰的另一面？」阿喜搶着問。

阿邦對蕭原神奇的感覺佩服得五體投地，馬上答道：「蕭原大哥說得沒有錯，赤苗人果然在山腰那面的山脚下紮營。」

阿喜頓時面現喜色：「看到我女人麼？」

阿七搖搖頭：「看不清楚下面的人的樣子，隱約看到下面有幾個人被綁着坐在營中，你女人肯定在其中。」

另一個被擄去妹妹的漢子心急道：「既然那些赤苗人就在下面，我們爲何還不動手救人？」

大部份都附和。

蕭原擧手擺動兩下，示意那些村人靜下來：「別心急！我們人數比赤苗人少一倍左右，槍火更加不及他們，若是貿然去救人，恐怕不但救不了人，還會賠上不少人！我們必須商議好才去救人！」

阿邦第一個贊同蕭原說的話：「蕭原大哥說得對！憑咱們十數人，十支火槍，拚不過赤苗人的，所以，切不可跟赤苗人硬拚！」

阿七接口道：「大哥曾吩咐我們要聽蕭原大哥的話行事，我們要聽他的。」

阿喜也道：「蕭原大哥，你說我們該怎樣做？」

蕭原早已成竹在胸：「在他們吃晚飯的時候，我們去救人！」一頓，接又道：「他們吃晚飯的時候，是他們最放鬆警戒的時候，在那個時候去救人，對我們最有利！」

阿喜道：「我們都聽你的，你說怎辦，我們便怎做！」

蕭原於是將他早已想好的辦法對阿喜等人說出來。

估計赤苗人大概已燒好晚飯，蕭原跟阿喜等人立刻依計行事。

不過，映紅姐弟沒有參與他們的行動，留在那處山坡上等着。

那是蕭原的意思，他不想映紅姐弟有甚麼危險。

阿弟起先不答應，嚷着要跟他們一起去對付赤苗人，蕭原費了一番口舌，才哄得他勉强同意留在山坡上，並將獵槍交給一個沒有槍的村人使用。

他們十四個人，只有十一支槍，而且，除了蕭原那支匣子槍外，其餘十支都是獵槍和土槍，跟赤苗人所擁有的槍火相比，赤苗人佔了壓倒的優勢。

所以，他們只能夠智取。

* * *

篝火燒得旺旺的，火光映照下，那些赤苗人的模樣因爲額上和鼻樑上塗抹了腥紅的獸血，因而顯得詭異可怕。

他們都坐在樹下吃飯，除了幾個放哨的之外。

他們吃的東西，是從日間那條村寨搶劫回來的。

在四堆篝火的旁邊，都有一個赤苗人在放哨。

守在外面篝火前的那個赤苗人，鼻子裏嗅到陣陣飄送來的燒雞香味，禁不住用力吸幾下鼻子，再用力地吞了口口水，禁不住扭頭向坐在樹下大嚼的族人看一眼。

一把飛刀就在那時「刹」一聲射入他的小腹上。

那個赤苗人頓時大叫一聲，倒下去。

七八條人影就在那霎間自數丈外的隱蔽處衝出來，跟着是一陣槍聲。

坐在那堆篝火附近樹下的赤苗族人首當其衝，立刻有數人慘叫倒下。

帶頭衝向篝火的是蕭原。

那把飛刀也是他發出的。

坐在稍遠的樹下的赤苗人，立時慌張起身，抓起槍還擊。

可是，他們立時被蕭原等七八人發射的第二輪槍火射得倒下四五個人，其他的人慌不迭趴下去。

驀地，一串槍火自最遠的一棵樹下——對角的那堆篝火——掃射向蕭原等人。

蕭原雖然在發射第二輪槍火後，喝叫其他七個人趴在地上，可是，仍然有兩個人被那一串掃射來的槍火擦傷，痛叫跌倒。

一串槍火過後，跟着又是第二串槍火向他們猛烈掃射過來。

蕭原等人被壓得抬不起頭來。

其他的赤苗人乘這機會，紛紛拉動槍栓，向蕭原他們射擊。

刹那間，蕭原他們都被壓得趴在地上，無法開槍還擊。

其實，他們不是不能還擊，而是除了蕭原之外，他們手上拿的都是獵槍，發射一次之後，便要重新裝上鐵砂火葯，他們正是乘這機會，裝上鐵砂火葯。

那些赤苗人眼見蕭原他們被壓下去，立刻發出一陣怪叫聲，向蕭原他們衝過去。

蕭原估計其他人已裝好火葯鐵砂，立刻喝一聲：「射！」霎時間槍聲暴响，衝向他們的赤苗人慘呼叫痛，倒下五六人！

說起來，獵槍雖然射程不遠，殺傷力也不及步槍或手槍，由於它是作扇面形散射開去的，所以，射擊面頗大，因此，射中人體的機會

也很大，雖則不會射死人，但却可以叫人受傷。

乘蕭原等人發射了一輪槍火後，赤苗人立刻又從地上竄起來，向蕭原他們衝去。

這一次，赤苗人學乖了，由那個手執衝鋒槍的人掃射槍火掩護其他的族人衝過去。

那些赤苗人嗚呼哇叫着，兇悍地衝向蕭原他們，並且邊衝邊向蕭原他們射擊。

蕭原抽冷子連開兩槍，射倒兩個赤苗人，立刻引來那個衝鋒槍的赤苗人的掃射，壓得他貼在地上，不敢稍微抬起頭。

其他的赤苗人並不因爲有兩個族人倒下而稍有退縮，仍然悍不畏死地向蕭原他們衝去！

那些村民眼見赤苗人兇猛地快將衝到來，頓時引起一陣慌亂！

蕭原一直被那個赤苗人發射的連串槍火壓得抬不起頭來，因而無法開槍阻止赤苗人向他們衝過來！

眼看赤苗人快將衝到來，蕭原心裏一陣焦急，忖想怎麼從後攻擊的阿七等六個人還不動手！

要是赤苗人衝到來，那他們就算不被擊斃也會被赤苗人生擒。

那七個村人都着慌起來，有人向後爬。

驀地，蕭原他們盼望的另一陣槍聲終於响起。

那個一直用槍火壓着蕭原的赤苗人，頓時停止了射擊。

衝向蕭原等人的赤苗人亦有兩個倒地，其他的赤苗人亦亂了，散亂竄避。

蕭原當然不會放過能夠擊潰赤苗人的機會！因此，他立刻從地上竄起來，疾喝一聲：「放槍！衝啊！」向四散躲避的赤苗人掃射了四五槍。

其他七個村人亦跳起身，向赤苗人放槍射擊。

赤苗人在前後夾擊下，被擊潰了。

在後面襲擊的人，正是阿七等六個村人。

他們六個人只有三支獵槍，所以，他們一直悄然掩到篝火前，看準了，才猝然向赤苗人襲擊，其中一個人——阿喜專門對付那個手執衝鋒槍的赤苗人——開槍將他射傷。

蕭原眼見赤苗人被擊潰竄逃，立刻喝叫：「拿槍的跟我追擊赤苗人，沒拿槍的去救人！」

那些村民答應一聲，吆喝着分頭追擊那些赤苗人。

阿喜心切妻子的安危生死，將手上的獵槍塞入一個村民的手上，：「你去追擊赤苗人，我看看我女人怎樣了？」

那個村民怔了一下，隨即拿着獵槍追擊赤苗人。

阿喜立刻去解救那幾個東歪西倒的婦女。

其中一個女人張口呼叫：「阿喜，快替我們鬆綁啊！」

阿喜定眼一瞧，那個女子正是他的妻子，喜得歡叫一聲：「阿香！」幾步衝到妻子的身前，急急替她鬆綁：「阿香，那些赤苗人有沒有……難爲你？」

阿香立時哭起來。

阿喜頓時有如當頭被砸了一棒，震撼了一下，猛地吁口氣：「媽的！千刀殺的赤苗人，我要殺了他們！殺光他們！」狂叫着跳起身，找尋倒在地上逃不了的赤苗人，不管死活，向他們狂斬。

兩個沒有槍的村民替四個婦女鬆了綁，亦跳起身，向那些受了傷，倒在地上逃不了的赤苗人揮刀斬劈，渲洩心中的憤恨！

五個鬆了綁的婦女想到日間在一個樹林子內，遭到赤苗人的汚辱，禁不住摟在一起，抱頭痛哭起來。

附近的槍聲逐漸疏落下來，四出追擊赤苗人的村民和蕭原陸續返回來。村民對這一次能夠如此順利救回被擄去的五個婦女，大感興奮，對蕭原這一次的前攻後襲，成功擊潰赤苗人的計策，讚不絕口。

蕭原可沒有心情聽村民的佩讚之話，他只關心是否已全部將擄去的婦女救回，而救回來的人中，是否有一個是映紅姐弟的母親，是以，他立刻詢問一個留下來解救那幾個婦女的村民：「被擄去的婦女全救了？多少個？」

那個村民答：「咱村寨被擄去的五個婦女全被救回來了……但她們全都遭到赤苗人……姦汚！」

蕭原聽到五個婦女被赤苗人姦汚了，很替他們難過，對那些赤苗人的暴行更加憎恨。不過，他更擔心映紅姐弟的母親是否亦在被救的幾個婦女之中，因此，他急急問：「除了貴村寨的幾個婦女外，還救出別的婦女麼？」

那個村民搖搖頭：「除了咱村寨的五個婦女外，沒有別的婦女。」

「都搜查清楚了？」蕭原心裏一陣失望。

「這個地方，咱們都搜查了一遍，除了那些死傷的赤苗人外，沒有別的人！」

蕭原不再問那村民，逕自去向那五個婦女詢問。

五個婦女這時已止住哭聲，她們的親人正在極力安慰她們，對她們說，過去了的事情不要想它了，想想她們有幸被救回來，不致被赤苗人賣掉，算得上是不幸中的大幸，阿喜更對妻子表示，並不介意她

曾被赤苗人姦辱過。

五個婦女聽着，不知是有感於自己的遭遇，還是慶幸得親人諒解，又感觸地哭起來。

結果，蕭原要等她們漸漸止住哭聲，才能夠問她們：「你們被赤苗人擄去後，有見到別的擄去的婦女麼？」

五個婦女看到蕭原是個陌生人，都微露訝色，瞧着他，不說話。

阿喜立刻道：「他叫蕭原，要不是他與我們來追殺赤苗人，又出主意對付赤苗人，你們都不能被救回來，他可說是你們的救命恩人！」

五個婦女頓時臉露感激之色，齊說一聲：「蕭恩公，謝謝你。」

蕭原搖搖手道：「不用謝我，救你們的是你們的親人和村中的人，你們還沒有答我剛才所問的話啊！」

阿喜的妻子馬上說道：「蕭恩公，除了我們五個外，沒有別的婦女被赤苗人擄走！」

蕭原大失所望，心裏思忖：「莫非赤苗人在擄走阿弟的阿媽後，他們分成兩撥，一撥帶着阿弟的母親先走了？」正自思忖間，只聽一個女子道：「蕭恩公，我們被擄走的期間，曾聽赤苗人在路上說，要走得快些，好趕上在前頭一個地方等着的一伙人。」

「赤苗人可有說那個地方叫甚麼名稱？」蕭原問。

那個女子道：「他們沒有說。」

蕭原轉對阿喜等人問：「逃不掉的赤苗人，還有活着的麼？」

他是想找一個活着的赤苗人，查問一下。

阿喜用力狂斬劈死三個受了傷的赤苗人，心裏的狂怒才得以渲洩出來，聽蕭原向他們發問，第一個搖搖頭道：「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活口，被我看到的赤苗人，沒有死的，都給我斬死了！」

一個叫阿蘇的村民道：「有一個傷得很重，下身都開了花（被獵槍射個正着），連子孫袋也給射爆了，却沒死，我見他逃不掉，遲早也活不成，便由他慢慢死，沒有動手殺他，好讓他慢慢熬着痛苦死去，那個赤苗人大概是唯一的活人。」

「在那裏？快帶我去看看！」蕭原着急地道：「我有話問他！」

阿蘇用手指一下左則那面：「那個赤苗人就在那邊的一棵樹下。」說着往手指處走去。

蕭原跟着阿蘇走。

走到那棵樹下，阿蘇一眼看到樹下躺着的那個赤苗人，瞪眼道：「蕭原大哥，那條赤苗狗似乎死了。」

蕭原一聽，立刻搶前去，蹲下來察看那個赤苗人是否死了。

還好，那赤苗人只是熬不住痛楚，昏死過去。

蕭原抬起頭對阿蘇道：「請找點水來，待我弄醒他。」

阿蘇答應一聲，馬上去找了一筒（用竹筒盛載着的）水來，遞給蕭原。

蕭原接過，撥開筒塞，將水倒在那個赤苗人的臉上。

那個赤苗人很快便呻吟一聲，醒轉過來。

蕭原再揑開他的嘴巴，將水倒入他口內，那個赤苗人便完全醒過來，張開眼看到蕭原，立刻痛苦地張口叫道：「殺死我！求你殺死我，馬上動手！」

蕭原道：「你想死，還不容易！但你要先回答我一句話，要不，我會讓你慢慢死！」

「不要！」那個赤苗人嘶叫道：「痛死我了，我想死得痛快點！我忍受不了……無法忍受的痛苦。」

「那你答我，你們是不是在昨天於布衣寨不遠的地方，擄走一個婦女，並放火燒了那座房屋？」

那個赤苗人呻吟一聲，啞聲道：「是！」

「怎麼不見了她？」蕭原接問。

「她跟……幾個被咱們從別處擄回來的婦女，被咱另一撥族人先帶回去。」

「帶回哪裏？」蕭原厲聲問。

那個赤苗人全身抖搐了一陣（因爲劇痛難忍的關係），抖着聲道：「帶回……叫布卡的……地方。」

「布卡在那裏？」

「在……在東北面……三十里外的……地方。」那個赤苗人全身又劇烈地抖搐了一陣，嘶叫起來：「殺死我呀！求你快下手殺死我！」

蕭原硬着心腸道：「怎知你說的是眞或假！」

那個赤苗人因爲痛的關係，五官扭曲得變了形，幾乎語不成聲道：「我……說的都是眞話……求你信……我……快點殺死我。」

蕭原看到那赤苗人痛不欲生的樣子，不忍心再折磨他，拿過阿蘇手上的刀子，往他的咽喉切下去。

那赤苗人呃地悶叫一聲，喉破氣絕身亡。

蕭原吁口氣站起身，將手上的刀交還給阿蘇。

阿蘇接過刀子，口裏嘀咕一句：「便宜了這赤苗狗！」

蕭原透口大氣，道：「這些赤苗人雖然兇悍作惡多端，但他一樣是人，他們爲惡，我們不能因此便要不擇手段對付他們！要不！豈不是變了跟他們是一樣的惡人？他要求死，何不給他一個痛快的！人死了，一了百了，甚麼恩怨也該一筆勾銷！」

阿蘇聽了蕭原那番話，心裏大感愧疚：「蕭原大哥，你說的那番話眞如……金玉良言……我好慚愧，居然看不破你說的那……一點！」

蕭原擺手阻止阿蘇繼續說下去：「阿蘇老兄，我們到那邊（指空地當中）去，該收拾一下，要離開這個地方了。」說着話，他已向村民聚集的地方走去。

走回空地當中，蕭原大聲向那些村民問：「貴村寨有多少人受了傷？或是……」下面那兩個字太不吉利了，所以，他咽住，不敢說出來。

阿邦馬上答道：「除了四個受了點槍火擦傷，大概沒有甚麼大礙的。」

阿七因爲懋不住心裏的興奮，忍不住道：「蕭原大哥，我從一個赤苗人……已經死了的……手上，拿到這支槍，是否就是你說的，那個甚麼……洋鬼子的國家造的衝鋒槍？」說着將手上的槍舉起來好讓蕭原看看他那支繳來的槍叫甚麼名稱。

蕭原看一眼阿七手上的槍，說道：「這就是叫衝鋒槍，你可有找到這支槍的彈匣？」

阿七搖搖頭：「我繳到這支槍，高興得忘了形，想不到這支槍所用的彈匣。」

蕭原打斷他的話：「你還不去那裏看看，有沒有彈匣？」

阿七馬上去找彈匣。

阿邦突然開口說道：「蕭原大哥，眞多謝你帶我們來救人，不但救回了被擄去的婦女，也得回大部份被擄去的財物，最叫我們高興的是，我們一共撿到十四支槍！包括阿七手上那支火力犀利的衝鋒槍，有了這十幾支槍，從今後我們便不怕土匪或赤苗人到我們村寨搶劫了！」

其他的村民都齊聲向蕭原致謝。

蕭原擺手道：「你們無需謝我，能夠將被擄去的人救回，全靠你們齊心合力，單是我一個人，根本無法從赤苗人的手上救回被擄去的五個婦女。」

阿邦等村民却不同意蕭原的說話，紛紛說，要不是蕭大哥找上他們，我們根本沒有膽量，也沒有能力去追赤苗人救回被擄去的婦女，因此，蕭大哥，你說得上是我們——特別是那五個婦女——的大恩人。

蕭原不想再在這件事情上談下去，岔開話頭道：「好了！我們都未吃飯，這裏又滿是赤苗人的屍體，我們返回那處山坡上，今晚就在那裏露宿一晚。」頓一下，又道：「各位，請將這裏能夠帶走的東西都拿走，補償你們的損失，最好將赤苗人留下的食物也拿到山坡上去吃。」

阿邦阿喜等村民答應一聲，立刻散開來，找尋赤苗人留下的東西。

蕭原在村民散開來的時候，不忘說一句：「各位最好搜一下那些赤苗人的身體，將他們身上的槍彈也拿走，有槍沒有槍彈，手上的槍便變成一根棍子。」

那些撿到槍的村民一聽，立刻跑去那些赤苗人的屍體上找尋槍彈。

*　*　*

看到蕭原跟村民一起走回來，一直在山坡上呆着的映紅姐弟馬上迎上去，急不及待地道：「大哥，救回我阿媽麼？」四道目光巴巴地看着蕭原。

蕭原看到映紅姐弟那殷切的神態，替姐弟感到難受，伸手摸摸阿弟的頭頂，搖頭道：「阿弟，你阿媽不在那伙赤苗人的手上，據一個赤苗人說，你阿媽已被另一撥赤苗人先一步帶到一個叫布卡的地方，等待那伙赤苗人趕去會合。」

一頓，又安慰映紅姐弟兩人：「映紅、阿弟，別灰心失望，無論如何，我也會帶你們去救回你倆的阿媽！明天一早，我們便起程趕去布卡。」

映紅姐弟看到阿邦等村民興高采烈的神態，雖則自己的阿媽仍在赤苗人的手上，想到蕭原跟阿邦等村民狠狠地打走了那伙赤苗人，將被擄去的五個婦女救回，姐弟兩人都感到無異出了一口怨氣，替那些村民和被救回的五個婦女高興。

「大哥，說說你們怎樣狠狠對付那些赤苗人的經過給我倆聽聽，好嗎？」映紅嘴角展露出一抹笑意。

阿弟也抓住蕭原的手臂，說道：「大哥哥，你爲甚麼不讓我去對付那些可惡的赤苗人！要是讓我去，我一定狠狠地對付他們，打他們一個狗趴地！」

蕭原拍拍阿弟的肩頭，笑道：「你一定會有機會對付那些赤苗人！到時，你可不要害怕啊！」

阿弟握起拳頭，揮動一下：「我才不怕他們，若給我遇上他們，看我不狠狠對付他們！」

這時，那些村民已在山坡上燒起幾堆篝火，阿力跑來對他們說道：「蕭原大哥，你們來吃點東西吧！」

蕭原拉着映紅姐弟，向篝火走去。

這頓晚飯很豐富，有燒雞燒肉，都是村民在那面山脚下拿回來的——都是赤苗人倉皇逃去時留下來的。

吃過晚飯，蕭原分派四個村民

值夜放哨，他們與阿弟往上面走上去，在接近山頭的一個地方停下來，以防赤苗人不甘心被打跑，死傷多人，摸黑返回來偷襲他們。

蕭原正是顧慮到這一點，才作出這個安排。

他在往上爬之前，還叮囑阿邦等村民不要睡得太死，並借了阿七的衝鋒槍帶在身邊。

夜已深，山坡上的村民除了四個值夜放哨，全都進入了夢鄉，篝火沒有燒得那樣旺了。

蕭原也跟阿弟睡着了。

夜風吹來，不但吹得山上的草喇喇作響，也帶來一股寒意。

蟲鳴獸嗥聲不時傳來，在寂寂的荒野中聽來，份外怪異恐怖，放哨的四個村民都忍不住心虛地四下張望，下意識地緊握着手上的槍。

他們都想快點天亮。

上半夜終於過去，四個值夜的村民叫醒另外四個值下半夜的村民起來放哨。

蕭原雖然睡了，從睡下到天亮前，他却醒了三次。

阿弟大概日間趕路累了，睡得很沉，蕭原醒來看到他蜷縮成一團，脫下外衣蓋在阿弟身上。

一夜平安無事，天邊露出一抹曙光。

四個放哨的人都禁不住伸個懶腰，張口打個呵欠。

槍聲就在那時候劃破凌晨的沉寂，清脆地響起來。

也因此，分外震動人心。

而且，槍聲聽來在很近的地方響起。

兩個放哨的村民應聲(槍聲)大叫一聲，跌下去。

另外兩個沒有受傷的村民大驚之下，慌忙伏下去，還未來得及開槍射擊，山坡下陡地響起一陣嗚嗚哇哇的怪叫聲，一伙人影一下子衝上山坡來，兇悍地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的村民射擊。

驚醒過來的村民慌忙地跳起身，抓起槍還擊。

幾個婦女嚇得伏在地上，摟作一團。

山坡上的村民從未遭遇過這種事情，慌亂得手足無措，根本抵擋不住那些衝上來的人的攻擊。

驀地，山坡上陡地響起一陣急驟的槍聲，那些衝上山坡的人影頓時倒下數人，銳氣頓時一挫，不敢强衝向村民那邊，紛紛撲在地上，但仍然强悍地向村民射擊。

山坡上的槍聲不絕於耳，猛烈的槍火射得那些伏在地上的人影慌不迭四處躲避，有三四個人伏在地上永遠不能動——被槍彈射中。

那些村民乘這機會，定下心神，在阿邦和阿力的帶領下，穩住陣脚，向那些人影展開反擊。

山坡上突然有一個人衝下來，邊衝邊開槍向那些人掃射，口裏大叫：「衝啊！將赤苗人打個落花流水！」

從山坡上衝下來的人，正是蕭原。

阿七跟阿邦等村民眼見蕭原自山坡上面勇猛地衝下來，全都熱血沸騰，吶喊一聲，從地上跳起來，衝向那些人影。

那些偷襲的人影眼見村民自上和對面衝來，他們眼見抵擋不了，慘叫着往山坡下面逃去。

阿七和阿邦等村民眼見偷襲人的潰逃，士氣大振，吶喊着乘勢追擊。

蕭原持槍自山坡上面衝下來，揮手大呼：「衝呀！不要讓他們跑了！追呀！」跟村民一起，追擊那些往山坡下竄逃的偷襲者！

那幾個婦女(包括映紅在內)看到村民不但追擊那些偷襲的人，並將那些人打得落花流水，狼狽潰逃，都鬆口氣，站起來，發出一陣歡呼聲。

她們雖然都看不清楚偷襲的人是甚麼人，但都猜到，必是那些赤苗人無疑！

他們果然不甘心，悄悄摸回來偷襲他們。

就在他們發出歡呼聲的時候，有四五條人影悄然從山坡的側面竄上山坡，撲向幾個婦女！

幾個婦女毫不知覺，只顧向着村民追擊赤苗人的那面張望。

驀地，山坡上面響起一下槍聲，那四五條人影立時受驚得如野獸般，四散竄避，發出兩聲痛叫。

那些婦女驚嚇得慌忙回望，看到那幾條人影就在四五丈遠的地方，慌恐得發出一陣驚叫。

四五條人影顯然有人受了傷，他們稍爲竄避後，馬上又向映紅等幾個婦女撲去。

兩下槍聲乍然響起，兩條人影應聲倒下，其他三條人影忙向開槍的地方射擊，並找地方躲匿起來。

剛才開槍的，是那兩個被射傷倒下的放哨的村民。

他們由於受了槍傷，躺在地上沒有跟其他的村民追擊赤苗人，驟見有人——極可能是赤苗人——自山坡另一側掩上來，欲擄走幾個婦女，慌忙忍着傷痛，向那幾條人影射擊。

也幸好那兩個受傷的村民留在山坡上，阻擋了那幾條人影對映紅及幾個村婦的掩襲，否則映紅她們可能已落在那幾個人的手上。

映紅跟幾個村婦已慌忙地向山坡下跑去。

山坡上又響起了一下槍聲——射向慌忙找地方躲避的三條人影。

雖然射不中那三條人影，却令

到他們不敢再留在山坡上，急急向坡下竄去。

兩下槍聲即時響起，三條人影扭身還擊三槍，接着連滾帶跑往山下逃。

衝落山坡下面，追擊到山脚下的村民驟然聽到上面有槍聲響起，都吃了一驚，蕭原心裏暗叫一聲：「不好！怎會忘了赤苗人也會來此一着！」第一個停下來呼叫一聲：「不要追了！快跟我返上山坡上救援！」

阿七阿邦等村民都停下來，跟蕭原返身往山坡上衝去。

還未衝上山坡，遇上從山坡上惶恐跑下來的映紅和幾個村婦，看到她們無恙，阿喜等人才放心下來。

「大哥，有幾個赤苗人從山坡的另一側偷偷掩上來，幸好被在山坡上面的阿弟發覺，開槍向幾個赤苗人射擊，兩個受了傷留在山坡上的大哥跟着向赤苗人開槍，我們才有機會跑下來！」映紅一口氣將話說出來，臉上猶有驚悸之色。

蕭原還安慰映紅：「沒事了，不要驚怕。阿弟聰明，才教會他開槍，馬上便用上了。」

返回山坡上，阿弟亦已從上面跑下來，看到蕭原和姐姐，興奮地跳着揮動手上的獵槍，嚷嚷道：「大哥哥、阿姐，我剛才開了槍！兩槍！射中那幾個赤苗人，我厲害麼？」

蕭原讚道：「當然厲害！要不是你，你阿姐跟幾個婦女恐怕又落在赤苗人手上了。」

「大哥哥，我好高興。」阿弟雀躍萬分：「我會開槍了，我一定能夠將阿媽救回來！」

映紅正色道：「阿弟，別太開心，也別驕傲，要不是大哥教你，你懂得開槍？」

阿弟仍然很高興：「阿姐，人家高興一下也不成麼？我怎會不知道是大哥哥教會我開槍的，你身上也有一支大哥哥給你的手槍，剛才你爲何不拿出槍來向那幾個赤苗人開槍？大哥哥曾教你怎樣開槍的啊！說到底，女人怎也比不上男人！」

映紅笑罵道：「哼！臭美！男人沒有女人，成麼？」

蕭原看着姐弟兩人鬥嘴，不由笑起來。

經過一番擾攘，天已大亮，受傷的兩個村民已讓人包紮好傷口，雖然傷得不輕，但並沒有生命危險，總算不幸中之大幸。

加上昨晚受了輕傷的四個村民，阿七他們一共有六個人受了槍傷。

阿七他們收拾一下，帶着戰利品——十多支槍，連同救回的五個婦女，告別蕭原三人，返回村寨。

對蕭原幫他們救回五個婦女，阿喜等人向蕭原連番致謝。五個婦女還跪下來向蕭原拜謝。

蕭原忙將五個婦女拉起來，連聲說不敢當。

村民爲了感謝蕭原幫他們救回五個婦女，有幾個自告奮勇，要跟蕭原和映紅姐弟到布卡救人——救回映紅姐弟的阿媽，却被蕭原婉拒了。

蕭原不想他們去冒險。

最後，村民跟蕭原和映紅姐弟殷殷道別，返回村寨。

送別了村民後，蕭原三人亦立刻起程，趕去布卡。

若不跟在那伙被擊潰的赤苗人後面趕到布卡，萬一呆在布卡的赤苗人跟趕上去的族人會合後，馬上離去，蕭原他們不但又要繼續追下去，亦不可能在布卡救回映紅姐弟的母親。

一路上，他們追在那伙被擊潰，急着趕去布卡的赤苗人後面。

那伙赤苗人成了他們的帶路人。

當然，他們不敢追得太近，免得被前面的赤苗人發現。

追踪敵人　功虧一簣

入黑後，三人終於跟着那伙赤苗人趕到布卡。

布卡是一個小地方。

不過，那裏却是一個墟集。墟集上的人口不算多，約有四五十戶人家，但却很熱鬧。

原來，布卡離邊境不太遠，又是附近一帶地方各族人等買賣貨物的地方，所以，地方雖小，却五臟俱全——有食肆客店等可供人住下來的地方。

看來，布卡是赤苗人一個歇脚的地方。

後來，蕭原他們才知道，赤苗人之所以在布卡停留，是要將掠去的財物脫手——賣掉換錢。每一次出外搶掠到財物後，都是在布卡脫手的。

雖然已是夜晚，墟上仍然一片熱鬧，燈火明亮。

蕭原跟映紅姐弟於那伙赤苗人進入布卡墟上約半個時辰後，才進入墟上。

三人揀了一家小飯鋪吃晚飯。

那家小飯鋪雖然小，燒的菜却不錯，加上蕭原三人都肚子餓，便要了好幾個菜，還要了半斤米酒，吃得好痛快。

映紅姐弟倆因爲家貧的關係，從未吃過如此豐富美味的飯菜，姐弟兩人盡情大吃，吃個肚子發脹，幾乎站不起來，仍然捨不得放下筷子。

蕭原看着，並沒有笑映紅姐弟

吃得太多，反而，心裏一陣惻然。

一個人要不是長期吃得不好，甚至吃不飽，又怎會在面對豐富美味的飯菜時，吃得那麼厲害——過了量。

「大哥哥，我長了這麼大，第一次吃到這麼美味的菜，也是第一次吃得這麼飽，」阿弟滿足地笑着，用手摸摸肚子：「大哥哥，謝謝你，我一輩子都會記住你。」

蕭原聽着，鼻子一陣發酸，幾乎壓抑不住，流下淚來。

阿弟一家以前的生活，太艱難困苦了。

映紅悄聲道：「大哥，吃了這麼多飯菜，一定要很多錢了？」言下有歉疚之意——不該吃得太多。

蕭原微微吸口氣——壓下心裏的那股酸楚，强笑道：「映紅，別擔心，我付得起。」

映紅仍然後悔道：「大哥，我……和阿弟不該吃那麼多的，害你花這麼多錢！」

蕭原忙道：「映紅，別不好意思呀！只要你跟阿弟喜歡吃，以後只管吃，我身上帶的錢足夠你兩個吃一年半載！」

「大哥哥，要你花錢，我跟阿姐心裏總覺不安。」阿弟帶歉意地看着蕭原。

蕭原不想盡在錢上說來說去，轉過話題說道：「你倆都吃飽了？」

映紅姐弟連聲道：「好飽啊！飽得肚子脹脹的。」

蕭原咧嘴笑起來：「可以站起來嗎？」

姐弟兩人面露尷尬之色，互相看了一眼，阿弟扮個鬼臉，道：「飽得站不起來，大哥哥，坐一會才走吧！你會笑我和阿姐嗎？」

蕭原馬上將臉上的笑容收斂起來，正經地道：「怎會呢？小時候，我很饞嘴，遇上我愛吃的東西，也是拚命吃，還偷吃，有一次因爲吃得太多紅燒腩肉，結果，拉肚子，拉個不亦樂乎，害得我以後都不敢吃紅燒腩肉了。」

映紅姐弟倆聽着，看到蕭原皺着的苦臉，忍俊不禁嘻哈笑起來。

蕭原也笑了。

坐了一會，蕭原道：「可以走了嗎？」

映紅姐弟點點頭。

蕭原邊招呼伙計過來算賬，邊對映紅姐弟道：「待會到街上的成衣舖買兩套衣服給你們穿着，你倆身上的衣服又破又髒，也該換掉它！」

映紅剛想說話，蕭原揮手阻止她：「我的包袱給傣族人搶走了，我身上的衣服也髒得不能再穿，我也要買兩套衣服，你倆身上的衣服實在不能再穿了。」

一個伙計走來，蕭原叫了算賬，伙計計算一下，他們那頓晚飯吃了不到兩個大洋。

蕭原身上帶着的六個大洋早已被傣族人搜去，只好從身上拿出一張面值十個大洋的票子，交給伙計會賬。

伙計找回錢後，蕭原跟映紅姐弟離開那家小飯店，在街上走了一會，找到一家賣成衣的店舖，各買了兩套衣服，然後找到一家客店，要了兩個房間，蕭原馬上要映紅姐弟到澡房去洗個澡，將身上的衣服換下來。

映紅姐弟洗了澡，換上新衣服，頓時顯得容光煥發，簡直像換了一個人般。

洗去臉上的塵污，一頭亂髮也洗得清爽柔麗，映紅顯得更加柔美動人，蕭原看得雙眼一亮，兩眼直直地看着映紅。

映紅被蕭原看得含羞垂下目光，一顆心噗噗直跳。

直到阿弟高興地嚷叫道：「大哥哥，你眞好啊！我這身衣服好看嗎？」

蕭原聽阿弟一嚷，頓時從忘形中回過神來，發覺到自己剛才失態，頓感尷尬不已，忙對阿弟讚道：「穿上一身新衣服，阿弟，我幾乎認不出是你，瞧你多好看，多精神爽利，跟你阿爸一樣英俊！」

阿弟被讚得喜滋滋的，咧嘴直笑，突然看着姐姐道：「大哥哥，阿姐比我還要好看呀！簡直像換了一個人，嘻嘻，阿姐原來這麼美麗好看！」

映紅被弟弟說得更加羞不可抑，一張臉紅起來，耳根發熱，更加不敢抬起頭來。

蕭原不由衝口而出，讚道：「映紅，阿弟不是笑你，你確是很美麗呀！」

映紅被蕭原讚得頭垂得更低，心裏甜滋滋的，像是喝了酒般，一陣迷醉。

「阿姐，你怎麼哪？害羞？有甚麼好害羞的？你確實很美啊，跟阿媽年輕時一樣好看！」

說起阿媽，映紅嬌羞之態頓斂，擔心地道：「大哥，不知我阿媽……怎麼樣？我好擔心，但願阿媽沒有事吧……要是阿媽有……三長兩短，我跟阿弟……」眼圈紅紅的。

阿弟也頓時神色黯然。

蕭原忙安慰映紅姐弟：「映紅、阿弟，別擔心，赤苗人擄走婦女，都是送去賣掉，所以，他們不會對你倆的阿媽怎樣的，無論如何，我也會替你倆救回阿媽。」

映紅姐弟聽蕭原那樣說，才稍變得寬容起來。

蕭原看着映紅姐弟，說道：「你倆先睡，我出去走走，查探一

下那些赤苗人在那裏落脚！」

阿弟拉着蕭原的手，說道：「大哥哥，我跟你一起去！」

蕭原搖搖頭：「你留下來陪阿姐吧，我不放心你阿姐一個人留在旅店內。」

映紅想說話，被蕭原擺手阻止：「映紅，睡覺時將槍放在身邊，以防萬一。」

跟着又摸摸阿弟的腦袋：「阿弟，你是個男子，要保護你阿姐，知道嗎？」

阿弟挺挺胸膛，昂然道：「大哥哥，放心吧，我不會讓阿姐受到任何傷害的。」

蕭原讚道：「好！有男子氣概！」朝姐弟兩人揚揚手，走出房外，不忘吩咐一句：「關好房門呀！」

走出旅店，街上已不如吃飯時那麼熱鬧了，燈光暗了，人也少了。蕭原站在街上，左右張望着，一時間不知往那裏去才好。

忽然間，他有了主意。

——做旅店生意的，眼最雜、耳最靈，赤苗人既然在這裏落脚，旅店的人一定知道。

眼前便是最好的打聽處。

轉回身，蕭原走回旅店內，剛好見到一個伙計，招手叫他過來，將他拉到一角，低聲問：「小哥(那伙計只有十七八歲)，有些話想問你。」

伙計見是客人，忙陪笑道：「客官，你問吧，我知道的，一定告訴你。」

蕭原問道：「你聽聞過赤苗人嗎？」

伙計馬上道：「何止聽過，還見過，他們久不久便來這裏住一兩天，然後又離去。」

「你知道他們來這裏，住在甚麼地方？」

伙計道：「當然知道，他們不住店的，每次來這裏，都住在墟東頭那座土房子內，他們的樣子很兇，墟上的人見到他們，大都避開去，不想跟他們打交道。」

蕭原從身上拿出了一個大洋，塞在伙計的手上，「去幹活吧！，我到街上去走走，想不到這裏晚上也這麼熱鬧。」說完話，逕自走出旅店。

那個伙計看到手上的是一個大洋，驚喜得呆住(從來沒有客人這麼大手筆賞一個大洋的)，待到蕭原走出門外，才回過身來，急急向蕭原鞠躬，「多謝，多謝客官打賞。」

* * *

蕭原來到墟東頭，很容易便找到伙計所說的那座土房子。

那座土房子頗大，一人高的土牆內，有三間房子，院門關閉着，由於看不到土牆內的情形，所以，看不到院內的情形。

蕭原四下張望一眼，發覺那座土房子獨處一隅，附近沒有人家。土房子的後面，是一個不大的竹林子，左面長着幾棵參天大樹，右面則是空地。

蕭原懷疑左面的那幾棵大樹上，有赤苗人在放哨，悄悄掩到後面，在地上撿了一顆石子，往一棵大樹上扔去。

石子擲在樹上，頓時響起一陣噗噗的聲響。

另一棵大樹上立時有反應——響起一陣沙沙啦啦的聲音，枝葉開處，隱約現出一條攀住一根粗大枝椏上的人影。

蕭原心裏冷笑一聲：「果然不出我所料。」

樹上那條人影在樹上張望了好一會，不見再有甚麼動靜，才鬆開撥着枝葉的手，隱沒於樹上。

蕭原悄悄退回去，然後離開，返回客店。

回到旅店，在映紅姐弟倆睡的房間前敲門，房內立刻有人問：「誰呀？」聽聲音，是阿弟。

「是我，」蕭原應道。

房間立刻打開，開門的正是阿弟，映紅站在旁邊，蕭原走入房內，阿弟立刻將房門關上。

「大哥，查到赤苗人的所在嗎？」映紅急不及待問。

蕭原點點頭道：「阿弟，出去叫一個伙計來！」

阿弟扭頭問：「大哥哥，叫伙計來幹甚麼？」

蕭原道：「你快去叫伙計來，自然會知道。」

阿弟臉露狐疑之色，不過沒有再問，開門走出去。

未幾，阿弟跟一個伙計走進房內，蕭原一看，正是他先前詢問的那個伙計。

那個伙計自然認出蕭原就是打賞他一個大洋的客人，立刻恭敬地道：「客官，有甚麼吩咐？」

蕭原拿出一個大洋，「小哥，可否馬上給我買五斤燈油？」

伙計連連點頭道：「可以，可以。」

蕭原將手上的大洋遞給伙計：「馬上去買，剩下的錢歸你。」

伙計接過大洋，連聲道：「我馬上去買，馬上去。」喜滋滋地快步走出房外。

五斤燈油的價錢不過三四個洋毫，這一趟，那個伙計又可以賺到幾個銀毫，怎不樂意替蕭原效勞。

他還在想，要是每個客人都有蕭原一半那樣慷慨，不出三年，他就可以自己開一家旅店。

待那個伙計走後，映紅忍不住問：「大哥，買那麼多燈油幹嗎？

我們根本用不着啊！」

蕭原道：「用來救你倆的阿媽。」

阿弟不解地道：「大哥哥，五斤燈油可以救回阿媽？大哥哥，我不明白啊！」

映紅無意中瞥到桌上的燈火，靈機一觸，脫口道：「大哥，拿燈油來放火？」

蕭原讚許地點點頭道：「嗯，我們人少，只有放火，那些赤苗人眼見起火，必然慌亂，倉皇離開屋子，我們就可以乘亂進去救出你們阿媽！」

阿弟這才明白過來，但馬上又擔心起來：「大哥哥，那會不會燒死我阿媽？」

蕭原道：「放心吧！赤苗人不會讓你阿媽燒死的，燒死了的人，怎賣錢？」

阿弟這才放下心來：「大哥哥，這一次，我要跟你去救阿媽。」

映紅也道：「我也去。」

蕭原點點頭又搖搖頭：「阿弟可以跟我去，映紅，你是個女子，不方便跟我去救你阿媽，你在這裏等着，我不想你去冒險。」

說着話，那個伙計已買了五斤燈油回來，用一個瓦罐裝着。

蕭原對那伙計道：「小哥，店裏有空酒罐麼？」

伙計道：「有。」

蕭原道：「可否給我拿幾個來？」

伙計點頭道：「我馬上去拿來。」

蕭原道：「能不能夠給我弄一張油紙來。」

伙計點點頭，馬上走出去，很快，便拿了六個空酒瓶(瓦造的)，一張油紙來。

蕭原謝謝那伙計，待那伙計走出房後，馬上關上房門，動手製造火油瓶。

製造的方法很簡單，將燈油分別倒入六個空酒瓶內，再用油紙包住從拆開的子彈中倒出來的火葯、彈殼，放入裝了燈油的瓶內，再用換下來的破舊衣服將瓶口塞起來，當中塞了一條布條，當作葯引。

有映紅姐弟兩人幫手，很快造好六個火油瓶，還剩下小半燈油，蕭原就用那個罐子造了一個大的。

映紅姐弟倆看到蕭原懂得製造火油瓶，對他的本領，佩服不已。

造好了火油瓶後，蕭原吩咐姐弟兩人睡一會，他自己也返回隔壁的房間，躺在床上，很快便睡着了。

＊　＊　＊

四更將盡，五更未到的時候，蕭原醒過來，下床穿上鞋子，開門走到鄰房門前，輕輕敲門，「阿弟，醒醒，開門呀！」

他才敲門，房門立刻打開。開門的是阿弟。

原來，他昨晚一直躺在床上，興奮緊張得無法入睡，豎起耳朵，聽着房外的動靜，盼蕭原快點起身叫他去救阿媽。

映紅也是一晚沒有睡——無法入睡，阿弟起床，她亦立刻從床上跳落地上。

看到阿弟兩眼朦朦的，蕭原便知道他沒有睡好，輕責道：「早知你這樣——不睡，我不找你去了。」

阿弟居然精神奕奕：「大哥哥，我一直想睡，却無法睡得着。」

蕭原很明白阿弟的心情，不再說甚麼，「你拿兩個火油瓶，我拿五個，快，必須在天亮前動手！」

說着，他已先後抓起五個，將四個小的插在褲腰帶上，那個大瓦罐拿在手上。

阿弟也學着蕭原的樣子，將二個火油瓶插在褲腰帶上，然後將獵槍拿在手中。

「大哥，小心啊！」映紅悄聲說：「阿弟，要聽大哥的話，不可亂來！」

蕭原跟阿弟都點點頭：「映紅，你自己小心點呀！」蕭原叮囑一句。

阿弟接口道：「阿姐，等着我跟大哥將阿媽救回來。」

兩人跟映紅揮揮手，悄然走出房外，往後門摸去。

映紅關上房門，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在黑暗中等待着。

蕭原帶着阿弟摸到墟東頭，第一聲鷄鳴已響起，雖然天色仍未露晨光。

不過，距天亮不遠了。

天亮前的一刻，是最黑暗的，也是最好睡的時刻。

蕭原就是因爲那兩個原因，還有另一個原因——放哨的人在這個時候也是最睏倦的，選在這個時候動手最適宜。

兩人是從竹林的邊沿悄然掩向那座土房子的。

在距土房子約三丈外的地方，蕭原停下來，悄聲吩咐阿弟留在那裏，等着接應他，然後拿了阿弟帶着的二個火油瓶，再向前掩去。

掩到土牆下，蕭原貼身站在牆下，從身上取出一盒洋火，他吃過晚飯，在布卡的大街上一家賣洋貨的店鋪買的，划着了一根，點着那個火油「罐」的火引，再點着另一個火油瓶，才將火油罐用力扔入土牆內。

蕭原扔得又高又遠，火油罐扔落在一間屋子的瓦面上響起「啪啪」一下砸聲。蕭原跟着將第一個火油瓶扔入土牆內。

這一次他扔的方向不同。

一個連一個，蕭原一口氣將四個火油瓶扔入土牆內不同的方向。

第一個火油罐扔入土牆，砸破瓦面，發出聲響的刹那，土牆已響起一陣嗚哇哇的怪叫聲，不用說，屋內的人已被驚醒了。

整座土房子內的人確是被驚醒了，土牆內火頭四起，有人大叫救火，有人大聲呼喝，土牆內像煮沸了的一鍋粥，又像倒瀉了一籮蟹，莫不爭相奔出屋外，手忙脚亂地有人救火，有人抱着財物奔出土房外面。

土房子左面，在一棵大樹上放哨的人赫然亦被驚動了，在樹上一邊發出嗚哇的怪叫聲，一邊往樹下四面張望。

蕭原在連續扔入四個火油瓶一個火油罐後，立刻聳身攀上土牆上面，往土牆前面一間屋子的牆上再扔了一個火油瓶，藉着蓬然爆燃起來的火勢的遮擋，跳入牆內，向左邊發出吆喝聲的屋子竄去。

土牆的人在火光中，辟辟啪啪的炸響聲中，狠奔豕突，有人甚至亂開槍——向天——來壯膽。

火光閃爍中，蕭原看到那些走避火燒的人，正是赤苗人！

在火光的掩映下，那些臉，塗滿了獸血的赤苗人，恍似在地獄中的鬼怪那樣，更形恐怖。

蕭原剛竄出不遠，便碰上三個衣衫凌亂，手執步槍的赤苗人，兩下裏打個照面，火光掩映下，漆黑中，仍然清楚地看到對方的樣子。那三個赤苗人認出蕭原不是他們的族人，那刹那呆了，隨即怪叫着舉槍向蕭原射擊，蕭原在三個赤苗人呆一呆的一刹那，已從腰上扯下一個火油瓶，扔向對方三人，同時槍嘴一抬，朝那個火油瓶開了一槍。

那個火油瓶就在三個赤苗人的身前中彈爆燃開來，彭一下爆響聲中，火焰爆燃濺射開來，射在三個赤苗人的身上，臉上，三個赤苗人被燒得慘號連聲，將舉起的步槍扔掉，亂蹦亂跳，拚命撲打自己身上着火燒着的衣衫。

就這一躭擱，蕭原已瞥到那間房子內，正有幾個赤苗人吆喝着，驅趕拉扯幾個婦女走出屋外，往前面的土牆走去。

蕭原雖然一時認不出阿弟的母親，却猜測阿弟的阿媽必定在那幾個婦女當中，立刻往那邊衝過去。

才衝前不遠，一羣赤苗人已向他這面撲過來，口裏發出連聲的怪叫聲，手上的槍亦砰砰啪啪響着，槍火在蕭原的身旁射過，差一點便射中他，疾忙撲在地上，將身上最後一個火油瓶甩手扔向那羣衝過來的赤苗人。

那羣赤苗人驟見蕭原扔來一件黑溜溜的物體，大概以爲是炸彈吧，嚇得四處伏落地上。

蕭原在火油瓶快將飛落地上的刹那，蕭原向火油瓶開了一槍。

彭一聲，那個火油瓶中槍爆炸起來，火焰四濺，恍似爆竹爆放一樣，煞是好看。

第一聲爆響後，跟着是第二下炸響。

那是裝在火油瓶內用油紙包着的火葯彈殼着火燃燒後，炸開來的聲音。

那些伏在地上的赤苗人看到那些如烟花爆散的火花，他們一點也不覺得好看，而且慌不迭從地上竄起來避開火焰。

不過，仍然有幾個走避不及，被散墜的火焰落在身上，燒得他們嗚哇怪號，在地上亂滾，希望壓熄身上的火焰。

蕭原在那霎間先向那些赤苗人掃射了幾槍，才從地上跳起來，邊開槍射擊，邊向那羣驅趕拉扯幾個婦女向土房子前面走去的赤苗人衝去。

有人向蕭原開槍射擊，但却阻擋不了蕭原，蕭原仍然左竄右縱，向前衝去。

驀地，一陣急驟的槍火疾射向蕭原，蕭原急忙斜撲地上，可是，仍然被槍火擦傷了臂側，痛得他哼出聲來，在地上滾了兩滾，右手槍一抬，「砰」地開了一槍，一個在他身後側面的赤苗人大叫一聲，重重地撲在地上。

蕭原抹一把冷汗。

他要不是在滾動時，眼角瞥到那個赤苗人向他撲來，他可能已死在那個赤苗人的短矛下。

這時候，幾個赤苗人從不同的方向撲向蕭原，槍聲連響，盡向蕭原射擊。

蕭原本想跳起身，追前去的，被槍火所阻，只好先對付那幾個赤苗人。

他趴在地上，手上的匣子槍連續地響，每一下槍聲響起，便有一個赤苗人倒下。

蕭原一口氣射倒四個赤苗人，其他的赤苗人大概膽寒了，加上土牆內火勢越來越猛烈，大部份地方都火光熊熊地燒着，蕭原離起火燒着的屋子起碼有兩丈遠，也感受到一陣陣炙人的熱浪掩迫過來，院宅內已不能夠停留，那幾個赤苗人都停止了向蕭原衝來，往外面竄。

那些救火的赤苗人放棄了救火——根本已無可能救熄，亦紛紛往土牆外面退開去。

那幾個婦女亦被赤苗人押着，退到前面的土牆前。

蕭原剛從地上竄起來，土牆上立刻響起一陣槍聲，曳射的槍火逼得蕭原立刻趴在地上，無法向前衝。

眼下的形勢，他已經不可能強衝前去，從赤苗人的手上救出阿弟的母親，若不盡快離開這裏，被赤苗人抄到後面來，將他的退路堵住，他恐永遠也離不開這座土房子。

當機立斷，他立刻向土牆那面滾去，滾到牆脚下，立刻跳起身，雙手往上一攀，抓住牆頭，往上一翻，便翻上牆頭。

就在這時，響起一下獵槍放射的聲音。

土牆外的右面約三四丈外，有兩條人影號叫着跌倒，其他幾條人影立刻散開來，趴在地上，向放射獵槍的地方還擊。

放射獵槍的地方正是阿弟匿着的竹林旁邊，不用說，那一槍是阿弟放的。

蕭原禁不住心裏讚一句阿弟：「好機伶的小子！及時開槍阻止赤苗人向這裏抄來，要不！我會成爲甕中之鱉！他將來一定是個有出息的人！」心裏暗讚阿弟，他爬在牆頭上，覷準了，連開兩槍，將兩條貼着土牆下向他這邊竄來的人影射倒。

接着，蕭原身子一翻，自牆頭上翻墜落牆外地上。

就在他翻跌落牆外的一剎那，一串槍火射來，有些自牆頭上掠過，有些射在牆頭上，發出噗噗的響聲，幸好都沒有傷到蕭原。

蕭原落在地上，暗叫一聲：「好險！」手一揚，向右邊那幾個赤苗人開了三槍，才自地上竄起來，箭一樣標向阿弟匿着的地方。

「彭」一聲，阿弟藏着的地方又響起一響獵槍放射聲。

剛從地上竄起身的幾條人影，馬上又趴在地上。

槍聲過後，幾條人影又從地上跳起來，邊開槍，邊向阿弟藏着的地方衝過去。

蕭原在飛跑向阿弟藏身的那段路上，扭身向那幾條撲前來的人影開了三槍，雖然射倒一條人影，却未能阻止那幾條人影繼續向那阿弟那邊撲去。

絕無疑問，那些人影是赤苗人，他們果然兇悍異常，不畏死的猛衝前去。

蕭原已忘記了臀側上的傷痛，一口氣跑到阿弟藏着的地方，一口氣還未透出來，馬上撲在地上，瞄準了，連開數槍，射倒一個赤苗人，那幾個赤苗人嗚哇大叫，馬上撲倒下去，不敢再往前衝，而是趴在地上，一個勁開槍射擊阿弟和蕭原趴着的地方。

蕭原來不及向阿弟招呼一下，向那幾個衝過來的赤苗人連開四槍。

一個赤苗人被擊倒，其他的不敢再強衝，趴在地上。

「阿弟！」蕭原這才向阿弟叫一聲。

藏在距蕭原趴着的地方約六七尺的阿弟應一聲，急切地問：「大哥哥，有沒有找到阿媽？」

蕭原抱歉地道：「阿弟，對不起，他們人太多，我試了幾次，都無法衝過去救人！」說着話，他突然又開了兩槍。

原來，那幾個赤苗人又乘機從地上竄起來往前衝。

阿弟早已裝好鐵砂火葯，亦向那些赤苗人轟了一槍。

那幾個赤苗人被轟得又趴倒下去。

蕭原立刻對阿弟道：「我們走吧，若被赤苗人自另一面抄過來，我們便跑不了！」

說完，又向那邊轟了幾槍，竄起來，一手拉着跳起身的阿弟，沿着竹林往外跑。

幸好兩人溜得早，就在他倆溜走不久，十多個赤苗人果然從另一面包抄過來，堵住他們的去路。

當然，那些赤苗人撲了個空，因爲蕭原跟阿弟早已溜了。

* * *

返回客棧，映紅聽到門外有輕悄急促的脚步聲，立刻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門前，第一下敲門聲才響起，她立刻打開了門。

門外兩個人正是蕭原和阿弟，兩人一齊走入房內，映紅看到只有他們兩人，心裏一陣失望，忍着先關上門，才急急問道：「大哥，救不了阿媽？」

蕭原一臉歉疚之色：「映紅，叫你失望，很對不起，赤苗人數太多，我本想乘他們混亂之際，衝進去救你阿媽的，但始終無法從赤苗人的手上將你阿媽救出來。」

阿弟接口道：「阿姐，大哥哥已盡了力，他不顧自己的生死，將赤苗人那座土房子弄得像個火海一樣，然後一個人翻入土牆內，欲救出阿媽，當時的情形，我在外面看着，也感到驚心動魄，土牆內槍聲激烈，火光熊熊，我眞害怕大哥哥……遇險！阿姐，這一次大哥哥救不到阿媽，不能夠怪他！」

映紅忙道：「大哥，這一次救不到阿媽，下次還可以再去救，你又不是神仙，不可能每次做的事都成功，救不回阿媽不要緊，最要緊你跟阿弟平安回來，只要人在，便有機會再去救阿媽，大哥捨命替我們去救阿媽，感激還來不及，又怎會怪大哥救不回阿媽呢！」

說完，馬上去倒了兩杯水，拿給蕭原和弟弟：「大哥，喝杯茶解解渴。」

蕭原正感口渴，接過杯子，一口氣將水喝光。

阿弟也喝了兩口，將杯子放回

桌上的時候，忽然看到蕭原的右臀側有一片血漬(這時候天已放亮，房內雖不太光亮，已可以看到東西)，頓時驚叫起來，大哥哥，你受了傷！」

被阿弟一叫，蕭原驟然感到受傷的地方──臀側一陣劇痛。

映紅聽說蕭原受了傷，吃驚不已，慌道：「大哥，你受了傷？傷了那裏？快讓我看看，待我替你料理一下。」

不等蕭原說話，阿弟已指着蕭原的臀側：「阿姐，大哥哥這邊屁股側受了傷，盡是血！」

聽到蕭原受傷的地方在股側，那是不方便女人瞧的地方，映紅不由臉上發熱，猶豫了一下，想到蕭原所以受傷，還不是爲了救自己的阿媽所致，人家能夠爲自己親人不顧生死，自己怎能爲了男女有別而不替他料理傷口？「大哥，快躺到床上去，待我替你……」

蕭原也感到要映紅替他料理傷口不大方便：「映紅，有阿弟幫忙，我可以自己料理傷口，我身上帶有刀傷葯，我跟阿弟到鄰房去料理傷口。」

說完，拉到阿弟到鄰房去，替他料理股側上的傷口。

* * *

赤苗人所住的土房子天亮前起火燒毀的事情，在天亮後，傳遍了整個墟集。

奇怪的是，赤苗人的房子起火燃燒時，墟上竟然沒有一個人去救火。

原來，墟上的人都對赤苗人視如外蠻人，平日都避之則吉，除了跟他們有交易的人外，常人都不跟他們打交道，是以，他們的房子被火燒了，墟上的人都袖手旁觀。

而那些赤苗人被火燒了土房子後，沒有留下來收拾那個爛攤子，馬上拉隊走了──離開了布卡。

墟上的人沒有人去救火，却有很多人去瞧土房子被燒毀後的情形。

蕭原跟映紅姐弟也在人羣中，聽着那些看熱鬧的人談論着。

從人羣的說話中，他們知道赤苗人已走了，對於大火燒了赤苗人的土房子，墟上的人不但不感到可惜，還很高興。

原來，墟上的人都不想赤苗人再在布卡出現，如今燒了他們的房子，沒有了落脚的地方，赤苗人可能不會再在墟上停留。

在人羣中看了一會，蕭原跟映紅姐弟便返回客棧，退了房間，離開布卡，跟踪赤苗人追下去。

* * *

赤苗人這一次似乎走得很快，蕭原跟映紅姐弟一路追下去，天黑時，仍未追上赤苗人。

三人在溪邊一處較高的地方歇下來，露宿一宵，第二天再繼續追下去。

他們在離開布卡的時候，經已買了大包乾糧──滷鴨滷蛋糕餅之類的食品，生了一堆篝火，到溪河去取了水，取出餅乾，三人吃起來。

吃罷乾糧，阿弟蹩不住問：「大哥哥，我們比赤苗人走得快，該追上他們才是，會不會我們……追錯了方向？」

映紅責道：「阿弟，大哥擅於追踪，怎會追錯方向，難道你比大哥還有本領！」

阿弟嘀咕道：「我不過說說，阿姐你何必這麼兇啊！」

蕭原笑笑道：「聖人也有錯，追錯方向毫不奇怪，映紅，別責罵阿弟，他不過是心急才那樣說。」一頓，接又道：「阿弟，赤苗人雖然帶着財物，押着擄去的婦女上路，可是，他們跑慣了，可能走得比我們還快，所以，我們追不上他們！」

映紅關切地道：「大哥，你傷還痛嗎？」

蕭原搖搖頭：「皮肉之傷，敷了葯後，好多了，不怎麼痛。」

「大哥哥，雖然是皮肉之傷，傷口不淺啊，不痛才怪，我擔心你的傷口因爲趕路……會惡化。」阿弟心痛道。

蕭原摸摸股側的傷口：「放心吧！我那些刀傷葯很靈，敷上後，不但止血鎮痛，還會令到傷口很快結痂癒合，不礙事的。」

映紅仍不放心，「大哥，爲了你的傷口，不要追得那麼急。」

蕭原搖頭：「一定要盡快追上他們，在他們賣掉你的阿媽前，追上他們，救出你倆的阿媽，要不，恐怕沒有機會再救出你倆的阿媽。」

不讓映紅姐弟兩人再說話，馬上又說道：「走了一天路，你兩個都很疲累了，加上昨晚又沒有怎樣睡過，早點睡吧，明天早點上路，希望明天追上赤苗人。」

姐弟兩人昨晚確是沒有怎樣睡過，聞言不再說甚麼，在早已鋪開來的油布上躺下。

才躺下的阿弟突然起身道：「大哥哥，你也睡吧！」

蕭原點點頭道：「睡吧，我坐一會便睡。」

阿弟躺下去，不到一支烟工夫，姐弟兩人已睡着了。

看到姐弟兩人睡着，蕭原才站起來，在附近走了一會──佈下警戒，才走回篝火前，拿了幾根乾枝，扔在篝火上，才躺下去。

很快，他也睡着了。

本來旺盛的篝火，隨着月影的

移動，逐漸弱下來。

蕭原突然間驚醒過來，却沒有動，睜開眼躺着。

他並不是被蚊叮蟲咬，或是野獸恐怖的嗥叫聲驚醒過來的，他是因爲心突然劇跳而驚醒的。

那是一種對危險的感應。

夜深沉，四下裏一片沉寂，除了蟲鳴聲和野獸的淒厲叫聲外，沒有別的動靜。

可是，蕭原却强烈地感應到危險正在逐漸逼近。

他悄悄翻轉身，爬到阿弟的身邊，在他身邊說道：「阿弟，醒醒，醒醒！」

阿弟被叫醒，張口欲說，被蕭原一手捂住嘴巴：「阿弟，別說話，也別起來，快看看你的獵槍裝了火葯沒有？」

阿弟眨眨眼，斜視着蕭原，眼裏透出詢問之意。

蕭原悄聲道：「裝好火葯，趴在地上不要動，隨時準備放槍，知道嗎？」

阿弟點點頭，眼中滿是疑惑之色。

蕭原不再跟他說話，放開捂住他嘴巴的手，爬向映紅。

阿弟立刻抓過在身邊的獵槍，翻轉身趴着，從身上取出火葯鐵砂，往獵槍上裝。

蕭原照樣將映紅叫醒，吩咐她將身上的小手槍取出來，跟着，爬回原來躺的地方，再悄聲吩咐映紅姐弟，無論發生甚麼事情，若沒有他的指示，不准亂動，也不准亂開槍。

映紅姐弟雖則不知蕭原葫蘆裏裝的是甚麼葯，但從他嚴肅的神情，猜到必會有事情發生，極可能關係到他們生命的安危，因此，姐弟兩人打醒十二分精神，豎起耳朵，留意四下裏的動靜。

驀地，左面不遠的地方，響起崩的一聲疾響，三人忙往那面望去，隱約看到一條人影撲在地上，映紅姐弟緊張得一顆心噗噗直跳，瞪大眼望着那邊。

蕭原一點也不緊張，反而鬆口氣——要來的終於來了，不用再等待。

從驚醒過來的刹那，他已預感到危機正在逼近。

又是「噗」的一下疾響，正面又有人影閃現。

接下來，另一面亦有異響聲發出。

這時，蕭原已心裏有數，三面都有人悄然掩前來，不用說，肯定對他們有所企圖。

之所以有異響聲響起，那是蕭原在睡前於附近佈下的警戒起了作用，那些警戒說穿了，不過是蕭原就地取材，利用附近的荊棘、草藤，佈下警戒綫，不論人獸，只要在警戒的範圍向前走，碰上那些利用藤蔓扯繫着，往橫拉得彎下去的荊棘或是樹枝，那根扯得綳緊的藤蔓便鬆脫或是斷開來，被扯得彎下去的荊條或是樹枝便會崩彈起來，發出聲響示警，驚動蕭原。

附近就是長滿了荊棘和矮樹，蕭原才就地取材，佈下警戒。

映紅兩姐弟當然不知道那些異響聲是甚麼，是悄然掩襲前來的人觸碰到蕭原佈下的警戒發出的。

映紅姐弟緊張得幾乎按捺不住，恨不得從地上跳起來，向那些閃沒的人影衝過去，開槍射擊。

接下來，三人不但看不到人影，也聽不到任何聲響。

蕭原一直趴着不動。

他知道，那些人影遲早會再現的。

他沒有猜錯，大約過了一刻鐘左右，一條條人影有如鬼影幢幢般，接連閃現，向三人躺着的地方掩近。

一條二條三條四條五條……阿弟在心裏默數，一共數到十一條人影。

蕭原屏息靜氣，等待那十一條人影再掩前一些，才打算打他個措手不及。

映紅姐弟眼見那些人影悄沒聲地往前逼近，幾乎沉不住氣，幸好兩人都記起蕭原曾說過那句話「不管甚麼事情，若沒有我的吩咐，不可亂動。」姐弟兩人盡力按捺住，不敢妄動。

「開槍！」蕭原突然呼喝一聲，向那些人影掃射了半梭子彈。

映紅姐弟聽說「開槍」，立刻向那些人影開槍射擊。

那些人影頓時應槍倒了一半，其餘的慌不迭撲倒下去，開槍還擊。

蕭原還擊了兩槍，從地下標起來，竄到篝火前，抓起一根燒着的樹枝，扔向那些趴下來的人影。

火棒落在地上，並沒有熄火，清楚地映照出趴在地上的兩個人。

阿弟看得眞切，張口叫一聲：「是赤苗人！」剛裝好火葯，立刻向那個赤苗人轟了一槍。

須知獵槍放射後，槍火是向前散射開去的，所以，不需怎樣瞄準，只要向着目標那個方向放槍，散射的槍火一定射中。

那個赤苗人當然不會倖免，雖然不致被射死，但已被射傷，痛得嗚哇怪叫，往後亂滾。

其他的赤苗人眼見蕭原三人早有防備，自己那面又一下子被射倒半數族人，未佔便宜，先吃了個大虧，知道無法得手，胡亂向蕭原三人開了幾槍，急急往後退。

蕭原又將兩根燒着的火棒向另

一方面扔去，火棒着地燒着，將那塊地方映照得明暗不定，往後退的四個赤苗人便暴露在火光下。

蕭原覷得眞切，連開三槍，擊倒兩個赤苗人，其餘兩個早已失魂落魄，抱頭狂竄。

那兩個被獵槍射傷的赤苗人亦如受傷的野獸般，跳起身，沒命往前奔。

蕭原跳起身，往前疾追，又開槍射倒一個赤苗人。

「砰」一下槍聲乍然響起，蕭原身子一歪，跌倒落地，映紅姐弟看得眞切，是倒在地上的一個大概受了傷的赤苗人突然向蕭原開了一槍。

「大哥哥！」阿弟哭叫一聲，從地上跳起來，邊跑邊向蕭原，邊向那個躺在地上的赤苗人開了一槍。

映紅也心膽俱喪，從地上爬起來，向蕭原跑去。

蕭原就在那時突然從地上跳起來，揮手喝道：「映紅、阿弟，別跑過來，快趴下去！」他是恐怕有受傷未死的赤苗人向他們放冷槍！

映紅姐弟看到蕭原無恙，一顆心才放下來，邊蹲下去，邊叫道：「大哥哥，你要小心啊！」

蕭原弓着身，往那些赤苗人倒下去的地方掃一眼，只見那個向他放冷槍的赤苗人被阿弟放的一槍射個正着，却死不了，渾身流血，在地上亂滾，慘叫連聲，其他的赤苗人都躺在地上沒有動一下。

三個竄逃的赤苗人都逃掉了。

蕭原沒有再追下去，黑夜不比白天，很容易會遭到狙擊，所以，才不追下去，放那三個赤苗人一條生路。

舉手往頭側抹了一下——他那地方被剛才的冷槍擦傷了，那個赤苗人的槍法要是準一點，他恐怕已一命嗚呼了。

緊握着槍，蕭原一步步往前走，來到那些躺在地上的赤苗人前面，逐一查看了一遍，發覺除了那個仍在地上打滾慘嚎的赤苗人外，還有兩個仍未死，一個剛好醒過來，另一個仍昏暈未醒，其他的都咽了氣。

蕭原將地上的槍支撿起來，扔到一邊，才招手叫映紅姐弟站起來，走前去。

數一下，他們一共擊倒八個赤苗人。

「那赤苗狗太可惡了，還在鬼哭神嚎！待我一槍轟死他！」阿弟恨死了那個放冷槍暗算蕭原的赤苗人，咬着牙，槍嘴往下一垂，向那個仍在地上翻滾的赤苗人轟了一槍！

那個赤苗人慘叫一聲，身上冒出密如蜂巢的血珠來，在地上猛烈搐動幾下，雙脚一伸咽了氣。

映紅看到蕭原額角上流血，驚叫一聲：「大哥，你頭上傷了啊！快讓我看看，我替你抹去頭上的血！」

蕭原抬起手，用衣袖抹去額上的血：「一點點損傷，不要緊的，待會敷上葯便沒事。」

映紅還想說話，蕭原已走回那剛從迷暈中醒過來的赤苗人。

那個赤苗人腰上捱了一槍，流了一地的血，醒來後，想逃走，自知逃不了，只好躺在地上，用手捂住傷口，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望着蕭原三人，看到蕭原向他走來，嚇得渾身直抖。

剛才，他親眼看到阿弟一槍轟死那個赤苗人——他的族人的身上，將他生生轟死，他怎不魂飛魄散！

在那個赤苗人身前站住，蕭原蹲下來，用槍指着那赤苗人的鼻子，狠聲道：「想生還是想死？」

那個赤苗人全身震抖，瞪大一雙透射出驚恐的眼，死死看着指在他鼻上的槍嘴，嘴唇顫抖了好一會，才能夠說出話來：「饒命！」居然會說漢語。

蕭原咬着牙道：「說！你們爲何還在這附近？是否知道我們會追上來，所以在附近等着，摸黑來偸襲我們？」

那個赤苗人痛得齜牙咧嘴，急道：「除了我們，別的族人早已走了，阿大要我們在前面山坳留下來押後，看看有沒有人追上來，若有，便暗中跟着，待到夜晚，摸黑偸襲！」

「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十一個。」

「阿大是甚麼人？」

「是我們這一族的老大，也就是領頭的。」那個赤苗人居然有問必答，而且，漢語不大生硬。

「阿大帶了多少人走？」

「三十七個族人。」

「帶着擄來的婦女？」

「是！」

「多少個婦女？」

「七個。」

「其中可有一個在布衣寨附近擄走的婦女？」

「有。」

阿弟跟映紅一聽，立刻走到蕭原身旁，忿憤道：「赤苗狗，那是我阿媽！」

阿弟憤恨得抬起槍，狠狠地砸落在那個赤苗人的大腿上，罵道：「你們不是人！打死了我阿爸，擄走我阿媽！還放火燒了我家，你們該死！」

那個赤苗人痛得哇哇大叫，驚恐地道：「放過我！放過我！求你們放過我！我沒有打死你阿爸，也沒有擄走你阿媽，是我的族人幹的！」

蕭原道：「阿大帶着族人，押着擄來的婦女，到甚麼地方去？」

那個赤苗人道：「到邊界的一個小鎮去。」

「那裏叫甚麼地方？」

「叫八岩。」

「是否在那裏將婦女賣出去？」

「是！」

「我們放了你，還想回去繼續幹劫掠擄人的營生？」

那個赤苗人連聲道：「不！不！不！我厭倦了這種生活，我一直想找機會逃到別的地方去幹別的營生過活，都找不到機會，你們若放了我，我會走到別的地方去，我身上有點錢，打算做點小生意過活，求求你們放過我，不要殺我呀！」

蕭原道：「還有多遠才到八岩？」

那個赤苗人道：「大約三十多四十里！」

蕭原道：「你眞的打算脫離族人，到別的地方去過活？」

那赤苗人眼中露出一絲希望，急急道：「是呀！我對你說了這麼多話，回去後，若被族人知道，阿大一定不會放過我！」

「你能夠走麼？」蕭原問。

「能夠！能夠！」那赤苗人生恐蕭原改變主意，立刻掙扎着站起來，那知道才爬起來，口裏「唷」地痛叫一聲跌回地上。

蕭原道：「躺下來，待我替你在傷口上敷點藥，包紮好再走！」

那個赤苗人大出意料之外——蕭原居然會替他包紮傷口，呆了呆，立刻千謝萬謝，躺下來，讓蕭原替他敷藥包紮了。

阿弟面有猶豫之色，嘴角噏動，幾次想開口說話，都忍住了。

蕭原替那個赤苗人敷上傷藥，包紮好，那個赤苗人立刻爬起來，向蕭原猛叩頭。

蕭原忙喝住他，「快走吧！希望你眞的改過做人，要不，遲早會像躺在地上的你們這些族人一樣，死於非命！」

那赤苗人又千謝萬謝，才爬起來，蹣跚着離去。

阿弟終於忍不住了：「大哥哥，他們死有餘辜，爲何放他走？還替他敷藥包紮傷口！」一副忿憤不平的樣子。

蕭原摸摸阿弟的頭頂，溫聲道：「阿弟，赤苗人雖然可惡該死，並不是每一個都不可饒恕的，得饒人處且饒人，他既然有心改過自新，何不給他一個機會，佛偈說：上天有好生之德，做人切不可不留餘地，除非是罪大惡極，無可饒恕之人，才不可放過。否則，我們都該留有餘地，否則，跟那些赤苗人何異？」

映紅接口道：「阿弟，大哥說得對，我們不可學那些赤苗人那樣，動不動就殺人。阿弟，我好擔心你會變得……」

阿弟吁出一口大氣，自己摑了自己一巴掌，「大哥，阿姐，我錯了，我不該因爲阿爸的死，阿媽又被擄走，便恨不得要殺死所有的赤苗人！」

「好了，我很明白你的心情，」蕭原摟住阿弟，輕拍他的背：「你既然知道，不該那樣，我就放心了。」

跟着說道：「我們到那些死了的赤苗人身上搜一下，將他們身上帶着的槍彈和錢財搜出來，槍我們用得着，至於財物，可以用來救濟貧苦的人，那不算罪過！」

說完，三人立刻在七個赤苗人的身上搜尋起來，結果，那個一直昏迷不醒的赤苗人，給他們弄醒過來。

那個赤苗人之所以昏迷不醒，因受的傷很重——槍彈射入他的右胸上，他沒有當場死去，算得上是奇蹟了，不過，肯定活不下去。

那個赤苗人雖然甦醒過來，很快又陷入昏迷中。

蕭原看過他的傷勢，知道他活不了，才不去理會他，跟映紅姐弟走到另一邊，將扔在那裏的槍支撿起來，走到篝火前，見篝火快要熄

掉，急急往篝火放了幾根乾枝，讓篝火重新燒起來。

三人在篝火旁坐下來，點算一下從七個赤苗人身上搜出來的錢財和槍彈。

搜出來的大洋加上銀票，合共有二百多大洋，至於槍彈，可不少，正是蕭原他們所需的。

蕭原看到撿來的槍支中，有三支駁壳槍，便叫阿弟拿了一支，不要那支獵槍，他自己也拿一支，映紅捨不得扔掉，也拿了一支，剩下的四支長槍和阿弟不要的那支獵槍，蕭原將之放在篝火上燒掉，免得落在壞人之手。

跟着，蕭原教映紅姐弟怎樣使用駁壳槍。

駁壳槍比獵槍輕巧多了，阿弟愛不釋手，與緻勃勃地練習怎樣使用駁壳槍。

蕭原見槍彈多的是，便叫映紅姐弟練習開槍，好待趕到八岩後，派上用場。

一時間，夜空中响起砰砰的槍聲，映紅姐弟各自放了十多槍，在蕭原的糾正下，已初步掌握了放槍的竅門，不但可以連發，也可以單發。

天邊才露出一抹曙光，三人便起程趕去八岩。

＊　＊　＊

蕭原跟映紅姐弟趕到八岩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的午前時分。

這兩日吃的都是乾糧，自然吃得不怎麼好，只求塡飽肚子便算。如今來到八岩，加上又到吃飯的時候，蕭原決定先去好好地吃一頓，才找旅店歇下來，再去打探赤苗人的所在。

八岩比布卡要大，也更熱鬧，大街上人來人往，店舖內什麼也有得買，連鎗械也公開買賣。

街上來往的人中，各式人等都有，既有漢人，亦有苗人，傜人、傣族人、布衣族人、保保人，亦有從緬甸那邊過來做買賣的人，更有洋鬼子出現。

原來，八岩這個地方由於地處邊界，又是附近一帶邊民貿易的地方，加上交通不大方便，駐軍最近的也在四十里外，因此，便成了一個三不管的地方。

在八岩，你只要有錢，什麼東西隨時也可買到。

——連人命也可用錢買到。

在八岩，更有一個半公開的買賣人口的市場。

蕭原帶着映紅姐弟，在墟鎮上一家最大的食肆內吃午飯。

說是最大的，蕭原却覺得還比不上南寧那些普通的食肆。可是，映紅姐弟倆却恍似走入一座宮殿那樣，好奇地四下張望，讚嘆不已。

事實上，姐弟倆長了那麼大，從未到如此大的食肆內進食過，姐弟倆當然嘆爲觀止了。

那家飯店有二層，地下的店堂擺放了約三十張枱子，正值吃飯的時候，店堂內幾乎座無虛席，人聲喧嘈，望上去，黑壓壓的盡是食客，好不熱鬧。

阿弟驚奇地往店堂內四下張望着，嘖嘖連聲，道：「這麼多人在這裏吃餉，好熱鬧啊。大哥哥，這麼大地方的人(在他的眼中，八岩已是一個大地方)都喜歡不在家裏吃飯，到這種地方來，是不是那些人都很……有錢？」

蕭原聽着，被阿弟的天眞無知逗得笑起來。「阿弟，在外面吃飯的人，大多數都不是這個墟鎮上的人，他們來到這裏，肚子餓了，自然要找個地方吃飯，只好到這種地方來吃。我在外地也是這樣的，在外面吃飯的人，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錢。可是，除了到食肆吃飯外，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吃飯，所以，不管身上有多少錢，都不得不在外面吃。身上錢多的，吃多些，吃好些，沒有多少錢的，只好將就吃飽肚子，沒有錢的，只好去乞討。」

阿弟聽了，才明白外面的世界不是他所知道的那樣簡單。

映紅只是聽着，沒有說話。

「大哥哥，這麼多人來這裏吃飯，這裏的東西一定很好吃了。」

阿弟畢竟年紀不大，還是小孩子心性，看到鄰桌的人吃得津津有味，鼻子嗅到陣陣菜香，禁不住吞了吞口水。

蕭原笑道：「你喜歡吃什麼？說出來，都點給你吃。」

阿弟却想不出自己喜歡吃什麼，搖搖頭道：「大哥哥，你喜歡吃什麼，我都喜歡。」

映紅開口道：「大哥，吃飽肚子便成，不要像上次那樣，要那麼多菜啊。」

蕭原笑着看了映紅一眼，點頭道：「映紅，我今次會要些好吃的，是上次沒有吃過的菜。不會像上次那樣，要太多的菜。」

說完，招呼一個伙計過來，要了五個菜，半斤白酒。

飯菜未送上來之前，蕭原跟映紅姐弟喝茶說閒話，說些外面的人人事事給姐弟倆聽。

喝茶說話間，映紅發覺斜對面的一張枱子的兩個客人，不時地向她望一眼，然後又湊在一起低聲說話，狀甚鬼祟，不由心生不安之感，終於忍不住對蕭原道：「大哥，那邊一張枱子的客人不時向我偸望一眼，似乎不懷好意……」

蕭原頓時緊張起來——在這種三不管的地方，什麼事情也可能發生，馬上問道：「哪兩個人？」

映紅扭頭往那邊瞥一眼，神情

一呆，睜睜眼，不相信地道：「剛才還坐在那裏的，忽然間不見了人！大哥，就是那張枱子。」

蕭原往那張枱子望過去，那張枱子空着，沒有人坐着，不過，枱上的杯筷碗碟還未收去，証明那兩個人確實在那張枱子坐過。

阿弟眨着眼，打量姐姐一眼，忽然咧嘴笑道：「阿姐，妳長得那樣好看，那兩個人一定是看到妳那樣好看，忍不住多看兩眼。阿姐，妳別多疑啊，有人看妳，該高興才是。」

蕭原覺得阿弟說的未嘗不是，心頭放鬆了一點。「映紅，別放在心上，或許阿弟說得對，妳確實長得好看，難怪引得人多看兩眼的。」

聽蕭原讚她長得美，映紅比喝了蜜糖還要甜，臉上一熱，害羞地低下頭，忘了那兩個人。

蕭原看到映紅害羞的樣子，益顯其美態，禁不住看得目光一直，在心裏讚一聲：「果然長得美。」

一個伙計在這時送上飯菜，還有半斤白酒，三人聞到菜香，不由食指大動，不再說話，吃喝起來。

映紅姐弟倆邊吃，邊忍不住讚道：「好味道，幾個菜的味道好極了！」

蕭原喝口酒，挾了一箸菜給阿弟，笑說道：「好吃，吃多些吧。」

阿弟猛搖手：「上次吃得太多，差點飽死，這次我不會吃得太飽。大哥哥，跟着你，還怕吃不到好東西！」

「饞嘴！」映紅笑責一句，忍不住笑了。

蕭原也咧嘴笑起來。

一頓飯，三人吃得很開心。

從飯店走出來，蕭原帶着映紅姐弟倆，在街逛着。

映紅姐弟倆除了到過布卡那個像點樣子的地方外，從未到過別的地方，看到街上兩旁的店舖擺賣的各式各樣的貨物五花八門，前所未見，看得兩人目不暇給，驚嘆不已。阿弟更忍不住問長問短，要蕭原告訴他不認識的貨物的名稱。

看到一家店舖內擺放着一個搖來擺去，滴嗒作響的洋鬼子造的時鐘，阿弟看得睜大雙眼，驚詫地問蕭原：「大哥哥，那個是什麼東西，那個吊鎚搖來搖去的，滴嗒作響，上面兩根針會自己移動……」

蕭原道：「那是一個洋人造的時鐘。每一個字代表一個鐘頭，你看到沒有？」

陡地那個時鐘發出噹噹噹的鐘聲，一共響了十二下。

阿弟跟映紅都被那突然響起的鐘聲嚇了一跳。「大哥哥，會響的，好奇怪呀，眞好玩！」阿弟驚奇地叫起來。

蕭原笑着道：「那是正午十二時，你看到沒有，長針跟短的那根針在上面疊在一起，那表示過了半日。那根短針每移到一個字上，便代表過了一個鐘頭，就會響一下，二時響兩下……十一時響十一下。」

映紅讚嘆道：「大哥，太奇妙了，那個東西原來是用來計時間的，外面原來那麼多新奇的東西，教我大開了眼界。要不是你，我不知道外面有這麼多新奇美麗的東西。」

「大哥哥，那個會響的……時鐘，一定要很多錢的了？」阿弟驚嘆道：「要是有一個，便不用看日頭來計算是什麼時候了。」

「你喜歡嗎？」蕭原問。

「喜歡呀！」阿弟忽然收斂起笑容，頹然道：「這一輩子，我也別指望啦。」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待救出你阿媽後，我買一個送給你。」

「眞的？」阿弟驚喜不已。

蕭原認眞地點點頭。

「好哇！」阿弟高興得拍起手來。

映紅却道：「阿弟，你怎可說買一個……那個時鐘要很多錢，怎好意思要大哥花那麼多錢買來給你？我們連屋子也給燒了，要來幹什麼？」

阿弟一腔高興，頓時雲散烟消。「阿姐，我不過說說，又不是眞的要大哥哥買的呀！」

蕭原拍拍阿弟的背。「走吧，前面還有很多好東西看。」

阿弟興緻全消。「不看了，喜歡也沒錢買！」

蕭原哄他。「阿弟，沒錢買，看看也好啊，可以開開眼界，增長見識，長大了，賺到錢，可以置自己喜歡的東西呀！」

聽蕭原那麼說，阿弟的興緻又來了，跟着蕭原和姐姐繼續往前走。

找了一家旅店住下來，洗了個澡，換上一套剛買的衣服，蕭原看看時間還早，便吩咐映紅姐弟倆留下來，他到外面去查探赤苗人的下落。

走到街上，蕭原正不知往那裏走，一個漢子突然走到他的身旁，向他招呼一聲：「老兄，哪裏來的啊？」

蕭原打量一眼那人，約二十七八歲，流里流氣的，一看便知道不是好東西，本不想跟這種人打交道，轉念一想這種人是地頭蟲，熟悉當地的各種門路，當下笑笑道：「兄台，有何貴幹？」

那人歪着嘴笑笑。「老兄，我一看便知道你是外地來的，而且是第一次來，不知到那裏去走走才好

，是不是？」

蕭原點頭道：「兄台眞好眼光，你有什麼好介紹？」

那人笑得好邪。「老兄，喜歡玩兩手麼？」兩手做了一個賭錢的手勢。

蕭原搖搖頭。

「那找個女人陪陪，怎樣？」那人不等蕭原說話，立刻鼓其如簧之舌。「老兄，我認識一個地方，那裏的女人又年輕又漂亮，你試過後，包你滿意。怎麼樣，要不要我帶你去？」

蕭原道：「我不喜歡這裏的女人。我看過了，這裏的女人沒有一個好看的。」

那人忙道：「你不喜歡本地的女人，可以找個別處來的女人，那裏什麼地方的女人也有，包你看得上眼。」

蕭原裝出滿有興緻的樣子。「兄台，這裏的女人都是從那裏弄來的？是不是買來的？」

那人上下打量一眼蕭原，佛然道：「胡混！一句話，要不要女人？」

蕭原忙道：「當然要。」

「那快跟我來吧。」那人急不及待，伸手去拉蕭原。

這人扯皮條也太猴急了。

蕭原用手避開他的拉扯，從身上取出兩個大洋，叮噹互相碰擊了一下。「老兄，我沒有興趣去找女人陪。聽說這裏有人販賣女人，我倒有興趣買兩個回去。」

那人自蕭原拿出兩個大洋後，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蕭原手上的兩個大洋。聽蕭原那麼說，馬上說道：「有！怎麼沒有？在這裏，不要說是女人，死人也有得賣！」

「在那裏買賣？」蕭原將一個大洋塞入那人的手上。

那人立刻緊緊握住那個大洋，生恐一鬆手，那個大洋便從手中飛走。「老兄……」

「先說出在那裏買賣，再帶我到那裏走一遭，這個大洋就是你的。」蕭原猜到那人想說什麼，所以截住他的話頭。「怎麼樣？」

那人吞了吞口水，連聲道：「我這就帶老兄你去那裏看看，邊走邊說。」

蕭原點點頭，跟着那人走。

那人邊走邊道：「老兄，給多一個大洋，你想知道什麼，只管問，我知道的都會說出來，怎麼樣？」

蕭原大方地道：「好吧，一共給你三個大洋。」

那人迭聲多謝，不等蕭原問他，已說道：「老兄，買賣女人的地方在墟鎭西頭。你眞的要買兩個回去？」

蕭原說謊說到底。「我來這裏，就是想買兩個回去。不瞞你說，我也是開老鴇寨(妓院)的，想買兩個新鮮好看的女人回去，令到生意好些。」

那人聽着，笑起來，拍拍蕭原的肩頭，笑說道：「原來你也是開人肉莊的老闆，怪不得沒興趣要女人陪了。哈哈……我眞是瞎了眼，居然向你兜搭要不要娘子！」說着又嘻哈大笑起來。

蕭原問：「是不是每日都有買賣交易？」

那人搖搖頭。「不，每個月才一次。這個月的二十八，有交易。」

「二十八，豈不是還有四天？」

「嗯。」那人點點頭。「每個月，都是那一日才有交易。嘿嘿，那一日可熱鬧了，那些女人就像牲口一樣，被拴着，一堆堆站着，任由那些買家細看，評頭品足，往身上摸，看中了，便出價，說好價錢，便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嘻嘻，我要是有錢，也買她一個回去陪我睡。」

「你看過交易？」

「當然看過。」那人淫邪地笑起來。「沒錢買，看看也開心！有時候，還可以混水摸魚，佔點便宜，在那些女子的身上摸揑一下。」

蕭原聽着，恨不得在他臉上摑個大巴掌，心裏怒罵一聲：「簡直不是人，畜牲也不如。」

要不是想從他口中知道多些有關販賣婦女的事，眞會狠狠揍他一頓。

「那裏的貨色多嗎？」蕭原按捺着問。

「哈！簡直令你眼花，高矮肥瘦，年輕的不到十五歲，年紀大的不過四十歲，漢、苗、傣、土、諸色人等都有，教你目不暇給，看得眼花瞭亂。」

走着說着，已走到墟鎭西頭，那人伸手往前一指。「老兄，那裏就是買賣人肉的地方。」

蕭原順着那人手指的地方望去，只見約十多丈外的地方，一小片疏林子的後面，是一個有大半人高圍起來的大院子，偌大的院子內，只有北面的墻下，有一排兩間破舊的屋子，泥墻土瓦，顯得有點破落。

走到那個大院子前，那人道：「要不要進去看看？」

蕭原點點頭。那人帶他走到門子的正門前，走入院子內。

院子的正門已沒有門，裏面一大幅空地，長着被踐踏過的野草，北墻下那兩間屋子亦已破敗不堪，門窗俱毀，土墻剝落，看得出，這個地方已經被人荒棄了。

在院子內走了一遍，蕭原裝出不相信的樣子，說道：「那些人眞

是在這裏買賣人口？這裏像是已經被人荒棄了的啊！」

那人道：「正因爲這是一個棄置了的地方，地方又大，那些人才選了這裏做買賣婦女的地方。」

蕭原點點頭。「你說的也有道理，這裏確是個買賣的好地方。」

頓一下，跟着又道：「販賣婦女的，都是些什麼人？」

「主要有漢人、赤苗人、土家人，還有一些土匪……每次買賣，都是那幾幫人將擄來的婦女帶到這裏販賣。」

「是不是什麼人也可以參與買賣？」蕭原問。

那人狡獪地笑笑，說道：「不！一定要有熟人介紹，才能參與買賣。」

蕭原道：「那我豈不是要找個熟人？唉，我第一次到這裏來，那裏去找熟人？咦，我認識你，算得上是朋友，老兄，可否幫個忙，到那天可否跟我一起來這裏參與買賣？」

那人見蕭原上鈎，心裏暗自高興，臉上却現出爲難的神色。「老兄，我那天說不定有事要幹……」

蕭原大方地道：「兄台，你若肯幫忙，我不會虧待你的，怎麼樣？」

那人見目的已達，立刻滿口答應。

蕭原問：「那天什麼時候開始買賣？」

那人道：「天亮後，便開始。」

蕭原道：「兄台，那你在那天的天亮後，在這土院子的外面等我，先到先等，好嗎？」說着話，他又從身上拿出兩個大洋，塞在那人的手上。「這是你今日該得的。」

那人拿着兩個白花花的大洋，開心不已，只是陪蕭原走走、說話，便一共賺到三個大洋，那天的酬勞一定不會少，心花怒放之下，迭聲道：「好，好，那天我一定在這裏等你。」

離開土院子，蕭原便跟那人分手，返回旅店。

勇闖虎穴　大發神威

蕭原回到旅店房間，不見映紅姐弟，大吃一驚，慌忙跑出房外，找尋映紅姐弟。

離開旅店之前，他曾吩咐映紅姐弟，不要離開旅店隨便到外面去，免得發生意外。

如今映紅姐弟都不在，怎不叫他心慌着急。

萬一映紅姐弟遭遇到什麼事情，遇上意外，教他如何向她倆慘死的父親交代。

遇到一個伙計，他立刻問：「大叔，可有看到人字一二號房的兩姐弟外出？」

那個年約五十出頭的老伙計搖頭道：「客官，我沒有看到那兩姐弟。」

蕭原不再問那老伙計，便在旅店內找起來。

結果，找遍了旅店，也找不到映紅姐弟。

蕭原急得什麼似的，問遍了旅店內每一個伙計，包括老闆，終於問到一點頭緒。

剛回來的那個老闆說，他在外出買東西之前，曾見到映紅匆匆離開旅店，至於阿弟，他沒有見過。

這已經夠了，映紅不會無緣無故外出，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極可能是出外去找阿弟，她才會離開旅店。

蕭原心焦如焚，像一陣風般走出旅店，找尋映紅姐弟去。

跑出旅店，猶豫了一下，立刻往鎮口那頭急急走去。

反正不知映紅姐弟去了哪裏，先往那一頭去找，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走了幾步，他突然停下來，抬手拍一下自己的後腦，返回身，走向旅店對面的一家店鋪。

對面那家店鋪正對旅店，店鋪內的老闆或是伙計說不定會看到映紅往那一頭走去，何不去問問。

那是心急則亂的原因。

那家店鋪內，有一個四十出頭的中年人坐在櫃枱後面，看着街外，另一個中年人正在招呼一個買東西的客人。

蕭原走到店前，坐在櫃枱後面的那個中年人馬上站起身，笑着向蕭原道：「阿哥，要買什麼呀？」

蕭原走到櫃枱前，陪笑道：「老闆，對不起，我有句話想請問你。」

那個老闆很熱心好客。「不要緊，請說。」

蕭原道：「老闆，請問你可有看到一個年輕的姑娘從對面的旅店走出來。她是我妹子，我出外辦點事回來，不見她在旅店內，我怕她亂走，不曉得回來……」

那個中年人道：「阿哥，你說的那個姑娘，是不是約十七八歲，穿一件藍底白花衣服，樣子很好看的姑娘？」

映紅穿着的，正是中年人所說的衣服，年紀與樣貌也相符，蕭原心頭突地跳動一下，急忙道：「老闆，是啊！你所說的，就是我妹子！」

中年人伸手往門外一指。「阿哥，你那個妹子往鎮裏頭走去，她長得好看，我忍不住多看了兩眼，所以記得。」

蕭原向中年人謝道：「老闆，謝謝你，打擾了你，不好意思。」

老闆連聲道：「不用謝。阿哥

，快去找你妹子吧。」

蕭原又謝了一聲，才急急走出店鋪，往鎮裏頭走去。

一路上，他雖然走得很急，兩眼却沒有看漏街上任何一個人，就是店鋪內的人，他也沒有錯過，可是，就是看不到映紅或阿弟。

走遍了那條貫穿墟鎮的大街，都找不到映紅姐弟，蕭原越找越心急，他甚至走遍那裏的橫街窄巷，還走出墟鎮外面，仍然找不到映紅姐弟，連踪影也不見。

他還詢問了不少人，都說沒有見到像映紅姐弟那樣的兩個人。

鎮裏面找不到，他只好懷着焦急的心情，往鎮口那頭走去。

經過旅店的時候，他走回旅店，問坐在櫃枱後面的老闆：「老闆，我妹子和兄弟回來了麼？」

老闆搖搖頭：「客官，還未見他們回來。」

蕭原吐口氣，邊往外急走，邊在心裏道：「他姐弟倆到底去了那裏，千萬別遇了什麼事啊！」

一直找到鎮口，仍然找不到映紅姐弟，蕭原急得幾乎發瘋，眞想不顧一切，在街上放聲呼叫映紅姐弟的名字，但還是忍住了。

驀地，他心頭狂跳一下，睜大雙眼，望着一家雜貨鋪，緊張得全身緊繃起來。

他看到有兩個赤苗人走入那家雜貨鋪。

找不到映紅姐弟，却意外地發現兩個赤苗人，可謂意外的收穫。

或許，映紅姐弟在旅店內呆不住，心切救回母親，到外面去亂闖，找尋赤苗人的所在，說不定，姐弟倆正在赤苗人居住的地方附近，說不定被赤苗人發現，被赤苗人捉了去。不管如何，跟着那兩個赤苗人到他們所住的地方去看看，沒有什麼害處。

蕭原主意已定，走到那家雜貨鋪斜對面的一家賣小吃的店鋪內，要了一碗羊雜湯，坐下來慢慢吃着，一雙眼盯着在雜貨鋪內買東西的赤苗人。

兩個赤苗人買了不少東西，拿着離開店鋪，往大街裏頭走去。

蕭原才吃了半碗羊雜湯，看到兩個赤苗人走出雜貨鋪，立刻起身，走出店鋪，跟着兩個赤苗人。

兩個赤苗人拿着東西，走到一個橫街口，轉了進去。

蕭原不敢跟得太近，在橫街口前站了一會，才走入橫街內，看到兩個赤苗人已走到橫街的另一頭，轉入右手邊一條巷子內。

蕭原忙加快腳步，走到橫街那頭，探頭往巷子內張望一眼，不見了那兩個赤苗人，急急轉入那條巷子內，隨即放慢腳步往前走。

雖然不見了兩個赤苗人，他一點也不心急，因那條巷子很短——只有兩座房子那麼長，而且，那頭只有一個巷口，兩個赤苗人肯定轉入那個巷口內。

他猜得沒有錯，走到那個巷口前，往巷內望一眼，兩個赤苗人果然在巷內走着。

兩個赤苗人似乎沒有發覺有人在後面跟着，一直往前走，蕭原一直在後面小心跟着，終於跟到一座房子前。

在那座房子附近的一棵樹下匿着，蕭原看到那兩個赤苗人走入那座房子內。

不用說，那座房子就是赤苗人居住的地方。

至此，蕭原才發覺，他已經走到鎮沿，附近只有一兩座房屋，離赤苗人那座房子少說也在十丈過外。

赤苗人那座房屋頗大，三面是屋子，一面是土墻，房屋呈凹字形，土墻內，當中那個地方，便是一塊空地，也就是俗稱的天井。

房屋是用土石建築的，土墻比人高尺許，三面的房屋頗高，看樣子有兩層高，向外的三面屋墻上，開了一排丁方只有一尺的小窗口，蕭原估計那些小窗口是鎗眼，遭到攻擊的時候，赤苗人便利用那些小窗口還擊，抗擊來犯的敵人。

這座房子建造得要比在布卡的那座房子堅固多了。要想攻進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想偷偷摸進去，更加不可能。

由於墻比人高，蕭原根本無法看到土墻內的情形，必須爬到高處才能從土墻上望到墻內的情形。

蕭原估計，這裏是赤苗人的老巢。

看看四下無人，蕭原決定爬上樹上，希望一窺土墻內是個什麼樣子。

雖然看不到土墻內的情形，但從整座土房子靜靜的，沒有什麼特別的動靜看來，不像是發生過什麼事情的樣子，蕭原也看不出什麼跡象來。不過，那只是猜測，作不得準，所以，蕭原仍然很擔心映紅姐弟出了事，落在赤苗人的手上。

他在心裏禱告，望映紅姐弟平安無事。

爬上樹上，蕭原撥開枝葉，向那座土房子望去，只能夠看到土房子的土墻內那塊空地上的情形。

土墻子內那幅空地上，不時有人走來走去，土墻邊，屋墻角下，是一個牲口棚，裏面拴着幾頭騾馬，當中那座房屋的二樓上，有一道走廊，通到左右兩座房屋，蕭原在樹上只能夠望到這些。

他不知道赤苗人將擄來的婦女關在那一座房屋內。

突然間，他看到兩個赤苗人從

土墻當中的那個門口走出來，頓時心頭一動——何不向那兩個赤苗人下手，從他們的口中，問出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主意既定，蕭原立刻盯着那兩個外出的赤苗人。

那兩個赤苗人往他這面走來，似乎要到墟鎮上去。

蕭原心裏暗喜，他望到兩個赤苗人並沒有帶着鎗，只帶了刀，那應該不是衝着他來的。要不是不會不帶鎗的，而且只有兩個人。

突然間，土墻門內跑出一個赤苗人，揚手向那個赤苗人呼叫，由於那赤苗人叫的是苗話，所以，蕭原聽不懂他向兩個赤苗人叫什麼。

兩個赤苗人立刻停下來，轉回身，往回走。

那個呼叫的赤苗人看到兩個族人走回來，轉身走回土墻門內。

兩個赤苗人亦一直走回土墻門前，走入門內，兩扇門隨即關上。

蕭原望着，空歡喜一場。

看看太陽已下了山，天快黑下來，那兩個赤苗人似乎不會再出來，留下來也沒有用，又擔心映紅姐弟可能平安無事返回旅店，蕭原馬上從樹上溜下地上，循原路走回去。

要是返回旅店，仍然見不到映紅姐弟，他決定不顧一切，也要摸入赤苗人的老巢內，看看映紅姐弟是否落在赤苗人的手上。

才走入旅店門內，蕭原欲向坐在櫃枱內的老闆詢問映紅姐弟是否回來，張口欲問的時候，才看到老闆不在櫃枱內，忙閉上嘴巴，急急往裏面走去。

迎面遇上一個伙計，蕭原忙道：「老兄，人字一號房的客人回來了沒有？」

那個伙計看一眼蕭原搖頭道：「不知道，我沒有看到他們。」

蕭原心裏升起的一絲希望頓時破滅。不再理會那個伙計，匆匆向裏面走去。

走到房間前，蕭原停下來，吸口氣，壓下劇跳的一顆心——以前面對生死的時候他也沒有如此緊張，舉手敲門。

——但願映紅姐弟在房間內。

他心裏那樣祈禱。

拍了幾下門，房間沒有動靜，蕭原一顆心往下沉，忍不住開口叫道：「映紅，阿弟！在房內麼？」

房內仍然沒有人應。

「大哥哥，我倆在這裏啊！」驀地，兩把帶笑的聲音在身旁響起。

蕭原嚇了一跳，急忙扭頭往右側瞧看，只見映紅姐弟倆自他的房間拉開的一條門縫內探頭出來，向他咧嘴直笑，阿弟還向他扮鬼臉。

看到映紅姐弟兩人無恙，蕭原頓時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隨即生氣地沉下臉來，沒好氣地道：「你兩個去了哪裏？我不是吩咐你兩個，不要到外面去的嗎？」

映紅姐弟看到蕭原生氣的樣子，頓時吐吐舌頭，收斂起嘻笑，垂下頭，縮回腦袋。「大哥，我跟阿弟知錯了，請你原諒我兩個。」映紅怯怯地道。

跟蕭原在一起也有近十日了，兩人從未見過蕭原生氣，如今看到他生氣，怎不教兩人心裏忐忑不安。

何況，他倆確實做錯了。

蕭原走入房間內，將門關上，仍然聲色俱厲。「你兩個不聽我的話，萬一遭遇到什麼意外，叫我怎樣向你倆的阿媽交代？怎對得起你兩個死去的阿爸？我一生一世也會不安！你兩個可知道我多擔心你兩個是否出了事？在鎮上到處找你兩個？」

映紅姐弟兩一臉悔意，做姐姐的一手一拉弟弟，雙雙跪下去。

「大哥，你責罵教訓我兩個吧，是我倆做錯了，害你擔心，我倆今後都會聽你的話，不會再犯錯了。」

映紅後悔得幾乎哭出聲來。

阿弟急急說道：「大哥哥，全是我的錯，不關阿姐的事。是我忍耐不住，想幫忙你打聽到赤苗人的所在之地，盡快救出阿媽，不聽你的吩咐，私自跑出去四處找尋赤苗人，阿姐發覺我外出，擔心我，跑出去四處找我……大哥，要打要罵，打我罵我吧，是我犯錯，該受責罰。」

蕭原聽姐弟兩人那麼說，心裏的氣漸消。「既然你兩個已知錯，今次饒過你兩個，下次要是再不聽話，我不會再理會你兩個，不會再去找你倆，自行離開，返回南寧！」

「大哥，不會有下一次的了，我兩個不會再犯！」姐弟倆異口同聲說。

蕭原口氣緩和下來。「起來吧！」

「多謝大哥。」姐弟兩恭敬地說了一聲，才站起來。

「阿弟，你去了哪裏？」蕭原問。

「大哥哥我沒用，找遍了整個墟鎮，也找不到赤苗人的所在。」阿弟嘟起嘴道：「那些赤苗人眞可惡，不知躲到那裏去。」

蕭原呼口氣。「阿弟，幸虧你沒有找到赤苗人的所在，要不，萬一你按捺不住，不知死活地去救你阿媽，那就危險了！我對你說，無論在什麼情形下，你也不能夠自作主張，凡事都要跟我說，沒有我的同意，不能亂幹一通，知道，知道嗎？」

阿弟點頭道：「知道。大哥哥

，無論做什麼事，我都聽你的。」

映紅也道：「大哥，我以後會看着阿弟，不讓他到處亂跑。」

蕭原點點頭。「這一次的事算了。天已黑，我們去吃晚飯。」

阿弟拍手道：「好啊，跑了半天，我肚子餓了。」

蕭原往房外走去。「既然肚子餓，還不走？」

阿弟咧嘴笑着，拉了姐姐跟着往外面走。

＊　＊　＊

吃過晚飯，才返回旅店房間內，阿弟已忍不住問蕭原。「大哥哥，查探到赤苗人所在的地方麼？」

吃飯的時候，阿弟幾次問蕭原，却被蕭原制止，說是人多眼雜，回旅店再說。

蕭原坐下來，慢條斯理地道：「查到了。」

「在什麼地方？」映紅姐弟幾乎齊聲問。

蕭原道：「你兩個心急什麼？不是想去救你倆的阿媽吧？」

映紅跟阿弟忙搖頭道：「不，我兩人不會擅自去救阿媽的，我們不過想知阿媽的下落，心安一點。」

蕭原看着姐弟兩人，正色道：「你倆若想救回阿媽，便不要亂來。要不，不但救不回阿媽，還會害了你倆，那些赤苗人不是好對付的，知道嗎？」

姐弟兩人點點頭。

「赤苗人落脚的地方在鎮東面。」蕭原這才告訴姐弟倆。「那裏似乎是赤苗人的老巢，我在附近看過了，要想摸入那個地方救出你倆的阿媽，不大可能。」

「那怎辦？」映紅心焦地道。

蕭原道：「總有辦法可想的，放心吧，我答應你倆，一定會救出你倆的阿媽。」

跟着又道：「我還打聽到，赤苗人會在四日後，才將擄來的婦女賣掉，包括你倆的阿媽在內，換言之，我們還有四日時間可以救你倆的阿媽。」

「大哥，你想到辦法了麼？」映紅姐弟齊問。

蕭原搖頭。「別擔心，在這四日內，我一定會想到辦法救出你倆的阿媽。時候不早了，去睡吧。」

姐弟倆雖然有點擔心，但却相信蕭原不會空口說白話，起身返回隔鄰的房間。

蕭原待姐弟倆返回房間，才關好房門，躺在床上，思想着如何才能夠從赤苗人的手上，救出映紅姐弟的阿媽。

其實，他早已想到一個辦法。

——在鎮西頭那個買賣婦女的土院子下手救人。

之前，他曾想過，在赤苗人押婦女去「人肉市場」去的路上，襲擊赤苗人，救出映紅姐弟的阿媽。

不過，經過一番思想後，他又認爲那個辦法成功的機會不高。自己只有一個人，除非是神仙，否則，不大可能憑他一人一鎗，自赤苗人的手上救出映紅姐弟的阿媽，就算救出映紅姐弟阿媽，恐怕也逃不脫赤苗人的追擊。

所以，他放棄在路上截擊救人的辦法。

潛入赤苗人的老巢救人，更沒有成功的機會，因此，他才想到，在那個土院子——「人肉市場」內下手救人。

那應該是最理想的救人地點。

那天，「人肉市場」內必然有很多人，只要製造混亂，便有機會下手救人。

他正爲如何才能令到在「人肉市場」內交易的人恐慌混亂而傷腦筋。

這一次，必需要得手，要不，恐怕再沒有機會救出映紅姐弟的阿媽，所以，這一次必需成功。

終於，讓他想出一個可行的辦法。

既已想到辦法，心裏便安定下來，很快，他便進入了睡鄉了。

＊　＊　＊

早上起來，蕭原洗過臉後，帶映紅姐弟出去吃過早飯後，便吩咐姐弟倆返回旅店，不要外出，他獨自一人去辦點事。

看着姐弟兩人走回旅店，蕭原才轉身向鎮外走去。

在鎮口外不遠處的地方，他找到幾戶農家，跟他們說，想買幾頭牛。

牛不但被農家用來耕田，也可以用來拉車，故此，牛對農家來說，是耕種的重要工具，不可或缺。事實上，不少農人視牛爲家庭的一份子，像寶貝一樣，除非牛隻老死病亡，否則捨不得宰殺，更別說賣了。

當然，要是窮得活不下去，那又當別論。

因此，那些農人一口便拒絕了蕭原的提議。

蕭原當然知道牛是農人的命根，更知道他要買農人的牛，是不近人情的，但是，他確實很需要幾頭牛，所以，他才硬着頭皮，對那幾戶農人說，要買他們的牛。

蕭原似乎並沒有爲農人的一口拒絕而放棄買牛，因此，他願出兩倍的價錢買牛，還對那幾個農人說，他並不是買牛去宰殺，而是有急用，才請他們割愛。鎮上每個墟期都有牛隻買賣，他們大可以拿了賣牛的錢，在墟日買回兩頭牛。

那幾個農人終於被他說動，答應將牛賣給他。

蕭原一共買了三頭牛，並馬上付了一筆錢給那幾個農人，再給了他們兩個大洋，要他們代養三四日，在二十八日那一天，他自會來趕走牛。

幾個農人見賣到好價錢，又給了他們寄養牛的錢，當然樂意替他看管幾天。

返回鎮上，蕭原在一家店舖內買了不少火藥，看看已快近晌午，便返回客棧，放下火藥，便跟映紅姐弟出去吃午飯。

可是，當他返回客棧，在房外叫喚映紅姐弟，却不見映紅姐弟自房間內走出來見他。

他又叫喚了一聲，房內的映紅姐弟仍然沒有回應，蕭原心裏大奇，伸手一推房門，房門是虛掩着的，一推便開，蕭原一步走入房內，房內根本不見映紅姐弟的影子。

「他兩個又去了那裏？昨天才答應我不再到外面去亂跑，這麼快便忘了？」

蕭原生氣了，退出房外，返回自己的房間，看看映紅姐弟是否在他的房間內，捉弄他。

隔鄰他住的那間房間內，亦沒有映紅姐弟的影子。

蕭原這一次不是生氣，而是慌了。

像一陣風般，蕭原衝出房間，一眼看到一個伙計正走過來，忙招手叫喚：「阿叔，知道這個房間的姐弟去了哪裏嗎？」叫喚時，他用手指一下映紅姐弟那個房間。

那個伙計快步走到蕭原身前，詫道：「客官，他們不是去見你麼？」

蕭原一聽，心裏頓時劇跳一下，疾聲道：「阿叔，你說他們去見我？」

那個伙計上下打量一遍蕭原，露出更加驚詫的神色，「有人來說你受了傷，躺在鎮南面一條巷口外頭的樹下，那個姑娘和小哥聽聞後，嚇得差點哭出來，急匆匆跟着那個人跑出旅店。」

「是什麼時候的事？」蕭原已知道是出事了，心焦如焚。

「約大半個時辰的事了。」那伙計道：「客官，你怎麼一點損傷也沒有？」

蕭原沒有理會那伙計的話，急急問：「阿叔，來告知他們的人，是個怎樣的人？」

「約二十多三十不到年紀，我看不大清楚他的樣貌，只聽到他說話，知道他是本地人。」

「不是赤苗人？」蕭原話出口，才察覺多此一問，要是赤苗人，映紅姐弟又怎會聽信那人的話而跟他走。

那伙計搖搖頭。

蕭原立刻飛一樣往旅店外面跑去，跑了幾步，突然停下來，大聲向那伙計道：「阿叔，若他姐弟回來，告訴她姐弟在房間等我回來！」

話未說完，他已衝出旅店外面。

從那伙計說的話，蕭原已猜到，有人利用他，誘映紅姐弟外出。

這情形誘映紅姐弟出旅店的人，肯定不懷好意，恐怕映紅姐弟已落在那個誘他倆去看他的人及其同黨的手上。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什麼人要打映紅姐弟的主意？除了赤苗人外，蕭原想不出還有什麼人會對付映紅姐弟。

蕭原往鎮南面飛快地走去。

他多盼望發現映紅姐弟，希望他倆平安無事。

蕭原擔心得心亂如麻，跑到鎮南面，找了好一會，也找不到映紅姐弟。

驀地，他隱約聽到鎮外響起一下鎗聲。

蕭原分辨一下方向，立刻拔脚往鎮沿外跑去。

還未跑出鎮沿外頭，他又聽到一下鎗聲。

這一次，聽得好清楚，鎗聲是在他跑去的那個方向不太遠的地方響起。

蕭原加快脚步往那邊跑去。

跑出鎮沿外頭，往前跑了一會，蕭原看到一個人趴在一堆石塊的旁邊，睜大眼看清楚，蕭原心頭不由劇跳一下，張口呼叫一聲：「阿弟……」

原來，他認出趴在石堆旁地上的人，是阿弟。

阿弟趴在地上，沒有應他。

蕭原一顆心抽得緊緊的，跑到阿弟的身前，撲在阿弟身旁，不自禁再叫一聲：「阿弟！」

阿弟一點反應也沒有。

蕭原驚得心頭噗噗直跳，伸手將阿弟一把抄抱起來，翻轉身，只見阿弟雙眼緊閉，額側滿是血，手上仍緊握着駁壳鎗。

壓抑住心頭的劇跳，蕭原伸手探探阿弟的鼻息，一顆吊到嗓子眼的心頓時落回原位，大大吐口氣。

阿弟不過昏過去，沒有死。

忙用衣袖抹去阿弟額上的血，看到阿弟的額側不過被擦傷了皮肉，並沒有生命危險，一顆心才完全放下來。

阿弟給人放鎗射傷昏迷，映紅不見了，那表示映紅極有可能出了事，必須弄醒阿弟，問個清楚。

蕭原立刻在阿弟的身上和後腦上拍打點戳了幾下，阿弟給他弄醒過來。

看到阿弟醒過來，蕭原忙輕輕拍打一下他的臉頰。「阿弟，醒醒

，醒過來啊！」

阿弟眨眨眼，突然雙眼一睜，「唷」地叫了一聲，眼珠亂轉，失聲叫道：「阿姐，他們捉了阿姐！」

蕭原一聽，疾聲道：「阿弟，什麼人捉了映紅？」

阿弟似乎聽了蕭原那句話，才完全清醒過來，兩眼定定地看着蕭原，惶急地道：「大哥哥，是你！快去救我阿姐，他們捉了阿姐。」

「往那邊走去？」蕭原急問。

這個時候，最緊要盡快追上去救回映紅。

阿弟跳起身，大概傷口痛的關係吧，「唷」的痛叫一聲，身子晃了晃，似要跌倒下去，幸得蕭原霍地挺起身，一把將他扶住。

「那三個人捉了阿姐，往那邊跑去。」阿弟忍着痛往左側那邊伸手一指。

蕭原往那邊張望一眼，跟着對阿弟道：「我替你額角上的傷口敷點藥。然後，你先回旅店歇着，我去救你阿姐！」

阿弟急忙搖頭，那知道才搖頭，額上的傷口一陣劇痛，痛得他呻吟一聲，用手捂住傷口，但却忍痛道：「不，我要跟你一起去救阿姐。」

蕭原擔心他的傷口，怕他支持不住，不但幫不了他，可能還會誤事，哄他道：「阿弟，聽話啊，你放心回去吧，我一定會救你阿姐回去。」

阿弟堅持道：「大哥哥，我一定要跟你去救阿姐，赤苗人擄走了我阿媽，我不能讓那些人再將阿姐擄走。」

蕭原不想再擔誤時間，只好改變主意。「來，我替你敷點藥，包紮一下，立刻追下去！」說完，立刻拿出刀傷藥，敷在阿弟額角上的傷口上，再撕下一截褲管，替他包紮好，隨即拉着阿弟追下去。

* * *

前面一處山脚下，有座歪歪斜斜的小屋子，屋子的附近，疏落地長着十多棵樹木，從地上的踪跡來看，蕭原肯定擄走映紅的人往那間小屋子走去。

蕭原在心裏祈求那些將映紅擄走的人此刻仍在屋子內，並未離去。

跟阿弟掩到距小屋子還有五六丈遠的地方，蕭原吩咐阿弟留在樹下，再叮囑了他幾句話，獨自向那座像隨時會倒塌下來的小屋子掩去。

阿弟緊握着駁壳鎗，在那棵樹下看着，緊張得不得了，既擔心蕭原被發現，亦擔心姐姐被那些人擄走後，不知會遭遇到什麼事，更擔心蕭原救不回姐姐。

蕭原竄到距屋子約丈許二丈遠，最接近屋子的一棵樹下，便聽到屋內有人聲傳出來。

既然屋內有人，那表示擄走映紅的人仍在屋內，那就有機會救出映紅，蕭原鬆口大氣。

隱隱約約的，他聽到有含含糊糊的哭罵聲，以及粗俗的喝罵聲從小屋子內傳出來，突然，他聽到一把清晰的聲音。「阿石，這女娃這麼新鮮好看，就這樣賣了，太可惜，咱們何不先樂一樂，再送過去，一樣可以賣到好價錢。」

另一把聲音立刻叱罵道：「放你的狗屁，這女娃是送去給那邊的一個大地主英爺的，英爺最喜歡新鮮好看的女娃，這個女娃送到英爺那裏，一定可以賣到好價錢，咱們有了錢，何愁沒有女人，要是英爺知道這女娃給人睡了，他不買，我們豈不是白幹一場？那多不值！還有，若非那個小子鎗法不準，我們已有人給他射倒，冒了這麼大個險，若賣不到好價錢，你甘心麼？」

第三把聲音道：「凡是開了苞的女娃，英爺都不要的！土狗，你忍忍吧，賣到好價錢，立刻去找女人給你煞火！」

第一把聲音聽起來有點訕訕的。「嘿嘿，我不過說說，你們却當眞。既然將這女娃帶到那邊能賣得好價錢，咱們還呆在這裏幹嗎？」

第二把聲音道：「先在這裏將女娃放入蔴包袋內，再將她抬過那邊。土狗，俗語謂，財不可露眼。這麼新鮮好看的女娃，也不能讓那邊的土人看到，免得被土人搶了去！」

接下來，便沒了聲音。

蕭原知道屋內的人正在將映紅放入蔴包袋內，立刻從樹下閃出去，竄到屋子的側面，沿着屋側，掩到屋前，匿在牆角後等着機會。

——待屋內的人將放入蔴包袋內的映紅抬出來時，那該是一個救人的最佳時機。

他猜測屋內最多只有四個人，兩個要抬映紅，等如廢了一樣，剩下的兩個，要對付就容易多了。

別看這小屋子歪歪斜斜，像隨時要倒塌下來似的，屋子的側面牆上，居然沒有破損毀爛，一條縫也沒有，蕭原無法自屋外窺看到屋內的情形。

屋內終於有了响動——開門聲，蕭原忙將身子貼在牆角上，並扳下了機頭。

有人從屋子內走出來了，一個手上握着一支鎗的漢子。

那漢子在門外張望了兩眼，回頭朝屋內招招手。「沒有人，可以抬出來哪。」

跟着响起一陣較沉重的脚步聲，蕭原不敢探頭出墻角外窺看，聽

到脚步聲移到屋外，稍爲走遠一點，才探頭出去窺望。

三個年紀不到三十的漢子，一個走在前頭，後面兩個抬着一個明顯裝了人體的痲包袋跟着，三個人都有鎗。

蕭原看清楚之後，立刻自屋角後閃出去，拿鎗指着那三個漢子，口裏厲喝一聲：「站住，將手上的鎗丟到地上！」

三個漢子聞聲都全身震抖了一下，停下來，扭頭回望，看到屋角前站着一個人——蕭原——拿鎗指着他們，三個人的臉上都泛起一抹驚色，看着蕭原，不言不動，像是驚呆了。

蕭原惡狠狠地喝道：「聾了嗎？還不將手上的鎗丟到地上？」三個人依然呆看着蕭原，沒有聽他的話去做。

蕭原哼了一聲，開了一鎗。

走在前頭那個漢子嚇得驚叫一聲，歪身側頭，閃避貼着他耳朵射過的鎗彈。

其實，是在鎗聲自他耳邊擦過後，他才作勢閃避。

鎗彈的速度何等之快，豈是一般的人能夠閃避的？

那一鎗生了效，那人驚叫一下，一手捂住耳朵，臉上滿是驚恐之色，手一鬆，將鎗丟落地上。

兩個抬着痲包袋的傢伙看到同伴捂住耳朵的手滲出血來，都露出驚恐之色，不敢再猶豫，從身上抽出短鎗，丟到地上。

蕭原喝道：「走前幾步，放下痲包袋！」

喝聲未落，身後陡然響起一聲兇狠的喝聲：「別動，別轉過身來，扔下手上的鎗！」

蕭原一聽，心頭劇跳一下，將手上的鎗扔落地上。

三個剛往前走出一步的漢子聞聲停步，轉回頭發出一聲歡呼：「阿石，我們還以爲你嚇得悄悄溜了，原來你沒有走。」

歡呼聲來了，一下鎗聲「砰」地乍然響起，那個自後面用鎗指着蕭原的漢子悶叫一聲，跌倒下去。

蕭原於鎗聲乍響，身後那人發出悶叫的刹那，立刻身子一矮，伸手去抓扔落地上的匣子鎗。

那三個傢伙亦在看到同伴「阿石」猝然倒下的刹那，各自撲下去抓在地上的匣子鎗。

誰先搶到鎗，誰便有反敗爲勝的機會。

「砰砰砰！」蕭原手上的鎗連響三下。

那三個人手才抓到鎗，便各自中了一鎗，慘叫着身子一歪或身子一仰，跌倒下去。

蕭原比他們快一點點抓起鎗，連發三鎗，將三人擊傷。

重重跌落地上的痲包袋內，響起一下痛苦的悶叫聲。

蕭原手上的鎗指着那三個中鎗東歪西倒在地上的漢子兇狠地喝道：「別動，要不一鎗送你們去見閻羅王！」

三個漢子在地上痛得呻吟聲聲，那裏敢莽動一下。

「阿弟，快過去將他們的鎗撿起來！」蕭原向一棵樹後叫喚。

那棵樹後立刻走出一個半大不小的人，不就是阿弟。

剛才，就是阿弟在樹後出其不意，向那個用鎗指住蕭原的人開鎗的。

蕭原於那人中鎗慘叫的刹那，已知道開鎗的人是阿弟。

除了阿弟之外，這裏沒有別的人會開鎗救他。

他慶幸讓阿弟跟他一起來救映紅。

阿弟握着鎗，走到那三個人的身前，逐一將地上的三支短鎗撿起來，蕭原隨即走到痲包袋前，邊對阿弟說：「看着那三個傢伙，邊將痲包袋口綁紮起來的繩子解開來。」

打開袋口，袋子往地上一落，露出袋內裝着的一個人來。

蕭原一眼便認出袋內的人是映紅，口裏疾叫一聲：「映紅！」手一伸，先將塞在映紅口裏的布拉出來，再替她鬆解開綁在手上的繩子。

映紅口裏的布才拉出來，馬上哭叫一聲：「大哥，我還以爲以後也見不到你和阿弟了，還有阿媽！」手上的繩子一鬆，立刻站起來，伸起雙手，一抱抱住蕭原，哭起來。

蕭原輕輕拍着映紅的背，安慰她。「映紅，沒事了，不要再驚怕，別哭了，再哭，阿弟笑妳了。」

阿弟張口叫一聲：「阿姐！別哭啊！告訴我，他們有沒有欺侮妳？我不會放過他們。」

映紅慢慢止住哭泣，這才發覺自己抱住蕭原，羞得她心頭亂跳，慌忙放開蕭原，垂下頭，低聲道：「阿弟……他們沒有對我……怎樣……」

蕭原看到映紅身上沒有什麼損傷，放下心來。「剛才他們扔下痲袋的時候，妳有跌痛麼？」

映紅搖搖頭。「有點痛，沒有跌傷筋骨。」

蕭原不想久留，走到那個倒在地上的漢子前，厲聲道：「這一次饒過你們，再讓我見到你們，決不留情！」手上的鎗向前斜伸，食指一扣，砰地向其中一人的頭側地上開了一鎗。

那個傢伙嚇得嚎叫一聲，縮起身子，臉青唇白。

「阿弟，扶你姐姐走。」蕭原將

鎗插向腰間的褲帶上。

阿弟答應一聲，狠狠地向那三個傢伙踢了一脚，才走到姐姐身邊，扶住她。「阿姐，我們走。」

映紅這時才看到阿弟頭上受了傷，驚聲道：「阿弟，你額上受了傷？」

阿弟咧嘴一笑：「阿姐，別擔心，一點點傷，沒有事的。大哥哥已替我敷了藥，我如今不覺得怎麼痛啊。」

蕭原走到阿弟身邊。「阿弟，將撿來的三支鎗交給我。看你插得腰間滿是鎗的，給人看到，不嚇得轉身便逃才怪，像個小土匪。」

阿弟低頭往腰上看一眼，一共插了五支鎗，走起來一凸一凸的，看上去好不滑稽，自己也忍不住笑起來。

映紅也抿嘴直笑。

蕭原脫下外衣，將幾支鎗包起來，走在前面，往來時那條路走去。

在路上，映紅姐弟將出事的經過告知蕭原。

原來，到旅店去找映紅姐弟，詭稱蕭原受了傷的那個人，就是被阿弟一鎗打死的人——阿石。映紅姐弟驚聞蕭原受傷，早已心慌意亂，那裏還有心思去詢問那人，跟着那人便往外跑，隨那個阿石來到鎮沿一處四下無人的地方，便給早已等在那裏的阿石的同伙捉住，那知道阿弟却溜滑得很，被他自四人的圍困中逃脫，那四個人由於不敢開鎗，免得驚動鎮上的人，要不，阿弟肯定逃不脫，兩個傢伙追逐了阿弟好一會，都捉不到阿弟，而他們又是只志在映紅，捉不到阿弟，看他只是一個大孩子，對他們不會構成多大的威脅，所以不再追逐阿弟，返回原先的地方，跟另外兩個看着映紅的同伙會合，向邊界那個方向走去。

阿弟眼見那兩個傢伙不再追他，折返回去，偷偷跟在那兩個傢伙的身後，看到那兩個傢伙返回去跟兩個同伙會合後挾着映紅往鎮沿外走去，他暗中跟下去，跟了一段路，他故意露出行藏，讓那四個傢伙發現他，引那四個傢伙追他。

那四個人發現他跟着，當然不會讓他跟着，分出兩個人去捉他，另兩個押着映紅往前走。

結果，阿弟跟那兩個人在捉迷藏，弄得那兩個傢伙氣喘吁吁，也捉不到阿弟。

阿弟那樣做，是要纏住那兩個傢伙，好讓蕭原趕得及聞訊趕來。

結果，他的一番心思沒有白花，蕭原返回客棧後，聽聞他姐弟倆被人誘出旅店，立刻找尋。那兩個傢伙被阿弟捉弄得頭昏腦漲，終於忍不住，向阿弟開鎗射擊，阿弟還了一鎗，結果被那個叫阿石的一鎗射傷額角，昏過去。那兩個傢伙以爲射殺了阿弟，恐防有人聽到鎗聲趕來，顧不得察看阿弟是否死了，匆匆追着兩個同伙去的方向跑。結果，被蕭原聽到鎗聲，趕到阿弟昏迷的地方將他救醒。以後的事，都知道了，阿弟跟映紅都不再多說。

這一次的事情，並不是映紅姐弟的錯，所以，蕭原沒有責怪姐弟兩人。反之，對姐弟兩人對他的關心，感到很高興。

不過，蕭原仍然告誡姐弟兩人，以後切切不可輕信人言，輕率魯莽。

* * *

自映紅被那伙人擄去，欲賣給緬甸那面一個大地主，幸好及時救回她後，爲恐姐弟兩人會再遇到意外，蕭原不敢再留下姐弟兩人在旅店內，每次外出，他都帶姐弟兩人在身邊。

日間外出，蕭原都是帶着映紅姐弟到赤苗人的老巢附近，監視赤苗人的動靜，晚上返回旅店，便教映紅姐弟做火藥彈。

直到最後那個晚上——翌日便是買賣人口的日子，蕭原才將他早已設想好的辦法對映紅姐弟說出來。

映紅姐弟自然完全同意蕭原所說的辦法，聽從蕭原的安排。

這一次，蕭原用得上映紅姐弟。

一切都說清楚，工夫亦做好後，蕭原吩咐映紅姐弟早點睡，因爲明天天未亮，便要起床。

而他亦馬上返回自己的房間睡覺。

* * *

跟蕭原約定在土院子前見面的那個人並沒有失約，天才亮，便在土院子前等着。

本來冷清清的土院子，開始熱鬧起來。

最先到的是山傜人，跟着是一伙漢人、赤苗人陸續來到。

每伙人所帶來的婦女，起碼有五個以上，最多的是那伙漢人，一共帶來十四個婦女，赤苗人也帶來七個婦女，映紅姐弟的阿媽赫然也在其中。

那些婦女都像牲口一樣，不但被綁着雙手，亦被串連起來。每一伙人進入土院子後，都各佔一塊地方，將帶來的婦女押到墻下，將之圍起來。

而每一伙的人數不等，最多的有十七八人。

主持買賣的是八岩鎮上的一個土惡霸，亦是八岩的自衛隊長，此人姓溫，名艮，他的手下負責維持秩序和看守着土院子的進出口，進去買賣的人，都要得到他們的允許

，才能夠參與買賣。

每一個成交的婦女，溫良都抽十分一的身價銀，這是他訂下的規矩，賣方亦從無異議。

一共有六伙人將擄來或是拐來的婦女押到土院子內販賣。

前來參與交易的人，約有二三十人，合起來，土院子內約有近百人。

偌大的土院子內，人聲嘈雜，異常熱鬧。

蕭原在那人等得有點不耐煩的時候，來到土院子前。

那人一眼見到蕭原，頓時滿面是笑，高興地迎上前去。「老兄，我還以爲你不來了，快進去吧，快開始買賣了！」

蕭原加快脚步走到那人身前。「對不起，讓你久等。」

那人連聲道：「我也剛來不久，我是怕你來遲了，好的貨色都給人買了，空手而回。」其實，他是在乎蕭原曾答應給他的好處。

蕭原道：「那我們快進去。」

那人道：「老兄，跟着我，要不他們不會讓你進去。」

蕭原緊跟着那人，走到土院子的入口前，守在入口兩邊的四個荷鎗漢子看到那人，其中一人招呼道：「阿壯，你來幹嗎？」

那人——阿壯帶笑道：「長三，我帶一個朋友來看看，我朋友想買兩個看得上眼的貨色回去。」跟着低聲對蕭原道：「給他兩個大洋。」

蕭原馬上從袋中拿出兩個大洋，塞在阿壯的手上，阿壯拿着兩個大洋走前一步，將手上兩個大洋塞入長三的手上。

長三立刻笑着對蕭原道：「老闆，請進去，望你買到要買的貨色。」

蕭原向長三點頭笑了，跟阿壯走入土院子。

土院子內確是人聲嘈雜，那些買家都在每一伙「人堆」前流連，仔細瞧着那些瑟縮在墻角下的婦女，評頭品足，揀選貨色。

蕭原也擠在人羣中，逐一瞧着每一堆婦女，裝出滿有興趣的樣子。

阿壯緊緊跟隨在他身旁，不時向他提供意見。

蕭原看過三堆婦女後，來到第四堆婦女前——也就是赤苗人押來販賣的那堆婦女。

赤苗人販賣的那堆婦女前，有五六個「買家」在瞧着，蕭原恐怕映紅的母親認出他，不敢擠到前面去，怕映紅的母親認出他後，忍不住發出呼叫，那就糟了，那些赤苗人一定不會放過他。

由於瑟縮在墻脚下的婦女都低下頭，蕭原要逐一細看，才認出映紅姐弟的母親就在其中。

包括映紅的母親在內，那六個婦女穿着整齊，而且經過一番梳洗。大概赤苗人想能賣得多些錢，所以，才刻意裝扮那幾個婦女。因此，讓人看不出那幾個婦女曾吃過苦。

看到映紅姐弟的母親在那堆婦女之中，蕭原放下心來，就在這時，有人高聲叫道：「好好！交易時間已到，請來買貨的老闆退到院子出口的兩邊，等待出價。」

蕭原跟其他的買家退到土院子出入口處的兩邊。

接下來，買賣開始。

買賣婦女可不像買賣牲口那麼樣，可以討價還價，而是像拍賣貴重物品那樣，價高者得。

首先拍賣的，是土家族押來的那批婦女。

那伙土家族人立刻吆喝着，將帶來的婦女押到土院子的當中，一個土家族人解下一個婦女，推前一點，讓站在兩邊的買家清楚地看到那個女子的樣貌。

那個女子年紀很輕，約十七八歲，站在那裏低着頭，神情呆木。

買家中，有人提高聲音叫：「叫她抬起頭來，讓我們看清楚她。」

那個站在女子身旁的人立刻向那女子喝叫：「抬起頭！讓那些老闆看清楚！」

那個女子略爲將頭抬起，那個土家族人立刻伸手一把抓住那女子的頭髮，將她的頭扯起來。

那個女子被扯得痛叫出聲，眼淚直流。

蕭原看着，替那個女子感到難過。

其他的買家根本不將那女子的痛苦當一回事，都在指指點點，議論那少女值多少錢。

蕭原有一種想吐的感覺，要不是依計而行，他眞會不顧一切，解救那些可憐女子的悲慘遭遇。

「四十個大洋。」扯着那少女頭髮的土家人豎起四隻手指，用漢語高聲說。

阿壯在蕭原耳邊低聲說：「老兄，那女娃起碼值五十大洋。你看上麼？要是有意，可以出價。」

「四十五個大洋。」人叢中，有一個中年人舉手出價。

「四十八。」跟着有人出價。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五！」

接下來，沒有人再出價，結果，出價最高的那個人買下那個女子，却不用馬上付錢，報上姓名，自有主持這次「人肉買賣」的溫良的手下記下那個買主的姓名和價錢，貼

在那個被買下的少女的身上，待到那個買主打算離去，便去交錢，帶人走。

若那個買主沒有興趣繼續競投別的女人，亦可以立刻付錢，帶那女子離開。

接下來，是第二個女子。

那女子的年紀較大——約三十左右，樣子普遍，那個土家人說出價錢：「十個大洋！」

跟那個少女相比，第二個女子的身價相差了四倍，比一頭牛稍爲值錢。

眞可悲。

不像頭一個女子那樣，有人踴躍出價，結果，第二個女人以十三個大洋成交，賣給一個老頭子。

接下來，又成交了四個女人，價錢都比頭一個要低。

一連賣了六個，蕭原都沒有出價，阿壯急了。「老兄，那幾個都看不上眼？你到底要什麼貨色，才看上眼呀，上好的貨色，價錢可不便宜啊！不知你出不出得起價錢。」

蕭原笑笑，道：「兄台，別心急，總之今次無論是否買到貨，我都不會白要你幫忙的。」

阿壯一心只爲蕭原答應給他好處，聽他那麼說，心裏定下來，乾笑兩聲，道：「老兄，我帶你來這裏，當然希望你買到想要的貨色。嘿嘿……正所謂皆大歡喜啊！」

蕭原忽然道：「兄台，我今早喝多了兩杯茶，這裏可有解手的地方？」

阿壯道：「有，我帶你去。」說完，帶着蕭原擠出人羣，向北面墻下兩間屋子的左面走去。

原來，左面的土墻與屋墻相接的地方——墻角下，搭了一間茅廁。

蕭原走入茅廁內，扭頭往茅草搭成的圍墻外張望一眼，看到土院子內的人，包括站在茅廁外等他的阿壯，都注視着土院子當中，沒有人往茅廁這邊張望，立刻從衣袋中摸出一團用紅紙搓捏成的紙球，拋出土墻外面，然後再在茅廁內站了一會，才走出去。

土院子的當中，土家族人正在拍賣最後一個婦女，難怪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裏。

蕭原走到阿壯的身邊，他才知道蕭原已小便完，立刻帶點惋惜的語氣對蕭原道：「老兄，你快看看，那個女娃好不好看？」

蕭原往場中那個女子望一眼，點頭道：「很標緻，正是我要的貨色……」

阿壯頓足道：「那女娃已給人買下了，八十個大洋，你要是早一點出來，還可以出價。你怎麼不早點或是遲點來小便，偏偏揀這個時候，錯過了一個買到好貨色的機會！」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笑道：「急什麼，才不過第一批，還有五批可揀，不怕揀不到合適的貨色。」

土家族那批婦女都賣掉了，接下來，便輪到赤苗人帶來的那批婦女。

蕭原料不到這麼快便輪到赤苗人拍賣婦女。這樣也好，更有利他救出映紅姐弟的母親。

他不知道，拍賣的先後，是以抽籤來決定的，每一次都是。

土家族人將拍賣掉的婦女帶到北面墻下的屋子前，等待那些分別出價買下他們手上那些女子的買家來交錢帶走「貨物」。

溫良就坐在屋子前的一張椅子上，準備收錢——取賣家賣出的那些女子的身價錢的十分之一。

赤苗人吆喝着，將他們手上的七個婦女拉到院子當中，一個赤苗人解開串在繩子上的女子，推前一點，讓那些目光灼灼的買家看個清楚。

「老兄，這一個怎麼樣？」阿壯在蕭原耳邊說。

蕭原的目光一直射在映紅姐弟母親的身上，聞言才急忙收回目光，落在那個頭一個被赤苗人拍賣的女子身上。

那個女子長得很清秀，年紀又輕，不到二十歲，雖然神情呆木，仍然頗動人，蕭原估計這一次的出價一定很踴躍。「不錯！」

「你出價麼？」阿壯問。

蕭原點點頭。

站在那個女子身旁的赤苗人舉手叫價：「五十大洋。」五隻手指合豎起來。

馬上有人出價，「五十三！」

「五十五！」

「六十！」

「六十八！」蕭原舉手出價。

阿壯在旁吐吐舌頭。

「七十。」有人比蕭原出價更高。

「八十！」蕭原豪氣地舉手出價。

阿壯張大口，咋舌不已。

沒有人再出價，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蕭原的身上，結果，蕭原以八十大洋買下那個女子。

循例，他要報上姓名，以便等會付錢帶人走，蕭原胡謅一個姓名讓溫良的手下寫下來。

跟着是第二個婦女被解開，推前去拍賣。

蕭原抬頭往北墻那面張望一眼，心裏有點着急。

映紅姐弟在看到他拋出的那個紅紙球後，該開始行動，怎麼這個時仍聽不到一點動靜？不要出了什

麼事才好。

赤苗人又舉手出價了。「二十個大洋！」

「劈劈啪啪」一陣爆響聲突然間在北墻外面炸響，土院子內的人都被那一陣爆響聲弄得吃驚失色，起了一陣騷動，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北墻那面，雖然看不到什麼。

有不少人拔出身上的鎗和抬起手上的鎗，作戒備狀。

溫艮霍然從椅子上站起來，喝道：「黑毛短脚虎，快去看看是怎麼回事！」

兩個站在溫艮附近的漢子應一聲。持鎗向屋子左邊的土墻跑去。

有人大叫：「不用着慌，有人在外面放鞭炮。」

叫聲未完，連續不斷，迅速向屋墻移來的鞭炮聲突然變成轟轟轟轟四下巨响，塵烟飛揚中，四頭狂牛分別從兩間屋子後及左右兩邊的土墻後穿墻狂衝進土院子內，鞭炮聲仍然在四頭牛的身上响着。

四頭牛的雙眼都是被幪着的。

兩間破敗的屋子被兩頭狂牛撞破屋墻狂衝進來，再撞在門旁的墻上，兩間屋子頓時坍塌下來。而左右兩邊分別被兩頭狂牛撞破的土墻，亦塌了一大幅。

四頭狂牛衝進土院子內，撞倒了幾個人，繼續在土院子內狂衝亂撞，引起了院子內的人驚慌走避，你推我撞，驚叫聲响成一片，混亂得不可收拾。

砰砰砰……有人向狂衝亂撞的狂牛開鎗射擊。

混亂中，蕭原乘機衝向赤苗人的所在，拔鎗射倒幾個赤苗人，同時口裏大叫：「跑啊，快跑啊！」搶到那幾個婦女前，再連開兩鎗，射倒兩個赤苗人，另一隻手上執着的刀子連揮，割斷串着那幾個婦女身上的繩子，一手拉了不知所措的映紅的母親便跑。

這時候，由於鎗聲接連响起，院子內的人更加混亂，有些人不是被狂牛撞倒，而是因狼奔豕突爭相走避互相撞倒。

院子內混亂的情形，簡直難以用筆墨來形容。

蕭原於救出映紅的母親，拉着她往外跑的時候，又乘機向另外的兩幫正在拉着婦女走避的山傜人和漢人開了數鎗。

他這樣做，是想令到那些山傜人和漢人慌亂走避之下，一時間兼顧不及那些婦女，讓那些婦女有機會逃走。

他那幾鎗沒有白開，那些山傜人和漢人慌亂躲避之下，那些婦女見機不可失，不顧一切掙脫掌握，你奔我跑。

山傜人跟漢人想追回那些走脫的婦女，已不可能，都被東奔西跑，躲避狂牛的人羣所阻或是撞倒，被踐踏。

一頭狂牛終於被射倒。

蕭原幾次差點被奔走的人羣撞倒，幸虧他見機，馬上改變奔跑的方向，順着衝過來的人羣奔跑，一直緊緊拉着映紅的母親，才不致被衝散。

跟着奔跑的一伙人，蕭原拉着映紅的母親，跑向一堵經已被推倒的一堵土墻。

推倒土墻的人經已跑出土院子外。

亦有人攀墻跳出外面。

驀地，一陣鎗聲激烈响起，蕭原無暇張望，拉着映紅的母親從那堵被推倒的土墻缺口跑出去，才知道有兩伙人在火併。

原來，那伙漢人跟一伙山傜人爲了爭奪婦女而互相開鎗射擊。

這一來，土院內更形混亂。

這時候，已有大部份的人逃出土院子。

但也有不少人躺倒在土院子內，非死即傷。

他們都是被狂牛撞倒或是被人撞倒，來不及起身，給狂牛或是奔走的人羣踐踏致死或傷。

那些逃脫的婦女，四散狂奔。

那些販賣婦女的赤苗人、山傜人、漢人、幾族人自然不甘損失，拚命去追逐那些婦女。

一陣鎗聲响起，幾個如狼似虎追逐拚命奔逃的婦女的山傜人和赤苗人應聲(鎗)倒下。

蕭原也是向那面跑去，亦連開數鎗，將另外幾個販賣婦女的傢伙射倒。

「阿媽！大哥(哥)！快跑過來啊！」前面約三丈外的兩棵樹下，閃冒出兩個人，不就是映紅姐弟兩人。

蕭原向映紅姐弟揮揮手。

映紅姐弟的母親一眼看到一雙兒女，激動得淚流滿面，哭叫道：「映紅，阿弟！」

陡地後面响起幾下鎗聲，鎗彈就在蕭原和映紅的母親的身旁、頭上掠射過，發出嘯嘯的銳响聲。

蕭原立刻扭頭甩手，向後面掃射了幾鎗。

映紅姐弟亦急忙向在蕭原身後奔跑過來的幾個傢伙開鎗射擊。

那幾個傢伙不是中鎗彈倒下，而是急忙撲落地。

蕭原拉着映紅姐弟的母親，終於跑到樹下，母子(女)三人悲喜交集，互相緊緊擁抱在一起。

蕭原只看了一眼，感動得鼻子發酸，轉身往前面望去，撲倒在地上的三個傢伙已從地上竄起來，往前衝來。

蕭原咬着牙，向那三個衝前來的傢伙連開三鎗。

三鎗擊倒兩個人，剩下的一個慌忙撲在地上，不敢再往前衝。

蕭原馬上扭頭道：「映紅、阿弟，快帶你阿媽走，這裏不宜久留。」

映紅姐弟答應一聲，左右扶着母親，並不往鎮上跑，往東南面跑去。

那是蕭原早已選擇好的去路。

蕭原看到映紅姐弟扶着母親急跑而去，他却沒有跟着跑，從身上拿出幾個自製的土炸彈，向那個伏在地上的傢伙扔去。

「轟」一聲，扔出的炸彈雖然落在那人約五六尺遠的地上，仍然炸得那個傢伙昏了頭。

乘着爆炸激燃起的大片塵烟，蕭原往一旁跑去，接連扔出手上的三個土製炸彈。

那三個炸彈在那面那些窮追奔逃的婦女的十多個傢伙當中爆炸開來，炸得那些人慘叫連聲，人倒馬翻。

跟着，蕭原將鎗膛內的子彈悉數射光，才將手上的那支空鎗——駁壳鎗扔掉，再從身上拔出匣子鎗，然後再從身上拿出兩個土製炸彈扔出去，於塵烟飛揚中，向映紅姐弟跟他倆的母親跑去的方向飛奔而去。

飛揚的塵烟是他最好的掩蔽物，待到烟霧消散的時候，不但他跑得沒了影踪，那些——向那面奔逃的婦女應可能亦已跑得不見了影踪。

蕭原這一次本可以花些錢買回映紅姐弟的母親，將她救出生天，那就不需冒這個險。原先，他是打算那樣做的，想想其他的婦女要是被賣掉，遭遇會很悲慘，要是有辦法，何不也一併解救其他的婦女脫離魔掌，因此，他才想到這個辦法。就算不可能全部將那些婦女解救，能夠救出一部份，也是一件好事。至於那些婦女能否逃出生天，那就要看她們的造化了，非他一人之力能夠將全部婦女救出生天，他已盡力而爲。

這個辦法，得到映紅姐弟的贊同，姐弟兩人都很同情那些婦女的遭遇。

* * *

蕭原追上映紅姐弟和他倆的母親，母子(女)三人噗地跪倒下去，向蕭原直叩頭。「蕭恩公，謝謝你幫忙他姐弟葬了他姐弟的阿爸，謝謝你照顧他姐弟兩人，謝謝你帶他姐弟來這裏，幫忙救我逃出生天，蕭恩公，你的大恩大德，我母子(女)三人願意做牛做馬，報答你。」映紅的母親流着淚說。

蕭原嚇得跳到一邊，先拉起阿弟，口裏急急道：「大嫂，快跟映紅起來，我受不起呀！我不過做了該做的事。大嫂，再不起來，我走了。」

阿弟拉着蕭原。「大哥哥，不要走啊！阿媽，妳跟阿姐快起來吧。」

母女倆這才站起身。「蕭恩公，你是天下間最好的人！我以爲……這一輩子也見不到他姐弟……要不是你，我怎能……再跟他姐弟兩人重聚！映紅、阿弟，你倆要永遠記住，蕭恩公是我家的大恩人。」映紅的母親說着失聲哭起來。

她是想到死去的丈夫和毀了的家，禁不住悲從中來。

路上，映紅姐弟已將阿爸慘死，屋子被燒毀的事情告訴母親。

蕭原忙安慰映紅的母親。「大嫂，別傷心了，過去的，都過去了，當作發了場噩夢吧，妳丈夫雖然死了，還有一雙兒女啊。汪兄臨終前，曾對我說，要你三母子返回他的家鄉，認祖歸宗，我會送你們返回家鄉，替你們安排一家的生活。」

映紅的母親抹去淚水，咬咬嘴唇，倔强地道：「蕭恩公，謝謝你的好意，我不會去他們阿爸的家鄉，他們在祥坤哥生前已不認我一家是他們的至親，我不會在祥坤死後，帶着他倆去乞求他們可憐的，我還有一雙手，怎樣艱難，我也會養活他姐弟兩人！」

蕭原聽着，對映紅的阿媽的志氣，肅然起敬。

「大嫂，妳不願返回汪兄的家鄉，我可以帶你們到南寧去，那裏是個大地方，討生活容易，在那種大地方，映紅姐弟將來也會較有出息。」

映紅的母親感激道：「蕭恩公……我也想映紅姐弟倆將來有出息，替他倆的阿爸爭口氣，可是……」

蕭原不等她說下去，已猜到她要說什麼，馬上截斷她說的話。「大嫂，妳不用擔心，我會照顧妳一家，我答應過汪兄。何况，我從一些死了的赤苗人的身上，搜到一些錢財。正好用來補償妳一家的損失，妳不用擔心日後的生活。」

映紅的母親想說什麼，阿弟已開口說道：「阿媽，我們到南寧去。大哥哥對我們這樣好，我不要離開大哥哥。」

映紅也低聲對母親道：「阿媽，妳不是要我們報恩麼？跟大哥到南寧去，我們才有機會報恩，是不是？」

聽一雙兒女那麼說，做母親的還能夠再說什麼？「蕭恩公，我一家人決定跟你到南寧去。」

阿弟高興得拍掌直跳。「大哥哥，阿媽答應了，我好高興，好開

心！」

蕭原拉着阿弟，笑說道：「我們快快上路，走得快的話，四五日後，便可以到達南寧。」

映紅扶着母親，開心地笑說道：「阿媽，走吧。」

蕭原拖着阿弟在前走，映紅扶着母親跟在後面，阿弟在路上不住好奇地詢問蕭原一些關於南寧的情形。

做母親的在後面低聲問女兒：「映紅，我看得出，妳很喜歡蕭恩公，是嗎？」

映紅一張臉頓時又紅又熱，害羞地垂下頭。「阿媽……我不知道……大哥對我們一家確是很好的呀……」

看到女兒那羞不可抑的樣子，做母親的要是還看不出來，簡直是個木頭人。「映紅，瞧妳的樣子，妳不說，阿媽也看出來了。傻女兒，喜歡一個人，有什麼好害羞的，當年我跟妳阿爸一見鍾情，便互相傾訴愛慕之意……」想起以前那段快樂甜蜜的時光，如今已跟丈夫陰陽路隔，映紅的母親不由黯然心傷。

看到母親心傷的樣子，映紅也一陣難過。

四人走了差不多兩個時辰，已離開八岩有十七八里遠，西墜的日頭將他們的影子斜斜地投影在地上，時長時短。

突然間，在他們身後右側那面，響起一陣急驟的鎗聲，鎗火從四人的身旁頭上嘯嘯地掠射過，四人都大吃一驚，慌忙彎低身子。「快跑！」蕭原急叫一聲，揮手叫母子(女)三人往前跑。他自己則蹲下來，拔出身上的匣子鎗，向右後側那面掃射了十多發鎗彈。

那邊，約二十多丈外的一個疏樹林子內，一伙人呼喝怪叫着衝出來，邊衝邊向蕭原這面開鎗射擊。

那伙狂衝過來的人約有三十之數。

蕭原掃射的十數鎗只能夠阻擋那伙人停下來一會，跟着，那些人便散開來，分別向蕭原以及往前跑出不遠的母子(女)三人衝去。

蕭原趴下來，瞄準了，連開三鎗，三個傢伙應聲(鎗)倒下。

可是，並不能嚇阻其他的人不敢向他衝來，其他的人依然叫囂着向他衝去。

蕭原終於看出，追上來的人有幾種人——有漢人、赤苗人、山傜人、傣族人，還有八岩鎮上的保安隊，領頭的正是保安隊的隊長溫艮。

看來，那些傢伙聯合起來，對付蕭原四人，看他們來勢洶洶的樣子，似乎不會放過蕭原四人。

映紅姐弟帶着阿媽跑出不遠，亦被連續不斷射來的鎗火逼得停下來，趴在地上，開鎗還擊，阻止那些人衝過來。

蕭原又射倒兩個傢伙，才竄起來，疾跑到映紅姐弟跟母親伏着的地方，一口氣將鎗膛內的子彈射光，總算暫時遏阻住那些人的衝擊。

他立刻對母子(女)三人道：「阿弟、映紅，快帶你倆的阿媽往身後那個方向跑去，快！」邊說，邊從身上拿出三個僅剩的土製炸藥彈，往那些伏在地上的傢伙扔去。

轟一聲，土翻塵飛！

映紅姐弟乘這機會，扶起母親，往身後那個方向跑去。

那些傢伙雖然趴在地上，仍然不住向蕭原四人不住開鎗射擊。

蕭原於扔出一個「炸彈」後，立刻從身上取出一個彈匣，快速地退下空彈匣，裝上彈匣。

驀地，扶着母親跑出不遠的映紅姐弟突然發出一聲帶哭聲的驚叫：「阿媽！」

蕭原聞聲心頭一震，向那些爆炸聲過後立刻又衝前來的傢伙掃射了半個彈匣的鎗彈，跳起身，跑向映紅姐弟發出驚叫的地方。

跑到映紅姐弟停下來的地方，只見姐弟兩人抱着母親，不住哭叫：「阿媽！阿媽，不要死啊……」

做母親的倒在地上，背心上不住冒血，蕭原心頭一涼，只見那可憐的母親身子動了一下，垂下的頭抬了抬，發出微弱的聲音：「孩子……不要理我……快跑，快跑啊……」

姐弟兩人死抱着母親，如何肯扔下母親不管，哭叫道：「阿媽，我倆不會扔下妳。」

蕭原疾喝道：「快扶起阿媽跑！快！」說話時，他又一甩鎗，向那些衝前來的傢伙掃射了五六鎗。

那些傢伙原來已衝到距蕭原四人停下的地方不到五丈遠的地方，被蕭原掃射的鎗火所阻，趴在地上，不停向蕭原四人射擊。

映紅姐弟不敢怠慢，立刻扶起母親，拚命往前狂奔。

蕭原又扔出一個「炸彈」。

「轟」一聲，爆炸聲將鎗聲蓋住了，但却蓋不住那些傢伙發出的慘叫聲。

不用說，有人被炸中了。

扔出一個「炸彈」後，蕭原仍然趴在那裏，沒有跟着映紅姐弟跑。那些傢伙似乎不肯放過蕭原四人，爆炸聲才過，立刻又從地上竄起來，向前猛衝，鎗聲又砰砰啪啪響個不停。

蕭原趴在地上，待那些傢伙衝到三丈遠近，才突然向那些傢伙射擊，一口氣將彈匣內的鎗彈射光，跟着將最後一個「炸彈」扔出去，然

後從地上竄起來，向着映紅姐弟跑去的方向飛奔下去。

那些傢伙料不到蕭原伏在地上等他們衝近，才猝然向他們開鎗射擊並投擲「炸彈」，剎那間，被射倒三個人，炸倒七八人，其餘的魂飛魄散，撲在地上，胡亂開鎗射擊，久久不敢爬起身往前走一步。

原來，經過連番的爆炸射擊後，他們已死傷了大半，連溫艮也在剛才的爆炸中，被炸死了。

＊　＊　＊

蕭原四人終於逃脫了那些傢伙的追擊，直到幾乎跑不動，才停下來。

他們在一處山脚下，一塊大石後的一棵樹下停下來。

映紅姐弟將母親放落地上。

「阿媽，醒醒……醒醒啊……」姐弟兩人跪在母親身旁，急促地呼叫。

做母親的臉如白紙，雙眼緊閉，幾乎察覺不到有氣息，背後的衣服被染紅了一大片。

「阿媽！睜開眼看看我們啊！」映紅姐弟哭叫起來，阿弟突然轉身抓住蕭原的腿，哭叫道：「大哥哥，請救救我阿媽，不要讓她死！」

蕭原蹲下來，難過得說不出話來，正想伸手翻開做母親的眼瞼，看看她是否還活着，做母親的就在那時醒過來——眼皮顫動一下，微微張開眼。

映紅姐弟頓時轉悲為喜，一迭聲叫喚：「阿媽，阿媽，妳醒哪！」

做母親的呻吟一聲，兩眼遲緩地轉動了一下，轉到一雙兒女的臉上，嘴唇顫抖，眼中淌流出大顆大顆的淚水，艱難地抬起手，輕輕撫摸一雙兒女的臉面。

蕭原看着，差點忍不住掉下淚來。

——他已看出做母親的已不行了。

喘了一會氣，做母親的幾經艱難，終於說出話來。「孩子……不要哭……記着阿媽的話，阿媽不在的……時候……要聽蕭恩公的話，記住蕭恩公的大恩大德……聽到我說的話嗎？」

映紅姐弟聽到母親那樣說，知道不好，哭得像個淚人一樣，不住點頭。「阿媽……你不要離開我倆呀！別丟下我倆……阿爸已……走了，阿媽，妳不能走呀！」

蕭原看着，終於忍不住，心酸落淚。

「孩子，乖啊！」做母親的淚流滿臉，不住撫摸兩個兒女。「阿媽不想……離開你倆的呀，阿媽怎捨得……別哭啊……阿媽去也去得不安心呀。」

映紅抱着母親，哀哀悲哭。

做母親的微微轉動一下腦袋，兩眼目光黯淡地看着蕭原。「蕭恩公……你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你的恩德……我今生不能報答，來世一定補報……恩公，要不是為了放不下他倆，我……我在……被赤苗人擄走的時候，已不想再活。那些赤苗人不是人，是惡鬼！我忍辱偷生，只盼能夠逃出生天，再見兩個孩子……恩公，請你大發慈悲，看在兩個孩子無父無母……孤苦零仃的，照顧我兩個孩子……請你答應我……要不，我……死不瞑目……」

蕭原兩眼已被淚水弄得一片模糊，忙不迭點頭道：「大嫂，放心……吧，我答應妳，好好照顧他倆。」幾乎語不成聲。

做母親的看了兩個孩子最後一眼，口裏繼續說道：「映紅……阿……弟……」突然語聲一斷，頭一歪，閉上雙眼，咽了氣。

映紅姐弟頓時呼天搶地，抱着、搖着母親的身體，悲哭不已。

蕭原也哭了。

那是他自父母相繼身故之後，這麼多年來，第一次哭了。

映紅姐弟痛哭失聲，差點哭暈過去。

在蕭原的幫忙下，映紅姐弟就在那棵大樹下，親手埋葬了母親。

待姐弟倆拜別了母親的新墳後，蕭原伸手摟住姐弟兩人，輕聲問：「跟我去南寧，還是回你倆阿爸的家鄉？」

映紅姐弟抬起頭，看着蕭原，齊聲道：「大哥，跟你去南寧。」

蕭原拍拍姐弟的肩頭。「挺起胸膛走吧！」一手拉住一個，大步向前走。

（完）

新派湖海秘辛錄／石蓮居士・文　可飛・圖

天機令

預伏除魔計　令出大功成

驪山是名山，「關中八景」之一——「驪山晚照」是墨客騷人、王孫公子所喜愛的景緻。

最令人慨嘆的幽王，爲了博取褒姒的傾國傾城一笑，就在驪山頂上「烽火台」點烽火，因而亡周，歷代賢君良相引以爲戒，所以驪山更爲文人雅士嚮往一遊之勝境。

秦始皇統一中原後，竟然將陵墓籌建於驪山，曾動用了七十萬工匠，造成古今聞名的大塚，高五十餘丈，方圓四五里，殉葬的珍品奇器不計其新。後楚霸王開墓取寶，三十日運物不窮，火延九十日不滅，這可以想見一斑。

驪山還有很多名勝古跡，當然不及上述的有名，華清池、長生殿也在驪山，而中華六大名都之一的長安就在驪山脚下，而臨潼也緊附其下。

驪山成名，的確有其不凡之處。

嚴正坤與樂清韻二人站在山脚，仰望驪山，凝神觀賞，確像驪馬飛騰，神駿異常。

二人耳鬢廝磨，情話綿綿，對此靈秀山川，談論古今盛衰，也頗爲感懷興嘆。

驪山錦綉，處處都引人入勝。

長生殿仍然聳立於山上，想起白樂天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作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嚴正坤與樂清韻默然相對，緬懷於唐明皇與楊太眞的往事中。

紅顏禍水，雖然有時覺得形容太過份，事實上古來多少君王及英雄豪傑之士，毀於女人之手，不說其它，即驪山的烽火台——周之褒姒；華清池——唐之楊太眞（玉環）即是兩個實例。

空山寂寂，然而流水潺潺，似在傾訴，又似在叙說千百年來經歷事跡。

嚴正坤與樂清韻深深感染於山靈憂鬱情緒之中。

「咦！想不到今日又重見古人！」

「什麼古人？」

「唐明皇與楊貴妃呀！」

「別胡說八道！」

「哈……」

人隨聲現，四個濃眉粗眼大漢昂然而來，望着嚴正坤、樂清韻，臉上表露着輕薄笑容。

「不要理他們！」樂清韻低聲道。

嚴正坤深深吸口氣，他是神鷹嚴天成之長子，自然知道江湖險惡，往往一件芝麻綠豆小事，釀成軒然大波，血腥屠殺，寃寃相報，無盡無窮，所以他必須忍耐，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賀老三，楊貴妃的確夠迷人的啊！這華清池內的溫泉仍在，叫她來一個美人出浴，讓我哥兒一飽眼福如何？」其中一名豹首環眼壯漢，毫無顧忌道。

「我們走！」樂清韻低聲道。轉身向山下走去。

嚴正坤盡力壓住胸中怒氣，跟着樂清韻下去，希望避免不必要的爭鬥，那怕是對方的錯。

「別走！」豹首環眼漢子竟然攔住二人去路，大概是依仗着他們四人的武功，又見二人斯文秀氣，只當是普通人家百姓，嚴正坤一再容忍，令他們更覺得好欺，所以言語行動越來越猖狂。

「你們不要惹麻煩！」嚴正坤低聲道。

「惹麻煩，憑你，哼……小子，你大概不知四位大爺的來歷吧！我們就是鐵掌李全、風雷手胡豹、飛天虎賀修賢，以及這位陰陽劍劉雨山，你小子如是江湖人，聽了我們四大天王的名號，是否要客氣點！」

「讓開！」嚴正坤怒火幾乎要爆炸了，但他仍然未失去理智，硬將怒火壓下去，咬牙只說出兩個字。

「哦！」粗眉大眼的風雷手胡豹冷笑道：「當我們報出名號，仍然要讓開，那我們以後在江湖上，還能混麼？」

「你想怎麼樣？」嚴正坤冷靜道，他知道今日事不能善了，反而沉住氣，靜觀事情發展。

「我剛才不是說過嗎，請楊貴妃到華清池中出浴，就是這點小事，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風雷手胡豹又露出了那邪惡的笑容。

「對呀！」矮胖子鐵掌李全笑嘻嘻道：「假如大爺一高興，雪花白的銀子送幾百兩也是平常事。」

嚴正坤平靜道：「我是爲你們好，別惹麻煩，如果眞要硬幹，就來吧！」

「咦！看你這說話神態，似乎是道上人，讓我風雷手試試你的道行。」胡豹大眼露出煞光。

「出手吧！」嚴正坤低聲道。

「打！」風雷手胡豹左掌直擧，竟用衝拳起手。

嚴正坤已動殺機，不避不讓，老老實實受了一拳，風雷手胡豹一怔，他似乎感到有點不對路，因爲嚴正坤受了一拳，仍然屹立如山，神色未變，即是這拳頭不能令他受傷。

其他三人也爲這不合情理的情形震動，風雷手胡豹這雙手豈是等閒可比，對方不避不讓受拳之下，仍然完好如故，這身武功那還得了。

正在這時，嚴正坤動手了，他是依樣畫葫蘆，甚至發出的招式及中招部位，完完全全一樣，「砰！」風雷手胡豹頓時變成雙脅生翼，整個人飛將起來。

「呀！」其餘三人驚叫起來。

風雷手胡豹直飛出兩丈開外，摔在地上，昏死過去，雙目緊閉，嘴角滲出絲絲鮮血，竟然受了極重的內傷。

這一來，三人才知道嚴正坤武功高強，而且遠遠超出他們想像之外。

這意外太令他們震驚，突然間不知所措，怔怔望着似乎像傻了。

「走吧！」樂清韻低聲說道，轉身走開，柳眉深鎖，顯然心事重重，她平生最討厭江湖仇殺，雖然學了一身絕頂武功，却很少用過，外人不知，還以爲她是一位纖纖弱質的千金小姐呢！

嚴正坤微微點頭，相伴下山。三個粗眉大眼漢子，此時只有乾瞪眼的份兒了。

嚴正坤與樂清韻二人在驪山碰到這件事，心裡實在是不愉快，回到長安，悶悶不樂，但也未和任何人說起，以爲眞是不值得一提。

他們實在意想不到，這件事帶來的禍患是如此巨大，雖未至家破人亡，但也是夠狠的啦！

半月過去，嚴正坤已快忘了這件事，每日仍然專心一志讀書練武。

這天，他正在大廳閒坐，突然門口傳來一陣喧嘩聲，這是從未有的事，嚴正坤立刻趕了出去，門口僕人正在指手劃脚爭論，一老一少兩名陌生人正冷靜站着，只是微微冷笑。

門口兩具石獅子已經被打碎了，看來是這兩名陌生人所下的手，不要說了，二人是來惹事尋仇的，嚴正坤細細打量，老者總有六十多以上，又瘦又黑，短小身材，黑黝黝的皮膚，簡直就是一具活殭屍！

另一位中年人，看去就像是普通人，外表平常，絲毫看不出有什麼特別。

嚴正坤暗自忖道：「江湖上並未聽說過這二人，看他們大力金剛掌，也有六成火候，這到底是誰呢？」內心如此之想，立刻喝退僕人，然後抱拳道：「二位今日到此，必有所爲，請說明來意。」

「下戰書！」中年人回答道，語氣平靜，不帶絲毫火氣，說時右手順勢一揮，一封大紅帖子凌空飛到。

嚴正坤知道對方有意相試，這一揮之中，大紅帖已蘊含眞力，一個接不住，立即受傷出醜。

嚴正坤家學淵源，見多識廣，自然不會把它放在心上，微一招手，已平穩接住了。

「好！果然不錯，待俺來領教

幾式掌法！」中年人緩步上前，準備挑戰。

這時候，嚴正坤還有什麼好說的，衆目睽睽之下，而且是在自己家門口，再要退讓，那不是謙和，而是懦弱，而且還有損家聲，有損嚴正坤在江湖上的聲譽，所以嚴正坤毫不客氣，決定應戰，當下將帖子交付僕人保管，上前三步，凝立待敵。

週圍人越來越多，而且嚴家武學，稱雄江湖，外人敢上門挑衅，自然是必有所恃，所以這一戰，必然是精彩絕倫的一戰，因而觀看的人興趣很高。

兩人僵持了一會，中年人陡地肩頭晃動，身形平滑，欺近前去，「攔江截斗」，未待招式用老，又改「烟水茫茫」，輕靈矯捷，頗有名家氣度。

嚴正坤沉着應戰，見招拆招，見式拆式，毫不費力接了三十餘掌，看他游刃有餘，似乎未盡全力，中年人似乎越來越急躁，下手越來越重。

摸清對方的拳路，嚴正坤再不客氣，長嘯一聲，展開家傳絕學——魚龍六式。

嚴家威震江湖絕學，果然不同凡响。「沉浮江波」、「逆流而上」、「鱗輝耀目」三招連環擊出。中年漢子拚命左攔右擋，此所謂棋差一着，縛手縛脚，「砰砰砰」一連中三拳，由於嚴正坤未明對方爲人底細，所以含勁未吐，只要對方能夠知難而退算了。

「好功夫，今日輸得口服心服！」中年漢子抱拳道。

嚴正坤微微一笑，對方倒是位知趣的人，可見心性也不會太壞，今日手下留情，應該做對了。

「嗯！魚龍六式果然不凡，俺家自不量力，還要捨命陪君子，領教一二！」矮瘦老者說時大踏步上前。

嚴正坤微微一點頭，表示答應挑戰，但這二人到底是何來歷？至今爲止，仍然未看出他們出身門派，所以也想與老者試試招。

又矮又瘦老頭子，外表看去不起眼，但是，他此時神色一凜，渾身眞氣鼓動，立刻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一股有質無形的殺氣，驚濤駭浪的向前衝來，嚴正坤本身是高手，對於這種感覺比一般人更靈敏，當下不敢怠慢，眞氣一凝，殺氣也相應衝出。

二人對峙着，雖未正式動手，但其中兇險處，往往是呼吸之間判生死，比起舞刀弄劍更加厲害。

漸漸，瘦老頭額前見汗了。

嚴正坤呢？仍然是平靜如故，臉上絲毫不見七情六慾，甚至連臉色都未變！

即使外行人，也看出這場氣與勢的比試，嚴正坤已經是贏了，他所以仍站立不動，只是存心忠厚未施出殺手而已。

「殺！」瘦老頭似乎是老羞成惱，暴喝一聲，身形如箭，疾射而出，那隻鬼爪般的手指，堪堪沾上嚴正坤的眉梢，只要伸前半寸，嚴正坤的眼珠便被挖出。

「呀！」旁觀衆人驚叫起來。

千鈞一髮之際，嚴正坤手指微微向上指，已對着瘦老人的掌心，只要吐出眞力，瘦老頭只怕非死即傷。

瘦老頭自然是識貨的脚色，趕緊撤招，左掌橫拍，急往對方胸口印去。

嚴正坤眉頭微皺，瘦老頭招式毒辣非常，出手盡往致命地方招呼，只要挨着一下，非死即傷，與那中年人似乎有很大不同。

颼颼颼，瘦老頭招式越來越快，越來越兇，簡直是拚命，似乎與嚴正坤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希望拚個同歸於盡，亦在所不惜。

五十招讓過，嚴正坤不禁有氣，這瘦老頭簡直不可理喩，明顯的手下留情，甚至留下極好的下台階，他絲毫不領情，一味猛攻！

「小心啦！」嚴正坤也打出了火，輕叱一聲，絕招源源施出，「龍翻九天」、「雲行雨施」、「神龍經天」連環擊出。

威震宇內的絕學，的確有其不凡的威力，砰砰砰，三掌連中瘦老頭，他整個人輕飄飄的，像樹葉給風吹起，飛至五丈外，「崩」的一聲跌倒在地上。

「好！」衆人齊聲喝采。

嚴正坤向四下抱拳爲禮，以示答謝。

「咦！這瘦老頭莫非死了，怎麼這麼久未醒！」旁邊有人竊竊私議，清楚傳入嚴正坤的耳中。

「打死人啦！打死人啦！」不知是誰大呼小叫，往前跑去，好像發瘋一樣。

中年漢子此時正伸手在瘦老頭鼻頭探息，果然沒有絲毫呼吸！

「他怎麼了？」嚴正坤問道。

「嘿嘿嘿，」中年漢子冷笑道：「朋友好重的手法，以武會友，原是很平常的事，你竟下毒手殺人，我們到衙門去說說理吧！」

嚴正坤眉頭微微皺起，他自然知道，自己並未下重手傷人，這老傢伙通身透着古怪，可能有其他原因，或者觸動某一傷處，致造成死亡亦說不定。

無論如何，鬧到官府中去，總是一件麻煩事，看情形對方是似乎早已安排好，他們究竟是何來歷？

「衙差來了，衙差來了！」有人在嚷着。

果然，一行人急奔而來，當先一位正是捕頭余鐵，五十來歲年齡，也不打話，立即俯身察看矮瘦老頭，只見他全身冰冷，呼吸停頓，雙目緊閉，看來是死了。

「這人是怎麼死的？」余鐵站起來問道。

中年人立即上前答道：「稟告上官，這位嚴大公子出手打死的。」

「嚴家武功，在江湖上有名，如今在門口逞兇殺人，長安到底是有王法的地方，好吧！跟我到衙門走一遭！」余鐵果然鐵面無私。

嚴正坤正想說什麼，那班公差根本不理會這一套，鐵鍊子往頭上一套，如狠似虎的呼喝着扯着嚴正坤走。

嚴正坤正自嘆口氣，以他武功，對付這幾名公差，可說毫不費力，但自己是正當人家，若一抗命拒捕，只怕會招來更大的禍患。

嚴府也有些辦事人，但對付官府，尤其是在門口打死人，人證物證，還有什麼理由，只好由他們把人鎖去，等主人回家，再作打算。

待得衆官差及中年人走了，一衆僕人及護院，站在矮瘦老頭死屍前面，恨恨道：「這老賊早已是惡貫滿盈，鬼拘去靈魂，我們少爺從不輕易傷人，他死得眞有點古怪，只怕其中還有花樣。」

「帖子呢？」另一個僕人叫道。

「噢！在這裡！」拿帖子的僕人急打開來看，只見上面幾個核桃大的字，清清楚楚寫：「八月十五三更，決戰烽火台！」在下角畫着人像，有點像濟公，手內拿塊令牌，不知是代表什麼。

衆人看看這帖子，以及這古怪畫像，實在弄不清楚，它究竟代表那號人物？

「等老爺回來再說吧！」僕人道。

「屍首怎麼辦？是否要移動，還是讓它留在此處？」另一僕人顯然沒了主意，若任由一具屍體放在大門口，的確不是一件吉利事情。

「都是那些王八羔子，本領差，只有靠裝死害人！」一名僕人恨恨的罵道，順便一脚踢去。

突然，矮瘦老頭屍體似乎微微動了動，其中一名僕人還有點不相信，兩眼圓睜。盯住這古怪屍體，屍體眼皮張開，眼珠微微轉了轉。

「你們看！」這名僕人駭極大叫。

「李福，你怪叫什麼？」另幾名僕人責怪他大驚小怪。

「這屍體動了，還張開眼珠轉了轉呢！」李福說時，露出懼色。

「你大概眼花吧！在這裡胡說八道。」另一僕人冷笑道，根本就沒有人相信。

「看！」不知是誰叫起來。

大家立即睁眼往屍體看去，的確出現了怪事，那雙眼睛睁開了，精光外露，神氣得很呢！

衆人何曾見過這樣怪事，他們雖然聽過屍變的事，但僅是傳聞，如今親眼看到，一時間驚得呆了，定住眼不知如何是好！

屍體漸漸動了，上身撑起，緩緩坐起，最後站好，冷峻目光望住衆人。

「你究竟死了沒有，如今是人是鬼，俺李福可不怕。」李福不怕，立即解開胸衣，脫下帽子，在頂門上拍了拍，將本身命門火放出，據說可以辟邪壓怪。

但是，這一套今日失靈，矮瘦老頭屍體仍然慢慢的走過來。

衆僕人大驚，返身就逃，但是，矮瘦老頭子「颼」地一聲越過衆人，靜站在前面攔住。

前無去路，大家祇有返身逃走，李福跑得最快，此時却落在最後，他驚慌失措之下，只覺得一隻鬼爪般的手搭在肩頭上，砰砰聲响，已給摔倒在地上，看來李福眞個的被鬼拉去了。

「呀！」其餘衆人這一來，更加震駭欲絕，亡命奔跑，但他們到底是普通人，怎能逃得了，砰砰之聲不絕，十幾名僕人一個不剩。

嚴府門口血肉模糊，十幾名斷手斷脚的僕人東倒西歪，與兩座被打碎的石獅子，構成一幅凌亂的圖案，矮瘦老頭子似乎並不滿足，又往門內撲去。

一般婦孺，根本不會武功，會武功的又出門去，大公子嚴正坤給官府捉去，整個府中，只有任由矮瘦老頭施展毒手，然後施施然而去。

捕頭余鐵稍後派人看屍體，發現嚴府門口驚人巨變，聞訊飛馬趕來，尚有四五名僕人僅只昏死過去，金鐵弄醒他們，大家異口同聲，說明經過。

這一來，余鐵捕頭立即感到事態嚴重，他知道今日已捲入江湖仇殺事件，由於自己疏忽所致，武林中本有這門閉氣功夫，自己未曾深察，反而做了對方利用工具，將嚴正坤關在長安大牢中。

如果嚴正坤在家，對方根本無法得逞，好賊子，我余鐵就是丢了性命，也要與你週旋到底。

* * *

嚴正坤在黃昏時才回到了家，他遭此巨變，絲毫不衝動、不慌張，冷靜思忖此一事件前因後果，而且事情並未完結，八月十五三更，約戰烽火台，只怕對方主力人物，到時會出現。

約戰時間還有三天，當下由一位老僕人伍忠，率領四名僕人，草

草將死者入殮，又派人通知樂府，因爲樂清韻父親、七煞刀樂霸，威震江湖，而現在自己父親不知所踪，家裡也要有個人作主。

深夜，樂老爺與這位愛女趕到，他們關係不同，尤其是這位樂清韻小姐，與嚴正坤自小青梅竹馬，一直到現在，感情極端親密，兩家幾代世交，正準備年底辦喜事，所以，聽說嚴家出了事，嫻靜端莊的樂清韻，也帶着她極少露面的金劍，共赴患難！

雙方見面，立刻到大廳坐定。

「賢侄可曾看出對方來歷？」七煞刀樂霸紅潤的臉上神色肅穆，詳細詢問。

「到現在爲止，仍不清楚對方底細，只知一個六十歲左右老者會閉氣法，及一張挑戰書，只有這個圖像，你老見多識廣，或者可以認出他們來歷。」嚴正坤說時呈上帖子。

七煞刀樂霸一見帖子左角下的圖形，臉色一下變得雪白，神色大變。

「爹，這到底是誰，你說來聽聽如何？」樂清韻心中暗自震駭，她知道自己爹爹性烈如火，膽色過人，一生從未向任何人低頭，如今見了這圖形，竟然露出驚駭欲絕神色，諒是這圖形代表人物，必然是非同小可。

「你們怎會惹上這魔頭？」七煞刀樂霸喃喃的道。

嚴正坤聽這位未來泰山如此說，知道事態嚴重，但他的性子最沉穩，雖知已惹上了極厲害的魔頭，並不害怕，江湖上的事，本來就是刀口上生涯，兇險得很，生死早已看淡了，所以並不害怕。

樂霸也不答話，閉上雙目，靠在椅背上，似乎是回想什麼心事，嚴正坤與樂清韻只有靜靜的等候。

寬敞的大廳，除了蠟燭火焰搖擺而造成晃動影子，只有寂靜。

「近百年來，」七煞刀樂霸這時恢復老人神情，露出無限疲態道：「江湖上所以能平靜，沒有發生什麼大禍，是由於有一位智慧極高，而又慈悲的天機先生，犧牲了自己的終身自由，與另一位老魔搏鬥，僥倖贏了，老魔頭才遵守諾言，遠遁蠻荒，中原武林才倖免於難，今日這標誌，正是老魔行走江湖的訊號。」

「他到底是誰呀，我們怎麼從未聽說呢？」樂清韻道。

「這件事本屬武林秘辛，只有各派長老及江湖上幾位參與其事者知道，其他人根本無所知，事後更無人說，所以江湖上至今仍是個謎！」七煞刀樂霸喃喃的道。

「爹，說了半天，至今還未說出他的名號，還有他平生武功來歷等等，告訴我們也好準備呀！」樂清韻嬌嗔道。

「三絕神魔陸新，武功天下無敵，即使天機子，也是以智慧及機智逼住老魔頭，才以極輕微之先機險勝，天機子數年來，音訊全無，如果老魔頭再出江湖，只怕無人能敵，怎會來到長安，這是何故？」七煞刀樂霸喃喃自語，陷入極度困擾地步。

「伯父休要擔憂，到時小侄單獨赴約，要以家傳武學與老魔一拚，是生是死，各安天命！」嚴正坤淡淡道。只見他胸中豪氣千雲，根本沒有怯意。

「嗯，他武功雖高，也不過用來害人而已，我們學武之人，豈是屈於淫威之下的怕死偷生之士！」樂清韻平時溫柔和藹，此時臨到生死關頭，才顯出她過人氣節。

「好氣概！好膽量！唔……」這聲音突如其來的在墻外响起，人隨聲現，只見一位少年人，雙眼望天，傲氣凌人，大有天下唯我獨尊之概，後面跟着二人，一個駝子，大約七十來歲，神態威武，臉色冷峻，另一名中年人，和和氣氣，笑容可掬，與駝子冷峻成一强烈對比。

「你們是什麼人？」嚴正坤厲聲問。

「追命使命！」少年人冷峻道。

「哼！鬼鬼祟祟，完全沒有大家風範，到底只是妖魔鬼怪，不登大雅之堂。」嚴正坤毫無懼色，嚴詞指責。

「拿下！」少年人殺氣滿臉，顯然內心已動了眞怒，看來駝子與中年人是他手下，所以命令他倆。

「好！」駝子性子最急，應聲彈出，右手已伸到，看上去不過一跨步，手指已沾着衣襟。

嚴正坤臨危不亂，右肩微沉，鐵掌直拍，猛擊對方胸口，駝子臨敵經驗豐富，變招奇快，「黃河倒瀉」順勢凌空下劈，剛好連消帶打，截住嚴正坤的手腕。

兩人動作如電，兔起鶻落，轉眼已交換了三十招，嚴正坤愈戰愈勇，漸漸壓住了老駝子的强勁攻勢。

老駝子性子急，火氣旺盛，被一年輕人逼得緩退三步，不由發怒如狂，吼叫着，出掌更狂，招招全是剛猛路子，砰砰之聲不絕於耳。

嚴正坤神色肅穆，下手毫不容情，到這時候，才顯出這位大公子平時練功極勤，招式熟練，內功精純已極，對付駝子游刃有餘，纏戰之中尚能窺測對方拳路招式。

七煞刀樂霸暗中也讚這位未來東床快婿的聰明，而且少年人沉得住氣，不急不躁，危亂中仍能顧全大局，實在難能可貴。

大約過了一百招，嚴正坤突然施出魚龍六式絕學，「魚化成龍」，變化萬端，大有窮天地造化之功，鬼神莫測之機，御簡於繁，僅此一招，駝子空有一身絕學，竟然不知所措，眼花撩亂，拚命抵擋，那裡能夠，「砰」地一响，胸口已結結實實中了一下重的，口中鮮血狂吐，頓時面如金紙，顯然受了極重內傷。

嚴正坤昂然卓立，神色平靜，絲毫不以大勝爲喜，冷靜望住對方二人，一言不發，等待他們說話。

令人沉悶的寂靜，橫亘在空中。

足足有半盞熱茶時分，仍然是寂靜，那少年人看來也是個厲害角色，臉上絲毫不顯七情六慾之色，像一塊石板，冷冰冰的僵在那兒。

突然，那和和氣氣中年人微微笑道：「我們今日等了半天，閣下仍然沒有交代，我們進屋是客人，你自恃武功傷人，大概還很得意，在下不才，也要冒昧領教幾招。」

「哼！」嚴正坤冷笑道：「你們這樣的客人，只怕比奪命無常還要厲害，我家中十幾名僕人，就是這樣送了性命，看來你們意猶未足，趕盡殺絕，嘿嘿，客人，無常奪命客也沒有如此兇狠！」

和和氣氣的中年人滿臉疑色，這時那少年人突然道：「你說這話有何證據？」

「哈哈……」嚴正坤悲憤莫名，縱聲狂笑，這笑聲簡直比哭聲還難聽，而且充滿了憤恨情緒，令人一聽就明白，笑的人內心沉痛不已。

笑聲突停，嚴正坤叱道：「那邊有十三具屍體，全是你們的傑作，這證據夠不夠？」

少年人與那中年人一言不發，身形如電，急往偏殿掠去，所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二人輕身功夫簡直駭人聽聞，較之老駝子，只怕高上幾倍，尤其是那少年人，更加輕靈矯捷，有如鬼魅。

七煞刀樂霸見了這少年人輕身功夫，臉上一片灰色，他暗自嘆氣，今天只怕難逃性命，自己半生江湖，什麼也見過，享受過，而且殺人如麻，雙手染滿血腥，死在武功不如人之下，自然無話可說，而愛女樂清韻與嚴正坤若遭此橫禍，那可是太冤枉了。

「颼！」二人又回到大廳中間，少年人淡淡道：「這些人是死於邪門外家功夫之下，不是我們幹的。」

「你們想賴？」嚴正坤吼叫。

少年人眉頭微皺，緩步走到大廳中間，神色一凝，態度變得誠敬無比，雙手極慢在空中劃了幾下，然後退回原地，閉緊嘴唇，一言不發。

七煞刀樂霸及兩名子女輩，全是一生與武功結下不解之緣，對方這幾下手法，中正寬大，毫無邪氣，但精奧無比，較之魚龍六式，不知高出多少倍。

若三絕神魔陸新門下，決不會使出如此氣概的武功，他們到底是何來歷？不是妖邪之輩，定是同道中人，想到此處，嚴正坤神色凝重道：「請教二位高姓大名，武功來歷，這樣說本極冒昧，但今日遭逢非常事故，二位定會明白在下苦衷，原諒則個。」

「是我們魯莽，而且又碰得極巧，才引起誤會，」少年人平靜的說：「在下白秋明，嵩山白雲洞門下，令尊去年會到敝處，家師答應派我今年下山到此，聽候差遣！」

「原來是白雲洞高足，怪不得有此身手，這位呢？」七煞刀樂霸又問中年人姓名來歷。

「這位乃太極名家陳全！」白秋明道。

「呀！久仰！久仰！」七煞刀樂霸越聽越驚，這位太極名家身手卓絕，打遍大江南北，未逢敵手，剛才如是他先出手，嚴正坤只怕是無法應付。

「好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究竟是何方神聖，膽敢到此行兇，請說明白！」太極高手陳全問道。

「大家坐下，容我細說！」嚴正坤見是自己人，而且全是武功高强之士，內心自然是高興，待大家坐好，立即一五一十說個明白，由矮瘦老頭子裝死，以及被捕入獄，後來矮瘦老頭趁機殺死僕人……

「好狠毒！」白秋明恨恨道。

「這些事已經過去，不去說它，八月十五比武決鬥，倒是要想辦法應付，免得到時措手不及！」嚴正坤道。

「嗯！」七煞刀樂霸沉吟道：「三絕神魔陸新，各派長老自然注意動態，即天機子，一代智聖，豈有不妥善安排，嚴老哥年來奔走江湖，似與此事大有關連，像他去年去白雲洞，約定白少俠及陳大俠，可以相信我說的不錯。」

「爹說得不錯，」樂清韻突然想起什麼道：「三絕神魔陸新許多人不找，偏偏挑上了嚴家，定有他重要原因，決不會無緣無故的亂來。」

「無論如何，明日決戰，我們照樣赴約，是生是死，只有盡力而爲，回來再定下一步行動！」嚴正坤道。

「好，白某人也想見識見識這位老魔頭有什麼神通。」白秋明言下之意，想與老魔較量一下，白雲洞武學，豈是等閑可比，白秋明初次下山，正所謂初生之犢不怕虎，他這種想法倒合情合理。

七煞刀樂霸年紀輩份最高，他神色凝重，因爲三絕神魔陸新，武功蓋世，如果眞用武功較量，這幾人只怕有去無回，但老魔自恃身份，適當用話扣住他，或可逃過此一劫也說不定了。

無論如何，這幾位後輩，是生是死，他樂霸責任最重，面臨如此重大關頭，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七煞刀，反而像個老太婆，畏首畏尾，心事重重。

嚴正坤也明白其中嚴重性，但他此時身爲主人，立即朗聲道：「船到橋頭自然直，今夜八月十四，明月在天，我們到花園去賞花弄月，我吩咐擺酒，替各位接風，決戰的事明日再說罷！」

古人說：「月到中秋份外明」又道：「人生難見月當頭。」這話確有其道理，人生無常，生離死別，變幻莫測，家庭美滿，朋友無恙，只怕很少很少。

衆人飲酒談心，只談江湖逸事，奇人奇行，對於老魔絕口不講。

這酒席可說是因緣巧合，衆人直吃到五更，這才盡歡而散，由僕人引着，到客房安息。

八月十五，中秋佳節，正是秋高氣爽，風和日麗的好時光。

嚴正坤一行五人，往驪山進發，一路風景如畫，華清池溫泉，上次惹來麻煩，樂清韻經過時，眉頭微皺，回想起來仍是煩惱。

時光還早，衆人就在附近遊覽，反正名勝古跡極多，轉幾轉時間已過去了。

三更，月明如水！

五人依時到達烽火台，冷清清的，四週不見人影，莫非時候尚早，對方尚未到達，又等了半個時辰，仍然毫無動靜。

「這是怎麼回事！」衆人面面相覷，不解其意。

「過時不候，我們走吧！」七煞刀樂霸說這話時，是貫足了內家眞氣，因此，聲音清越，遠遠傳出。

「何必性急！」這聲音懶洋洋的，不知從何處傳來，嚴正坤等五人，無一不是內功深厚之士，仍然聽不出說話之人在那裡，可想而知，說話的人內功是如何深厚了。

「既約人，爲何不堂堂正正，而故弄玄虛，是何道理？」嚴正坤朗聲質問道。

「試試你的耐心如何？」又是那懶洋洋的聲音。

「好吧！試過之後，比武之事怎樣？」嚴正坤又問。

「由小妹劉玉儀討教！」這聲音突如其來在五人身後不足七尺。

嚴正坤等大驚，霍然轉身，只見一位十六七歲少女，一派天眞，俏生生地站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望着五人，若有所待！

「好！由我來領教姑娘高招！」嚴正坤抱拳爲禮。

「大哥你貴姓名呀！我還沒有請教呢？」少女劉玉儀嬌聲笑問道。

「嚴正坤！」三個字答得簡單，而且有種冷冰冰的味道。

「我們先切磋拳掌功夫，嚴大哥你說好麼？」劉玉儀永遠是那麼客氣。

「客隨主便，嚴某人是捨命陪君子，姑娘這就動手吧！」嚴正坤內心充滿了恨意，不願與對方多說空話。

「嚴大哥眞性急，也好吧！就開始好啦！」劉玉儀緩緩的退五步，也不見她擺什麼門戶，只是隨便的站着，嘴唇緊閉，一雙妙目緊盯着對方。

「看掌！」嚴正坤尚不知對方出身來歷，所以一出掌就是絕招，魚龍六式的「鯉躍龍門」，合掌守護前胸，右掌變幻莫測，輕拍對方臉容。

劉玉儀似乎傻了一般，無動於中，嚴正坤心內也暗懷疑，對方既然應戰，決不會是普通庸手，所以右掌去勢依然不變，長驅直進，直搗黃龍。

這一招「鯉躍龍門」成弧形向前進擊，暗藏七個變化，對方無論向任何方向閃避，都易抵擋十六個連環的追擊，但是，劉玉儀像傻了一般的站着，反而令到「鯉躍龍門」無法發揮威力。

嚴正坤暗自一咬牙，右掌去勢如電，猛劈過去，劉玉儀全身紋風不動，而怪事出現了，嚴正坤合掌距離對方鼻尖不過一寸，就是夠不上部位，招式用老，無功而還，這恐怕是魚龍六式第一次遭逢如此情形。

閃避攻勢，任何一位武林人士都能做到，像劉玉儀這樣舉重若輕，絲毫不着邊際形跡，就避開雷霆萬鈞一擊，魚龍六式絕招，即是當今宇內名家，也不易做到。

衆人看得很清楚，心內暗自震駭。

嚴正坤偏偏不信邪，也可以說騎虎難下，颼颼颼，凌空躍起，手脚並用，掌腿齊施，招中有招，式中套式，狂風驟雨般，集中一個目標，全力攻擊。

劉玉儀動了，只那一個簡單而有效的式子，「砰砰」的一聲，嚴正坤的右小腿中招，整個人陡地飛起，一切攻勢頓時瓦解了。

劉玉儀仍然俏生生站着。

嚴正坤站在地上，身子並未受傷，而且絲毫損傷都沒有，但他內心比受致命傷還要難受百倍，劉玉儀只是一位女孩子，她那出手老辣，用招切實，已到了御簡於繁的境

界，可想而知，今日之戰，已是註定失敗，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失敗。

「嚴大哥怎麼了？還沒有結果，怎麼又停手，你是否想比試兵刃？」劉玉儀一臉茫然之神色，好像眞的未明白，出聲詢問。

「小妹妹，好功夫呀！我來和妳比劍好嗎？」樂清韻心內有點不是味道。這女孩子笑容太美了，而且說話又溫柔得體過份了，對嚴正坤出手太輕，這一切，都令她心內有氣，所以上前挑戰。

「姐姐貴姓呀？」劉玉儀仍然彬彬有禮的請問。

「樂清韻！」大小姐微笑道。心內有氣，臉上仍然堆上如花笑容。

「姐姐要比劍術，小妹只好獻醜啦！」劉玉儀微笑道，她正說時，突然右臂一揮，嚇了樂清韻一大跳。

即是其它四人，也不知劉玉儀揮手的意思，正在此時，林中突然射出一支寶劍，飛入場中，劉玉儀纖手微伸，已接劍在手。

這時候，衆人才明白劉玉儀伸手，只是討取寶劍，可想而知，暗中藏着的敵人很多，而且個個都是高手，天機子是否留下方策，否則，三絕神魔陸新羽翼已成，進軍中原，武林中誰能抗拒。

樂清韻緩緩拽出金劍，劉玉儀也抽出寶劍，二女都是國色天香，一齊亮出寶劍，益發顯得明艷不可方物。

樂清韻自幼隨寒月師太習武，學成之後，並未在江湖上行走過，今次還是第一次亮出金劍，如果在其它地方，立刻會令人震駭，而劉玉儀似乎並未聽過金劍威名，所以仍然平靜的對峙着。

二女笑容漸漸凝結，換上誠敬而凝重的神色來。

突然，樂清韻金劍緩緩平伸，劍身頓時光華大盛，待手舉在半空時，「噹」的聲響，一股有形無質劍氣破空而出，頓時佈滿殺氣。

「好！」劉玉儀似乎也給這劍氣震住，輕叱一聲，揮動寶劍，也有股白氣由劍尖透出。

四人站在兩旁，只感到寒森森的劍氣迫來，壓力越來越大，竟有點承受不住！

噹噹噹，滿空劍氣縱橫，樹葉嗖嗖落下，但一接近二女身前五丈，即緩緩四下飛舞。

又過了好半晌，二女收劍退後三丈，抱劍凝立，竟然結束了這一場鬥劍，表面上，看不出誰勝誰敗，二女又恢復如花笑容，看來是和氣生財，平手論交。

「妹妹好劍法！」樂清韻由衷的讚道。

「姐姐讓我是眞！」劉玉儀嬌笑道。

七煞刀樂霸漸漸感奇怪，一直到現在，烽火台前戰役，未見絲毫火氣，劉玉儀的笑容，天眞而親切，以她所學武功，取勝是輕而易學之事，爲何盡是現出友情，莫非三絕神魔也施展什麼計謀！

劉玉儀的笑容純眞而眞切，兼武功卓越，勝之不驕，這一切都令人好感。

有其善者，必有其惡者，這是天地間至理，最主要的是三絕老魔以前的兇殘，殺人如草芥，今日又表現笑容，這笑容後面，是否蘊藏什麼陰謀，倒要小心應付。

「請來客至後廳，酒菜已擺好！」林中又傳來雄渾清亮的聲音。

五人一怔，暗道：「擺宴，這是搞什麼花樣？」

劉玉儀這時突然對各人道：「家師已在後山擺宴，各位遠來是客，不嫌粗薄失禮，請移玉步前去指教！」

一直到現在，衆人還有何說話，反正是這麼一回事，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看情形還不至如此糟，俗語說逃脫不是禍，是禍逃不脫，何不大大方方，挺起胸膛向前走，見見這位武林巨寇，看他如何動靜再說吧！

酒菜很豐盛，三絕神魔陸新，怕有八十歲開外，但他看來面色紅潤，只不過五十來歲，可見內功修爲已達化境，在他身旁，坐着一女一男，女的正是劉玉儀，男的是不過二十歲上下，斯文秀氣，是他徒弟。

其餘都是中原武林道上人物，怕也有五十幾位，雖不能說是頂尖人物，但也是有頭有面响噹噹人物。

「幾位肯賞面前來，老夫感到榮幸，請坐！」三絕神魔笑容可掬。

當下由七煞刀樂霸一拱手，說過客氣場面話後，即有執事人員引至當中席上坐下。

酒過三巡，老魔隨即站起說話。

「各位，武林中歷來都是强者爲王，敗者爲寇，這是千古不變的定律，多年來，一向以殺戮血腥爲手段者，與和氣場面下，充份現露眞實武功，令對方信服，所取得效果一樣，而且容易接受，老夫數十年來經驗，決定用溫和手段。」

大廳上靜得連一根針跌下地都聽得見，沒有人出聲，大家仍然等待靜聽下文。

「時至今日，」三絕神魔陸新又接着道：「我仍在驪山相候，約定明年五月五日端陽節，請天下英雄前來驪山，共決雌雄，九大門派，以及江湖上知名之士，我派人送信

約會，今日在座諸位，到時請賞光賜教。」

七煞刀樂霸暗自鬆了口氣，無論如何，今日五人可以全身而退，倒是意想不到，至於明年五月五日端陽節，還有九個月時間，慢慢的再想法子吧！

三絕神魔陸新說完之後，立刻談笑風生，敬酒把盞，再也不說武林稱雄稱霸之事。

嚴正坤等五人自驪山歸來，剛巧神鷹嚴天成也遊歷回府，頓時聲勢大壯。

「樂兄，當日你在場，三絕神魔究竟有何意圖，請詳細說一次，大家再商量商量！」神鷹嚴天成道。

「說好呢，我們幸福，可以完整回家，說不好呢，只怕老魔又練成了什麼絕世神功，根本不怕我們玩什麼花樣，九大名門正派，每有秘傳神功絕學，但這種武學，究竟是否有把握，誰也不敢保證，而且門戶之見，不易打破，此事只有另想辦法！」七煞刀樂霸道。

「嗯！樂兄說得有理！」神鷹嚴天成點頭道，心內若有所得，沉吟半晌，立即精神大振，急道：「有了！」

「嚴兄有何高見？」七煞刀樂霸急切詢問道。

「對付三絕神魔陸新，天機子定有一套完善辦法，我們通知九大門派各派人士，分頭尋訪，同時集合九大門派高手，尋求有效對付方法，集各派武功大成，是否可以研究一套武功，尅制老魔武功路子。」神鷹嚴天成道。

「好！事不延遲，我們立即分頭辦理。」七煞刀樂霸一副熱腸子，說幹就幹，幾人大約商量了大半天，送信、約人、訪天機或其門人，分派已定，然後各自分道揚鏢，各奔前程。

嚴正坤與樂清韻二人經過這次患難，感情又更加密切深厚，這時臨別之際，不勝依依之情，當着衆人面不好訴說柔情，但二人眼波裡，已傾訴無盡山海情愫了。

嚴正坤正奔洛陽，由於幾位武林前輩推測，天機子可能隱居洛陽，嚴正坤就到洛陽去試試。

曉行夜宿，十多天就到了。

洛陽地方繁華已極了，而且人情溫和有禮，到底文風大盛的古都，不似山野荒僻地方。

這兒有一千五百多寺院，還有許多石洞山窟，龍門石窟是其中最著名。

這天，嚴正坤信步走到伊水之旁的臨江樓上，隨意點幾樣酒菜，自飲自酌。

這地方高雅明潔，酒菜又極精美，嚴正坤暗讚道：「即使價錢貴，亦物有所值。」

「這兒酒菜眞好！」聲音甜美，正在嚴正坤耳旁中响起來，循聲望去，一位美艷無雙的絕色少女，落落大方地朝嚴正坤甜甜一笑。

嚴正坤祇報以一笑，心內暗自警惕，這少女有點邪門，獨自一人上酒樓，點菜飲酒，已是過份，竟然對不相識的男人微笑，這似乎大方得有點過份。

嚴正坤心內思維連轉，他出身武林名門世家，自然知道江湖道上，年輕貌美之女子不可惹，對方這種舉動是否有陰謀，還是無意爲之，實在令人費解。

突然，樓梯又湧上一羣人，當先的漢子，虎背熊腰，看來外家功夫也有幾分火候，後面的有老有少，看情況只是江湖末流之輩，不是什麼大人物。

「譚大哥，你這神腿，的確江湖一絕，到現在爲止，武林中只怕無人擋得了你三腿吧！」另一漢子道。

「哼！」粗壯漢子氣派很大，只從鼻子哼一聲，並未出聲答應，似乎懶得去回答。

「他媽的，孫老二只會說空話，跟着譚大哥去，包你有福享，別嚕嚕囌囌的，大家敬譚大哥一杯。」另一名高瘦漢子威風得很。

「一羣小流氓，也到臨江樓喝酒，今天眞倒霉！掃興！掃興！」這聲音懶洋洋的，從靠南角發出。

循聲望去，吊兒郎噹的，一名少年大約只有二十五歲左右年紀，雙眼望天，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樣。

「好大膽！」孫老二大喝一聲，挺起腰，威風凜凜的大踏步走過去，伸手在桌上猛拍，手勁還眞駭人的，桌上的杯碟跳起老高。

少年懶洋洋的，似乎沒有看見，沒有聽明白，依然沒事的望天。

孫老二益發威風，意猶未足，竟繞過桌子，伸手抓住少年，想饗以老拳！

當他手指堪堪沾到對方衣服之際，突然有一股大力傳來，整個人像騰雲駕霧似的，猛地往前飛去，越過窗口，「噗通！」一聲跌進河裡去。

「呀！」衆人驚叫了起來。

「孫老二不會水性的，快去救他！」

「我去！」一名瘦子急急忙忙地從窗口跳了下去。

神腿譚武立即站了起來，沉聲說道：「朋友是有意尋仇，還是偶然相遇，尚請明示才好。」

「任你說吧！」少年淡淡的笑道。

「好！」神腿譚武果然不錯，一腿掃去，桌子給掃起，飛出窗口，跌落河中，孫老二正好抓住，不致

下沉。

「神腿！讓我領教領教！」少年淡淡笑道。

雖然口內如此說，人仍坐着，看神情根本不把神腿放在眼中。

這一來，譚武的火氣更盛，暴喝一聲，連環三脚，往少年身上猛擊。

「颼！」少年根本未還手，連人帶椅子，往左移開七尺有奇，堪堪避過三腿！

當着衆人面前，神腿兩字似乎失去了威信，譚武雙脚疾蹬，凌空躍起七尺，一片腿影如山，全力攻擊，少年這次沒有退讓，右手伸出，也不見他施展招式，却抓住了譚武右腿，譚武立即跌倒，輕拍一下，譚武竟然站不穩，躺在地上，滿臉大汗，顯然腿上受了傷。

「你是什麼人？」譚武喝問道。

「普通人！」少年淡淡答道。

衆人聽在耳內，有點難過，普通人竟然將神腿打傷，世上豈有此理。

「有種的留下名來，自會有人找你算賬！」神腿譚武咬牙切齒道。

「在下凌少峯，無名小卒，聽閣下這樣說，我在這兒等，看看有什麼神仙，神手或神魔來，三天爲限，逾時不候啦！」少年凌少峯微笑的道。

「好！不用三天，等會兒要你好看！」神腿譚武說時，顫巍巍的站了起來。

那幾名混混兒這時候才跑了過來，譚武幾乎是被抬起來走，急如喪家之犬，跑下樓去。

嚴正坤心內暗動，少年剛才不知是有意無意，「神魔！」二字不知是否有所指，今天倒要耐心等等，說不定會有極大的收穫呢？

妙齡少女仍然像沒事人一般，飲酒吃菜，自得其樂，少年已換了張桌子，小二又添酒又添菜。

約有半盞茶時分，隱約傳來一片人潮聲。

臨江樓上幾人神色不變，根本未聽到似的，安然在座如故。

「凌少峯，王八羔子，給老子滾出來！」這聲音吼叫如雷，直傳出老遠。

少年凌少峯眉頭微皺，未見他擰腰作勢，人已穿窗而出，安安穩穩站在街上。

一大羣人，聲勢洶洶，個個威風八面，瞪着凌少峯，似乎要把他生吞下去。

「小子！你可知道這是誰的地頭？」一個壯漢問。

「不知道！」少年凌少峯道。

「嘿嘿，半邊天苗傑苗大爺，知道沒有？」仍是那壯漢說話，威風更盛，他似乎認爲只說出半邊天苗傑大名，來人必會駭得屁滾尿流，膽顫心驚，由於他本人認爲，苗大爺是江湖上的一塊天。

凌少峯仍然的木頭木腦，冷冷淡淡的道：「沒有聽過這名字，大概是剛出道的無名小卒吧！」

「好大膽！殺！」那壯漢頓時大怒，吼叫聲中，右臂一揮，下令格殺勿論。

凌少峯無動於中，刀、劍、木棍及單刀等兵刃，頓時狂風暴雨般，往凌少峯身上招呼！

俗語說，老虎不吃人，形狀嚇煞人，他們現在的聲勢却眞的是要殺人。

凌少峯夷然不懼，身形微錯，在場中遊走一匝，兇神惡煞的大漢，摧枯拉朽般全躺下了。

「好功夫！好功夫！」

一名青衣人緩步走出，手中握着把烏沉沉的刀，臉上現出蠻有自信的微笑。

臨江樓上那名絕色少女見了這人，驚叫道：「墨刀胡宗元！」

嚴正坤心內一震，墨刀胡宗元是武林中的怪傑，爲人喜怒全憑自己好惡，橫行大江南北，會遍關內關外豪傑，未有敗績，想不到今天在此出現，眞個是出乎意料之外，半邊天苗傑眞不簡單。

凌少峯只朝那墨刀瞧了瞧，淡淡道：「朋友也是他們一夥？」

「可以這樣說！」胡宗元笑道。

「既然這樣出手吧！」凌少峯道。

「到適當的時候，我自然會出手，公平些總是應該的，朋友取你順手的兵刃再動手吧！」墨刀胡宗元溫和的道。

「哈哈，說到兵刃，還有比這雙手更好麼？朋友喜歡玩刀，只管出手，試試我這手法如何？」凌少峯笑道。

「如此，得罪了！」墨刀胡宗元態度很好，說話有禮，頗令人好感。

旁觀衆人，似乎也知道墨刀的來歷，而凌少峯剛才露了一手，也是武功高强之士，所以二人這場拚鬥，必然是一場精彩絕倫的龍爭虎鬥了。

「嗤！」墨刀破空直刺，其疾如箭，凌少峯似乎未見過使刀的會有此招，而且此招極快極準，不暇多想，往左移五尺，墨刀陡地展開，如長虹經天，烏光閃動，有如一張嚴密無比的網，罩向凌少峯全身。

嚴正坤看在眼內，內心也自吃驚，墨刀胡宗元，享譽江湖，確非倖致。

凌少峯在墨刀籠罩之下，閃避似乎不及，胡宗元的攻勢實在厲害。

正在危急之際，凌少峯右手一

陣揮舞，看不出那是什麼手法，偏偏能透過密不透風的刀影，長驅直進，步步進逼。

胡宗元大驚，他從未見過如此怪異手法，似是有形無質，無所不入，事實當然不會如此，由於手法玄妙，令人看起來好像是這樣。

連連後退，拚命揮舞墨刀，但仍然抵擋不住，「砰！」的一聲响，胸口受了一掌。

凌少峯「颼」的退後五步，屹立地上，凝望着胡宗元，一言不發。

胡宗元臉色灰暗，彷彿大病之後，雙手無力，「砰！」墨刀跌落地上，任由它躺在地上，連看都不看，黯然道：「我自負刀法無雙，會盡天下英雄，今日敗在閣下空手之下，發誓終身不用刀，再見！」

「胡兄！」凌少峯見對方成名不易，而且也是當世豪傑，忍不住出言道：「勝敗乃兵家常事，況且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今日一時失手，爲何灰心，正當武林多事之秋，像你這樣有氣節的人，正應該爲天下蒼生做一番事，兄弟以至誠心意，希望胡兄三思！」

「金玉良言，胡某自當緊記，再見之日，或有報效之時，綠水青山，後會有期！」墨刀胡宗元昂然走去，任由那墨刀委諸塵土之上。

半邊天苗傑第二陣完全失敗，幾十人親眼見了凌少峯的武功，還有何話說，除了認敗服輸，根本無法可想。

「各位休息吧，我酒還未盡興，失陪了！」凌少峯說罷，施施然地往臨江樓走去。

「救命！」林中突然有女子驚叫聲。

凌少峯愕然，循聲望去，一位少女慌亂逃跑，背後跟着幾名牛高馬大惡漢，揮鞭亂抽，另外一名老頭已渾身衣破血流，看情況是少女的父親。

父女哀嚎逃跑，神情淒慘，見了凌少峯，大哭叫道：「相公救我！」

「誰敢救妳，天下還有不怕死的人麼？」後面一名惡漢喝道，似在向凌少峯威脅。

「相公救我！」少女直往凌少峯身後逃來，並拉着他的衣袖哭喚！

「究竟是什麼回事！」凌少峯喝問。

「小子！你的死期到了！」爲首惡漢不懷好意道。

「什麼話？」凌少峯怒喝道。

「哈……」衆惡漢一陣狂笑，那種目無王法，目空一切的狂態，令人齒冷。

這情形有點反常，凌少峯心內嘀咕，突然，手臂一陣刺痛，急睜眼看，原來是那女子手抓的地方，正由她手上戒子印着。

「妳……」凌少峯怒喝。

「哈……」衆惡漢笑聲更得意。

林中又走出幾個人，孫老二與神腿譚武，赫然也在，望着凌少峯，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

就在此時，凌少峯右臂一陣酸痳，而且迅速擴大着，漸漸蔓延上來，他不由大怒，對方明的不行，施用鬼計，弄上圈套，自己一時不察，中了暗算，這女子手上戒子裝有毒針，看來兇多吉少！

「小子，威風那裡去了呀！」孫老二笑道。

嚴正坤正要動手時，旁邊那絕色少女突然低聲道：「你暫時不要動！」

「什麼？」嚴正坤一時還未明白其中意思。

「他顯然中了劇毒，對方捉去，自然會給解藥，如果救出來，這解藥到那兒去取？」那絕色少女道。

「不行，這少年手法奇異，武功高强，不知與這半邊天苗傑關係如何？萬一捉去時，對方將之殺害，那時更加追悔莫及，人救出來，解藥可以搶，可以偷，容易得多。」嚴正坤侃侃而談，說出了自己意見。

「很好，你的意見比較穩重而聰明，這救人一事讓我去吧！你不可露面，以後行事就方便多了！」那少女笑道。

「噢！還未請教姑娘貴姓，在下嚴正坤。」

「白淑芳，峨嵋弟子。」

兩人正說間，凌少峯越來越不行，搖搖晃晃，已經站立不穩，雖然如此，一脚踢出，已將那女子兜胸打得飛了起來，口吐鮮血，身受重傷。

「給我殺！」孫老二紅了眼，吼叫起來。

十幾名壯漢見凌少峯中毒，頓時威風凜凜，呼嘯着蜂湧而來。

凌少峯正準備拚着最後一口眞氣，痛殺這批惡漢，一提眞氣，酸痳越來越甚，毒氣漸漸侵入胸腹！

衆惡漢大喜，圍住凌少峯呼嘯跳躍，却不敢近身。

颼颼颼，白淑芳人生得漂亮，功夫也漂亮，縱身飛入場中，一句話不說，纖足連環踢出，牛高馬大的惡漢像稻草人一樣，紛紛翻身倒地。

別看他們人多，前後不到半盞茶時間，全倒地不起，成了廢物一堆。

凌少峯知道來了救星，無法說話，立刻盤膝坐下，運功驅毒。

嚴正坤緩步走出，一方面爲凌少峯護法，同時對白淑芳道：「姑娘在此，容我去找那半邊天苗傑討

取解藥，仍在臨江樓相會好啦！」

「小心啦！」白淑芳關心道。

嚴正坤根本不須問路，跟着那批惡漢，很容易找到目的地。

所有惡霸，府第必然寬敞高大，門口站着惡漢，這時陸續逃回來的傷者，滿身血污，痛苦呻吟聲，情況相當悲慘，這恐怕正是破題兒第一趟吧！

嚴正坤冷眼旁觀，看了好半天，不會有錯，立刻昂然踏上苗家大門。

衆惡漢立刻呼喝道：「什麼人？」

「滾！」嚴正坤口內只吐出一個很簡單的字，右手倏劈，不待他們有出聲的機會，已經全部放倒。

經過院子，來到了座豪華大廳上，不見半個人影，嚴正坤懶得多說，端起大堂上首一個古瓷花瓶，猛的朝玻璃窗上擲去。

「嘩啦！」一聲大响，那景象更駭人。

十幾個人慌張衝進來，見了大廳上的情況，頓時像鬼哭神嚎，而嚴正坤此時又將一個玉香爐，打中上首財神，不容這班人開口，順手抓人亂丟。

正在鬼哭神嚎之際，又有四人進來，嚴正坤還未看清楚，其中一人凌空飛起，身法如電，手中寒森森的刀，直往嚴正坤胸口擲來。

「嘿！」嚴正坤悶哼一聲，身形微側，右腿倏彈，準確踢中刀柄，頓時飛了起來，「噗」一聲直插在大柱上去，只剩下一個小黑洞。

嚴正坤手不停，輕輕在那人頭頂上按了按，一名武林高手就此受傷倒地。

「什麼人到此行兇？」其中一名好像主人模樣的喝問。

這倒引起嚴正坤的注意，直衝過去，連擊退另外兩人的攔阻，一手抓去，不見他有何動作，竟然避開嚴正坤奇異絕倫的擒拿手。

「好手法，再試試這招！」嚴正坤根本不讓他們閒着，全力施爲，那傢伙還眞不錯呢！二十七招，竟然給擋過去，嚴正坤逢此强敵，精神抖擻，下手越來越重，出招越來越快，直到七十二招，才制服那人。

「你是什麼人？」那人喝問道。

「閒話少說，將解藥快拿出來，只要說個不字，我就先斬斷你雙手！」嚴正坤冷冷道。

「我……好吧，余彪，去把解藥取來，蝕骨散功丸的解藥。」

嚴正坤的狠話很有效，這人果然不敢拖延，手下極快的取來了解藥。

「你就是那半邊天苗傑吧！今天算了，以後再敢犯，立取汝狗命，滾！」嚴正坤說時，一脚踢去，點中他的奇門穴道，不怕他弄鬼。

趕到臨江樓，凌少峯臉上滿佈黑氣，嚴正坤立即將解藥送進他口中，和溫水咽下。

黑氣很快退去，但凌少峯似乎很疲倦，半晌才醒，掙扎着站起來，頹然道：「多謝二位，我這條命算是救了，一身武功只怕廢了！」

「什麼！」嚴正坤叫了起來。

白淑芳泫然欲淚，顯然很傷心。

「可恨！」嚴正坤心中痛恨，一位年輕有爲的絕頂高手，爲宵小所害，廢去武功，這是何等殘酷的事。

「嚴兄，別難過，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先去見家師，他正在擔憂呢！」凌少峯道。

「令師是那一位高人？」嚴正坤問道。

「天機子！」凌少峯淡然道。

「什麼？」嚴正坤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世上竟有這樣巧的事情，驚喜之餘，忍不住叫了起來。

凌少峯沒有說話，顯然心內難受，嚴正坤與白淑芳當然了解他的心情，這不是言語中所能勸解的，沉默反而好些，再說，天機子學究天人，或有辦法也說不定。

誰也想不到，當代奇人天機子竟然居住一間棺材舖後面，平庸的樣貌，和藹可親，完全是個普通人模樣，看上去毫不起眼。

天機子仔細的爲凌少峯把脈，眉頭深鎖，久久才廢然長嘆道：「毒性雖解，功力全失，必須以三年苦功，才可以恢復原來武功。」

「老前輩，家父神鷹嚴天成及各派長老，急着找你老人家，三絕神魔陸新又出山了，並約定明年端午節，在驪山大會天下英雄，比試武功，勝者爲王，號令天下武林！」嚴正坤詳詳細細說明原委。

「我知道，此事已有妥善的安排，老魔到時不會如願，只有一件事，我這徒弟武功暫失，賢侄你必須明年端陽節前，修習兩門武學，才可以對抗老魔，本來，不須用武功，可以消滅老魔，但此事尚有多少冒險性，所以你若能不畏艱辛，習成上乘武功，那就萬無一失！」天機子道。

「晚輩願意吃苦，不知是否有此智力領悟！」嚴正坤擔心道。

「看天意，盡人事吧！」天機子淡淡道。

由於時間緊迫，即時着手進行，每日早晚兩個時辰，嚴正坤赤身坐在盛滿酒醋缸中，下面用火燒，那滋味可不好受，但他咬緊牙關，甚至昏過去幾次，然後又服食了天機子的丹藥，內力迅速增長，再加上天機子的內功心法，進步更快！

足足八個月時間，沒有一分時

間浪費，天機子用非常方法，又將嚴正坤造就成爲絕頂高手，專爲尅制老魔用的，距端午節還有十日時候，嚴正坤與白淑芳才離開天機子。

臨行時候，天機子慇勤囑咐道：「賢徒，以你武功，或可與老魔相抗，甚至制勝，但世事很難逆料，今付你天機令符一支，與老魔見面時，大叫天機令在此，到時自有妙用，萬一沒有靈效，那你只有依靠武功拚命了！」

「徒兒遵命！」嚴正坤受命。

這時江湖上人心惶惶，三絕神魔已漸漸培養勢力，趨炎附勢及黑道中份子，紛紛投靠，一時聲威大振，幾大門派人人自危。

千萬人都在找尋天機子！

嚴正坤回到家時，立時人心大定，那也只是少數人知道而已。

神鷹嚴天成暗中派人送信到各大名門正派，到時赴會便了，已有完善對策，天機子到時必到。

端午節，熱鬧喧嘩，洋溢着喜洋洋的氣氛。

驪山上人山人海，已有二十幾人受傷垂危，嚴正坤等趕到時，正派人士臉上一片灰色。

嚴正坤昂然走入場中，神態從容，朗聲說道：「本人奉天機子嚴命，向三絕神魔挑戰。」

這話一出，立即引起千萬人的騷動。

「胡說，你小子造謠！」三絕神魔怒喝，據他所得消息，天機子已經歸道山，所以才敢再度出山耀武揚威。

嚴正坤緩緩取出天機令。

血紅色，頂上一顆火鑽，在陽光下更加燦爛，簡直像噴出火來，明艷奪目。

三絕神魔呆了半晌，突然吼道：「天機令又豈能奈何我，今天誰敢抗命，立斬馬前。」

嚴正坤心內暗自懷疑，天機子說，令符取出，立見神效，何以毫無動靜？

「呀！」三絕老魔突然發出淒厲已極吼叫聲。

衆人急循聲望去，原來她那嬌美女徒弟，手中魚腸劍正插在老魔背心上。

這變化令在場衆人實在莫名其妙。

「十年前，我奉天機子前輩之命，埋伏老魔身側，他如有異動，待持有天機令的人到，立即下手刺殺，如今不負所命，再見！」說罷，展開輕功，刹那間即消失林中。

「天機子神機妙算，人不能及！」在衆人由衷的讚嘆聲中，緩緩下山而去。

於是，武林中又渡過了一次浩劫了。

（完）

龍威智鬥

現代都市偵探故事／沈西城・文　可飛・圖

劫案漸露端倪　一齊住進別墅

上文提要：億萬富豪滕子固希望四大名探參予研究案情，他知道要在特定的範圍內才能符合偵探的條件，不惜拿出一千萬美元作餌，並根據案情所需，找到符合十一個特定條件的模特兒楊光，希望通過案情重演，能夠抓到前案眞兇……楊光果然上釣，在一個下雨天，他假裝撞倒人受傷求救，用計搶走了一千萬美元……

包維皺了一下眉頭。

滕子固看在眼裡，立即說：「別墅有一切康樂設施，游泳池、電腦哥爾夫、健身室、酒吧，應有盡有，住進去，絕對不會枯燥，請大家放心。」頓了頓，轉身問麥西蒙：「楊光買了哪層樓？」

麥西蒙回答：「五樓。」

「好了，阿麥，你吩咐主管，我們全搬上五樓。」滕子固吩咐着。

四大名探對滕子固的提議並沒有反對，反正是暫住，甚麼地方都不成問題。

「我就住進楊光的隔壁。」滕子固對麥西蒙說：「所以，竊聽器的分機便得接駁到我的房間來，那麼楊光的行動就一切在我的掌握中。」他伸出右手，輕輕地握成拳頭狀。

「那麼我呢？」麥西蒙顯然有點迷糊了。

滕子固眼一翻：「你當然仍舊擔當監視的職責，跟我們一起行動，明天全部搬過去，對了！陸平，你也要隨隊。」

滕子固的口吻近乎命令，那當然因爲陸平是他職員的緣故。

接着，他滿臉笑容地望着四大名探：「我們先住進銀湖別墅去，慢慢欣賞我們的模特兒的所有行動。」

＊　＊　＊

銀湖別墅樓高十一層，有一層是地牢。

地牢是停車場，一樓地面是大堂、酒吧和餐廳，二樓以上，全是住宅。

楊光買的是五〇六室，滕子固住進了左邊的五〇五室，麥西蒙則入住五〇四室，陸平則跟滕子固同住一室。

至於四大名探，則分住四室，分配是：

麥昆住五〇七室。

包維住五〇八室。

梅萊住五〇九室。

施宇住五一〇室。

而聚集地點，則是滕子固的五〇五室。

第二天，滕子固坐言起行，立即爲四大名探搬家。

有錢眞能使得鬼推磨，看似繁雜的工作，不消一天，就完全辦妥了。

滕子固爲了使四大名探歡喜，特意徵詢了各人的意見，然後按照他們的心意，替他們添置了合適的傢具，其中以包維這老頭兒最刁鑽，居然挑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古董傢具；梅萊也不易應付，要了路易十三年代的白色傢具；反而是麥昆和施宇，要求不大，但求舒適便行了。

搬進去後第二日，就是楊光入住的日子。那天中午，四大名探雲集大堂，等待那個心目中的模特兒的來臨。

滕子固和麥西蒙由於見過楊光，所以各自躲在房間裡，不敢露面。

楊光入住的時間，據麥西蒙的照會，是下午兩點鐘。

眼看時間將到，陸平有着說不出的煩躁。

四大名探却是好整以暇地在閒話家常。

大堂裏，除了陸平他們，還有不少住客，十分熱鬧。由於銀湖別墅是高級住宅，因此也有不少外國住客，所以，麥昆他們夾雜其中，並不怎麼顯眼。

「梅萊先生！其實我曾經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跟你見過面，那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了。」施宇這樣地對梅萊說。

「是嗎？」梅萊怔了怔。

「不過，那時候你貴人事忙，我沒有跟你談話的機會。」施宇解釋着。

陸平覺得自己坐在那裏，沒有甚麼意思，於是乘着四大名探閒聊的當兒，偷偷地溜了出去。

才走了幾步，就看見四大名探朝酒吧那裏走去，看來是忍不住酒蟲的誘惑了。

陸平推開大門，走了出去。

他看了看錶，兩點差五分。很快，楊光就會來了，他會以甚麼心態住進這所高級住宅裏呢？

不知怎地，陸平忽然同情起楊光來了：「眞是一個可憐的人。」

楊光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被人利用，還以爲天降横財，發了大財。

「呀！眞殘忍呀。」陸平的心情開始有點不快。

滕子固的本意是利用楊光重現案情，讓四大名探親自參與，從而找到線索破案。可是，後來方針似乎有點改變了，轉而研究一個人的人性：一個貧窮青年，忽然之間有了一千萬美元，他將會變成個甚麼樣子？

換言之，千萬美元變成了一個餌，而楊光就成了上釣的魚。

「眞殘忍呀！」陸平忍不住又嘆息了起來。

就在這時候，一輛簇新的二五〇S平治跑車，像一根箭似地在他眼前掠過。

那跑車在停車場的入口處，「吱」地一聲急停了下來，一張年輕的臉，從車窗那裏鑽了出來，抬頭望銀湖別墅。

起初，陸平並沒有細心去看那個青年，但一看到他鼻樑上的那副太陽眼鏡，就立刻想起了一個人——他就是錄像帶裏的楊光。

呀！楊光眞的出現了。

楊光似乎認不出陸平，看了他一眼，就開動跑車，直闖地牢停車場。

陸平望着那輛平治跑車，少說時價高達八十萬。楊光這傢伙可眞懂得享受呀！

正想着時，楊光已停好跑車，走進大堂。他手上沒帶甚麼，看來，那千萬美金還在車廂裏。

陸平跟他擦身而過，逕向停車場走去。

停車場裏，停的汽車並不太多。陸平一眼便找到那輛平治跑車，正停在一角。

他走到車前朝駕駛座位一看，上面正鎖着粗粗的防盜鍊子。大抵楊光是怕有人會偷他的車子吧。

陸平繞到車後，伸出手指去敲車廂，發出沉沉的聲音，看來千萬美金的確是放在這裏。

「一定是盡可能把鈔票放在身邊。」麥昆早就這樣講。到了這時候，陸平無法不佩服麥昆。

「不如打開車廂看看吧。」陸平想了想，又一邊地用手指輕輕地敲了一下。

「幹嗎？」一聲暴喝打從背後響了起來。

楊光瞪着眼睛，竄到了陸平的面前。

陸平不防有此一着，不禁十分狼狽，祇好以笑遮羞：「這……這輛跑車眞……眞漂亮。」

楊光盯着他，臉上毫無笑容。

「抽煙？」陸平掏出「萬寶路」，遞了上去。

「我不抽的。」楊光顯然有點戒心。

陸平無可奈何地自己點了一根煙：「我就住在這裏，你呢？」

「今天才搬進來。」楊光淡淡地。

「呀！原來我們是鄰居呢。」陸平表示友善，伸出手來，想跟楊光相握。

然而，楊光並沒有如期地伸出手來，把頭向横邊一歪，給與陸平白眼。

也許是有了千萬美元後，才會這樣謹愼吧！但有可能是天性如此，不愛交友。

一時之間，陸平無法判斷，不過若是前者，那就眞是太可悲了。有了千萬美元，就沒有了任何朋友。

陸平自討沒趣，祇好轉身離去，回到大堂的酒吧。

那四大名探仍然興緻勃勃地在喝着啤酒聊天。

陸平沒好氣地在施宇旁邊坐了下來。

「楊光住進來了。」他低聲說，

生怕讓別人聽到。

「我知道。」施宇若無其事地回答。

「那麼我們現在就去看一看！說不定那傢伙正在把千萬美元運入屋裏去呢。」陸平提議。

「有可能。」施宇點了點頭，卻沒有想離開酒吧的意思。

其他三位名探，舉止就跟施宇一樣，仍然手握啤酒杯，嘻嘻哈哈在談笑，似乎早已忘掉了有楊光這個人。

「唉！甚麼名探，祇會空口講白話，人沒來，口水多多，人來了，卻儍在這裏不動。」陸平不禁嘀咕起來。

終於忍不住了，宣之於口：「你們就這樣坐在這裏，不採取任何行動？」

施宇一聽，忍不住笑了起來。

「陸兄弟！你是不是要我們四個人，特意跑到楊光家中，向他表明我們的偵探身份呢？」

語多諷刺，聽在陸平耳中，自然不是味兒。名探總愛挖苦人，不挖苦刻薄，就不是名探。

「不過，你們一味喝着酒，就這樣……」陸平一焦急，就有點兒語無倫次了。

「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施宇摸出一根中型夏灣拿雪茄，叼在嘴角，用大火柴枝燃着，輕輕地吐了口煙：「整天想着跟在對手屁股後走的，不會是好偵探。包維先生與麥昆先生，祇憑想像，就料到了楊光的行動，你早已親歷其境，對嗎？」

陸平負氣地點點頭。

「既然楊光住進了銀湖，我們更無必要日夜盯着他。」施宇又吸了口煙。

「好！講得有理！那麼楊光跟着的行動，是否施先生來推論？」陸平向施宇提出了挑戰。

「客先主後，在香港，我算是半個主人，所以一直以來，都是先讓客人一步，若是依照這個程序嘛，這回該輪到梅萊先生了。」施宇望了梅萊一眼。梅萊好整以暇，施宇笑了一下：「不過，既然陸兄弟指明要我來推論，我再推辭，就有點那個了，好吧！姑且試一下。」

這樣一說，陸平與三大名探的視綫都一齊投向施宇。

包維、麥昆和梅萊這三位名聞世界的大偵探，倒眞也想看看這位香港名探的推理能力。

施宇取下雪茄，喝了口啤酒：「楊光一住進銀湖，心情就會寬下來，換言之，不會像早幾天那麼緊張，像上了弓之弦，他當然會繼續留意報章和電視的報導，知道警方仍然毫無頭緒，那就更加放心了。目前，他已買了跑車，隨時可以逃走，不過，目前不會想到要逃。此外，楊光想到的，應該是怎樣去花錢。」

「他已買了跑車，再不會買其他汽車了吧。」陸平年少氣盛，忍不住插口。

「汽車？哈哈！當然不會，不過有一樣東西，楊光一定會千方百計地去找。」施宇說。

「曾經有一位名作家這樣說過，金錢與女人，是一個同義詞，特別是年輕人，這種意識就特別的强烈。」施宇說：「楊光這個人，表面看來是一個孤獨的青年，對女人應該慾望不大，這樣想，那就大錯而特錯。事實剛巧相反，楊光的心一定下來，首先想到的便是女人。他買了跑車，當然是在緊要時刻，方便逃亡，不過，從另一面看，則是方便追求女人。」

「照施先生這樣說，楊光會開始泡夜總會和酒吧了？」陸平問。

「唉！你這個人眞是連一點想像力也沒有。」施宇苦笑一下，跟住又聳了聳肩。

陸平不禁臉紅起來。

不過，他個性素來倔强，不肯認輸：「過去有不少搶了錢的强盜，不是流連舞榭歌台嗎？醇酒美人，就會忘了被警察追捕的恐懼，有錢就拚命揮霍，因此，到被捕時，身上往往不名一文。」

「如果搶的是二、三十萬，那麼就會正如陸兄弟那樣說，跑到燈紅酒綠的地方拚命揮霍。可是現在是千萬美金呀！兌成港幣，將近八千萬，於是人的心情就會受到規限。你看，現在楊光花了好幾百萬買了銀湖別墅的單位，又用了幾十萬買跑車，在某種意義上，他已受到了鈔票的束縛，要做一個高尚的人。因此，我推算他現在必然會打電話給傢具店，訂購高級傢具，之後，他就會千方百計地找尋一個適合過這種生活的女人。適合這種形式的女人，自然不會是甚麼舞小姐和酒吧女郎了。」

「那麼，敢問是甚麼樣的女人？」陸平問。

施宇喝了一口啤酒：「陸兄弟是年輕人，不妨想想如今的年輕人，喜歡的是哪一類高級女人？」

陸平不假思索地說：「怕是年輕的女明星、藝員和時裝模特兒吧。」

「那就對了！楊光的目標就是這些女人！跑車就是用來狩獵的道具。」

陸平接口說：「明星、藝員、模特兒最喜歡在尖東出現，楊光……」

「對了！楊光會駕着那輛名貴跑車去尖東狩獵，混熟了，就會帶那個高貴女人到銀湖來，共賦同

居。家住高級豪華大廈，駕駛的又是名貴跑車，加上有用之不完的鈔票和俊俏的臉孔，要追求明星、藝員、模特兒不會是一樁難事吧？」施宇一口氣地說。

「好！那麼之後，楊光又會怎麼樣呢？」陸平問。

「我的推論暫時到此爲止，之後，就得麻煩梅萊先生了。」施宇重新點着了雪茄。

陸平望向梅萊。

梅萊祇顧喝着啤酒，連正眼也不瞧他一下。

陸平自討沒趣，負氣地跑上五樓去找滕子固，想把施宇的推論告訴滕子固。

一踏進五〇五室，就看見滕子固正聚精會神地在聽着竊聽器。

「有甚麼動靜？」陸平走到滕子固身邊，輕輕地問。

滕子固聳聳肩：「那傢伙好闊呀！剛才打電話給中環的高級傢具店。現在，各類名貴傢具都被送了來呢。」

「哈！施宇先生的推論又中了，」陸平把施宇的推論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滕子固，然後問：「你對狩獵高級女人這一點，有甚麼看法？」

滕子固說：「如果我是楊光，才不會那麼費勁呢！用錢買一個漂亮的女人，不就行了嗎！」

「我也曾這樣對施先生說，卻被譏笑缺乏想像力呢！他說用錢買女人，那祇是搶了二、三十萬的强盜才會那樣做。」陸平自然有點兒忿忿不平。

「是嗎？」滕子固喃喃地，忽然皺緊了眉頭。

「來了！來了！」滕子固自言自語地。

「甚麼來了？」陸平有點莫名其妙。

滕子固指了指貼近鄰室的牆壁：「隔壁開始行動了。」

陸平附耳一聽，鄰屋發出了連串嘈雜的聲音。

「傢具搬進來了。」滕子固萬分感興趣地，跟着把手上的竊聽器交給陸平。

陸平把它掛在脖子上，將耳筒貼在耳上。

「喂！床放在牆邊。」

「小心小心！沙發放低一點。」

原來楊光正在命令搬運工人放置傢具。

「這傢伙。」滕子固搖了搖頭：「買了不少傢具呢。」

陸平點點頭：「他一定是想把整間屋子都擺滿。」

過了大概十分鐘，耳筒裏傳來了楊光的聲音：「行了！這樣擺才高貴呢。」

「好傢伙！」陸平暗暗罵了一聲：「暴發戶！」

這時候，耳筒裏傳來一陣巨響。

「慢慢來！慢慢來！」楊光的聲音顯得緊張：「別撞壞傢具！小心！喔！小心！」

「楊先生！我們會小心！請你讓開一些，保險箱大，你站在這裏，我們搬不進去。」搬運工人似乎有點兒怒了。

「好好好！我讓開！我讓開！」楊光連忙地說。

於是一陣搖曳的聲音傳了過來。

巨型保險箱給搬進了屋子。

接着是其中一個工人向楊光解釋保險箱的用法。

「眞的買了保險箱呢！滕先生。」陸平對滕子固這樣說。

他有着無限的興奮，因爲楊光買保險箱，是出自陸平個人的推理，美國名探麥昆，對此作了保留。如今，楊光眞的買了保險箱，那就證明陸平的推理是對了，他哪能不雀躍。

滕子固瞪了他一眼：「想不到你這個小鬼，也眞有一手呢。」

受到稱讚，陸平的骨頭是輕了四両，對這宗案子，他不但感到興趣，而且還想參與。

過了一會，鄰室靜了下來，再沒有任何的聲音。

滕子固跟陸平對望了一眼，同時說：「那傢伙在裝鈔票了。」

果然，鄰室又傳來「悉悉索索」的聲音。

他把一疊一疊的鈔票裝進保險箱裏，原來又要費一段時間。

楊光把鈔票全放進保險箱，然後把門鎖上，到此，他心理上的不安，全然一掃而空。

高尚安全的大廈，穩固的保險箱，再也不必擔心火災和盜竊。

陸平問滕子固：「滕先生，那個眞正的强盜，會不會像楊光一樣，住進了市中心的高尚大廈，買了跑車，把鈔票全放進保險箱裏呢？」

「楊光的性格跟那强盜很相似，所以我相信原來的那個强盜所採取的行動，會跟楊光相差無幾。」

「如果是這樣，警方不是很容易破案了嗎？」陸平忽然這樣說。

「願聞其詳。」滕子固從陸平手上取回竊聽器。

「警方不必查偷車和駕駛執照，祇要查最近買入高尚住宅和跑車的的人，豈不是可以抓到强盜了？」陸平一口氣說出了他的看法。

「警方哪會這樣做，」滕子固搖搖頭：「警方是一種官僚組織，做起事來，步步爲營，不會跳越程序。」

看來，滕子固對警方，不存任何好印象。

「他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會隨便行事的。」滕子固悻悻然地說。

滕子固這樣有錢的人，對警方也投以不信任的一票，難怪窮等人家，對警方更無好感了。

滕子固喝了口鐵觀音茶，往下說：「現在警方破案子，幾乎全賴線報，沒有線報，就等如魔術師手上無扇，神仙難變，破案的機會微乎其微，四大名探說警方目前最不足的，就是想像力，這倒是千眞萬確。」

「我想四大名探的意思是警方不懂得利用想像力來破案吧。」陸平提出了個人看法。

「好小子！有道理。」滕子固在陸平的肩膊上大力地拍了一下，顯然對他個人印象已有了改觀：「今次這件事，我們有一個計劃，說不定要你幫忙。」

「甚麼計劃？」

「我想把四大名探的破案經過，寫成一本書，一定會成爲暢銷書，同時也好向警方表示一下，他們的查案手法太落後了。」滕子固說出了計劃。

陸平拍掌贊成，他說：「滕先生，謝謝你看得起我，不過我的能力還未能把案件的經過情形一一地寫下了，我心目中有一個人選，比我更合適。」

「甚麼人？」滕子固問。

陸平低聲地說出了一個人名。

滕子固呵呵笑了起來：「聽是聽過！好！不反對。」

到底那個人是誰？聰明的讀者，不必我說，怕已猜到了吧。

這時，隔鄰傳來開門的聲音，看樣子，楊光要出去了。

「要跟着他嗎？」陸平問。

「不！有麥西蒙。」滕子固搖搖頭：「喂！小陸，我們去看看那間房子。看看千萬新貴，怎樣佈置新居。」

「我們怎麼進去？」陸平狐疑地。

「哎喲！你這個人，眞的忘記了？我是大業主呀！會沒有後備鑰匙嗎？」

滕子固伸手抽屜裏，摸索了一會，取出了一串鑰匙，在陸平眼前一晃：「看呀！」

鑰匙上貼了一張白紙，用膠紙黏着，上面印着「五〇六號」四個字。

「我們去探險。」滕子固這時的表現，有如一個頑皮的小孩子：「如果施宇的推論正確，楊光現在是趕着去泡妞，會有一段時間不回來。」

「對。」陸平童心大起，跟在滕子固背後，來到了五〇六號室的門前。

長長的走廊上，連半個人影也沒有。

滕子固鎮定地開了門，兩個人閃身進去。

屋裏的佈置，一如陸平想像的一模一樣，地板鋪着厚厚的地毯，客廳擺了一套弧型沙發外，還有麗音電視、錄影機和音响設備。

房間裏，放了一張四柱圓床，面積大得可以睡上四個人。床的旁邊，就是那個巨型保險箱。

「這就是那傢伙的樂園了。」滕子固有點兒不屑。

但看在普通人陸平的眼中，這是頂級奢侈。

楊光一直住在窮地方，這裏跟那裏比，無疑是天堂。

看來連樓價在內，楊光起碼要花了五百萬。

五百萬就可以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王國，那可眞不算太貴呀。

陸平忽然間又想到那個眞正的强盜，可會像楊光一樣，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呢？

「辛苦鈔票快活用呀！」滕子固苦笑了一下。

陸平摸了摸那些傢具，都屬堅固耐用，這就反映出楊光是一個懂得花錢的人，同時，到了這個階段，他的內心世界亦已平靜了下來，準備在這裏匿伏一段時間，才作打算。

想到了這裏，陸平的腦海裏，陡地浮現起一個問題來了，那個强盜是不是正採取跟楊光相同的行動呢？

就在這時候，客廳的電話响了。

由於來得突然，把兩人嚇了一大跳。

陸平從睡房那裏奔了出去，正想伸手去接，陡地，停止了。

這裏是楊光的家呀！電話仍舊响着。

是誰打來的電話？

滕子固也從房間裏走了出來，望着陸平，他心裏有着陸平同一的問題——是誰打來的電話？

楊光是强盜，應該沒有人會知道他這裏的電話。

電話响個不停。

「誰打來的？」滕子固皺着眉頭，冷冷地說。

這時，背後响起了一把銳利的聲音：「千萬不要接！」

兩人回身一望，不知甚麼時候，施宇已經在他們的背後。

他笑吟吟地說：「你們太不小心了，連大門也不掩上，就闖進來探險。」

這時，滕子固和陸平才想起剛才進來時，竟然忘記把大門關上。

電話就在這時候停了。

「施先生，你看是誰打來的？」滕子固有意考一考施宇。

「這還不簡單嗎？滕先生，以你的智慧，應該一猜就猜到。」

「是傢具店或保險箱公司打來的吧！總不會是警察。」滕子固難得施宇稱讚他，骨頭輕了幾兩。

「不是，兩者都不是。」豈料施宇一口就加以否定：「電話响了三分鐘就停，我相信對方一定是在電話亭打過來。」

「喂！到底那個人是誰？」滕子固沉不住氣了。

「是楊光。」

「甚麼？」滕子固倒退了一步：「楊光自己打電話給自己，神經病！他想跟誰說話？」

「跟誰都不說話。」施宇連忙解釋：「他打電話來，衹是想探聽情勢，如果有人接，他就知道自己身陷險境了。方法雖不太絕妙，作爲自保，則是無以上之。」施宇瀟洒地說：「所以，楊光會不停地再打來。」

「施宇！我眞是服了你！」滕子固喜孜孜地搭着施宇的肩膊。

同種族之間，友情始終是比較深厚的。

施宇聳了聳肩：「多謝謬讚。」

三個人離開了五〇六號室，回到滕子固的屋子裏。

正如施宇所料，每隔一小時，就有電話打到五〇六號室，證明了施宇的推論，完全正確。

入夜，麥西蒙打來電話。

「楊光在尖東的酒吧泡了一個女人。」

「是甚麼樣的女人？」滕子固問。

「眼大臀豐，大美人一個，衣着趨時，看來是時裝模特兒呢。」

掛上電話，滕子固望着施宇：「了不起！了不起！全在你的意料之中。」

凌晨一點，楊光帶着那個大美人回來了。

通過竊聽器，隔壁的一切，衆人瞭如指掌。

那美人叫金小蝶，英文名翠茜，二十多歲，職業是廣告模特兒，在模特兒界剛起步。

這時，隔室傳來「平安夜」的歌曲。

衆人於是想起了再過三天就是聖誕節。

包維第一趟在國外度聖誕，他不由得有點感慨：「呀！怕今年看不到雪了。」

「不要緊！我有辦法！」滕子固嚷了起來。

聽到了滕子固的嚷聲，其他五個人的視綫都一同投向他身上，他們都想知道滕子固又有甚麼鬼主意。

滕子固興奮地說：「放心放心！香港這個小地方，雖然沒有雪，但可以用人造雪呀。」

「哦？」包維皺了皺眉頭。

「告訴你們，我已決定在平安夜在別墅的大堂裏，開一個派對，包維先生，那天晚上，你可以看到雪花飄舞。」滕子固說出了他的計劃。

立刻，滿室充滿了掌聲。即使是傲慢的包維，也露出了罕有的微笑。

這時候，他們同時聽到了床褥被壓的聲音。

楊光和金小蝶雙雙上床了。

起先是一陣「咭咭」的笑聲，跟着是悉悉索索脫衣的聲音。

看來，兩人現時是「肉」帛相見了。

滕子固有點惋惜地說：「眞可惜，沒有裝室內電視，否則我們有生春宮可看了。」

滕子固似乎很有偷窺狂，雙眼瞪得大大，雙耳豎得直直。

反之，四大名探都各自聳了聳肩，一派無可奈何的神情。

「滕先生！我們告退了。」四人異口同聲地。

「好好好。」滕子固笑着，目送四人離去了之後，他對陸平道：「四大名探，難得純情。」

「對呀！」陸平同意地。

這四大名探，跟陸平在銀幕上所看到的探長，有着極大的差別。

銀幕上的探長，硬朗火爆，風流自賞。

四大名探却是溫文爾雅，充滿了古典浪漫。

* * *

第二天中午，陸平從夢中醒轉過來，洗了把臉，披上運動套裝，徐徐下樓到大堂去。

大堂裏，已有了聖誕氣氛。

他一眼便瞧見楊光和金小蝶坐在沙發上，態度十分親暱。

陸平在不遠處的沙發上坐了下來，點了根煙，細細地欣賞金小蝶。

眼大得眞厲害，攝人魂魄。

眞是一個大美人，陸平看得一久，心不禁跳了起來。金小蝶穿了一襲短裙，兩條修長大腿完完整整地裸露在空間，讓大堂的射燈那樣地一照，更閃出了炫人雙目的光輝，祇要是能摸上一把，該多好。

楊光跟金小蝶不停地在談話，不時爆發出爽朗的笑聲，看來，兩人眞是十分的情投意合。

陸平想起了施宇的推論了——「兩人會共賦同居」，看來，大抵不會錯到哪兒去。

「金小蝶走進睡房，看到了那個巨型保險箱時，會有甚麼反應

呢？」

「楊光又怎樣解釋？」

看着兩人的卿卿我我，陸平的腦子裏浮現起以上的兩個問題來。

這時候，四大名探相繼下樓。

麥昆、包維、施宇在大堂的沙發上一坐，幾乎是同一時間的動作，從報架上取過當天的早報閱讀。

祇有梅萊，擺動着肥胖的身軀，直朝酒吧走去。

陸平想了一想，站起來，走向酒吧。

在他的心中，一直有這樣的念頭：「三大名探早已各展其長，也該輪到梅萊了吧？」

他跟到酒吧去，目的就是想聽一聽梅萊的推論。

梅萊已叫了一大杯啤酒。

陸平剛坐下，梅萊就開口說話。

「我早知道你會跟進來。」梅萊說。

「爲甚麼？」陸平怔了怔，隨即明白了。可不是嗎？號稱世界四大名探之一的梅萊，豈會是浪得虛名！他笑了笑：「梅萊先生！現在該輪到你一獻身手了。」

梅萊放下大酒杯，取出那根煙斗，慢慢地把煙絲塞了進去。

「你要我繼續玩推理遊戲？」他把煙斗叼在嘴角。

「你不喜歡這個遊戲？」陸平詫異地問。

「爲甚麼這樣問？」梅萊點了煙斗。

「你跟其他三位先生的態度十分不同。」陸平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個人的看法：「那三位先生，十分享受這個遊戲的樂趣，然而，你完全沒有那種感覺，似乎對事件的興趣不如對强盜本人的關懷。」

「對。」梅萊點點頭：「說得對。」

「你看來不憎恨罪犯。」

「憎恨罪犯？你憎恨人類嗎？」梅萊問。

「你是說罪犯也是人，你是這個意思嗎？」

「如果單是這樣想，就會感到傷感。我覺得犯罪的人，比我們更具人性呢。」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陸平聽得一頭霧水。

梅萊嘆了口氣：「我們人類中，當然有那意志如鐵的人存在，這種人，遇到甚麼傷悲也不會動心。這種人，是異人，不是正常人。人類嘛，十居其九是意志力薄弱的動物，那是天性使然。因此每個人都會有犯罪的衝動，祇是受制於道德和教育，所以才不致鑄成大錯。然而，罪犯就不同，因爲某種理由，舉例說失婚吧，於是就衝過了道德的樊籬，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罪行。」

「你覺得楊光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當然。」梅萊放下煙斗：「那一千萬美元，會令他走向更大的極端。」

「走向更大的極端？」陸平怔了怔：「有了一千萬美元，還不滿足？」

「應該是滿足了！然而，當一個人犯了罪，想回頭改過自新，那是沒有可能的，祇會向罪惡挺進，這就是人類的劣根性。」梅萊拿起枱上的煙斗，朝煙缸邊輕輕的敲，燒焦了的煙絲，全掉進了煙缸裏。

「那你認爲楊光今後會有甚麼行動？」

「難講。」梅萊朝大堂那裏望過去：「人類是奇怪的動物，犯了罪，祇那麼一次，在他的潛意識裏，就會有第二次犯罪的衝動，也就是說這個人已經開始腐化。」

「你是想說楊光可能會以犯罪爲樂？」陸平問。

「你看，楊光一拿了錢，就買房子、跑車，還泡了個漂亮妞兒同居，這就是腐化的象徵。腐化跟罪惡是二而爲一的東西。楊光從現在開始，祇會前進，不會後退，他再不想過回昔日的生活。」

「你可否說得更具體一點？」陸平總覺得梅萊的推論沒有其他三位名探那麼直接：「因爲我……我一向缺乏想……想像力。」

梅萊望了陸平一眼：「作爲一個罪犯，最安全，就是身處人羣中而能保持孤獨。可是人是不耐孤獨的動物，所以楊光要找金小蝶作伴，兩人日久生情的話，到後來，那千萬鉅款就成爲了兩人間的障礙，楊光會怕秘密爲金小蝶揭穿而感到不安，不安一生，永不停頓，爲了消除不安，最後會把那個引起不安的人殺掉。」

「甚麼？楊光會殺金小蝶？」這個推論眞的大出陸平意料之外。

「那個女人是不安的主源，就在楊光把她帶進房間的那刻開始，不安已播了種。還有……」梅萊頓了頓：「我對那個麥西蒙也頂感興趣。」

「爲甚麼？」陸平越聽越感興趣：「他不是負責監視楊光嗎？」

「我當然知道。」梅萊說：「麥西蒙雖說是滕子固的朋友，其實不外是他的職員罷了，是任由他差遣。你閉閉眼睛想一想，如今在他眼前，出現了一千萬美元，他會不會動心呢？所以，往往會節外生枝，衍化出新的事件。」

「我是他，怕也會動心呢。」陸平笑着說。

梅萊叼着烟斗，定定地望着陸平。

（未完・三）

上文提要：樂滿天被選中接受一項複雜的殺人任務，有心私聘韋勤與曹建樹為助手，三人議明事成之後酬金三、四開，但一切行動要聽指揮且不准問為什麼。三人先去開封瑞興賭場行事，樂滿天以巨注引誘東主賭博，韋、曹二人在後堂擒捉幕後老闆封藝生，樂滿天索得口供後，叫兩人將其送往東京賭莊，在後花園中將他殺死以便嫁禍……



殺手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殺手・魔鬼・如來佛

八大高手遭殺害　死狀如一費猜度

曹建樹訝然道：「這倒奇了，既然連他都不太清楚，僱主為何要殺他？對啦，咱們是要破壞其組織，還是要殺他們的頭子，那僱主不會不知道頭子的身份吧？」

樂滿天道：「至今尚未最後肯定！隨着咱們之揭發，僱主會再派人指示，至於是哪個組織在下也不清楚，目前只能說，該組織頗為龐大，野心更大，有心要獨霸武林，是故在下早說過，為此而殺人，兩位事後不必內疚，說眞的，對武林還有貢獻。」

韋勤深深吸了一口氣。「我早料到，這宗生意不好吃！若只殺一個人，又何須三十萬兩銀子！」

樂滿天道：「許艮義莊在南城郊兩里外，今晚咱們分開出城，到了義莊外面再集合，為了應付大戰，最好先休息一下！」

二更，烏雲遮月，大地一片昏暗。

這正是夜行人行事的好時機。

兩條黑影分前後悄悄進入許艮義莊，另一條黑影稍停，即自後面進去。

許艮義莊佔地頗大，四周圍是灰磚牆，前面是座小院，小院後面蓋了一大片的棚子，棚子裡放滿了一具具的棺材，棚子搭得甚為穩固，牆只建了一半，留出一半來透氣，雨簷伸出三尺外，即使刮風下雨，棺材亦不容易被淋及。

棚子裡因為十分通風，是故毫無異味，只飄着香燭的氣味。

曹建樹由後面進去，先是一個小小的花園，花樹大概管理不善，疏疏落落，中間一座一亭子，放了一張神案，似是拜祭用的。

月光偶爾自雲隙中瀉漏下來，夜風勁吹，光禿禿的樹枝影子在地上亂晃，似是魔鬼亂舞，益添幾分恐怖。

曹建樹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抬步向棚子走去，經過小亭時，才發現有人伏在神桌上打瞌睡，他輕吸一口氣，急竄過去，舉手封住其暈穴。

他一步一驚心地走進棚子裡，望着那無數的棺材，不禁犯了愁，年月太長的，而還沒有人認領的，已疊起一排排的，十分整齊，自地至頂，最高的有六七具，最少的也有四具。新來的，則一具具架在長櫈上，有的棺材還發出油漆氣味。

棺材前端果然都貼着張紙，記錄死者之情況，曹建樹不知義莊內的人，是否全部在前院睡覺，還是有人在此看守，生恐有人自暗處撲出來，是以眞是一步一驚心！

今夕已是小年夜，遠處傳來的鞭炮聲，也把他嚇了一跳。外面光線暗淡，要想看清楚棺材上是否有貼紙，並不容易，曹建樹輕吸一氣，擦亮了火摺子。

火光一起，他目光一及，見棺材旁邊站着一具不能動彈的物件，幾乎嚇得驚叫出來。

總算沒有出乖露醜，稍定神之下，發現那是個人，只是被人封住了穴道而已，他一顆心又怦怦亂跳起來。

是誰封住其穴道的？難道是韋勤？韋勤自前院走過來，照理應該沒有那麼快才對！

那麼又是誰？忽然「咪嗚」一聲怪響，棺材下竄出一頭黑貓來，又把曹建樹嚇了一跳，踉蹌一退，撞及一疊棺材。大概那疊棺材年久開始變形，並不穩當，一碰之下，便骨碌碌地滾了下來。

曹建樹驚呼一聲，連忙離開。「蓬」地一聲響，最上面那具棺材摔落地上，連棺蓋亦彈開了，露出白皚皚的一副人骨。

那疊棺材尚「吱吱」地輕響着、搖擺着，曹建樹連忙向前竄去，一陣寒風吹來，把火吹熄，四周重歸一片黑暗。

就在此刻，背後又響起「蓬」地一聲，緊接着一陣中人欲嘔的腐屍臭味，直沖腦袋。

曹建樹驚魂未定，一手强有力的手臂自旁伸了過來，緊緊地抓住其小臂，用力把他向旁拉去。

曹建樹另一手拿着火摺子，未能反擊，偏生那人五指十分有力，揑得他關節發疼，臂上連一絲力都發不出來，不由自主地被拉到另一疊棺材後面，此時，耳畔方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莫驚，是我！」

原來是神出鬼沒、高深莫測的樂滿天。

不知為何，他却覺得樂滿天十分可靠、可信，心頭一鬆，便把半邊身子都靠在他身上。

耳畔那如同蚊吶的聲音又道：「有人來了，咱們上去！」樂滿天放了手，輕輕一跳，雙脚落在板櫈上，人一落下，身形完全被棺材擋住。

曹建樹依樣畫葫蘆，也蹲在另一張板櫈上。

俄頃，果然聽到一個輕微的脚步聲，曹建樹不敢動彈，一顆心沒來由地怦怦亂跳，却見樂滿天正探頭偷窺。

脚步聲越來越近，似停在棺材前面，曹建樹連忙閉住呼吸。

「唉，這時候哪會有人來認屍？莫非鬼在打架？」

話未說畢，一條人影倏地在棺材頂急露，曹建樹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外，却見樂滿天身子斜飛，右手拇指與食指，其準無比地扣住其喉管，猛見其手臂一掄，那道黑影已越過棺材而至。

他人未落地，樂滿天左手食、中兩指已抵出，封住其痳穴及啞穴，然後將之輕輕放在地上，他又湊近曹建樹身邊，輕聲道：「你且守在此處！」

樂滿天躍出棺材，逐一檢視。他練成一對夜眼，在黑暗視物，毫無困難。

忽然前面傳來一個輕微的响聲，樂滿天一回頭，便看到三個人走了過來。

* * *

韋勤潛進前院，天井裡有一口井，另一邊則放着一對石鎖，小廳內只放着一張桌子，幾張板櫈，看來十分簡陋，小廳兩旁有耳房。

他躡手躡脚走上前，輕輕推耳房的門，兩扇門均推不開，也許房內的人睡着了，把門閂上。

小廳有一道暗廊，直通後面的棚子，兩旁又有廂房。韋勤輕輕推開房門，定睛一望，黑暗之中，隱約見到房內放着一具棺材，正面並沒有貼上死狀的白紙。

也許歐陽佛就睡在裡面，韋勤想至此，一顆心立即緊張得怦怦亂跳起來，他想出去通知再回來，若為敵發覺，便功虧一簣，乃決定冒險一試。

韋勤吸了一口氣，左手去揭棺蓋，右手掏了一些「不見紅」，輕輕將之彈進棺材內，然後又將棺蓋放下。

「不見紅」的意思是，以此殺人不必流血，假如棺內有人，吸了「不見紅」又不能長期閉住呼吸，必定中毒無疑，韋勤最後才將棺蓋用力揭起。

與此同時，韋勤背後突然覺得一涼，而冰冷的聲音，又比劍尖更寒。「別動，你背上有一把利劍。」

這刹那，韋勤全身的氣力幾乎消失得乾乾淨淨，他知道對方說話之份量，乃乖乖地垂下雙臂。

* * *

樂滿天看到的三個人，前面一個提燈，第二個便是韋勤，最後那一個是一位身穿文士服的中年人，雙眉斜飛，蓄着三綹小鬚，斯文中又帶點威武。

「你是誰？」

斯文漢子冷冷地道：「你不必管我是誰，只要有人破壞咱們之利益，便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要將之殺死。」

樂滿天故意擺出一副可憐相：「這如何是好，閣下不能開恩，放人一馬？」

那漢子聲音比冰還冷：「如果閣下肯自殺，某家便可考慮放人，如何？」

樂滿天輕嘆一聲：「你這不是强人所難？你認定被你俘擄的人，是在下之好友？錯了，他是他，我是我。」

那斯文漢子冷冷地道：「你敢再說一遍這種廢話，某家便不再客氣，你可知道某家抵在他背後的是什麼東西？」

「無非是刀劍之類的利器吧！」

「快說實話，你們來此到底是爲了什麼？敢說一句虛話，便刺他一刀。」

「在下是來找歐陽佛的，他來做什麼在下不知道。」

猛見韋勤身子微微一震，樂滿天臉上毫不動容。「就算殺死了他，也與在下無關，閣下是不是歐陽佛？不對，封藝生說你晚上是睡在棺材裡的，是以在下來此找歐陽佛之『寢室』。」

「封藝生着你來的？某可不曾聽過他的名，他到底是什麼人，你又是什麼人？」

樂滿天踏前一步半，問道：「你身邊這人可靠？」

「此人是某之心腹。」

樂滿天再問一句：「涼亭裡那一位呢？」

那漢子目光一變，「你殺了他？」

樂滿天搖搖頭：「在下不知他之身份，只封住其穴道，哦，聽你的語氣，你便是歐陽佛？」

斯文漢子厲聲道：「你尚未答覆某家之問題。」

「在下乃蕭妙，是蕭絕的堂弟，也是封藝生的保鏢，最近開封來了一位煞星，自稱是樂滿天，把閣三郎和我堂兄弄傷了，還不讓咱們的瑞興賭場開業，是以令在下來討救兵。」

「可有此事？」

樂滿天嘆了一口氣，道：「我騙你有何好處？誰願意來此看死屍？封老闆又說白天找不到你，只要在晚上找一具沒有黏貼死狀白紙的棺材，老實說，這裡的棺材少說也有幾千具吧。」

那漢子臉色稍霽：「他是怎樣交代你的？」

「他說找到那具棺材，先在棺蓋上敲三下，再敲兩下，棺內的人問你話，不管問什麼，你只管答他一句話，『黃河之水天上來』。」

「姓封的可有向你說明，他跟歐陽佛是什麼關係？」

「有，他說是一位表親，不過久沒來往，但歐陽佛曾欠他一個人情，曾表示他若有危險會救他一次。」

大概他所說的全對，是以那斯文漢子吁了一口氣，把韋勤推向提燈漢子。「扣住他，再慢慢問。」

那提燈漢子右手伸出去抓韋勤，說時遲，那時快，樂滿天抽劍而出，那漢子的手臂才伸出一半，小臂已斷，摔落塵埃，他甚至還無所覺，手臂繼續伸前。

那斯文漢子突有所覺，急伸出右臂，刀尖急刺韋勤的後背。刹那間，但見樂滿天之長劍，劃了一道圓弧，白光過處，又將其手臂斬傷，他手腕一抖，劍尖已倏地抵在斯文漢子的喉頭上。

直至此時，那提燈漢子方發出一道淒厲之極的叫聲，那叫聲在黑暗中聽來，恍似夜梟啼哭，教人汗毛直豎。

* * *

前院後廂房內。

一燈如豆，房內昏昏暗暗，寒風自窗縫中灌了進來，燈光搖曳，人影在棺材上、牆壁上亂竄，氣氛比剛才更加恐怖，但韋勤之心情却比剛才好多了。

如今被制服的不是他，而是歐陽佛。

歐陽佛被封住痳穴，躺在棺材裡。

樂滿天站在棺材邊，雙眼直望着他，足足有頓飯工夫不哼一聲，只看得歐陽佛詫異不止，只看得他心底發毛。

忽然樂滿天自喉管裡吐出幾個字：「我便是樂滿天。」

歐陽佛雖然被封住穴道，但看得出他內心之震驚，似乎連臉上之肌肉也跳動了一下。

「封藝生他活得很好，在一個最安全的地方，你知道他爲什麼會得到這種待遇，因爲他跟咱們合作。」

歐陽佛呻吟似的嘆了一口氣，樂滿天忽然離開棺材，負手在房內踱起步來，「我懂得一種刑法，叫做『蟻穿蛇行搜魂噬心大法』，你聽過嗎？要不要試一試？」

棺材裡又響起「咯咯」的喉管聲，似乎表示他不願意嘗試。樂滿天忽然回頭對韋勤和曹建樹道：「你倆到外面把風，除非有情況，除非有我召喚，否則不許進來。」

曹建樹露出失望之色，還帶着幾分憤怒，但見韋勤乖乖出去，他不敢吱聲，也跟着出去。

「韋兄，你眞的不想知道咱們這宗生意之目標？」

韋勤兩眼望着屋簷，喃喃地道：「樂滿天所說極有道理，知道越多秘密，對咱們越加危險，你我之目的不外是爲了賺錢而已，何必知得太多。」

曹建樹幾乎跳了起來：「這跟咱們之安危也有關係，你認爲是多管閑事？」

韋勤目光絲毫不變，輕嘆一聲：「我總覺得你不像個殺手，反而樂滿天他像！」

曹建樹身子抖了一下，反問：「難道他不是殺手？」

韋勤忽然走動起來道：「我到外面把風！」言畢靜靜地走出去，像頭忠心的狗！

* * *

樂滿天自房內出來，臉上毫無表情。

曹建樹立即迎上去。「怎樣？」

「送他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了！棺蓋已蓋上，倒是方便！」樂滿天說這句話時，不帶絲毫情感。

曹建樹心底冒起一股寒氣，忍不住緊一緊衣襟。心忖：難怪韋勤說他像殺手。

過了半晌，曹建樹才乾咳一聲：「那斷都招供了？」

樂滿天忽然邁步出院。「通知韋勤，快下雪了，趕緊回城！」

曹建樹忽然覺得他像一團雪，遠看晶瑩剔透，但一摸上去便化開了，別說了解他了，他的一言一行，有時叫人感到可親可靠，教人把心底話都告訴他，但有時又教人心生畏懼，須遠遠離開他。

刹那間，曹建樹又覺得自己在樂滿天和韋勤之間，像個剛出道的雛兒！但樂滿天年紀比自己只大多少？

燈光下，隱見天空已紛紛揚揚地飄下雪花。曹建樹不敢多躭擱，急忙竄出去。

* * *

還是漢都客棧，仍在樂滿天房內。

今日是大年夜，天上下起大雪來，瑞雪慶豐年，這是個好預兆，但因爲過年之關係，客棧內之住客，比往常都要稀少。

廚師已經回家去過年了，客棧內只有五六個住客，是故由一位年老的店小二掌爐，炒出來的菜，只能勉强及格。

店外不時傳來鞭炮聲和小孩子的歡笑聲，只有揭不起鍋蓋的大人們，愁眉鎖得比鐵鍊還緊。

但樂滿天已一天不說話了，韋勤沒去找他，曹建樹經過昨夜也不敢去嘮叨他，直至吃晚飯的時候，樂滿天才來喚他們。

桌上放着一隻火焗，還有四五個小菜、一瓶子白乾、三大碗餃子，炕前擱着一隻炭爐，房內溫暖如春，但樂滿天的笑容却有點勉强。

「今天是大年夜，出外的人雖然不太在乎，但我在乎！假如不是我把兩位拖下水，兩位可能都在家裡跟家人團聚。因此，略備酒水，咱們也聚一聚，可惜店內沒多少菜，只好湊合湊合！來，兩位請入座！」

這席話說得比炭爐還教人感到溫暖，韋勤和曹建樹立即分坐兩頭。

杯內已有酒，樂滿天擧杯道：「這一杯祝大家平安無事，順利做成這宗生意，也祝大家明年今夜還能吃上團年飯！乾杯！」

韋勤和曹建樹刹那間心頭同時泛上淡淡不祥之感，但還是把杯內的酒喝乾。

樂滿天又露出他那燦爛的笑容，「來，大家動筷！」他把鍋蓋揭起，一股白烟立即騰升。曹建樹只覺得他一張臉隱在白烟後，更加看不清楚。

三人開始吃喝，韋勤本來就沉默，不愛開腔是其特點，曹建樹却鱉不住了。「樂兄，歐陽佛那斷到底招供了沒有？咱們此行有沒有白費？」

「他招了，但還未摸到底，不過總算有收穫！」

「既然如此，理該高高興興，爲何你老繃着臉？」

「封藝生已死，歐陽佛也死了，對方很快便會察覺，以後咱們處境更加危險！」

「你大可以不殺他們！」

樂滿天輕笑道：「不殺他們咱們更危險！」

「這個我倒不太明白！」

樂滿天拿眼看了韋勤一眼，遂解釋道：「殺死他們，對方頭子只能察覺到有人欲對他們不利，但對咱們之一切，包括人數、外貌、年紀都不知道，若留下活口，可就難說了。」

曹建樹點點頭。「那咱們下一步是去何處調查？歐陽佛供出誰來？」

「今天是大年夜，咱們在吃團年飯，理該高高興興，談些風花雪月才對，不要說這種掃興的事。」樂滿天忽對韋勤道：「韋兄大可放心，令堂和令嫂以及令侄，在下已請人將他們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韋勤身子一震，樂滿天忙又道：「在下做事恩怨、敵我分明，對該殺的人，絕不手軟，對朋友却不會相欺一分！韋兄大可放心，在下只怕咱們若不幸被人查出身份來，對你家人會有所不利，是以請人保護他們，別無他意，若韋兄反對，在下可以立即通知敝友放回你家人！」

韋勤問道：「貴友是什麼樣的人？」

「放心，他不是殺手……」樂滿天考慮了一下，道：「是丐幫中人！」

韋勤噓了一口氣：「在下相信你！」

曹建樹忽然問道：「你爲何不派人保護我家人？」

「令兄已死，你還有什麼家人？」

曹建樹一張嘴巴張得老大，身體輕輕地顫抖着，樂滿天似無所覺，擧杯道：「來，再乾一杯！希望早日克敵制勝！」

曹建樹問道：「咱們何時行動？」

「休息三天，初四以後才行動，因此兩位大可放心喝，醉了也不打緊！休息期間，兩位大可以到處走動一下，悶在房內，反惹人懷疑！」

* * *

大年初一，樂滿天也不來拜個年，而是躺在床上，元龍高臥，他似乎極恪守誓言，既稱休息三天，便管也不管他倆。

一連三天過去，韋勤和曹建樹竟連樂滿天的面也見不着，他倆不敢亦不便跑到外面散心，最重要的是避免別人思疑。

大年初四，好個大太陽，燦爛奪目。

樂滿天穿戴整齊，又來敲門了，這時候他才向韋、曹兩人拜年。

曹建樹輕哼一聲：「已經是年初四啦，還拜什麼年？今日咱們如何行動，請早指示。」

樂滿天笑容不改：「不急，待吃了早飯再說，在下先去交代一下店小二，早飯在我房內開。」

店外之鞭炮聲仍然响個不絕。大年夜下了雪，今日又是個好天氣，今年境況必好，是以街上之行人均喜氣洋洋，笑容滿面，不過樂滿天房內，氣氛却有點緊張。桌上之食物，還有大半，但曹建樹已忍不住又催問下一步之行動，這次連韋勤亦開腔附和：「樂大俠，韋某認爲有些事說清楚，比不說好得多。」

他說得雖然婉轉，但樂滿天還是聽清楚。「到該說清楚之時，在下絕對不會含糊，如今還不是時候。」

他斜眼掃了他們一下，故意又頓了一頓，方續道：「而且在下早已說過，知道太多秘密，不一定是宗好事，兩位兄台千萬要相信我。」

曹建樹不悅地說：「在你心目中，咱兩個就像兩隻棋子，甚至是傀儡，但在我心目中，却覺得自己是個大傻瓜。」

樂滿天道：「在下並不認爲兩位是傻瓜，若是傻瓜，我還會找你倆合作，如今我宣佈，咱們下一步的行動是去武當山。」

這一着大出他倆意料，不由脫口問道：「去武當山作甚？」

「幸虧你們沒有聽錯，是武當山，不是武當派，咱們只到山下北部的一個小村落，北鹿村集合，仍然是分散行動，各自上路。」

韋勤問道：「什麼日子集合？」

「由於咱們行藏可能已經暴露，所以得快，七天之後，便在那裏集合，吃飽以後立即上路，我先行，韋兄殿後。」

* * *

曹建樹在第七天早上已找到武當山下那條小村莊。

小山村的人十分淳樸，人口不多，過往的人又不多，是以見到陌生人，都用奇怪的目光望着他。

曹建樹看看不是辦法，便向獵戶借個地方歇息，順便讓馬兒上料，却不斷視探村口的情況。

下午申牌的時候，韋勤也到了，曹建樹立即迎上去。

「曹兄弟，樂滿天也到了？」

「至今尚未見到他，小弟正想問你。」

韋勤訝然道：「他最早走，怎麼還未到？除非路上發生情況。」

「我尾隨他不到半個時辰，一路過來，風平浪靜，哪會有事發生？就算有，他也應付得了。」曹建樹吸了一口氣：「諒必他自己去『踩線』，又擱下咱們了，不管他了，你先進村休息吧！」

兩人都在那獵戶家歇息，等到天已全黑，尚未見樂滿天之踪影，兩人都有點忐忑不安。

吃過獵戶煮的晚飯，等到獵戶都已上床，尚未見樂滿天到來。

韋勤低聲道：「你睡覺吧，我到村口等他。」他站在村口，望着黑暗的天地，景物模糊不清，韋勤忽覺得樂滿天就像這情況一樣，教人看不清楚，至於這宗生意之一切，更是一點也摸不着邊，如在五里霧中。

* * *

樂滿天放馬而馳，忽見前面有個禿頭的漢子，後背像塊門板，他心頭一跳，連忙把馬勒住，好生後悔沒有易容才上路。

附近又沒有別的路，只有一座小樹林，他跳下馬，準備進林躲一躲。

不料那禿漢子也不回頭地道：「小三子，怎地見到我便要避開？我好歹也是你叔叔，你眞是越大越不長進了。」

樂滿天「啊」地一聲：「原來是四叔，小侄認不出您來了，誰說小侄要避您？你且等等，我解了手便出來。」

那禿漢胖嘟嘟的，敞開上衣，大冷天胸膛還有汗漬，他轉身走過來，站在林外問道：「小三子，你爲什麼認不出我來？且說來聽聽。」

「小侄又沒看到您的臉。」

「廢話，你看到我的頭也該認得出來。」

樂滿天苦着臉出林，「就是看到您的頭，才認不出來。」

禿漢滿面驚詫，道：「你眞是胡說八道，難道四叔頭頂長出頭髮來了？」他看來年紀頗大，其實只四十多歲。

「上次小侄見到您老人家的時候，您頭頂上還有好幾根頭髮，如今一根也不見，小侄怎敢胡認？」

禿漢怒道：「好小子，你眞要討打，俺才幾歲？你便叫我老人家，以後不許叫。」

「是是，以後小侄喚你俞四俠。」

禿漢忽然笑道：「好小子，你膽子越來越大，居然敢消遣四叔，哼，看你這模樣，九成是準備去幹壞事，趕快從實招來。」

「寃枉啊，小侄只是到處行俠仗義，絕不做壞事。」

「這樣說來，你是無事可幹啦？」

樂滿天暗吃一驚，忙道：「那又不是，小侄已約了個朋友。」

「什麼朋友？是男的還是女的？」禿漢見他支支吾吾，自作聰明地道：「好小子，搞上那位黃花閨女啦？重色輕叔，不許你去，今日且陪四叔一下。」

「四叔有何貴幹？」

「陪四叔去見幾位好朋友，包對你有好處。」禿漢一翻身，便穩穩當當地上了馬鞍。「近來四叔疏懶，身手不比以前了，你好好替我拉着馬韁，走。」

「四叔，咱們到底要去那裡？」

「你年紀輕輕的，怎倒像個老太婆，俺要打個盹。」

樂滿天道：「小侄有事，不陪你了。」他話未說畢，手腕一緊，又被禿漢抓住腕脈，接着身子一輕，更被禿漢拉上馬背，那馬兒便洒開四蹄奔走了。

馳了六七里路，左首有條小路，馬匹便轉了進去，速度也放慢了。

這禿漢叫俞少英，是樂滿天父親的拜把弟弟，既有四叔，當然還有其他人。不錯，他爹排行第二，他們一共有五個兄弟。

世間有許多雖是親兄弟，但整日吵鬧，甚至反目成仇，兄弟鬩牆事，時有所聞，但他們五個却不是這樣，雖無血緣關係，却有眞正的手足情。

俞少英不會成親，當然沒有孩子，因此兄弟們的孩子，他都很喜歡，平日樂滿天也喜歡他，不過今日却有點怕他。

俞少英長相凶，但人很好，尤其是心腸比女人還軟，但他有兩個缺點也叫人受不了：多管閑事、話多，話多不打緊，問題是常會把一些不能說的話也說出來。

認識他的人，背後給他起了個綽號：「破嘴禿鷹」。

現在樂滿天要做的事，絕不能讓他知道，他有把握瞞住四叔，問題是要如何去甩掉「破嘴禿鷹」！

馬匹忽然停在一家叫南海佛庵的門前，俞少英邊下馬邊問：「小三子，你怎地像個鋸嘴葫蘆？哼，難道四叔還會害你不成？」

樂滿天在家裡排行第三，乳名就叫小三子，俞少英的確是把他當作子侄。

樂滿天笑嘻嘻地道：「小侄怕掠美！」

俞少英一怔：「掠美是甚麼意思？」

樂滿天嘆了一口氣：「老人家把四叔的外號送給小侄，可對不起您老人……」他話還未說完，俞少英已在他頭上敲了個爆栗，同時伸手拍起門來。

奇怪的是敲了好一陣子門，居然沒有人應門，俞少英臉色一變，飛起一腿，把門踢開，目光一及，臉色更是蒼白，他二話不說便衝了進去。

他雖然肥胖，但動作居然十分靈活，樂滿天知道有變，也跟着閃了進去。

入門是座小院，院子裡的花盆都倒在地上了，佛殿裡的南海觀音像仍笑得慈祥，只是蒲團上多了一個脚印！

俞少英人已跑到後院去了，樂滿天急忙穿過暗廊走過去。

後院正中是一座小廳，兩旁各有一個耳房，廳裡有一張八仙桌，八張高背椅上坐了八個男女！

八個已經沒有了生命的男女。

俞少英站在廳前，肥胖的身軀不斷地顫動着，樂滿天雖然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也猜得出，他心情必定十分悲憤！

正對廳門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尼，兩旁也是尼姑，看年紀料是老尼之徒弟，老尼對面是位光頭的和尚，左首是道長，餘下的三個則是俗家漢子，從四十歲到六十歲之間。

八個性別、年紀、身份有別，但却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胸膛上都有一個小血洞！

血洞對正心房致命之處，無疑於此！

良久，俞少英方自言自語地道：「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一句比一句大聲，到最後聲音已沙啞了！

樂滿天小心翼翼地問：「四叔，您不相信甚麼？」

俞少英突然如一陣風般衝了過來，雙手抓住樂滿天雙臂，用力地搖晃着。「小三子，你也是學劍的，你說，天下有誰有這種高明的劍法？」

這些人無疑都是高手，凶手每一劍都能如此準確的刺進他們的心房，的確難以置信！

（未完・三）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花鼓歌

上文提要：陸游、小桃甩掉小玫，兩人躲進山石縫隙，小桃悄悄地告知陸游關於燕雲子的秘事；宮主乃太祖皇帝的公主所生，宮主襁褓中，公主去世，因此燕雲子遍尋美麗童女作宮主侍伴，而小桃即其中的第一個被選入的侍女。更揭穿燕雲子借柳青青殺人之名，趁機肆殺屬下異己分子，造成人人自危局面……

小食店內一女子　熱情伶俐更可愛

小桃大聲道：「休想，你這壞透了的小子，要是溜了，我可無法向宮主交代，進去。」

原來已到了客棧門外，冷不防小桃把他一帶一推，更一掌拍在他的背心。

陸游那還站立得穩，簡直就是跌進門去，啊呀！脚下還被一絆，如何不跌倒在地，早就躍出來的小玫一脚踏在他背上，揪住他的髮髻，把他的頭簡直是提了起來。

人呢？昨日滿店是人，今日却冷冷清清，不怪這妞兒敢放肆了。

陸游當眞這麼不濟？早防到這一着，明知幾個妞兒出手有分寸，怕什麼，索性揚了頭兒，說道：「妳要以牙還牙是不是，我要是躲了，就不算是英雄，好漢子。」閉了眼兒，噜起的嘴兒半張。

小梅恰好聞聲，搶了出來，那小玫本是氣得要一個巴掌打出的，見小梅急搖手，巴掌便停在半空，落不下去了。

「又胡鬧些什麼，甚麼以牙還牙？」

見她向後連指，便知是宮主快出來了，小桃笑道：「好啊，讓宮主來評評這個理兒，看這小子該不該打，這壞透了的小子好大膽，竟敢親小玫的嘴兒，而且當街當衆。」

這那還是臉凝寒霜，咬牙切齒的小桃，輕佻，滿懷仇恨的姑娘，豈會輕佻、妖媚，原來正是掩藏她這滿懷仇恨，令人絲毫不疑。

陸游心中一動，莫非柳青青要他溫柔鄉中走一回，也是這個意思？也要人對他絲毫不疑？

便也嘻嘻笑，舐了一舐唇兒，說：「原來小玫嘴上的胭脂又香又甜，小桃要不要我們也親個嘴兒？」

冷不防從地上跳了起來，氣得小玫跺脚，小桃笑着跳了開去，祇把個小梅急得直搖手，低聲道：「有人在宮主房中，若知道你們快，還不帶他進房去。」

「是帮主？」小桃說。

除了帮主，誰能進入宮主房中，連氣惱的小玫也不敢言語了，三個妞兒六隻手，連拉帶推，把陸游推入房中，忙不迭關起門來。

小梅倏地一伸手，掩着他的嘴兒，低聲道：「都別出聲，從沒見帮主的臉色這麼難看過，你們可知青木堂主齊洪，被人殺了，北水堂主呂艮亦負了傷？」

小桃大吃一驚，裝得眞像，說：「這兩人的武功，帮中可說是頂尖兒……」

「還說呢？」小梅耳目並用，在留心屋外，低聲道：「宮主派妳們去尋他……」

小玫一跺脚兒，哼了一聲，說：「既派了我和小桃，爲何又派齊洪、呂艮，本是安排金鈎，以這小子爲餌，祇要那柳青青一現身，怕不已被我們擒來了，却又派出這兩人，這不是白白去送死。」

小梅迅速瞟了陸游一眼，却不料小玫心中有氣，一揚頭兒，說道：「還怕他曉得嗎？這小子裝呆，其實一點兒也不傻。」竟轉過頭來，對陸游道：「小子，你明白嗎，咱們不過放長了綫兒，誘那柳青青現身出來，與你相會……」

急得那小梅直搖手，說道：「若說起初，倒也是的，那知宮主動了眞情。」

驀見小菊推門而入，說道：「還不快去，宮主知道妳們回來了，喚妳們去問話，我說小桃、小玫，妳們把他交給我和小梅。」

兩個妞兒那敢怠慢，匆匆出房去了。

這……這是怎說？敢情今日讓他獨個溜出去，不過是放長了綫兒，目的是誘柳青青現身出來！那麼，柳青青要他溫柔鄉中走一回，人家不也相同，早知他來歷，當眞，這帮主，亦即是那廢廟中的先生，早知他與柳青青同房又同床，也在利用他，不過是誘柳青青自投羅網，現身出來。

陸游的心在往下沉，老大不是滋味，待見小梅、小菊都把耳朵貼在窗上，才聽出院中有話聲傳來。

是小玫的聲音，說道：「本是跟踪追出的，那知錯眼不見，竟被他溜了。」

「原來燕雲十八翻，奇妙絕倫，尤其是在房屋鱗次櫛比之上，祇不過才一個起落，我們已失去了他的踪跡。」

「城裡城外，我和小桃分途尋找，找遍了，也不見人。」

「後來在城門口，才發現他，」是小桃的聲音，說：「還是小玫首先發現了他，他正和一個小小子追逐，這……這該死的小子……」

以爲她要把當街當衆親嘴那回事也說出來，有人在跺脚，那必是小玫了，却是那宮主的聲音，說道：「不用說了，我祇問你，除了那小小子，再沒有可疑的人？」

「若有可疑的人，」是小桃的聲音，說道：「豈能逃過小玫和我的眼睛，若說可疑，祇有那骯髒的小小子了，會不會……」

祇聽那宮主道：「妳們見過多少大風大浪，妳們的眼睛，豈會銳利得過花鼓邢雲那老江湖，是男是女，豈有相處了兩日，也分不出來的。」

陸游祇覺心在往下沉，眞寒透了，這麼說，那打花鼓的漢子，是洪帮中人了，不過是混迹江湖的眼綫，慚愧，不怪那漢子好話說盡，而他竟也信以爲眞。

却又不由他不佩服柳青青扮成小子，不但瞞過了他，瞞過了小桃、小玫，原來在那漢子身邊，已有兩日，却竟連那老江湖也瞞過了。

「啊唷，妳爲什麼擰我？」

是小梅，在他臂上擰了一下，說：「你笑什麼，可是還想吃小玫嘴上的胭脂，當眞甜，是不是，你可得小心些，沒甚麼能瞞得過人，也就瞞不過宮主。」

陸游可不是笑了，但却是在想柳青青，想到柳青青扮起小小子來，眞是天衣無縫。

除了在他懷中。

眞不是自作多情，雖不相信柳青青對他有情，至少，在此時、此刻、此地、大敵當前，强敵環伺之中，面對着殺害她全家的仇人，她豈會對他生出情愫來？但當她在他懷中，倦極睡着了時，寒霜的臉兒柔和了，他懷中的溫暖，也爲她抹上了嬌紅，眞美極了，也眞可愛極了！他又多驕傲、多自豪，因爲她這樣信任他，甚至近於天眞無邪，甚至忘了她自己是個姑娘，他能不驕傲！因爲她之所以如此，是他給了她安全感之故。

幸好，都全神貫注在院中，沒人發現笑意浮上他的唇邊。

忽聽一陣急促脚步聲，由外而入，說道：「稟帮主，咄咄怪事，已搜查遍了全城，再也不見那小小子，但那家父女說：確確實實是小子，不是姑娘，看來邢家那小姑娘，還對他一往情深，那小姑娘，別瞧她年歲不大，說甚麼也跑了幾年碼頭，祇有她也最明白，是小子，不是姑娘。」

雖然看不見，但想必是——是猴兒李三，陸游終於聽出來了——一定笑了，因爲那罕見笑容的宮主，也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還有甚麼不明白的，一定是那小子對她毛手毛脚，調情。

祇聽那宮主道：「你們怎會把一個小小子，疑心是柳青青？」

「因爲，」猴兒李三說：「憑一個小小子，咱們這麼多人，豈會栽在一個小小子手上，宮主當然知道，不論內外輕功，都未逢過敵手的青木堂主齊洪，竟然喪了性命。我親去查看過了，又是咽喉被割斷而死，分明死前沒抗拒過，那死狀極是安祥，分明連對方也沒見到，便已被殺了，而這小小子，却出現在山上，還在……在……」

「爲甚麼吞吞吐吐？」

「據說，我可沒眼見，咱們的人遠遠見到，在山上追逐那小小子的，是……陸公子，後來又在城門口，一齊現身。」

以後的話聲甚低，陸游再聽不清楚了，忽聽宮主叫道：「爹，不

許您難爲他。」

笑聲，是那帮主的聲音，呵呵一笑，說道：「誰說我要難爲他了，要難爲他，也不等到今天了，我已把他交給了妳。」

「爹，您說話可要算數！」

「胡說。」

宮主像是仍不放心，又加上一句，說：「不論明裡，還是暗裡。」

風聲颯然，從窗前一掠而過，甚至陸游在屋內，亦能見到窗上的光線一暗，院中陡即寂然了，陸游不自覺湊近窗前，才發覺屋中的兩個妞兒，竟已失去踪跡，慚愧，他全神貫注聽着窗外，原在窗下的兩個妞兒，何時走了也不知道。

爲何沒有了聲音，甚至沒有聲響？推窗一瞄，祇見艷陽滿院，大白天，竟然靜得出奇，那像是在鬧市、客棧中，上房的門却緊緊關閉起來了。

陸游心中一動：宮主和四個妞兒必已進入上房了，必是在查問小桃、小玫。嘿！倒要聽聽，她們又說些甚麼。

索性走出門來，爲何不大方些，宮主在此，若無呼喚，宮中人是不敢進院來的，對洪帮中人來說，亦是禁地，誰敢前來，況且上房的門緊閉。

放心大膽，從院角處溜到屋後，原來還有一個小小庭園，有樹，竟也塒花，玫瑰花開，好不艷麗，招商客棧中，竟有這樣的地方，若是先前，必以爲奇了，現在却毫不奇怪，因爲這從外面看來，與普通客棧的上房無異，却是專爲宮主而設的，不過是掩人耳目而已，這就不怪外面的房門，倒常關閉了，想必出入都是不經前門的，自然也用不着門戶。

陸游未見人，已先聞聲，閃身一溜，鑽入花叢中，看見了，原來上房後，有特別寬大的迴廊，宮主面向庭院而坐，四個妞兒都侍立在側，竟沒一個發現他溜了進來。

當眞，蓮花宮主所在之處，誰有天大膽子敢溜進來，何況都眼高於頂，甚至對他，都不把他放在眼裡，即使現在，已對他刮目相看，但也不必防他。

都沒言語，那宮主凝眸看雲天，其實晴空萬里，連浮雲也沒有。

簡直就是宮主的聲音，也不是平常的口脗，祇見她仍然凝眸不瞬，說道：「妳說他生性淡泊，不喜玉食錦衣？」

「是。」小桃說：「宮主難道沒發覺，他束髮戴金冠、身着錦繡袍，就渾身不自在，不是一轉背，他就脫下了，那走江湖的那家父女，尤其是那小小子，簡直就是個小要飯的，却一見面，就與之打得火熱，像多年的老相識。」

「還有，」小梅說：「那個賊丫頭柳青青，聽帮主說，眞而又眞，在鳳陽才初相識，活脫就是個村姑，布裳粗布，蓬頭風塵滿面，嘿！不也和他一見如故？」

「好，」宮主說：「都跟我來。」

慌得陸游慌忙一縮身，縮入玫瑰花叢中，玫瑰花兒多刺，非但沒法躲，也不能躲，渾身上下，就不知扎了多少根，疼痛得很，祇有咬着牙兒强忍。

中午時候，艷陽當空，連一絲兒風也沒有，稍一動彈，豈能瞞得過這五個惡妞。

幸好，那宮主並非步下庭園，而是轉身進入屋中，陸游才鬆了一口氣，慌忙把扎在臉上、身上的刺拔了出來，尤其是臉上，一定見了血，心慌手忙，那原已破舊的衣衫上，更添了不少窟窿。

想偷聽她們說甚麼，那知甚麼也沒聽到，倒活受了罪，落得遍體鱗傷，還得小心翼翼，鑽出花叢，溜回房中。

敢情玫瑰花叢，也像溫柔鄉，嘿！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又一個青木堂主被殺了，當然是死在柳青青手中，不過兩日之間，已被柳青青殺了多少個堂主、副堂主，不僅是洪帮中人，人人自危，這帮主的威嚴、威信何在，竟會到這客棧中來，雖然他甚麼也沒聽出來，還用說嗎，當然是商量對付柳青青。

事不關心，關心則亂，走，趁上房的門仍然緊閉，忙不迭溜出店來，一口氣跑回那小街。

柳青青扮小小子的身份未揭露，會回去那邢家父女的住處嗎？

原來白天她扮成了小小子，那麼，柳青青早知這姓邢的漢子是洪帮中人了，必有所圖謀，不僅是作爲藏身，白天容身之所，既知她的身份未被揭露，必會回去那邢家父女身邊。

好大膽，陸游不自覺失笑了，也眞了不得，這姓邢的漢子雖是老江湖，柳青青既把他瞞過了，騙信了，而且，更令那小小的花姑娘動了情。

慚愧，幸好他不會自作多情，說眞的，大概祇有他，也才認得出小小子是柳青青，但也並非一見就認出了，可知她不是不分男女，壓根兒就不當自己是姑娘，也許和人相處，簡直忘了自己是個姑娘，唯一令他安慰的是，說甚麼也是和他一見如故，而且信任他，何況再沒有比他懷中，是她最安全的地方了。

陸游從街頭走到街尾，街上行人不少，熙來攘往，却不見那父女兩人，有了，跑碼頭的人，可不是頂着房子走路，小街，竟還有幾家

小客棧。

「請問，打花鼓的父女兩人，可住在你們這棧裡？」

那知問遍了所有的客棧，都搖頭，誰還會對一個臉上有血汚、衣衫又破爛的少年客氣不成，誰也不理睬。

但知這邢家父女的落脚之處，必在這條街上，見街邊有個老漢在閒眺，陸游上前施禮，道：「請問老丈，可知打花鼓的父女兩人，居住何處？」

當眞是禮多人不怪，那老丈打量了他一眼，說道：「你問對人了，那打花鼓的父女，姓邢，是不是？喏，那小巷內，第二家。王寡婦的院子，有幾間空房，就是專租給走江湖賣藝的人住的，靠打花鼓賣唱的人，那住得起客棧，不過，小兄弟，你來晚了，約在一個時辰之前，已出了門，必是賣唱去了，尚未見他們回來，不過也快了。」

陸游謝過這老丈，便有了主意，巷口有一家飯鋪，他要找的，是柳青青，若然前來，必打門口經過。

那時已過了中午，祇見店中祇有一個客人，還是一個姑娘，便走了進去，不行，他又溜出來了，宮主會不會又命人來尋找？小小的飯鋪，祇得三張桌子，灶頭就在當街，還好，鋪子小，房子也矮，鋪中也陰暗，便在那姑娘身後一張桌邊坐了。

小巷小飯鋪，賣的不過是粗麵模模粗麵條，那老年的店家，剛替那姑娘送上一大碗來。

好香，不過是粗食而已，他竟然覺得好香，才想起今日雖和邢家父女與小小子進過酒家樓，却連筷子也沒動過，現刻時已過午，發生了這麼多事故，竟連餓也忘了，忙喚着夥計，道：「店家，有勞了，也給我一碗。」

店家是個老漢，粗食小店，店家也就是夥計，把他打量了一眼，轉身走了，回來時，却祇給他送來兩個饅頭，說：「一個兩文，兩個四文錢。」

陸游一怔，說：「店家，你聽錯了，我也要一碗麵條。」

也許他斯文有禮，那店家老漢也才耐着性子，道：「麵條十文錢一碗。」

先前他祇覺疼痛，不知已被玫瑰花兒的刺，刺出了滿臉血汚，本已是滿身塵垢，破舊衣衫更被勾破了幾處，他看不見自己，活脫就成了小要飯的。

陸游笑了，已明白這店家老漢的意思，那知他臉上的笑容凝結了，因爲伸入懷中的手，便伸不出來，因爲一文錢也沒有。

晨早離店時，本來帶着五兩銀子的，却被小小子的柳青青全給了那酒家，身上已是分文皆無。

那老漢倒是個好心人，說道：「看你不是本地人，倒像是斯文人，必是流落異鄉……」

言尚未了，忽見那姑娘轉身過來，說道：「店家，給這位大哥一碗，我這裡有幾錢銀子，出門在外，多有不便的時候。」

陸游好不尷尬，這豈不是施捨、憐憫，他豈會受人施捨，幾錢銀子，不多，但這姑娘粗衣布裳，對窮苦人家來說，可就是不小的數目，不料姑娘出手竟這麼大方。

但一見轉過身抬起頭來的姑娘，可就不能拒絕了，眞還想不到，粗衣布裳，像鄉姑，面對着一個陌生的少年，倒大方得很，不僅是出手大方，而且竟不靦覥。

陸游怔住了，怎麼有幾分面熟？好像那兒見過？

更奇怪的是：一個姑娘罷了，眉目之間，竟隱見威儀，倒像是富貴人家的小姐。

那老漢早接過銀子，說道：「那要這許多？」

姑娘道：「還有甚麼吃的，都取來吧。」

陸游不能拒絕了，拱手道：「多謝姑娘，是我出門匆忙，忘了携帶銀兩，姑娘在何處落脚，待會取了送來。」

那姑娘笑了，道：「若有落脚之處，也不會在此進食了，大哥何必介懷，大哥若是餓了，先請用這一碗如何？」

竟不由分說，把她面前的一碗麵條，端了送過他面前來，道：「其實我不餓，大哥說落脚，其實我不過進來歇歇脚而已，大哥想已見到，這麵條剛送來，我還未動過箸。」

人家姑娘慷慨更大方，他若不領情，倒顯得小器了，道：「如此，多謝了。」

他心下也估料了幾下，這姑娘必是見過世面，也許常在江湖上行走，必非普通人家姑娘，否則不會如此落落大方，也絕不是個鄉姑。

因爲面對了面，挨得近了，更看出這姑娘的膚色，分明是平時養尊處優的，也就不怪出手大方了，分明和她一衣的粗衣布裳不相稱。

不由心想：說不定是喬妝打扮，富貴人家出走的姑娘，必有甚麼爲難之事，有不得不離家出走的苦衷，會不會……

陸游收回目光，低下頭來，因爲這姑娘雖然不是美得令人不敢逼視，却也美得令他不敢凝視，生怕人家誤會他是個輕薄的少年。

心想：自古紅顏多薄命，這姑娘的出走，也許就與她的美有關，民間流傳的故事、小說、野史中，

多有記叙。

不由激發了他的俠義心腸，何況受人點水之恩，須當湧泉而報，祇不過交淺，豈能言深。

忽聽那姑娘噗嗤一聲，竟然忍不住笑出聲來。

忑怪，這姑娘了無悲感，分明開朗更豪爽。

陸游一怔，愕然道：「妳，笑甚麼？」

那姑娘兀自含笑，眉兒挑了挑，說：「大哥，敢情你的眉兒會動，挑呀挑的，眞好玩。」

是了，必是他動了俠義心腸，不自覺，也就挑了眉兒，當眞是舉一可反三，聞一而知十，自以爲猜想判斷的，八九不離十，眞是觀察入微，嘿！可惜柳青青不在身邊，好教她知道，不僅是她才冰雪聰明，他陸游也不輸於她，如何不得意，愈想愈得意，那眉兒也就愈挑愈高，而且挑了又挑。

「是嗎？」陸游得意地一笑。

「而且眼珠子轉呀轉，也怪好玩的，大哥，你別是在等甚麼人吧？我見你總是瞟着街口。」

現在，陸游不但抬起頭來，面對她了，而且眼睛瞪大了。

了不得，敢情冰雪聰明的，不祇一個柳青青，他心念一動，想甚麼，總瞞不過柳青青，不料眼前這姑娘也是絕頂聰明。

這是怎麼了？敢是世風變了，一個柳青青已是如此，宮主身邊的四個妞兒，也無不有一股逼人的豪邁之氣，那像是三步不出閨門的閨女，無一不比他更爽朗，忸怩的，反倒不是人家姑娘，而是他這個男兒漢。

那姑娘可不是毫不忸怩，他瞪大了眼兒凝視人家，那姑娘非但不忸怩，非但不難爲情，不避開他的目光，反而……嘿！反而笑了，笑起來，還是眞美，竟也像柳青青，像那四個妞兒一樣，那像是相逢陌路，初相逢、乍相識，竟也是一見如故。

陸游跳了起來，把那姑娘從頭打量到脚，他明白了。

忽然間，他明白過來了，柳青青和那四個妞兒，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是武林女兒，各有一身了得的功夫，當然也就不是三步不出閨門的閨中閨女，而是屬於江湖的江湖女兒。

柳青青和他一見如故，那四個妞兒又何嘗有過男女之嫌，若有男女之嫌，也就不會擰一下捏一把了，莫非，這姑娘也是……也是江湖女兒？

那姑娘瞪了他一眼，笑道：「你這是做甚麼？」

慚愧，先時的得意，竟成了羞愧，這姑娘那是甚麼富貴人家出走的閨女，敢情是個江湖女兒，拱手道：「失敬了，原來是位女英雄！」

那姑娘含笑道：「英雄出少年，大哥你才當之無愧，若我猜得不錯，大哥必是燕山門下弟子。」

陸游簡直大吃一驚，道：「妳妳……妳怎會曉得，姑娘妳……是誰？」

那姑娘竟嫣然一笑，說道：「大哥的一口京音，適才你一躍，跳起身來已顯露燕雲十八翻的功夫，若我仍看不出，猜不着，也不敢稱江湖女兒了，大哥，你不是說我是江湖女兒嗎？却是大哥你，既然你我都是江湖中人，何必客套，既然餓了，爲何不吃？」

陸游怔怔地望着這姑娘，不料人家一個姑娘，倒爽朗豪邁，便也不再客氣，瞧着，吃着，心下也想着：燕山門是屬於內家功夫，竟被這姑娘一眼便看出來了，可知這姑娘大有來歷，武功必也不弱，也眞奇怪，怎麼也像柳青青一樣，愈看愈美，初時一見，還不覺得，這麼一陣相處，面對、交談，眞是愈看愈美。

忽有所悟：是了，人要衣妝，初見時粗衣素服，非是不美，不過人家是姑娘，不好意思仔細瞧而已，更何況心下先生好感，本來就美，如何不愈看愈美。

「大哥，」那姑娘豈僅一見如故，而且一口一聲大哥，叫得好不親熱，說：「你可知適才這店家老漢爲何這樣對你嗎？」

陸游飢不擇食，那碗麵條已空了，放下筷子，才發現那姑娘抿着嘴，看着他笑。

隨着她的目光，也才發現原已又髒又舊的衣衫，破了無數處。

那姑娘笑道：「不僅是衣衫，大哥，你臉上那來血污，憑大哥你的一身功夫，竟有人能傷害你不成？」

「是嗎？」陸游摸着臉，原來如此，嘆了口氣，道：「姑娘有所不知，原來玫瑰花兒多刺。」

那姑娘啊了一聲，笑道：「原來大哥是風流種子，從花叢中來，誰不知玫瑰花兒多刺。」

那姑娘雖笑得蹊蹺，他却沒會意過來，說道：「偏就是我不知道，姑娘有所不知……」

忽然心中一動，蓮花宮主和那四個惡妞，豈可對人說的。

那姑娘見他遲疑，道：「你不說，我怎會知道？」

「就是這回事，我因躲避五個惡妞……」

他見到的，見到那姑娘的眉頭兒皺了一下，不明白，也不在意，繼續說道：「啊，說眞的，那五個惡妞，也眞像多刺的玫瑰花兒，姑娘妳不知道，那五個惡妞有多惡，

多難纏……」

「於是，你鑽入玫瑰花叢躲避，且慢，那你偷聽到她們說些甚麼了？」

這番陸游可注意到了，那姑娘不但面露驚容——爲何會露驚容？而且，眼珠子直轉？

「若是聽到就好了，我就是想聽她們說甚麼，才溜進那後園，才鑽進那玫瑰花叢躲避，那知甚麼也沒聽到，她們倒匆匆走了。」

「於是，你就匆匆溜出來，哼！」

陸游的眼睛睜大了，那姑娘眞哼了一聲，雖然聲音很低，而且分明還面色微沉！這是爲何？

「大哥，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那姑娘道：「明人不作暗事，你怎會溜去偷聽人家姑娘的談話？」

他差點疑心這姑娘與宮主以及和那四個妞兒有關了，聽這姑娘一說，反倒釋然了，他當然不會說出柳青青，一切爲了柳青青。

「大哥，」那姑娘又道：「你匆匆溜到這裡來，一臉兒污穢，衣衫破爛，也不顧了，必有緣故。」

陸游鬆了口氣，即使他沒說假話，不說出來，也蹩扭得緊，這番却可說眞話了，道：「我來找一個小小子，喏，就住在巷內那戶人家，這早晚也該回來了。」

「沒有姓名？」

怎麼這姑娘眉掀眼珠轉？不時掀，不停轉？雖然覺奇，但他是個心無城府，不多心的人，也就不在意，笑了，道：「當眞，也像和姑娘妳一樣，一見如故，竟連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不過今日才初相逢，待會姑娘一見，便知道了，可愛又頑皮，正是，尚未請教姑娘妳貴姓，妳……這是怎麼啦？」

那姑娘一雙美目中，似有電光一閃，道：「好啊，我倒要瞧瞧，有多可愛，大哥，他眞是個小子，不是姑娘？」

陸游一怔，可瞪眼了，道：「妳，知她是姑娘，不是小子？」

啊喲！這豈不是承認，其實他知道小小子是姑娘，，不由心下着慌，也重新打量起這姑娘來。

就像邢家父女一樣，初時他一些兒也不懷疑，以爲眞是打花鼓賣唱的，那知竟是洪帮的人馬，那麼，莫非這姑娘也是？

「我連小小子也沒見，」姑娘笑道：「我那會知道，不過你說可愛，又專爲他溜來，不過猜想罷了，那麼，我猜對了？」

「不不，」陸游急得臉也紅了，道：「妳猜錯了，是小子，那會是姑娘。」

那姑娘噗嗤一聲，笑道：「大哥，你這是不打自招，若不是姑娘，你爲甚麼急成這個樣兒，這老漢有眼無珠，但你却瞞不了我，雖然滿臉血污，衣衫破爛，其實分明是翩翩公子，而且還是個多情的風流種子。」

陸游瞪着她的一雙眼睛，更大了，眞不信面前是位姑娘，這樣的言語，豈是一個姑娘說得出口的？但她說來，竟坦然、泰然、一絲兒也不見妖媚，倒像是易弁而釵的男兒。

「妳，究竟是甚麼人？妳是誰？」

「我，」那姑娘笑顏如花，道：「我姓燕，單名兒一個青字。」

「燕……青。」

竟是與洪帮帮主同姓，而與柳青青同名，普天之下，姓燕的人，少之又少，竟與這洪帮的帮主同姓。

那姑娘道：「我知你爲何發楞，奇怪我和洪帮的帮主同姓，是不是？其實別說你，便我覺得奇怪。」

「妳……也覺得奇怪？」

「因爲，」那姑娘道：「天下之間，姓燕的人，少之又少，我聽說蘇魯豫皖之間，出現了一個帮會，那帮主竟也姓燕，如何不驚奇？」

她自己倒先說了出來，陸游反倒釋然了，少而已，又並非絕無僅有。

陸游道：「那麼，你與洪帮的帮主並無淵源？」

「有。」

剛坐下的陸游，又跳了起來，却聽那姑娘笑道：「同是姓燕，可知五百年前是一家，如何會沒有淵源，聽得傳聞多了，故爾跑來瞧瞧，若是能夠，眞想會他一會。」

那姑娘面色一沉，竟凝重起來，又道：「若是光明正大，行俠仗義，那也罷了，若是禍國殃民，塗炭生靈，魚肉百姓，嘿！我可不許姓燕的人爲非作歹。」

陸游一直目不轉睛，察人於微，若這姑娘有半句虛言，是瞞不過他的，不禁肅然生敬。

那姑娘臉色緩和了，喂了一聲，說道：「我甚麼都告訴你了，我却連你姓甚麼也不知道。」

陸游忙道：「我姓陸，單名一個游字，今日何幸，得與姑娘相識。」

這粗衣布裳的姑娘，敢情大有來歷，心下生敬，若然是個鄙俗的姑娘，相對生厭，自然美也醜了，也許這緣故，心中敬生，再加人家落落大方，相對也敢注視了，如何不愈看愈覺其美。

「同是人在天涯，相逢又何必曾相識，喂！你怎麼不轉眼兒瞧人的呢？還有，你瞪着人家瞧，眼珠子却又直轉，老老實實說出來，不准說謊。」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趙畫四傷了蔡水擇，意猶未足，還想將無夢女和張炭一併殺了。豈料雙腿之力，反將二人分開，無夢女受傷不輕，張炭反而沒事，而且還將趙擊殺。老林禪師告知張炭，居士仍在甜山，被他制住。他不讓居士和元十三限見面，還要張發出暗號通知兄弟來此齊集……那邊唐寶牛運功和劉全我搏鬥，偏又給朱大塊兒叫破，使劉悉破唐的底……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驚艷一槍

昆蟲暗器難却敵　癲步瘋腿鬥挫拳

要是劉全我回了頭，唐寶牛也許就有隙可趁了。

但沒有。完全沒有。

劉全我怔了一怔，也震了一震，但他的殺勢，依然完全無缺，無瑕可襲。

他只停了一停、頓了一頓。

他幾乎馬上就弄清楚了。

背後沒有人。

唐寶牛只是要聲東擊西。

這傢伙是有些嚇人的本領。

但看來也只有嚇人的本領。

所以他幾乎是立即又進擊的。

這回他身子沒有挪動。

但袖子迅疾地摺捲成銳角，如劍一般，疾豎七尺，疾刺而至。

袖子發出來的，居然是劍風。

且比劍鋒還銳。

* * *

唐寶牛這回不發一聲。

他的手自鏢囊裏疾伸出來，十指急彈。

一種細微但又複雜的聲響自他腰畔急起，不很細辨還真聽不出來。

劉全我却聽到了。

袖風那麼烈。

劍風那麼銳。

但他仍是即時聽見了。

他急撤。

一退丈餘。

招才撤。

然後他也立即弄清楚了。

沒有暗器。

那些聲響，有的是蜜蜂，有的是蒼蠅，有的是蚊子。

這又是嚇人的把戲。

他寒住了臉。

臉色比月色更寒。

他再也不相信這大塊頭的把戲。

他再也不受這大個子的欺騙。

他不能再拖。

——他不想給同僚佔了首功。

他要殺了這高大，但只會嚇唬人的傢伙！

所以他再出手。

三度出手。

雙袖齊出。

——「兩袖金風」。

左袖成棍。

棍砸唐寶牛。

右袖成矛。

矛搠朱大塊兒。

他要他們死。

他要從他們屍身上跨過去。

* * *

唐寶牛是從一次在風雨中受困於茅厠中的突圍裏，悟得用蒼蠅作爲暗器可把人唬住的怪招，所以，他鏢囊裡，常放了些蒼蠅、蚊子、痲蜂乃至蚱蜢、水蛭、牛虻諸如此類的東西。

可是這些事物只能干擾敵人。

不能殺敵。

殺敵要憑眞本領。

——甚麼才是眞本領？

唐寶牛一聲虎吼：「看我眞功夫！」他一個虎跳，就揮拳撲了過去。

他三次嚇退敵人。

三攖其鋒。

敵手已怯。

——這正是反擊的最佳時機！

* * *

他一上來，矛和棍都變成集中向他身上招呼過去。

唐寶牛左手拳，右手掌。

掌劈棍。

拳擂矛。

他凶。

拳悍。

掌厲。

但三招。

只三招。

三招後他已失勢。

他的局面已破（就算不會武功的人）都看得出來。

那不是敗局。

——而是死局！

* * *

交手時間極爲短促。

對唐寶牛而言，他第一招抵住了棍，第二招格住了矛，他沒有敗。

敗在第三招。

——對方的武功可怕之處在於：在第一、二招已試出了敵手的功力，第三招便已有了對策，再一招就足以把敵人擊敗。

唐寶牛是敗於第三招。

但他只敗。

未死。

——以劉全我的武功，足以擊敗他，但要唐寶牛喪命，恐怕還得大費功夫。

可是唐寶牛面臨的不是敗局。

而是死局。

因爲……

* * *

唐寶牛在敗的時候立即急退。

一個人在遭受挫敗的時候，最好的辦法也是速退。

退可以避敵鋒銳。

退守方可自保。

唐寶牛一退，就退到了荊棘林中。

荊棘有千刺萬鈎。

唐寶牛只覺背上一陣刺痛。

然而劉全我在出手前似已早算好他是退無可退。

是以第四招攻至。

袖。

袖風。

帶有淡香的袖風。

唐寶牛大叫一聲。

仍然力退。

背後荊棘全給撞折，他的背衫撕裂，月下看到他寬厚背肌不斷隨着疾退而添加紫灰色的血痕。

他居然撞倒荊棘。

——荊棘極其堅韌，連刀劍也不易砍伐。

可是唐寶牛只有他寬厚的背。

他的氣。

他的求生之力。

* * *

爲了求生，很多人都會做一些平時自己不能做、不可爲、不敢行的事。

唐寶牛忍痛負傷撞開一條「退路」。

荊棘紛飛四濺。

劉全我有點意外。

他仍不放過。

他追擊。

可是荊棘迸飛於他身上、臉上，劃出迸濺的血珠，一如唐寶牛正一面退一面發放暗器。

這不足以殺傷他。

但卻足以阻撓他。

他的追擊慢了下來。

眼看唐寶牛就可以逃脫，可是荊棘叢中兀然冒出了一個人，一拳就把唐寶牛打倒。

也使他不僅掉入了荊棘叢裏，也落入了死局之中。

這人一出手就打倒了唐寶牛。

可是也幾乎沒看見他是怎麼出手的。

唐寶牛背向這人，當然看不見。

連面向他的劉全我也看不見。

當他看到這人的時候，臉上的驚訝神色，恐怕不在唐寶牛之下。

這人似一直在荊棘之中，就像向來就「長」在那兒。

對他而言，荊棘就似輭枕一樣。

他是如何進去的？

他是幾時進入的？

他爲何在這裏出現？

他是誰？

* * *

最後一項劉全我已不必問。

因爲他知道來人是誰。

可是他也一樣詫異。

而且還有點憤怒。

一種受欺辱的憤慨。

所以他沉聲提氣，問道：「顧鐵三，你不是跟隨『元老』行動去了嗎？是卻窩在這兒扮小人作甚麼？」

* * *

來人是顧鐵三。

——「六合青龍」中的「神拳」顧鐵三，也是六條青龍裏出手最少，但幾乎逢戰必勝的顧老三！

所以劉全我覺得驚詫。

因爲顧鐵三理應隨元十三限去了鹹湖。

他到甜山來幹甚麼？

作爲領導甜山對壘行動的劉全我，當然爲此感到不滿。

* * *

顧鐵三的人很慓悍。

慓悍絕對不止是肉體的力量，也會有精神的力量。

眞正慓悍的人不必動手已有殺人且可把人殺死的說服力。

顧鐵三說話卻很冷。

很沉。

也很穩。

「元師父根本就沒去鹹湖。」

這答案使劉全我更激動。

——陰謀至多只令他驚訝，但這陰謀連他完全不知情，卻更使他忿慨。

「爲甚麼？」

「投石問路。」

顧鐵三吐出這四個字。

「你說我們這一番辛苦部署，原來只不過都是元老手上問路的石頭？」

「不止是你們，」顧鐵三冷肅地道：「爲了大局，誰都要當石子，我也不例外。」

他說着，折下一截荊棘，居然咬了一口，然後，還一口一口的吃下去，吃得似乎津津有味，好像那荊棘是燒鷄腿一般。

「爲甚麼元老不預先告訴我？」

「預先告訴你，萬一風聲走漏，就瞞不住狡似狐狸的許師伯了。」

「你是說……天衣居士就在甜山這一路裏頭？」

「許笑一是個絕對不會把黑鍋卸給他門下弟子的人，所以只要有一處出現爲他作戰的門人子弟在，他就不會丟下他們不管。」

「那他又故佈疑陣作甚麼？」

「那是他聰明之處：第一，他還有五成以上的把握，可把師父調虎離山引到鹹湖。第二，就算師父也在這一路，許笑一不到最後關頭也可以隱忍不出，同樣以他的朋友門徒作幌子探陣。第三，萬一眞撞上了，他只好硬打這一仗，包不準仍有三成勝算。」

「所以……元老是抓準了許笑一的性子，只要踩準一處有敵踪的，咬定了它的死門，姓許的便遲早會現形？」

「這叫做不變應萬變。」

「可是……這兒和老林寺許笑一的人，全給我踩下了，肉在砧上，他卻仍未現影跡，他確是在甜山一路的嗎？」

「我也不知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有時候，以不變應萬變，也不是準能成的，人家既以一拳打來，你不閃不避，不見得就一定能把人嚇走；有時候，少不免還是要變，有時還得要以億變應萬變呢！」

「也許是天衣居士的性情大變，那就難以常理推度了。」

「也可能是許師伯一向以來，都故示假情假義，讓師父判斷錯誤。」

「那你是他派來監視我的了？」

「我只是來幫助你的，接應你的。」

「我一人已足以取勝，不必你假好心。」

「沒有我，他說不定已經跑了。」顧鐵三冷顧趴在荊棘堆上的唐寶牛。

「沒有我迫住他，」劉全我寒着臉道：「你能暗算得了他？」

兩人針鋒相對。

顧鐵三忽爾一笑：「好，這人算是你拿下的，我不跟你爭。」

劉全我嘿了一聲，喃喃道：「本來就是我的功勞，沒甚麼好爭的。」一面說着，袖子一舒，看樣子，他要在唐寶牛背後再補上一記。

可是，唐寶牛神奇的彈了起來。

他疾彈起來的時候，身上還嵌着數十支荊棘。

那一定很痛了吧？

但痛楚使他動作更猛烈疾厲。

他全身躬成一隻巨蝦一般，一下子，背向劉全我陡地躍了起來，俟一個觔斗翻到半空時，他倒轉的臉正向着劉全我的眼，他一拳擊了出去。

他受了顧鐵三一擊，至少吐了三口血——他伏過的荊棘都沾滿了血漬，那血迹一大灘一大灘的，決不是鈎刮造成的流血量。

但是他却沉住了氣，並在這剎間突進了劉全我雙袖的距離，在同一剎間重拳出擊。

「卜」的一聲，劉全我鼻骨碎裂。

拳只是打爆了鼻樑。

還不是打裂臉骨。

劉全我反應忒也奇速。

他立即倒飛出去。

雖然他也馬上感受到了鼻骨刺在臉肌裏的錐心刺痛。

他的雙袖同時捲出。

捲住了唐寶牛的雙臂，發力一扯，把這巨大的身軀直扯得向顧鐵三飛撞了過去。

顧鐵三沉着的叫了一聲。

「好！」

語音却隱吐着奮亢。

他的「好」字有三重意義：

一是唐寶牛居然能捱得住他那一擊，好體魄。

二是唐寶牛反擊得突然，連他也頗覺意外。

三是劉全我雖然負傷，仍反應奇速，把唐寶牛扎手扎脚的扔向他。

他會放棄這機會嗎？

他先前已經暗算過唐寶牛了，沒有把握的時候，他是不會輕易出手的。但既然已經暗算過了，仇也結下了，他會輕易收手嗎？這時際，唐寶牛雙臂已給裹着，他難道會讓對方活下去，然後有一天向他尋仇嗎？殺死敵人和將來的仇人的機會，他會輕易放過嗎？

當然不。

他理應動手。

因爲殺唐寶牛已成定局。

唐寶牛死在他手上也已幾乎成定局。

——劉全我要的也是這樣。

——他要殺這巨靈神一般的壯漢。

——但他不希望這漢子死於他手。

——他不想惹動其他的「六大寇」找他的痲煩。

所以，殺人的事，還是交給顧鐵三的好——雖然，他恨不得把打爆他鼻骨的人連頭帶骨都啃下肚裏去。

* * *

可是顧鐵三却沒有動手。

不是不動手，只是沒有向唐寶牛動手。

他要面對另一個大敵。

另一個巨牛似的大漢。

朱大塊兒。

* * *

朱大塊兒飛撲過來，人未到，顧鐵三已覺呼吸爲之一窒。

只聽朱大塊兒怒吼道：「別傷我唐哥哥！」

他搶步向顧鐵三。

顧鐵三一看來勢，便把原來要打向唐寶牛的招式全轟向朱大塊兒。

朱大塊兒才接一掌，已叫道：「挫拳？」

唐寶牛緩得一口氣，落下地來，劉全我不意顧鐵三殺不了唐寶牛，一愕之下，唐寶牛已在地上紮穩了馬步，拚盡神力，直陷入地，劉全我數扯不動。

却在這時，朱大塊兒又駭然叫了一次：「挫拳！」

唐寶牛一句吼了回去。「挫拳就挫拳，有甚麼了不起，他挫你，你折他呀！」

他是因爲不知道「挫拳」的威名，所以才這般輕輕罵來。

* * *

「挫拳」是以挫敵銳氣爲主力的拳法。

別的不說，單以掌功名震天下的鐵手也會爲「挫拳」所挫。

他的雙手無堅不摧，但挫拳使他感覺到：無堅不摧並不能代表也無敵不克。

「挫拳」不僅攻敵，還能擊碎敵人的信心。

——失去信心的敵人，自然不戰而敗。

——只要打擊了敵人的信心，便能不戰而勝。

* * *

朱大塊兒第三次大喊：「挫拳！」

唐寶牛張嘴又要罵。

「死就死，叫什麼？」

但他始終沒把這句話罵出口。

因爲罵不出口。

不只是爲了劉全我雙袖已把他雙臂索緊，緊套，他已呼吸困難，而也是因爲他幾乎不敢相信親眼目睹的事。

朱大塊兒對顧鐵三的攻擊，如狠似虎，勇悍絕倫。

他叫歸叫，喊歸喊，他手上脚下，可一點也沒閒着，一點也不容情。

而且只進不退。

只殺不饒。

只攻不守。

* * *

他高大。

豪壯。

可是他的腿在抖。

亂顫。

一如一個正在發羊癲的人，吃痛的狂牛，不能歇止的奔馬。

可是這却使在旁的劉全我叫了起來：「癲步！」

——這是武林中一種失傳已久的步法，聽說除了「武林第一狂士」燕狂徒之外，誰也沒學會這種奇步。

但却使出這種只進不退，退比進時更殺烈的步法。

而且還使得十分純熟。

* * *

顧鐵三的「挫拳」，精於防守，更擅於出擊。

曾有三十八位高手跟他交過手：三十八人，都已成名，各屬一方宗主。其中有十二人是拳師，十一名是以掌法成名的，十四人以招式稱著武林，還有一人是暗器高手——唐三毛的暗器以細密急準聞名江湖，你只要有比毛髮還細的破綻，那怕只出現於十分之一剎那，他也有本事把他的暗器打入這迅現瞬滅的空罅裏，取人性命。

這是蔡京對他的試練。

比鬥的結果是：卅八人，打了六個時辰，沒有一人，沒有一招，沒有一次，也沒有一件暗器，能在他雙手雙臂裏攻得進去。

而且他是只守不攻。

——他要是反攻的話，結果如何自不在話下。

* * *

所以，「癲步」是搶入了顧鐵三近前，但却攻不進去。

「挫拳」如山挫而至。

朱大塊兒的步法好快。

也很怪。

顧鐵三拳攻向他時，總是給他一擰、一扭、一閃就避過了，擊空之後，定必收招，原先出擊處必成空隙，朱大塊兒這麼一個龐大的身軀，也不知怎的，一閃、一扭、一擰就又回來了。

然後朱大塊兒還擊。

他不是用手出擊。

而是用脚。

——他一面踩出最奇最妙最巧又最凶暴的步法，一面又在如此繁複多變又浮移不定的步法中提腿進擊。

他這回一動「脚」，連唐寶牛都叫了起來：「瘋腿！」

* * *

「瘋腿」是一種奇特的腿法，相傳只有四大名捕中以腿功成名的追命會用。

事實上，追命不會。

他公開承認過他不諳「瘋腿十八法」，並認爲：「瘋腿的踢法連我都意想不到。」

這句話還有下文，雖然唐寶牛沒有聽說過。

「——如果用瘋腿配搭上癲步，如此脚法只怕我也應付不了。」

而今追命所說的，呈現在這看來臃腫蹣跚、行動不靈的朱大塊兒脚下。

* * *

劉全我立即全力攻向唐寶牛。

——先殺了唐寶牛，再與顧鐵三合力收拾朱大塊兒。

可是朱大塊兒竟拚上了命。

他本來已穩佔了上風。

但他要做的事是十分困難的。

他要帶動顧鐵三，他要帶動整個戰場，他要把顧鐵三和劉全我合在一起打。

——也就是說，他要以一敵二，把唐寶牛的險境承擔過來，也把唐寶牛的大敵劉全我攬到自己的身上來。

朱大塊兒這樣做，無疑送死。

至少如同送死。

但他已這麼做了。

做得義無反顧。

毫不畏縮。

* * *

唐寶牛脫困。

那兩道本來軟綿綿但把他綑得死死、七世三生都似掙脫不了的袖子，全像怕給燒着一般疾收了回去。

然後像忽吐的瀑布一般瀉向朱大塊兒。

——劉全我已改變了主意：既然已欺了上來，他先跟顧鐵三收拾了最難纏的大敵再說。

朱大塊兒顯然就要這樣。

他踩着奇步，踢着怪腿，然後，他在寬厚的背裏摸出一把刀。

砧板一樣的刀。

硬刀。

然後又在肥腰上掏出一把軟劍。

棺材板似的劍。

軟劍。

刀似是葵葉打造的。

很薄。

但很寬大。

劍像是木板製的。

很樸。

但卻很軟。

不過，這一刀一劍卻仍是鐵打的，而且軟時像麵粉一般軟，硬時如磐石一般硬，鋒銳時卻如針尖之快利。

他的劍法大開大闔。

他的刀法大起大落。

這次叱喝的是顧鐵三。「大牌劍法！大牌刀法！」

叱聲裡已流露了恐懼。

他急退。

疾退向唐寶牛。

他的用意很明顯：

一，捨強取弱。二、殺唐。三、以唐爲人質，要脅朱。

這時，劉全我恰好以雙袖迎向了朱大塊兒。

也等於是迎向朱大塊兒的刀和劍。

這一下子，好像是事先約好一般的：劉全我和顧鐵三都不約而同的互換了對手。

* * *

顧鐵三立意要先制住唐寶牛。

唐寶牛十分震訝，十二分激奮！

——沒想到大塊頭的武功這麼好！

——更沒料到這大個子那麼悍勇！

——自己怎能輸了給他？

所以他立即反擊。

他一拳打向顧鐵三。

黑虎偷心。

顧鐵三也一拳打中他。

* * *

顧鐵三中拳。

他沒有飛出去。

他是硬捱的。

他着了一拳，楞在那裡，驚詫還遠甚於傷痛。

他沒想到唐寶牛的拳勁是如此之厲，這一拳打得他五臟六腑幾乎都移了位，感覺到鼻孔似要吐出大腸和小腸，眼球一下子都充了血。

他原以爲唐寶牛武功不高，內功也不會好到那裡去，但內功、武功都不是十分好的唐寶牛，這一拳卻極爲有勁。

那不是武功。

而是力。

一種與生俱來的力量！

——天生神力！

唐寶牛也着了一拳。

他強挺住。

他也是硬熬的。

而且不止一拳。

顧鐵三的拳又擊至。

——顧鐵三的神拳，一如鐵游夏的鐵掌，是接不下，罩不住、擋不了，熬不得的！

但唐寶牛仍然沒有避。

因爲他知道他一避就完了。

——這種拳功的可怕就在：自已稍加退縮，對方就會輕易取得全盤勝利。

何況自己已經負傷。

一旦逃避，反而逃不掉。

他很清楚：對方的目的就是要制住自己，用以威脅朱大塊兒。

所以他決不逃避。

——老大沈虎禪說過：凡有必要的戰鬥，就決不逃避。

他不但不避，還作出正面反擊。

蓬蓬二聲，兩人又互擊了一拳，各自一晃。

兩人都沒有退開。

是以第三拳又互擊箇正中。

待朱大塊兒趕到的時候，他們兩人已互擊了第四拳。

朱大塊兒的刀劍和腿步，把劉全我整個人帶動到唐寶牛這兒的戰場來。

劉全我是身不由己。

——同時他也有私心。

——對手的壓力實在太大了，他要把這瘋狂的敵力多分些給戰友顧鐵三去負擔！

這時候，朱大塊兒已把顧鐵三從唐寶牛的互擊中接過去了。

唐寶牛也想奮力過去支助朱大塊兒。

——人家幫他，他就義必幫人。

——別人救他，他就理應救人。

可是顧鐵三一旦停了手，他反而覺得天旋地轉，還要擊了兩拳，才能住手。

這一下，強敵暫去，他反而支持不住。

他以一股頑強的鬥志兀自撐着，但四肢百骸，有的似早已飛上九霄雲外，有的像早已下了十重地府，有的如在自己胸腹之間絞扭成了殘缺不全的傷痛符號。

他能不倒，是因爲關心朱大塊兒。

——朱大塊兒那麼胆小怯弱，怎能對付這兩個如狠似虎的強敵！

* * *

他現在能夠不倒，倒不是因爲強忍強撑，而是眼前的事實太令他錯愕驚訝，以致他倒不下（也不好意思倒下）去。

因爲他看到一場大戰。

一場連他也感到震動羞慚的血戰。

* * *

「大牌劍法」劍路坦坦蕩蕩，光明磊落，每一招都能頂天立地，每一劍都有大丈夫決不受人憐的氣概豪情。

「大牌刀法」卻十分簡樸。

簡，就像一二三。

樸，一刀就是一刀，沒有變化，不必變化，變化在這兒已成了多餘。

這一刀一劍合在一起，成了一種極高明的配合，這高明在敵人面前就成了驚心。

趁朱大塊兒全力攔截顧鐵三向唐寶牛動手之際，劉全我用右袖捲住了他的咽喉。

朱大塊兒一刀斬斷了袖子。

劉全我的左袖卻抽打在朱大塊兒的臉上。

唐寶牛沒聽見朱大塊兒慘叫。

（奇怪，這檔口他反而不大呼小叫了。）

也沒看見朱大塊兒閃躲。

（可怪的，朱大塊兒在這節骨眼上，竟然還一步不退，半步不讓。）

他一劍斫了過去，掠起一道血痕，濺在潔白的斷袖上。

顧鐵三的拳頭同時打中朱大塊兒。

朱大塊兒這時臉上都是血。

血自耳、眼、鼻、嘴裏淌出來。

顧鐵三擊中朱大塊兒第一拳，卻一連起了九聲悶響。

看似一擊，實有九拳。

朱大塊兒沒有吐血。

給拳擊中的地方卻凹了下去，且滲出血來，很快的就滲濕了衣衫。

朱大塊兒仍沒有退。

非但不退，還飛起脚，從匪夷所思的角度裡一脚踢翻了顧鐵三。

* * *

這是交手的第一回合。

* * *

第二回合也幾乎是馬上出手的。

原因是因爲三方面都沒有退避。

劉全我的袖子再度捲向朱大塊兒。

突像長蛇一般纏遮住朱大塊兒的視線。

朱大塊兒大喝一聲，一劍劈下去。

袖斷！

斷袖！

卻自旋舞，旋向朱大塊兒面門。

（未完・十三）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英雌出戰獲全勝　擊斃首惡擒怪人

上文提要：小蝶決定與萬復古破血罩，命素華到刑部傳諭，命小文率領小雅、素華共領三十六個匣弩手前往北京鬧市中助戰，陳同、張重等亦帶四組匣弩手跟隨。現場中敵方伏兵猛烈激射暗器，令小文等一時難以喘氣，她當機立斷，發令衆匣弩手同時發射進攻，立時轉爲主動，令敵方呼叫聲四起，終於暴露了目標……

小文打量隨來的六位姑娘。一身黑衣勁裝，背上插寶劍之外，還有一個貼身緊扣的黑皮袋子，袋中插着四支長度近尺、粗如巨燭一般的黑色圓筒，想來就是素華說的火龍鏢了。心中暗道：「如此巨大之物，如何能當作鏢打出呢？定是別有發鏢的手法，今天一定要看個仔細，今日爲友，很難不是明日敵人哪！」

小文心中千迴百轉，口中却說道：「素華姐，來得早啊？」

「還是晚了一步，」素華道：「狂風沙打得人雙目難睜，街燈失明，現在還不到二更，已經是路斷人稀了。」

這時，小文又發覺了六個黑衣少女青帕罩髮的頭上，都有一副特製的水晶眼鏡，一旦動上手，有鏡護目，不畏風沙襲擊雙眼了。

刑部的捕快，就沒有這份幸運了，刑部沒有啊！

小文、小雅、素喜，也沒有護目的水晶眼鏡，在狂烈的風沙襲擊之下，就吃大虧了，唯一的辦法，是搶佔上風，如若敵人一多，四面八方的攻過來，這上風下風，也就無法分辨了，如也有一副水晶護目鏡，不用擔心風捲沙塵迎面來，本身的技藝可以十成發揮。

想得十分入神，臉上也就流露出羨慕之色了。

素華目光轉動，掃掠了小文、小雅一眼，道：「小妹準備了兩件小禮物，還請兩位哂納！」

取出一小盒子，打開蓋子一看，竟是兩副水晶眼鏡，水晶片鑲在皮套裏，連在黑布帶子上，自己動手綁，鬆緊任意調，不用擔心它會掉下來。

這時刻，一副護目水晶鏡，重過千兩黃金，它可能保住一條人命啊！

事實，此刻就算有千兩黃金，也無法買到，何況今夜之前，小文、小雅根本沒見過，也是第一次遇上這等大風沙，又要在風沙中玩命。

「謝謝妳，素華姐，」小文、小雅齊聲說，强忍着不讓眼淚流下來，伸出手去接過來。

「這是一份珍貴的禮物！」小文道：「可能保住我和小雅的命。」

「我有沒有？」素喜道：「當年遠行四域時，在風沙中激戰，戴過一次……」

「所以，我把它帶來了，」素華取出了一副水晶眼鏡交過去，道：「小文姑娘，這種眼鏡不多，無法多送。」

「怎敢妄求，素華姐，」小文道：「我倆已經感激不盡了。」

再把調整佈署的事，講一遍。

「我們如何安排，也由妳作

主。」素華道：「由我開始，悉聽所命。」

「我們商量着辦，」小文道：「不知六位妹子，各帶了幾隻火龍鏢？」雖是明明看到了四支，仍然問了一聲。

「六個人二十四隻火龍鏢，聽說它威力很大，應該夠了。」素華道：「她們打得準哪，再說，她們全身上下都是暗器，能打出流星趕月，滿天花雨，暗器多，手法奇，都是萬大掌櫃親自傳授的。」

突聞金刃破空隨風飄來，小文聽出是匣弩發射的聲音，想是陳同、張重率領的四組匣弩手，已經和對方幹上了。

他們是專門對付在這裏埋伏的敵人。

「打起來了。」小文一揮手，素喜、小雅立刻歸隊，各有兩個火龍鏢手，分跟在素喜、小雅身後。

隱好身子，小雅回頭問道：「小妹妹，怎麼稱呼？」

「月十八，月是排行，十八號是我。」

「沒有名字？」小雅道：「和素華、素喜不一樣啊！」

「我們人數多，起名字很痲煩，」月十八道：「排行加個月數，叫起來就方便了，也容易記呀！」

厲害呀！萬寶齋，小雅心中想：不但要你不怕死，也要你不明身世，死活都只是一個號碼，連名字也不給了，可眞是活的不留戀，死後化雲烟，連個追憶也未留下，太過份了。

此事只能心中想，不能說出口，剛才還拏過人家的護目水晶眼鏡啊！

小雅心中好悲哀，江湖竟是如此的兇險，難混。

「素華姐，」小文道：「咱們要不要過去瞧瞧？他們就在十丈左右。」

「我陪妳，不過……」素華道：「能不能幫手呢？」

「能不要就不要了，但如他們有危險，」小文道：「我們立刻出手，程總捕頭最不喜歡屬下受到傷害。」

素華點點頭，跟在小文身邊走，兩個鏢女沒跟來，却和十二個匣弩手合於一處。

雙方面，都是訓練有素的人，領隊小文不在，彼此點個頭，混在一起了。

匣弩手都是年輕精壯的人，習練射術，也練武功，武功雖然不入流，但都學過三招刀法，是程小蝶用盡心機想出來的三招，融百刀於一刀之中，既要簡單易學，也要威力强大，練熟了，自有心得，連環施用，也能和高手頡頏個十招八招，程咬金的三斧頭，雖然蛇尾，可是虎頭。

所以，除了手捧匣弩、腰圍箭帶之外，也背插單刀。

雖然夜暗如漆，但小文、素華都是有相當內功的人，目力過人。

轉過兩個街口，已看到雙方正在以暗器對抗匣弩，二十四個匣弩手，只有四人放射弩箭，速度不快，而且交替發射，但力道强大，發一支嘯聲破空。

小文心中想：新造的匣弩箭勢强厲，可惜破空金聲太大了，用於暗襲，就有些不適用了。

對方的還擊，就十分博雜了，有飛刀、神箭，也有一發五六支的梅花針，手法也相當高明，但却不如匣弩射得遠，四支匣弩，交替射出，却已把很多的高手逼住，不敢衝過來。

事實上，雙方都是隱藏在屋角、牆壁後面。

只是，對方有暗器高手，一個施用飛刀，一個施用亮銀鏢，這些較重的暗器，打得很遠，竟有兩個匣弩手傷在暗器之下。

但兩個人咬着牙，沒有出聲，竟然無人知曉兩人受了傷。

傷勢不太重，也不太輕，用絹帕綑住傷口，仍伏在崗位上不動。

小文站在一丈後牆角下，觀看雙方以暗器互射，沒出手的意思，素華也站着不動。

忽然，夜風中傳來一陣怒吼，道：「幾支弩箭，這就擋住了我們，可眞是笑話呀！水兄，咱們並肩子衝過去，砍他們個血肉橫飛。」

小文聽出是馬乘風的聲音，似乎招呼水中天要衝過來，回頭望向素華微微一笑，仍然站着不動。

素華報以微笑，心中却是有些惱火，忖道：什麼意思啊，回眸一笑，欲言又止，妳沉着，我豈能沉不住氣，眞被人殺過來，死傷的可是刑部中人，和我素華何關？

果然是衝過來，漆黑中，似有兩條人影飛躍而起，隨着狂風沙捲飛而來。

兩組匣弩手，忽地發動，每匣十支，十二個匣弩手，構成一片箭網，寒芒迎風，發出銳嘯。

一陣急勁的羣射，硬把馬乘風和水中天逼了回去。

集射的弩箭，也突然緩和下來。

小文聽到一聲哎呀的慘叫傳來，似是有人中了箭，用力拔出，忍不住劇烈的疼痛，失聲而叫。

「能擋住馬乘風和水中天的攻勢，」小文道：「再加上幾支匣弩的力量，也可以擋住血手無影帥永昌了。」

原來她是來估算匣弩的威力，素華笑道：「應該可以，連珠發射，綿密不絕，貴部已把匣弩的威力

，帶入一種高潮。」

「素華，我們沒辦法呀！」小文道：「高手難求，遇上了也不願入刑部，江湖人和捕頭之間，似是有一個很大的距離。」

「我們不算江湖人，我們是生意人，」素華道：「所以，才和刑部合作很好。」

「說得是！」小文笑一笑，道：「素華姐，我想發動一次攻勢，三面包圍上去，先把這一批人給消滅了。」

素華心頭跳動了一下，忖道：小小姑娘心頭這麼高呀！有些不自量力了，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就憑我們這幾個人哪？」

「不！把素喜、小雅全調過來，」小文道：「還有素華姐和妳六個小師妹，她們帶了二十四枚火龍鏢，在這裏可以用一半。」

「這個……」素華奉命接受小文的指揮，應該是義無反顧，明知要死也得勇往直前，但那是用於截擊紅燈老魔，變了目標，素華就有點猶豫了。

「聽我說，素華姐，」小文道：「我們有十二支火龍鏢，五十多張匣弩，只要阻滯一下紅燈老魔的行動，應該夠了，他是萬大掌櫃和總捕頭獵殺的目標，我們不行啊！把我們十位花朵似的大姑娘，全都坑進去，也破不了血罩，先殺掉這批殺手，也算剪其羽翼，難道妳忘記了在三槐谷中身受帥永昌的屈辱嗎？」

最後兩句話，果然激起了素華的仇恨之心，道：「是該殺了他，可是，他的血焰掌……」

「我們有火龍鏢啊！還有小雅率領的十二張最新的强力匣弩，」小文道：「把這些集中起來，全力對付帥永昌，其人如死，餘子碌碌，不足畏也，素華姐，加上素喜、小雅，我們四個人，就讓他們招架不住了。」

「小文，這是程總捕頭的意思，還是妳的主張？」素華道：「可別自作主意，立了戰功，還有罪。」

「是我小文的主意，素華姐，我臨機應變，感覺到新的策略正確，就果敢而行，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我錯了，殺了我，我也不怨。」

「好！小文，妳想好怎麼個攻擊法？」素華道：「夜黑風高，飛沙撲面，視界不清，景物模糊，設計不全，很可能自相殘殺，匣弩對射，火鏢對打。」

「是！我們要好好的研究一下，」小文道：「我把他們全招來，作個詳細分配。」

小文打出了領隊集合的訊號。

小雅、素喜、陳同、張重，全都圍了上來，六個火龍女鏢手，緊跟着素喜、小雅走過來，都圍攏在小文身側。

小文說出目標改變了，也不徵求小雅、素喜的同意，就分配了包圍的方向，等到暗器無法再用，近身火併時，所有的領隊，都要參與，也說出彼此聯絡的方法，空着西面，但却命張重率領十二匣弩手，埋伏在正西方二十丈外，見敵人逃走就射殺，不許有漏網之魚。

張重一抱拳，先行走了，帶着兩個匣弩手，轉向正西方去。

說巧也算巧，兩個受傷的匣弩手，全是張重帶的人，此刻才敷藥包紮。

「小文，六個小師妹武功不弱，」素華道：「不用她們參與近身搏殺，可是暴殄天物啊！」

「歡迎啊！六位妹妹，」小文道：「借重之處，容我日後致謝。」

六女微微笑，笑着躬身行禮。

小文近身仔細瞧，却是十六七歲的小姑娘，身材雖很高，也都剛健婀娜，那是習練上乘武功練出來的，笑容還帶着天眞稚氣。

「素華姐，六位妹妹，由妳率領了，」小文道：「何時發鏢，何時出劍，素華姐的判斷，比我高明多了。」

「其實，選擇發鏢的時機，她們比我强多了。」素華道：「她們練鏢的時候，也受了尋找時機教育，火龍鏢有多大威力，她們最清楚，給她們一個令諭、方向，戰機由她們自行抉擇。」

「好！命令是完全殲滅，」小文道：「敵人都是江湖上最壞的人，留不得。」

六個小鏢女彼此相望了一眼，齊齊躬身領命。

她們盡量用行動表達，很少開口說話。

小文突然仰天長嘯，一縷尖厲的笑聲，劃破夜空，隨風飄去，好遠，好遠。

小雅吃了一驚，暗道：「小文快發瘋了，這一股心理的壓力太重大，我該怎樣幫助她？」

儘管心中千迴百轉，但小雅並沒有開口說話，小雅想通了，對小文最大的幫助，就是執行她的命令。

攻勢，就在小文長嘯後展開。

小雅率先行動，帶着十二個匣弩手，直向前面撲去。

是正面直攻的幹法。

這舉動招來了敵人的還擊，不同的暗器，扇面一般攻擊過來。

立刻有三個匣弩手被暗器擊倒。

但敵人也暴露埋伏的位置，匣弩展開還擊。

小雅帶這兩組匣弩手，用的是最新的匣弩，力道强，射程遠。

「臥倒地上，瞄準發射，傷的可以退下去。」小雅早已綁上水晶眼鏡，迎着風沙衝上去，長劍出鞘，舞起了一片劍花，撥打暗器。

匣弩手也配合着小雅的攻勢，連珠發射掩護她。

這是一次豪勇絕倫的行動，冒着數十種暗器迎面而來的危險，雖千萬人吾往矣，大概就是這種勇氣了。

素喜、陳同，也下令匣弩手，展開反擊，小文帶隊的那一組，也自動加入了。

乖乖，四十八支匣弩連珠發射，可眞是箭如飛蝗啊！

何況，這些受過嚴格訓練的匣弩手，也不會盲目發射，一箭射去，縱然沒有射中敵人，也把人嚇了一跳，立刻把敵人的攻擊壓制下去，襲向小雅的暗器已漸稀少。

事實上是，敵人已有十幾個人，被弩箭射中，退入房中裹傷。

這就是敵人最大的優勢，他們隱身處，大都有一條通路，進入租購的民房中，可以從容的包紮傷勢。

兩條苗條的身影，忽然飛起，懸空兩個觔斗，落在了小雅的兩側。

是素喜和小文。

「太冒險了，小雅，」小文道：「招呼一聲，我們一起衝啊！」

「那會妨礙匣弩手的行動，我瞧出匣弩連環的厲害了，」小雅道：「强勁有力，又準又多，不是任何暗器可以比了。」

只聽金風劃空，六隻火龍鏢一起出手。

幾乎也是同時中爆發而起了六團火花，傳來了轟然巨響。

綠焰橫飛，爆裂出百數點來，落在地上的，化作一團鬼火似的綠焰燃燒，落在門窗上的，就熊熊的燒了起來。

連綿數十聲的嚎叫，傳了過來，幾十個隱伏在牆後、屋面發射暗器的人，背着燐燐的火焰，由通道逃入了屋中。

人在危機時，火在身上燒，那裏還能想到什麼保護秘密。

這一跑，就全洩了隱密之處。

數十個匣弩手，連珠箭發，瞄着窗口、門戶向房裏射。

原本佈署來對付刑部匣弩手的陷阱，也就全部潰散了。

「停下。」小文喝阻住匣弩手，道：「傷重者，送回刑部治療，兩個人護送一個，輕傷的，包紮之後留下來，重新編組，整好隊形，準備第二次迎戰强敵。」

陳同去驗看傷者，小文却大聲叫道：「帥永昌，帶着你的哼哈二將馬乘風和水中天滾出來，姑娘要掂量一下你們的武功。」

小姑娘發了狠，指名向殺手至尊挑戰。

這等干雲豪氣，連素華也聽得暗暗佩服，忖道：難道小文已學了對付「血焰掌」的武功，這等指名挑戰，帥永昌不現身，就大失面子了，日後，在江湖上也無法混下去了。

果然，帥永昌現身了，鼓掌三聲，南、北兩側，忽的亮起了六盞孔明燈。

大風呼嘯，除了孔明燈之外，別的燈火，也無法在風中燃起。

小文看得怔了一怔，忖道：佈署伸延兩側，如此的廣闊，剛才如果參與攻勢，我們就吃虧大了，不知他們爲何不出手？

帥永昌舉手一招，馬乘風、水中天，由一處屋脊上冒了出來，飛落實地。水中天左腿還包着白布，似是受過傷。

「小姑娘，妳是個什麼身份？」帥永昌道：「萬寶齋或是刑部的人？」

「刑部女捕頭小文姑娘就是我！」

「怎麼？萬寶齋沒人來麼？」帥永昌道：「刑部匣弩厲害，更甚聞名，但還無法一下子擊潰我們的埋伏，剛才爆炸出千百點燐火的暗器，該不是刑部所有吧？」

「問得太多了，」小文不願代萬寶齋作主回答，冷冷說道：「我要逮捕你們下獄治罪。」

帥永昌十分仔細的打量了小文一陣，除了那副遮擋風沙的水晶眼鏡，掩遮出幾分神秘感之外，再也瞧不出小姑娘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很難相信她能封擋一記「血焰掌」。

現在，帥永昌顧忌的是小文刑部捕頭的身份，一掌打下去，可能會要了小文姑娘的命，但殺臣造反的罪名也就鐵証如山了。火焰掌留下的痕跡，就是確鑿明証。

江湖中人，不管是江洋大盜、殺手巨寇，都很厭惡公門中人，尤其對捕快、獄官，更是恨之入骨，極欲除之而後快。

但他們一旦面對公門捕快時，却又顧慮重重，不敢施下毒手。

這大概就是邪不勝正的一種氣勢。

小文也知道「血焰掌」的厲害，能不能承受一擊，心中全無把握。

但小文姑娘發了狠，已不把自己的生死放在心上，一直在培養心中忿怒、殺機，希望能把「射月三劍」的威力發揮到極緻，就算死在對方血焰掌下，也要讓「射月三劍」出手後，帶動的威勢，完全發揮，使連續的劍勢威力，殺死强敵，讓小雅和素喜能全力對付馬乘風和水中天。

她相信小雅只要說出了馬乘風

第三把刀的秘密，以素喜和小雅的技藝成就，足以對付兩人。

小文準備自我犧牲了。

沒有人看出小文心中的打算，只覺她雙目中射出激忿的火焰，凝注在帥永昌的臉上，手握劍柄，已完成隨時出劍的準備。

看起來，小文已準備試一下「射月三劍」了，小雅心中暗暗忖道：「這三劍一氣連成的威力，帥永昌也未必能抗得住……」

突然間，小雅心中閃起了一個念頭，「血焰掌」。

那是毒絕天下的一種奇惡武功，一揮手，就打出來了。「射月三劍」串連出的劍氣，能不能阻擋住「血焰掌」呢？

小雅迷惑了，這個嚐試，成敗的代價太大，是一條活生生的人命啊！

這個人，又是她情同姊妹的小文。

既然是好姐妹，就該生死與共，這一遭，死就死在一處吧。

於是，小雅悄然的移動嬌軀，緩緩地靠近小文。

素喜還無法看出兩人的心情，還認爲兩人有一種合搏的打法，準備雙劍合璧上。

但素喜知道帥永昌的「血焰掌」是江湖中一大奇技，也知道它的厲害，一掌揮出，有如一團烈火撲來，再加上那强猛的勁力，是一種很難抗拒的武功。

小文、小雅雙劍合璧，能不能阻擋住帥永昌的一掌呢？素喜心中暗暗嘀咕道：「此事關係到兩人生死，我怎能置身事外？」

忽然想到當年素華受過一記「血焰掌」力，威力如何她最清楚，何不請她過來，領敎一二？

回頭看去，素華站在原地未動，但六位小師妹却靠在她兩側而立，擺出了一個出鏢的姿勢。

素喜立刻明白了素華的心意，同屬一代的師姊妹嘛，受的一樣訓練，邪惡的感受，也都相同。

素華心中有畏懼，不願投入此戰中，也肯定小文、小雅雙劍合璧，擋不住帥永昌的一記「血焰掌」。

所以素華準備替小文、小雅報仇，兩人如傷在血焰掌下，六隻火龍鏢會立即出手，六鏢合擊，威力組成的一片火網，帥永昌就大劫難逃了。

只是樓台失火，殃及池魚，傷在血焰掌下的小文、小雅，也將葬身在火龍鏢的毒火之下了。

素喜的心頭震顫了，小文、小雅坦率地接納了她，是那種心意誠摯全無瑕疵的眞情，素喜接受了，也感覺那種深重的情意，正開始全心回報，這種親切的感情成長已變化了素喜的氣質。

我不能讓她們傷亡，要死由我死，兩人劍勢再快，也快不過那揮手一擊，但如有一個人擋一下，就可能使雙劍的威力發揮出來，我以血肉之軀，滯息一下血焰掌勢，就可能給小文、小雅一個殺了帥永昌的機會，我的犧牲，豈不是很有價值？

素喜無法判斷素華這作法，是奉由秘令，讓她把握機會連刑部高手也坑進去，或是純出自主，因吃過了血焰掌的苦頭，不願再度碰上帥永昌？

如是想殺小文、小雅，這確實一是個很好的機會，也能言之成理。

素喜暗暗歎息一聲，決心賭了，看看換了她素喜，素華會不會一樣下令打出火龍鏢，在萬寶齋時，兩人是最要好師姊妹，素華會不會顧念舊情，放她一馬，還是一鍋煮，連她也全坑進去。

高擧起右手，搖揮了兩下，緩步向前移去。

這是個下意識中的本能動作，既非約定的暗號，也不是表達什麼心意。

小雅也擺出了拔劍的姿態，和小文保持了兩步的距離，低聲道：「小文、雙劍會中，全力刺出，組合成的劍氣，可增强不少防守的力量。」

小文雙目餘光一瞟，心中火大了，沉聲怒叱道：「妳跑過來幹什麼？是白痴嗎！」

「想丟下我妳一個人死，門都沒有，」小雅笑道：「白痴，總比我一個人活着好些，整天爲思念妳傷心落淚，人變憔悴，那是生不如死啊！小文！妳好可惡，盡揀些便宜事幹。」

小文哭了，那是來自內心的感動淚水，道：「妳好傻呀！小雅，一個人殺不了他，加上一個人不一定就行，爲什麼不成全我獨竟全功，射月三劍也沒有聯手的招術。」

「所以，我和妳保持了兩步的距離，」小雅道：「我們同時發動，分左右攻去，血焰掌雖然霸道，也只能殺傷我們一個，另一個就有殺他的機會了。」

「發射！」素華突然傳下了令諭。

兩側匣弩早已佈置就緒，就等小文一聲令下了。

但小文却準備以射月三劍的奇厲劍招，和帥永昌的血焰掌拚個勝負出來。

她說過要估量一下帥永昌的武功，爲了遵守這個諾言，不便再下令發射匣弩。

小雅、素喜也都在各想心事，想的是如何犧牲自己，才能夠救下另外兩人，忘了身側埋伏匣弩手。

可是素華旁觀者淸，既有匣弩在兩側埋伏，爲什麼不讓他們出手。

素華不是刑部中人，這一聲令下，竟然是箭如飛蝗，兩側匣弩手全發動了，數十隻鋒利的弩箭，迎着西北風，發出了破空的尖嘯，而且，全數連發，一匣十箭，二三十張匣弩，一下子射出兩三百支箭，捲飛的砂石，撞在箭鏃上，閃起一抹火星。

壯觀哪！但也把帥永昌給嚇呆了，幾百支弩箭衝着他一個人射來，像一片箭網兜上去。

小文、小雅、素喜三位小姑娘，人既長得漂亮，又待人和氣，他們和這些匣弩手，一起練射匣弩，練得認眞，態度又溫柔，這些匣弩手，都對三位小妹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如今三人有了困難，早就想發射出連珠弩箭，幫幫三位姑娘。但他們訓練嚴格，未得令諭不得出手。

當然，陳同也打出了發射弩箭的手勢。

他穩重老實，不敢果斷作主，素華那聲發射令下，給了他一種勇氣，明知她不是刑部中人，但却當作是小文、小雅、素喜的令諭辦了。

其實，發射匣弩的箭手，也都心中明白是不相干的人在呼喝下令，陳同能裝作，他們也能裝作，都因小文、小雅的人緣好啊！

這一陣全力發射，也看出匣弩的眞正威力了，一匣十支，快速射出，但立刻又裝了十支，只不過是一呼吸的工夫，手法之熟練，動作之快速，看得素華和六個火龍鏢手也楞住了，一旦火龍鏢和刑部匣弩手全力對決，鹿死誰手，還眞是難以預料了。

馬乘風、水中天，目睹數百弩箭集中射向帥永昌的威勢，心寒膽顫了，但這也給了兩人一個保命的機會，倒地翻滾，隱入牆角。

帥永昌就沒有這個幸運了，箭如飛蝗到，密密如網罩，只得揮掌撲打，希望以雄厚的內力，雄厚的掌勢，擋住這一陣箭雨。同時，運氣護身，衣褲都鼓了起來。

連珠匣弩的可怕，在它不停的射出利箭，帥永昌擋住了兩波箭雨，但却擋不住綿延不絕箭勢，終於被幾支强力弩箭，穿破衣褲，尖利的箭鏃，射入身軀。

慘了，一見血，氣功破去，掌力也減弱了，弩箭紛紛射中，臉上、手上，全被弩箭穿入。

殺手至尊的帥永昌倒下去了，全身釘滿了弩箭，不下數十百支，血焰掌還未發揮威力，已經氣絕而亡了。

這樣的結局，出了小文、小雅的意料，但也使兩人眞正瞭解了匣弩的威力，封鎖了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一組新製的强力弩箭，再集中射人，第一流的江湖高手，也無法抗拒得了。

「對不住啦，我一急就亂叫了一聲。」素華行近到小文、小雅身側，道：「他們已箭在弦上，聽得一聲叫，就萬箭齊發了，可眞是厲害呀！幾十張匣弩吧？威力可比得住數百名訓練有素的弓箭手啊！他們射得準，也射得巧妙，組成一波波的箭網，帥永昌的成就絕對超過我們，但在匣弩箭網逼迫下，亦被亂箭穿身而死，刑部匣弩手將因一箭成名，威鎭江湖了！」

「謝謝妳啦！素華姐，」小文道：「妳救了我和小雅，也救了素喜，我不知道她心中打算什麼，但我能肯定素喜也和小雅一樣傻，捨生搶死。」

「不一定啊！我正在盤算着怎麼逃呢？」素喜道：「我可是喜生惡死的人。」

小文苦笑一下，道：「是啊！所以，妳就悄然向前移動了，看看妳現在的位置，距離帥永昌的屍體，比我和小雅還近，妳究竟在打的什麼算盤呀！快給我從實招來，我可是這一戰的領頭人物，不能被人給蒙了。」

心中却暗暗忖道：這些匣弩手救了我，但他們却聽的是素華的口諭，這些人，該賞呢？還是該罰？刑部中的匣弩手，聽從外人指揮，總捕頭怎能忍受這個羞辱？但我小文也不能恩將仇報，把陳同和那些匣弩手按律治罪。

擔下來吧，總捕頭要治罪，由我頂上就是。

心裏拏定主意，反而輕鬆下來，逼近素喜，道：「妳不說，我要處罰妳了。」

「怎麼罰？」素喜道：「說了妳不信，只好認罰。」

「妳和小雅一樣，不聽令諭，和我搶功，」小文一面說，一面流眼淚，道：「罰你們去追殺馬乘風和水中天，兩個人藝出一門，都有把神秘之刀，因爲他們帶在身上的小人，人小動作快，出刀如閃電，小心啊！不許妳們受傷，我們合練的射月三劍，應該可以對付兩人。」

敢情小雅和小文，已把射月三劍也傳給了素喜。

小雅、素喜對望了一眼，躬身應道：「是！」

「他們躲在牆角後面，」小文道：「匣弩的連環射，殺死了帥永昌，也嚇走了兩人的魂魄，殺手一向殺人狠，但自己却最怕死，記着，我不要妳們受了傷，妳們受了傷，我

就加倍賠你們，不想我自殘軀體，就好好保護自己。」

「這算什麼嘛？」素喜道：「動手拚戰，刀劍無眼，誰能保証不受點小傷啊，妳這是刁難人哪？」

「沒辦法呀！」小文道：「我笨嘛！想不出更好的辦法約束妳們，妳們認命吧！今夜我是帶頭的，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下次，換了妳素喜，妳再想個好辦法。」

「走吧！素喜，小文表面溫柔，心裏倔强得很。」小雅道：「咱們兩面兜過去，如能憑武功生擒這兩個惡人，繩之以法，給殺手這個行業的打擊很大，眞希望姑娘這一任總捕頭幹下來，能使這個行業在江湖上絕跡。」

「他們會不會早就跑了？」素喜道：「樹倒猢猻散，殺手重利無道義，帥永昌死了，他們就逃命要緊。」

「逃不了，」小文道：「張重帶了一批匣弩手，堵住了他們去路，看了匣弩組成的威力，兩人逃不過一組匣弩的箭網，更重要的是他們已心存畏懼，就算要逃命，也不敢面對匣弩。」

「對！他們會躲開弩箭，利用牆壁掩護，」小雅道：「這週圍已被圍住，他們逃不了，也不敢逃，走！咱們去搜。」

素華一直站在旁邊聽，開始有些不太懂，也覺得很可笑，都快二十歲的大姑娘了，還在玩着有哭有笑的家家酒，但越聽越感動，那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眞正情意，爭相赴死殺强敵，捨身只爲救好友，是何等高貴的情操，刎頸之交，大概也就是這種境界了。素喜和自己受的一樣訓練，學的是殺人手法，玩的是笑裏藏刀，在同門姊妹羣中，素喜是很突出的一個，膽子大，心地狠，手段也辣，處事絕毒，爲萬大掌櫃所賞識，怎麼忽然變了，變得完全不像素喜了。

最使素華不能瞭解的是，小文、小雅竟然能接納素喜，短短的時日中，把她視作好姊妹，一點也不擔心素喜是萬寶齋派入刑部臥底的人。

這時大風已停，飛沙走石的大街上，也變得一片寧靜，雙方潛隱在暗處、屋角中的人手，連呼吸的聲音也控制得十分細小，本是大風呼嘯之夜，忽變得落針可聞。

原本出現在兩側屋面的孔明燈光，在亂箭射死帥永昌後，隨着也隱失不見，靜是靜極了，但仍是夜暗如漆，黑得難見尺外景物，天上烏雲未散，連星星也未露面。

「馬乘風、水中天，你走不了啦，這四週都已被重重包圍起來，路已阻絕，也回不了上林畫苑。」小雅的嬌脆聲音劃破了靜夜，道：「我們可以耐心的等到天亮，再收拾你們，也可以用匣弩對你們隱身方位，展開一場連環攻擊，箭勢如雨，只要方位不錯，你們很難逃過，你們藏在正北方位一座民房中，距離我停身處有兩丈多遠。」

語聲一頓，接道：「現在，你們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現身一戰，一對一的單挑，你們勝了，可以走，離開北京城，不幸敗了，只怪學藝不精，第二條是龜縮不動，等我們調派匣弩攻擊了……」

「刑部的人，說話不算數，帥永昌接受了你們的挑戰，卻被弩箭射死。」

小雅無法分辯是誰在回答？但卻聽出了聲音，確由正北一座民房中傳了出來，不禁微微一笑，他們肯答話，是被小雅唬住了，暴露了他們藏身的方位。

其實烏漆蔴黑的，小雅目力過人，也無法瞧出他們的藏身所在，只是看形勢作出的判斷，竟然一詐成功。

現在，小雅心中是眞的有把握了，笑一笑，道：「你們願意打一架了？」

「是！但不能羣毆，我們兩個人，你也只能由兩人出手。」

「對！我已說過是單挑，不許有人助拳，你們勝了，」小雅道：「可以走人，龍入大海，虎歸深山，只要從此改邪歸正，不再幹殺人勾當，很難再抓到你們了！」

「現在，只有讓我們相信妳的話，不用匣弩，也無人助拳，就可以開始這一戰了，打輸了我們認命，甘願坐牢打官司。」

「你們聽着，」小雅回過頭高聲說道：「總捕頭命令我們逮捕馬乘風、水中天兩個兇徒，他們也答允放手一戰，雙方各憑武功、技藝一決勝負，匣弩手不許放箭，也請總捕頭下令，不許別人插手助拳，他們輸了束手就縛，他們贏了，得放他們離開這裏。」

「所請照準，」小文道：「唯一的要求是不許妳們受傷，不可拚命，打不過就放人家走路！」

小雅心中忖思：「是滅自己威風呢，還是鬆懈敵人的心情，讓他們放心出戰？」

「兩個人走出來了，小雅，當心他們情急拚命，突施暗算。」素喜一面說話，一面向小雅身邊靠去。小雅轉頭看，果見兩人面前站，相距雖只有七八尺，但夜色太黑了，看不清兩人面目，低聲道：「素喜，馬乘風身上有個小人，藏在左大腿內側一個袋子中，水中天是否也有一個小人隨身帶，我不知道，兩人在江湖上，各行其是，表面上很少往來，但實際上卻是很好的朋友。」

（未完・廿六）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上文提要：苗疆毒婦擄走二女和祝鷹揚，是想求助他們去取解藥。她吃了「黑生草」中毒，不能見得太陽光，叫梅去巴哈處盜取白靈丹，梅途中遇到老偷兒鑽天飛鼠，說出上次已盜取在手中，隨即將瓶子交給梅。苗疆毒婦感謝梅救命之恩，說出天外浮雲的秘密，隨即離去。梅好奇隨她的指點探索，果然有一線天，難道和偈語有關……

拘魂使擬奪奇珍　得寶物離開洞穴

「不錯！祝兄也許認爲令師兄十二金錢任龍，就是小生所殺？這中間情形複雜，一言難盡，我們且到洞外再詳談罷！」梅三公子道。

祝鷹揚在江湖上走動，時間雖然不多，但梅三公子言外之意，自然聽得出來，聞言連忙應是。

這時崔慧已從身邊掏出火摺子，隨手晃亮。她四處一照，驚奇的問道：「梅哥哥，我們已經不是在原來的石室中嗎？這往那裏走啊？」

梅三公子手指了指頂上一個斜斜的洞穴道：「我們就得由此出去！」

「啊！」上官燕和祝鷹揚同時叫出聲來。

這洞頂離地差不多有十丈來高，慢說上官燕祝鷹揚兩人，無法上去，就是崔慧，也面露難色！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道：「這洞穴是斜坡，上去之後，就比較好走，還是由我把你們送上去罷！」

武功一道，絲毫勉强不得，三人心中自然清楚，當下由梅三公子挨次把三人送上洞穴，自己走在最後。

一會工夫，魚貫爬出地穴，到了先前療傷的石室之中。

崔慧再也忍耐不住，瞧着梅三公子問道：「梅哥哥，你昨晚說是鼠老前輩給你解藥，你幾時又碰上鼠爺爺的呀？」

梅三公子笑道：「時間不早了，我們邊走邊說罷！」

說畢，就引着三人出了石室，走完岔道，再向右拐彎，前面已經是隧道的直路。

他邊走邊說，就把在九道彎出口，崔慧、上官燕毒蠱發作，昏迷不醒人事說起，自己如何碰上鑽天飛鼠，得到「百毒散」解藥。

以及如何追踪溫如風，在林中遇見三小姐于文嫻，引來隧道入口，並在石室，替兩人服藥，後來自己也因蠱毒發作，運功療毒。

之後，燈心和尚和祝鷹揚入洞不久，金老二一行也就入洞搜索，自己如何把祝鷹揚救來，以及巴哈先生受燈心和尚慫恿，找尋自己，鑽天飛鼠又如何把衆人嚇跑。

自己不見三人，找入地穴，巧遇苗疆毒婦，爲三人服下「補天髓」。又要自己參詳壁上偈語，代取白靈丹，尋上一線天，獲得兩件寶物，原原本本說了一遍。

這一段曲折離奇的故事，直聽得三人連連稱奇。

上官燕却聽得直跳起來，急急問道：「梅哥哥，那兩件寶物中你當眞得到了，快給我瞧瞧！」

梅三公子不由笑道：「小妹子，妳眞性急！這裏黑黝黝的，那裏看得清楚？我們出了隧道，再看不

遲，可是這兩件東西，我眞還瞧不出所以然呢！」

崔慧忙着接口道：「梅哥哥，那我們快走！」

梅三公子接着又向祝鷹揚說出自己一行，在雪峯山破廟中遇到十二金錢任龍等人之事，詳細叙述了一遍。

並說次日自己曾親眼見到追風劍客被人殺害，在樹身上留着血書的「殺追風劍客者天台梅三公子」等字樣。

後來才知任大俠也同時遇害，而且也同樣留着：「殺十二金錢任龍者天台梅三公子」的血字。

只不知這嫁禍自己的人，是何居心？

祝鷹揚點頭嘆息了一聲道：「小弟也確實懷疑梅兄和敝師兄無怨無仇，怎會驟下毒手？既然殺了，又何用題上自己名字？而且如果題上名字，譬如說，小弟現在知道梅兄的大名叫做梅君璧，那就應該寫『殺十二金錢任龍者，天台梅君璧』，決不會不寫自己的名字而寫梅三公子的。所以小弟猜想，此人敢情是梅兄的仇家，而且又不知梅兄的大號。因爲江湖上，自從梅兄力創轎前四煞，獨鬥紅燈夫人，大破歌樂山莊，並且得到幾年來只有傳言的兩件武林至寶，『天台梅三公子』這幾個字，已是無人不知，到處轟傳。他所以要用上借刀殺人，不但借刀殺人，而且是一石兩鳥之計，讓華山、泰山兩派的人，好找梅兄尋仇。因爲此人深知梅兄武功，華山、泰山兩派，如能就此把梅兄除去，固然是件快事。萬一依然敗在梅兄手上，甚或傷亡多人，也可趁此削弱兩派勢力。此人用心，可謂十分毒辣！」

梅三公子聽得悚然一驚，暗暗點頭。

崔慧却披着櫻唇說道：「什麼仇家？反正此人逃不出是那天雪峯山破廟中在場之人，除了祝兄的令師兄十二金錢任龍和追風劍客兩人之外。那就是金透銀彈范老三、燈心和尚和陰世秀才公孫慶三人。他們因爲聽說兩件武林異寶，落到梅哥哥手上，才不惜借刀殺人，一石三鳥，讓你們殺得天翻地覆，鷸蚌相爭，好讓他漁人得利，坐享其成。」

梅三公子想了一想，搖頭說道：「慧妹所說，確也有理，不過，妳仍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崔慧自認理由十分充足，聽梅哥哥這麼一說，不由睜大着一雙妙目，反問道：「梅哥哥，那麼你說其二是什麼？」

梅三公子微微沉吟道：「慧妹，祝兄的令師兄十二金錢任龍和追風劍客兩人的武功，比之金透范老三、陰世秀才公孫慶，燈心和尚三人，孰高孰低？」

崔慧笑道：「這幾個人的武功，自成家數，各有所長，在江湖上都算得一流以上的高手。要眞正說到誰高誰低？極難分得出來。」

梅三公子不由笑道：「這就是了，以十二金錢任大俠和追風劍客的武功造詣，和其餘三人，全在伯仲之間，如要殺害一人，決非數百招之內，就分得出勝負。這個人能在不多時間之內，趕殺兩個高手，留下血字，從容俐落，則此人功力之高就得高出他們數籌之上，才能辦到。是以殺任大俠和追風劍客的高手，不可能是金透范老三、公孫慶和燈心和尚，於理甚明。」

上官燕小姑娘邊走邊聽，始終沒有插口，這時忍不住問道：「梅哥哥，那麼你說是誰殺的。」

梅三公子搖頭道：「這時還無法判斷，不過我想遲早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大家這一陣談話，不知不覺已走近隧道出口。前面業已隱約透進陽光。

* * *

梅三公子、祝鷹揚、崔慧、上官燕四人，剛一走近隧道出口，瞥見洞口地上，陽光照到之處，好像有人寫了許多字跡。

再一細瞧，歪歪倒倒的果然是字！

「堵洞巨石，巴哈老兒塗有劇毒粉劑，出洞之時，不可沾及，我先走了，嘻嘻！」

雖然沒有署名，顯然這是老偷兒鑽天飛鼠鼠爺爺的口氣。

梅三公子不由恍然大悟半夜之前，巴哈先生和金老頭兒說了幾句耳語，一個人匆匆趕來，就是爲了在堵洞巨石上洒毒。如果洞內之人，妄圖出去，不知就裡，用手搬移，就得沾染劇毒。

看這口氣，鼠老前輩業已先走。

唉！幸虧他先走，否則叮囑自己向苗疆毒婦要的三粒「補天髓」，自己沒有辦到，如何向他交代？

心中沉思，眼光却往洞口打量，果然有一塊堵洞巨石，已經被移開了三尺光景，正好夠一個人側身而出。

連忙回頭通知大家，別碰上那塊巨石。

魚貫出洞之後，發覺前面還有許多參差石筍，和矮小藤樹，擋住洞口，即使到了近前，也決難發現。

轉出石筍，原來此處是一個亂石荒涼，草長過人的山坳。不過許多荒草，業已被人踐踏得東倒西歪，有跡可循。

敢情巴哈先生、燈心和尚，以

及金老二陰世秀才等人，在洞中被鼠爺爺一字一頓，說出的「勾魂律令」嚇破了膽，才慌慌張張的逃出洞來。

「勾魂律令」那兩句「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得到五更」的古怪話兒，到底有什麼力量？會使這批一流高手聞風喪膽。

梅三公子循着偃草路跡，一邊走，一邊問道：「祝兄、慧妹，你們在江湖上可曾聞到有人說過『勾魂律令』的來歷嗎？」

「勾魂律令？」祝鷹揚、崔慧、上官燕三人，異口同聲的問了一句，語氣似乎十分新鮮。

「不知道。」祝鷹揚搖搖頭，話剛出口，崔慧也跟着嚷道：「我從沒聽爺爺說過啊！」

一陣靜默，只聽四人衣帶飄風，和脚踩在落葉衰草上的輕微聲響。

一陣工夫，便出了山坳，前面有着一條山徑，向左就是通往土爛狹谷方向去的。

趕到土爛谷口，只見琴劍兩小，精神萎頓的坐在石上，一眼瞧到主人，早已歡呼的迎了上來。

梅三公子四面一瞧，却不見溫如風的書僮藍兒。不由問道：「咦！藍兒呢？」

琴兒忙道：「小的三人，自公子爺走後一會，便覺胸腹痛癢難禁，大家縮做一團，漸漸的昏迷過去。不知過了多久，只覺腹中一陣急痛，拉了幾次，人就清醒過來，發覺小的三人，全都躺在草地上了。面前却蹲着一個尖腮尖腦的老頭，生相滑稽，嘻着嘴，瞧着我們。小的因這人敵友不分，正想翻身坐起，那知全身軟綿綿的，一動也不能動，小的心知中了人家暗算。正待痛駡他幾句，那老頭却雙手亂搖，說道：『小娃兒，你們三人，服藥之後，蠱毒初清，這時還動彈不得，好好的躺上一會，過了六個時辰，身子才能恢復。你們公子爺不久就會回來，你們安心等候着好了，我老人家還有事情，要先走了。』小的不知他所說是眞是假，因爲全身一絲氣力也沒有，只好乾耗着瞧他走去……」

梅三公子微微點頭道：「唔！是鼠老前輩，他已經給你們服下了百毒散！咳！我問你藍兒呢？」

「是！是！」琴兒一連應了兩聲是，接着又道：「小的三人，就這樣一直挨到今天中午，果然身子手脚都能動了，才勉强換過衣衫，只見溫公子面色憔悴的一個人由谷中奔來。」

「啊！溫兄已經好了？」

梅三公子十分驚奇，溫如風服了「百毒散」，怎會功力恢復得如此快法？

「是是！小的瞧到溫公子只有一個人回來，心中甚是驚奇，問起公子爺，他說在九道彎失散，後來找了大半夜，並沒找到。

「他心中一怒，就把巴哈先生的房子放了一把火，還把小僮也殺了。然後一直等到午時，才從土爛狹谷出來。照着溫公子的意思，他找不到公子爺，要小的兩人，暫時跟他出山，慢慢再找公子爺下落。小的因那個老頭說過，公子爺就會回去，要小的繼續在這裏等候。溫公子聽小的說起這老頭來，他就點着頭道：『既然老頭兒這麼說，你們就等着罷，梅兄出來，你就說我有要事，要先走一步了。』溫公子這就帶着藍兒走了。」

梅三公子點了點頭，就吩咐琴劍兩小，合乘一騎，把空下一匹，讓給了祝鷹揚。

大家上馬就道，趕到石板寨，打了個尖。

祝鷹揚急於回轉泰山，便得由石板寨往東，走榕江黎平這條路。

梅三公子却因上官燕的外公鐵背蒼虬武公望被玄女教擄上六紹山去，自己三人還得趕上六紹山救人。

但琴劍兩小服了百毒散，蠱毒雖清，功力未服，自己帶着，豈不累贅？他想到崔慧的姐姐崔敏，不是和慧妹妹約好在黔陽會面的嗎？祝鷹揚此去，黔陽也是必經之路，何不叫兩小隨他同往，到了黔陽，就在自己幾人住過的悅來客棧等候自己。

想到這裏，吩咐兩小隨祝鷹揚同走。一面在馬上取過各人行囊，由自己放在馬上。

祝鷹揚和梅三公子殷殷話別，訂了後會，才帶着琴劍兩小上路。

梅三公子也因上官燕的外公鐵臂蒼虬武公望被玄女教擄上六紹山去，自己一行，半途中蠱，又耽誤了這幾天，自然急於趕上六紹山。

自己答應過上官妹了，要把武老英雄救出，讓他們祖孫重聚，自己諾言已踐，便須趕辦自己的事去。（梅三公子自己究有何事？後文自有交代。）

因此急於趕往雲南，上官燕一心掛念着外祖父安危，此時蠱毒已除，功力恢復，自然越快越好。崔慧只要跟着心上人，任何危難，均所不計。三個人這就跨上馬匹，循着來時原路，直奔宜北。

再由思恩、河池，取道百色，已是接近雲南東部。由廣西入滇，一路上，曉行夜宿，所經過的山村城池，差不多家家門上，都貼有「供奉九天玄女菩薩」的紅紙。

崔慧從小受他爺爺嶽麓老人的薰陶，對江湖門徑自然十分清楚。眼看離雲逐漸接近，這種紅紙條也

越來越多，心中不禁暗自警惕，這分明全是玄女教的信徒。

自己一行，業已進入了他們勢力範圍之內，雖然邊疆人民，崇尚迷信，但也足見玄女教聲勢之盛。

她悄悄的告訴了梅哥哥，看來自己三人，還得小心應付。

梅三公子聽得俊目放光，豪氣凌人的道：「慧妹，自古邪不勝正，我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六紹山就是龍潭虎穴，既然來了，自然得闖他一闖，不管如何，也要把武老英雄救出。」

滇桂邊界，雖然有着一條大路，但其實彎彎曲曲，全是盤着崇山峻嶺而行。

這時已是申牌時光，預計再有一個時辰，便可趕到百色。得得蹄聲，剛轉過一條疏林，身後突然傳來一陣銀鈴般脆生生的嬌笑！

笑聲近得就在他們身後，最遠也只有一兩丈光景！

梅三公子不由大吃一驚，暗想以自己的內功修爲，十丈周圍，飛花落葉也瞞不過自己，怎會在這麼近距離之內，有人隱藏着竟然一無所覺？

尤其是崔慧，一路上始終深具戒心。

這突然而來的笑聲，使他警覺的伸手摸了摸腰間掛着的寒英劍。三個人差不多由馬上同時回過頭去，這一瞧不打緊，大家不由齊覺眼前驀地一亮。

原來身右疏林面前，一塊大石上，斜倚着一個年約二十五六，身穿玄色衣裙的妙齡少婦！

敢情自己三人，穿林而出，只顧趕路，沒去注意。

崔慧從小喜穿紅衣，不但紅裳如錦，人也冰肌玉骨，嬌艷勝花！上官小姑娘更是娟秀伶俐，眉目如畫，這兩人已可說是花朶般人兒。但和這位玄衣少婦一比，也不禁略有遜色。

不是嗎？見她骨肉停勻，柔若凝脂，那一張宜嗔宜喜，吹彈得破的臉蛋上，眉眼口鼻，無一生得恰到好處。

美，簡直美到無法形容！

別說風流瀟洒的梅三公子，和她秋水般的眼神一觸，驚爲天人。即使同屬女性的崔慧、上官燕，瞧着她不由打心眼裏生出無限好感。

玄衣少婦那雙黑白分明，水汪汪的妙目，輕輕一轉，瞧着三人，臉上早已綻出百合般的嬌笑。朱唇微啓，貝齒如雪，又脆生生地笑道：「這位公子爺和兩位妹子，怎麼稱呼呀？長途跋涉，你們可是到百色去的？前面有人等着你們呢！還是這裏歇息一陣再走的好。」

梅三公子自從一見到她，只覺這少婦眉目之間，十分面善，似是在那裏見過？

心中兀自打量，但一時那裏想得起來？這時被銀鈴般聲音，在他耳邊響起，猛地驚覺，自己和人家初次乍見，不該老盯着瞧他。不由俊臉一紅，接不上口去。

愛美，是人的天性，上官燕小姑娘家，敢情被對方絕世顏色迷住了。心頭十分愛慕，忙着應道：「對啊！梅哥哥、崔姐姐，我們當眞該歇息再走啦！」

她說着早已跳下馬來，一躍而前，傍着玄衣少婦坐下，一面抬頭笑道：「崔姐姐，這位姐姐眞美！你瞧！世間上那會有這樣美的人？唔！姐姐，我叫上官燕，這是崔姐姐，她叫崔慧，那是我們大哥，梅君璧。妳呢？妳叫什麼呀？也告訴我們好嗎？」

崔慧終究跟爺爺嶽麓老人長大，江湖經驗雖然不夠，但從小聽也聽得多了。這一路進入玄女教勢力範圍之後，心中一直警惕之中。這位少婦，來得如此兀突，自然十分犯疑。

但細察對方，不但目光之中，不帶半點妖蕩，就是一顰一笑，也落落大方，氣質極其高華，看來決不是邪派中人。也連忙同梅哥哥一起下馬，含笑過去。

玄衣少婦早已側身讓崔慧也在她身邊坐下，一面拉着上官燕纖手，笑吟吟地說道：「小妹妹，我們萍水相逢，恁樣投緣，實是難得。」

說到這裏，妙目瞟了梅三公子一眼，又道：「其實我比你們三位，都要大上幾歲。妳們叫我姐姐，我就老實不客氣，也叫妳們一聲崔妹妹、上官妹妹了。嗯！還有這位梅弟弟，你也歇息呀！」

她這聲梅弟弟，聲音却叫得低了一些，粉臉上也不禁熱烘烘起來。

「我叫……我姓仇，妳們叫我仇姐姐好了。」

上官燕被她握着自己右手，只覺這位仇姐姐軟綿綿的纖掌，不但柔若無骨，而且她掌心，像有一絲暖洋洋的氣流，直透自己全身。尤其在她溫言笑語，吹氣如蘭之際，越覺得如沐春風，不由更把她當作了親姐姐一般。聞言笑着道：「仇姐姐，妳怎會一個人坐在林下？」

玄衣少婦笑了笑，道：「說來話長，我慢慢的自然會告訴妳們，我……我就爲等着妳們來的呀！」

上官燕還沒察覺，崔慧却聽得驀地一驚。方想站起，却被玄衣少婦另一隻纖手，在她肩頭上輕輕一按。一面低聲道：「崔妹妹，妳別急，我並沒壞意。」

崔慧陡覺她按在自己肩上的纖玉手，似有一股極大潛力，不讓

自己站起。但也並沒絲毫惡意，只聽她繼續說道：「我方才不是說過嗎？前面路上，有人等着妳們，那是一個惡人……」

她剛剛說到這裏，突然略一側耳，低低的「噫」了一聲，道：「他已經趕來了，我暫時不願露面，梅弟弟足可勝得過他，不過妳們千萬別瞧着他！」

語音方歇，人隨聲起，宛若一縷黑烟，往林間一閃。眨眼之間，就不知去向。

梅三公子見這玄衣少婦，雖只輕輕一閃，但身法之快，幾乎從未見過，不由暗暗猜測，她到底是何來歷？怎會有此身手。

一面又想着她所說等着自己的人，又是那一路人物呢？

正想之間，忽然有一陣破空微嘯，猝然飛來。聲才入耳，一條黑影，像星丸瀉落，倏然墮地！

那是一個高大黑影，穿一襲寬大黑袍，頭上蒙着黑布。右手高擧，執着一塊「拘魂牌」，全身上下，一片漆黑。只有眼睛部位露出兩個圓孔，正閃爍着兩道綠陰陰的眼神，一霎不霎的盯着梅三公子直瞧。

此人突如其來，形如鬼魅，如果在晚上碰上，眞要被他嚇上一跳！

崔慧有梅哥哥在側，那會把這種旁門左道放在眼裏？她故意漫不經意的瞥了黑影一眼，一面拉上官燕纖手，站起身來，道：「梅哥哥，時間不早了，我們也得上路啦！」

梅三公子自然聽得出慧妹妹的語氣，是要自己別去理會他。當下笑應了一聲，便不理不睬的向琥珀駒走去。

這下，果然大出黑衣人意料之外，他以爲自己倏然飛來，至少對方三人也得現出驚奇神色。輕輕年紀，怎會如此鎮定，把自己視若無覩？

是可忍，孰不可忍？黑衣人不待梅三公子轉身，猛然喝了一聲：「站住！」

此人身材高大！但聲音却十分低沉。

好像不是從他喉嚨中發出似的，陰森森地饒有鬼氣！

梅三公子要回身，崔慧早已嬌滴滴地喊道：「梅哥哥，這種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東西，你理他則甚？」

甚字才出口，右手拉着上官燕，佯裝作毫不經意神氣。嬌軀突然左轉，玉腕揚處，一下「劈空劍訣」，業已對着黑衣人遙遙劈去！一股內家眞氣凝聚的尖銳勁風，迅如奔雷，由劍訣中劈空射出！

黑衣人不防崔慧有此一着，似乎微感一楞，接着響起一聲極其陰森的冷笑，身如魅形，不見他如何閃動，「劈空劍訣」的凌厲勁風業已落空，從他身側削過！

「小妞兒，憑妳這一手，如果換在平時，難貸一死，但今日太爺另有要事，就破個例罷！」

黑衣人冷冰冰的聲音，說到這裏，徐徐的側過臉去，向梅三公子沉聲說道：「小輩，你就是天台梅三公子嗎？」

崔慧一擊不中，心知對方並非易與，連忙拉着上官燕，和梅三公子並肩而立。

對方話剛說完，上官燕「嗤」的冷笑了聲，搶着說：「你既然知道我梅哥哥大名，還問甚麼？」

黑衣人一雙綠陰陰的兇睛望了上官燕一眼，怪聲笑道：「好！姓梅的小輩聽着，你快將阿耨神劍和天蜂琥珀獻上，太爺就破例饒你們不死。」

梅三公子才知道這黑衣人，原來爲了覬覦自己新得的兩件寶物而來。哦！那塊黃色瑪瑙般寶石，叫做「天蜂琥珀」！當下哂然一笑道：「不錯！兩件寶物，確在小生身上，不過奇珍異寶，惟有德者居之，小生豈敢把寶物據爲己有？尊駕何人？不妨先報個字號，讓小生聽聽，可是有緣之人？」

黑衣人不耐的道：「那有這麼嚕嗦？太爺九幽門下，拘魂使者便是，你乖乖獻上寶物，太爺還須回山覆命！今天破例讓你們逃生去罷！」

崔慧櫻唇一披，冷冷的道：「哼！今天你倒破了不少例呢！有本領，亮出來瞧瞧，誰要你破例？」

黑衣人被崔慧這一頂撞，敢情激發兇性。又是一聲陰森冷笑：「九幽門下，見者喪生，小妞兒妳眞找死！」垂直的左手突然揚起，黝黑鬼爪向崔慧處一抓，立有七八縷奇寒徹骨的勁疾陰風，當胸襲到！

這一抓，正是九幽門的「拘魂鬼手」，不要說是被他直接抓中，可以洞穿金石。就是被這種奇寒徹骨的陰勁掃上，也會使人血脈凝凍，寒慄而死！

崔慧從小跟爺爺嶽麓老人長大，對於江湖上正邪各派，全都有個耳聞，可從沒聽說過「九幽門」？

她見對方單爪揚起，那知厲害？瑤鼻輕掀，也功聚左臂，掐個劍訣，要待迎着劈出！

梅三公子雖然缺乏江湖經驗，但近月來連遭事故，已使他對江湖上的人物，知所警惕。

他自這自稱九幽門拘魂使者現身之後，對方這種譎異神情，早已暗生戒心。

及崔慧劈出「劈空劍訣」，對方

不見閃動身法，大異常規。

而且又口口聲聲說着破例才饒自己幾人不死，越發料定善者不來，來者不善。

此時一見對方向慧妹妹驟下殺手，那敢怠慢。

左掌當胸，右臂外圈，一個急閃身，就擋到崔慧身前！

這一動作，說時遲，那時快，兩方就像電光石火，拘魂使者「拘魂鬼手」的勁疾陰風，剛一襲到。

梅三公子的「般若神功」外圈右臂，也正好揮出！

兩勁相交，發出「蓬」然一響，拘魂使者被震得後退了三步，梅三公子也同樣連退三步，方始站穩。

這一下，不但使得梅三公子凜然變色，暗想難怪他口氣托大，像對方此種功力，自己倒眞是第一次遇上。

但拘魂使者却更是驚駭，「拘魂鬼手」例無虛發，武林中可以說得上無人能接，對方年歲雖輕，果非易與！

他一怔之後，突然吐出一聲淒厲鬼笑。

鬼笑之聲，極低極輕，但使人聽得毛骨直豎。

梅三公子等三人不期而然全向拘魂使者望去。

對方黑布覆頭，雖然瞧不到猙獰面目，但兩個圓孔之中，那雙鬼眼，此時隱隱閃鑠出奇異碧燄。

似乎正有一絲寒光，直射過來！

梅三公子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心頭漸感恍惚！

一縷有氣無力的幽幽鬼語，在耳邊響起！

「小輩，你還不乖乖把寶物獻上？閻——王——註——定——三——更——死……」

突然！一聲銀鈴般嬌笑，脆生生的從樹林中貫出！

梅三公子驀地一驚，神志立時清醒，舌綻春雷，一聲大喝，右手「般若神功」，十成功力，陡向拘魂使者橫拂而出！

這一拂，力逾千鈞，只聽厲嘯驟起，一個高大黑影，像稻草人似的直掃出七八丈外！輕輕飄向地上落去。

崔慧和上官燕也被梅哥哥這聲大喝驚醒過來，口中「噫」了一聲，叫道：「梅哥哥，這是怎麼一回事？」

梅三公子搖頭說道：「唉！不想這拘魂使者，當眞厲害！方才如果不是那位仇姐姐在樹林中，用笑聲把我驚醒，我們三人恐怕早已遭了毒手。」

上官燕搶着道：「唔！這黑鬼準會妖法，我只瞧了他一眼，不知怎的心裏突會迷糊起來。我想起來了，那仇姐姐不是說過，叫我們千萬別瞧他嗎？」

「啊！仇姐姐妳好出來了！」

上官燕叫聲傳入林中，玄衣少婦的仇姐姐根本沒有出來。

大家目光一搜，疏疏落落的一片松林，那裏還有玄衣少婦的影子，分明已經走了多時。

上官燕心中悵然若失，跺脚道：「都是那黑鬼不好。噫！他一動不動，敢情被梅哥哥一掌震死了？」

梅三公子點頭道：「此人兇惡成性，決非善類，方才我這一掌，用上十成力道，想來不死也得重傷。」

說着就向拘魂使者被震落地之處走去！

那知近前一看，三個人不由同時驚得「噫」出聲來。

原來這時地上，竟然只是一襲寬大黑袍，和覆頭黑巾，像一個人躺着似的。

拘魂使者却早已不知去向。

即使他自知不敵，急於逃走，他用不着委衣於地？

何況這十丈方圓，並無礙目之物，他何時走的，自己三人居然會一無所知？

梅三公子劍眉微皺，沉吟不語。

却聽崔慧說道：「這人方才說什麼回山覆命，可能他身後，還有一個極厲害的魔頭，不過『九幽門』可從沒聽人說過。啊！以前爺爺講起過，江湖上有一種攝魂之術，只要看你一眼，就會令人神志喪失，任人擺佈，這拘魂使者那雙鬼眼，可能就是這種功夫，今後我們倒眞要小心才好。」

上官燕接口說道：只可惜那仇姐姐也不見了，我想她一定知道鬼傢伙的來歷。」

這一陣工夫，已是夕陽落山，羣鳥歸林。

三個人也就重行上馬，趕到百色，差不多天色盡黑。

落店之後，梅三公子盥洗甫畢，換了一身乾淨衣服，踱出房去。

眼看崔慧上官燕兩人房門深掩。

敢情還在梳洗，自己一時不便進去，這就在走廊上負手而立。

忽聽右邊廂房中有人朗聲吟哦：「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音調抑揚，擊節長吟，想來不是俗客，不由信步走去！

吟聲戛然而止，只聽室內朗笑聲笑道：「門外何人？聞聲求友，當非庸俗之輩，何妨屈尊一談！」

房門啟處，裏面笑吟吟迎出一個人來。

一見面，那人搶前一步，一把

握住梅三公子雙手，直往房中讓去。

一面大聲笑道：「我當是那一位風雅之士？原來是賢弟你！哈哈！人生何處不相逢，旨哉斯言！旨哉斯言！」

梅三公子也想不到在這邊陲之地，又和周天賢相遇，心中一喜，連忙笑道：「大哥，你怎的也來了這裏？」

周天賢緊握着梅三公子左手，點漆似的眸子一轉，「格」的笑出聲來！

緩緩說道：「寧鄉一別，小兄因趕辦私事，遠赴雲南，今天才首途賦歸，不想又和賢弟相値，實是快事。」

他說到這裏，忽然臉色一正，瞧着梅三公子又道：「哦哦！賢弟，小兄最近一路上，聽到不少有關賢弟翩翩儒雅的佳公子，竟然還是一位少年遊俠，如非訂交在昔，倒眞失之交臂！賢弟你說，你以前瞞着小兄，該不該罰三大白？」

梅三公子被他說得臉上一紅，微笑着道：「大哥休得取笑，小弟幼年身體孱弱，練過幾年技擊，也不過藉以健身罷了。」

周天賢又是「格」地一聲輕笑，續道：「好個藉以健身！近日江湖上把梅三公子說成三頭六臂的三太子呢！你還想瞞着小兄？咳！咱們不談這些，我說賢弟，你這回俠駕西來，又是爲了何事？」

梅三公子見他十分關心，也只好把自己在岳陽樓頭遇見鐵背蒼虬武公望說起，把一路經過，和此行目的，簡扼說了一遍。

直聽得周天賢點頭晃腦，時驚時喜，等梅三公子說完，突然拍手說道：「賢弟果然是古押衙之流亞也，小兄何幸，得附驥尾！不過，六詔山九天玄女教，高手如雲，聲勢猛盛，賢弟武功再高，輕身犯險，古人所說雙拳難敵四手，你可眞要仔細考慮才好！」

梅三公子突然劍眉一軒，朗聲笑道：「別說小弟和武老英雄訂交在先，就是陌路之人，也應拔刀相助，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小弟答應小妹子，把她外公救出。何況玄女教一再與我梅君璧爲敵，六詔山就是龍潭虎穴，小弟也非闖他一闖不可！」

周天賢聽得臉色微微一變，但瞬即平復，一面笑道：「賢弟一諾千金，豪氣干雲，小兄實是欽佩！

「不過你說在歌樂山莊石室所困，可能是武老英雄，但也可能不是武老英雄。」

「賢弟既沒親眼瞧到，因在石室的就是武老英雄，你就這樣追上六詔山去，和玄女教輕啟爭端，小兄實不敢苟同！」（未完・廿一）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尼姑的女兒

上文提要：阿寶三小在鬼屋後發現一山洞，這個鑰匙就是開這山洞的鐵門，洞內果然有當年太平鏢局失去的鏢銀，尚原封不動，還發現劫鏢車的侯三虎仍生存在洞內，據說他是黑衣教的堂主，奉命劫鏢車後想私吞鏢銀，又被兩香主欲私分而將他困在洞內……阿寶得到鏢銀下落後，前往見陳弘志公公，知道他正召集武林各派對付鎮西王叛亂……

藍田結集義師　天水進挺叛軍

阿寶神色一緊，將目光停留在陳弘志、洪四海的臉上，字斟句酌的道：「黑衣教能人無數，高手如雲，誘殺大計非同小可，若無奇策妙計，恐難竟全功，兩位可有成計在胸？」

太監陳弘志道：「此事關係重大，非三言兩語可完，必須從長計議，咱們邊吃邊談吧。」

丐仙洪四海亦道：「就眼前的走勢而言，宜用緩兵之計，不可操之過急，待武林各派的主力到達之後再採取行動，方爲上上之策。」

潘友三插言道：「三位不必再回老龍居，就住在縣衙吧，下官已爲大家準備好上房。」

小祖宗想了想，道：「這個主意不錯，大夥住在一起，大事小事皆可就近研商，但此刻不行，須待林忠有回音後再搬過來。」

＊　＊　＊

第二天一早便有了回音。

是林忠透過老龍居的錢掌櫃轉達的。

時間是今日日正當中之時。地點仍在藍田城南的山神廟前。

而林忠本人則早在前一日便到了現場。

與他結伴同來的還有青龍壇主鬼見愁柳一刀，以及三名堂主、九名香主、數十名教中弟兄。

在廟前空地的四周，挖了一條二尺多寬，一人多深的溝，但進出的通道則仍保持原狀未動。

工作進行得很細心，挖出來的新土全部移到別處，如果有人藏在裡面，再將原來的大石板蓋上去，根本察覺不出。

林忠望一望高懸東半邊天的日頭，道：「柳壇主，現在距午時尚不足一個時辰，石板可以蓋起來了吧？」

鬼見愁柳一刀巡視一遍，道：「可以蓋了，但要留下一個活口進出，副座到時可能還要檢查。」

林忠揚眉道：「副教主也要來？」

柳一刀道：「事關百萬兩銀子的得失，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副座決定親自出馬，以防不測。」

林忠一聲令下，大家一齊動手，沒多久便將石板放回原處，僅在角落裡留下一個出入口。

未幾，黑衣教的副教主鎮八荒雷震宇便在多人簇擁下聯袂而至。

總護法梵僧普迦在右。

財壇壇主活閻王閻五居左。

另外還有四名紅衣護法緊隨在後。

所有的人皆着便裝，並未穿黑衣教的教服，想係不願張揚，以避人耳目。

林忠、柳一刀等人忙不迭地分站兩旁，躬身相迎。

雷震宇環目四顧道：「都準備好了嗎？」

柳一刀道：「一切俱已齊備，請副教主檢視。」

雷震宇看得很仔細，繞行一周後稱讚道：「好，很好，如非事先得知，外人很難看出破綻，但不知裡面一共可以埋伏多少人？」

「十幾二十人沒問題。」

「如此，香主以上的人可以埋伏在此。」

「是。」

「跟對方的那個老頭兒聯絡好了吧？」

林忠上前一步，道：「已由錢掌櫃轉知。」

雷震宇道：「時間約在幾時？」

「照副教主的指示辦，日正當中，不過……」

「不過怎樣？」

「依屬下之見，若改在晚上可能更方便。」

「不，對手絕對非等閑人物，這樣會啟人疑竇。」

活閻王閻五接口道：「副座之言極是，嚇走了賣鑰匙的老頭兒，咱們即使找到藏銀之處，打不開門也是枉然。」

鎮八荒雷震宇看一下天色，道：「時間差不多快到了，不能再躭擱，馬上各就各位。」

令出如山，誰敢怠慢，總護法梵僧普迦、四大護法、三名堂主、九名香主再加上鬼見愁柳一刀，總共十八人全部依次進入暗溝內。

雷震宇眉尖一挑，下令道：「大家注意，等一下那祖孫主僕三人來到後，一切應依令行事，只要本座的腳一跺，應即從四面八方殺出來，不要客氣，放手去幹，務必要在雷霆一擊之下置他們於死地！」

「遵命！」

「得令！」

溝裡的人齊聲應諾，情緒高昂，充滿必勝的信念。

地上尚有數十名黑衣教徒，在雷震宇的親自監督下，將最後的缺口封妥，亦奉命撤走，遠離現場，山神廟前就剩下林忠、閻五與雷震宇三人。

而日頭亦將近午，注目廟前山徑，却仍未見半個人影。

林忠道：「老教主想已安葬完畢，涼州那邊是否已起兵？」

雷震宇道：「前不久才接到教主的飛鴿傳書，已以破竹之勢拿下蘭州，正向天水一帶挺進中。」

「屬下曾聽人講，昏君在天水置有重兵，可能會遭到頑強抵抗。」

「這事一點不假，在天水必會有一場惡戰，教主也不打算天水求勝。」

「不想求勝？」

「不錯，不想勝，只要將昏君的主力吸住，動彈不得，就算功德圓滿。」

「在兵法上來說這是佯攻，攻擊的重點莫非放在我們這一邊？」

活閻王閻五道：「林堂主說對了，教主正是想以本教爲攻擊主力，乘虛而入，直撲長安。」

林忠喜形於色道：「日子定了沒有？」

「等教主到了之後才能做最後決定。」

「教主也要來？」

「還有紅玉郡主。」

「天水那邊由何人指揮？」

「委由南陽王全權負責。」

鎮八荒雷震宇道：「另外還有一件事也必須在興兵之前完成。」

林忠畢恭畢敬的道：「請你教主明示。」

雷震宇道：「干戈已起，花費浩大，被侯三虎等人私吞的那百萬兩白銀應速追回，林堂主在藍田留守多年，可有端倪？」

林忠誠恐誠惶的道：「屬下該死，至今頭緒全無，但五十輛鏢車，百隻大木箱，搬運談何容易，應該就在那破瓦窰附近不遠，而且交通方便之處才是。」

閻五道：「侯三虎手下的兩名香主已死在老龍居，前去奪取鑰匙的趙堂主也死於非命，侯三虎與幾名教中弟兄則至今生死下落不明，整個事件疑雲重重，令人百思不解。」

林忠道：「這是一個謎，須待取得鑰匙，打開銀庫之門後方可揭曉，問題是假使找不到埋藏的地方就麻煩了。」

雷震宇信心十足的道：「只要鑰匙弄到手就好辦，動員千人，展開地毯式的搜尋，如無意外，不出三天便可有結果。」

時間的脚步移動很快，此刻已日正當中，阿寶、曾妮、賴皮迄未現身。

却見老龍居的老掌櫃錢通氣喘咻咻的跑了來。

林忠望着他身後道：「錢通，你來幹甚麼？他們三個呢？」

錢通喘了一口大氣，道：「他們不來了。」

黑衣教副教主雷震宇臉色一沉，道：「不來了？是不是已經改變主意，決定不再讓售？」

「不是不賣，而是換地方，小老兒是來傳話的。」

「爲何要換地方？」

「怕中了埋伏。」

「哼，好滑溜的傢伙，換往何處？」

「棋盤石上。」

「棋盤石在那裡？」

「這位林大俠知道，就在王順山內。」

「有無約定時間？」

「現在就可以去。」

活閻王閻五道：「知道了，錢掌櫃請便吧，我們一定去。」

錢通拭去滿頭汗水，用手掌扇着風道：「其次，還特別交代，你們頂多只能去三個人，等你們一個半時辰，只要多帶一個人，或是超過時間，便拍拍屁股走人，買賣就此取消。」

* * *

王順山內，有一處地方風景絕佳，依山傍水，滿目蒼翠，百花爭妍，彩蝶紛飛，一道畢直的石壁上，在離地三丈許處有一塊突出來的巨石，約丈五方圓，這就是有名的棋盤石。

上有石桌石櫈，棋盤就刻在石桌上。

有一株老松從壁上垂下，正好覆蓋在棋盤石的上方，益增三分仙趣，彷彿是一幅絕妙的山水畫。

相傳，這是神仙下棋的地方，呂洞賓和李鐵拐就曾在此較量過。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一般人其實也根本上不去。

現在就有三個人在棋盤石上。

當然不是傳聞中的神仙，而是三個活生生的人。

乃大哥大、小弟小與曾妮是也。

三人扮作祖孫主僕模樣，阿寶與曾妮在對弈，賴皮則在一旁觀戰。

棋盤石的一角還燒着一壺茶，熱氣騰騰，茶香四溢，悠哉遊哉的跟眞正的神仙也差不了多少。

三個人一邊下棋，一邊飲茶，一邊還吃着可口精緻的小點心，注意力則始終集中在棋盤石下。

午時已過，未時將半，遠處出現三個黑點，不一時已近在百花叢中，認出是林忠、閻五、雷震宇。

來勢極快，瞬間已至脚下。

雷震宇身手不凡，縱身一躍，便輕而易舉的上了棋盤石。

活閻王閻五亦非泛泛之輩，衣不飄袂，面不改色。

林忠則顯得有點勉强，臉紅了，氣喘了，立脚不穩。

曾妮視而不見，進兵道：「將軍。」

阿寶飛象吃兵道：「跳樑小丑，發生不了作用，等於自尋死路。」

賴皮不甘寂寞，也横插一手，推車向前道：「先殺掉這三個小卒卒，就可以過關斬將，横掃千軍啦。」

你一言，我一語，個個唱做俱佳，句句一語雙關。

雷震宇聽得刺耳，重重地咳嗽一聲，大哥大不能再裝聾作啞，扶正一下老花眼鏡，抬起頭來，望着林忠道：「啊，是林大俠來了，失迎，失迎。這兩位是什麼人？」

林忠道：「是林某的朋友。」

曾妮道：「介紹一下吧，我祖孫一向深居簡出，識人不多，免得人家笑我們有眼不識泰山。」

賴皮的話也很調皮：「是啊，有名有姓，也好稱呼，我家老爺子從來不跟無名小卒打交道。」

林忠遲疑少頃，指着雷震宇、閻王信口而言道：「這位是雷宇，那位是閻六，都是林某的好朋友。」

阿寶道：「只有你們三位？」

雷震宇道：「沒錯，就我們三人。」

「沒帶蝦兵蟹將來？」

「沒有。」

「在附近可有埋伏？」

「明人不做暗事。」

曾妮道：「但願不是睜眼說瞎話。」

閻王臉色微變道：「句句實話，並無半句虛言。」

賴皮收拾好棋子，獻上三杯香茗，道：「最好是這樣，如有半句假話生意就談不下去啦，我們老爺子會扭頭就走。」

雷震宇沒用茶，亦未落座，雙眼直勾勾地一直在密切注意三人的形容面貌，希望能弄清楚他們的底細，結果却大失所望，毫無破綻可尋，道：「聽林兄弟說，老丈就是當年在老龍居拾得銅鑰匙的人？」

小祖宗頷首道：「這是事實。」

「要賣？」

「有這個意思。」

「開個價吧。」

「我老人家早已說過，二十萬兩。」

活閻王閻五冷笑道：「別開玩笑，就算是金鑰匙也值不了幾個錢，這太離譜了。」

曾妮道：「鑰匙本身是值不了幾個錢。」

「知道就別獅子開大口。」

「打開金庫就不一樣了。」

「怎麼樣？」

「多的是金銀財寶。」

「女娃兒曉得金庫在那兒？」

賴皮嘻皮笑臉的道：「笑話，我們又不是傻瓜二百五，曉得金庫在那兒，就自己開着大車去拉啦，何必賣鑰匙。」

鎮八荒雷震宇道：「二十萬兩太貴，五萬兩還差不多。」

阿寶的姿態很高。「嫌貴可以不買。」

「十萬兩總可以成交了吧？」

「不二價！」

「一定要二十萬？」

「少一分也不賣。」

小祖宗吃了秤鉈鐵了心，說不降價就不降價，非要敲黑衣教二十萬兩不可，少於此數便不作考慮，話出口後，立又轉對賴皮道：「生意談不攏，收拾一下東西，咱們該走啦。」

曾妮嗔怒道：「最討厭討價還價的人，又不是賣豬肉，不必浪費時間。」

賴皮熄了火，倒掉茶，收拾起茶杯、棋子，提着茶壺道：「根本就不該來，更不該賣，咱們去找金庫一定會發大財。」

吊足了胃口，擺足了姿勢，準備掉頭就走，雷震宇可慌了，跟閻五互換一道眼神，道：「好吧，二十萬兩就二十萬兩，原則上我們不反對，請先將鑰匙拿出來再作最後決定。」

阿寶道：「對不起，鑰匙不在咱們身上。」

閻五不悅道：「在那裡？」

「由朋友保管。」

「那一位朋友？」

「事關機密，歉難奉告。」

「豈有此理，談生意不帶東西來，根本沒有誠意。」

曾妮道：「不是沒有誠意，是爲了安全，以防不測。」

賴皮也冷嘲熱諷道：「萬一被人偷了、搶了、騙了、半路劫走了，豈不寃哉枉也。」

鎮八荒雷震宇怒冲冲的道：「鑰匙沒帶來，生意還有甚麼好談？」

大哥大笑道：「這事好辦，只要價碼談妥，可另約時地，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在什麼地方？」

「就在老龍居好啦。」

「好，今晚我們願在老龍居候駕。」

「今晚不行，那位朋友因事他往，不在藍田。」

「何時返轉？」

「歸期未定，一旦返回藍田便馬上送往老龍居成交，不過……」

活閻王閻五怒目雙挑道：「閣下還有條件？」

阿寶道：「只許去兩個人，不得超過。」

曾妮道：「也不得設埋伏，暗中窺伺。」

賴皮道：「如有違反，生意便告吹啦。」

小祖宗又補充道：「不能再討價還價，二十萬兩少一個蹦子兒也不可以。」

鎮八荒雷震宇心轉意決道：「老夫答應了。」

「只要銀票，不要銀子。」

「可以。」

「零碎的票子多要幾張，以便花用。」

「沒問題。」

「利用這一段時間，可全力去找尋金庫。」

「不勞尊駕操心。」

「如無別事，三位可以走啦。」

「告辭。」

「不送！」

林忠、閻五、雷震宇一躍而上，跟埋伏在遠處的普迦、柳一刀等人會齊後，當即轉過山脚，奔往別處。

阿寶、曾妮、賴皮好高興，自認爲打了一場漂亮的大勝仗，把黑衣教的頭頭耍得團團轉。

起碼取得主動權，鑰匙高興什麼時候賣就什麼時候賣，黑衣教只能困坐老龍居，一籌莫展。

而阿寶這邊則有充裕的時間，既可以在黑衣教找到白屋之前來個各個擊破，又可以在他們找到白屋之後，撒下了天羅地網，來個大規模的集體屠殺。

懷着無限的喜悅，縱落棋盤石，離開王順山。

* * *

沒回老龍居。

直接來到藍田縣衙。

這一日之間，有不少武林人物趕至藍田會合。

慈悲婆婆到了。

武當七子到了。

丐幫又到了二百多名高手。

曾妮最關心的峨嵋派則至今仍姍姍來遲。

成名人物全部住在縣衙內，門下弟子則集中在營區內，而且，在丐仙洪四海的統一指揮下，已在藍田東南方佈下一道防線，以防堵黑衣教。

白屋、王順山這一帶，則只有暗樁，未佈明哨，用意至明，故意留給黑衣教一個較大的活動空間，以便儘早尋得藏放鏢銀之處。

取下僞裝，略事休息，用過晚飯後，大哥大、小尼姑與賴文龍便來到武當七子的居處拜訪，一進門，阿寶就滿臉堆笑的道：「歡迎，歡迎，也抱歉，抱歉，令師翁前輩被逐之事在下深以爲歉。」

此乃高招，先把武當七子的嘴堵住，果然奏效，武當掌門張子正錯愕一下，勉作笑臉道：「那裡，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還提它作甚，這事洪幫主已代爲解釋過了，少俠亦情非得已。」

賴皮道：「情非得已這句話最中聽，師命難違，我師父不這樣做就是不忠不孝，狂道杜非他老人家會怪罪的，七位大俠請多包涵。」

阿寶道：「還沒有請教，貴派一共來了多少人？」

王子大代掌門師兄答道：「大約百人左右。」

曾妮道：「翁前輩是否也到了

藍田，共襄盛舉?」

李子光道：「自從那天離開武當之後，便音訊全無，不知雲遊到那裡去了。」

大哥大道：「這一路上可曾與黑衣教的人遭遇?」

趙子明道：「曾與小股魔徒狹路相逢，全部被七子趕殺盡淨。」

賴皮豎起了大拇指，道：「幹得好，殺掉一個少一個，殺掉一對少一雙，這一羣王八兔崽子個個該死該殺。」

話至此處，又來了三位貴客。

一位是欽差大人陳弘志。

一位是丐仙洪四海。

另一位則是慈悲婆婆。

陳公公一照面便說：「今天跟黑衣教談生意，來者何人?結果如何?」

阿寶將經過的情形細說一番，道：「一切順利，完全照咱們預定的計劃進行，叫他們派兩個人在老龍居等消息。」

丐仙洪四海道：「姓雷的親自出馬，足証黑衣教對那百萬兩官銀十分重視，很可能會釣幾條大魚。」

曾妮道：「鬼屋那邊的工作是否已着手進行?」

欽差大人陳弘志道：「今天一早便已開始，全部由丐幫弟兄負責，同時以飛鴿傳書長安，急調數十名大內高手應變。」

賴皮道：「動作要快，尤其不能曝光，黑衣教必會加緊搜尋的工作，倘若被他們提前發現鬼屋，咱們的計劃就泡湯啦。」

慈悲婆婆道：「這事不會發生，鬼屋四週派有專人在暗中把守，只要發現魔踪便會格殺，在那邊的工作未完成之前，絕不允許魔教之人接近鬼屋五里之內。」

小祖宗道：「行動要快，下手要狠，可不能露出馬脚來。」

洪四海道：「老弟放心啦，老哥哥已傳令下去，幹掉的魔徒一律拖離現場，擇地掩埋，不會留下任何蛛絲馬跡。」

曾妮道：「是不是可以再派一批人出去，專門撲殺黑衣教的明樁暗卡，以及四處流竄的魔徒?」

陳弘志道：「這一點本座與洪幫主也想到了，已商請武當派負責。」

武當掌門人張子正朗聲道：「天黑之後，武當七子便出發，凡是犯在敝派手中的魔徒，一概置之死地，不許黑衣教徒越防線一步。」

阿寶目注陳弘志，道：「公公，涼州方面可有消息傳來?」

欽差大人道：「消息始終不斷，日有數起，俱以飛鴿傳送，叛軍已過蘭州，正逼近天水，一場大規模的戰鬥即將展開。」

「彼此的兵力如何?」

「不相伯仲。」

「這樣短時間之內恐怕不易分出勝負。」

「此是意料中事，叛王李思會將重心放在藍田這一線，欲以黑衣教施奇襲奏功。」

「黑衣教的動態如何?」

太監陳弘志道：「消息來源顯示，約莫已有三分之一的魔徒到了藍田附近，而且外三壇一下子擴充一倍，變成外六壇了。」

賴皮道：「新任的壇主是那幾個魔頭?」

「第四壇壇主是一名江洋大盜張龍。」

「第五壇呢?」

「一個叫黃狠的殺人兇手。」

「第六壇?」

「職業殺手黑亮，又名黑旋風。」

曾妮道：「這三個傢伙都不是好東西，心狠手辣，生性嗜殺，但在魔窟時曾是我們的手下敗將，尚不足爲慮，眞正構成威脅的恐怕還是李思、李紅玉兄妹二人。」

慈悲婆婆道：「這二人的功力究竟如何?」

大哥大道：「只有短暫接觸，並未正式交手，只能說高不可測。」

賴皮道：「不知他們兄妹現在何處?」

欽差大人陳弘志道：「可能已在來藍田的途中，叛主李思欲親率黑衣教攻入長安，竊據皇位，登上九五之尊。」

武當掌門張子正氣忿忿地道：「黑衣教倒行逆施，人神共憤，不信這一羣狐羣狗黨能修成正果，奪得江山。」

曾妮心繫峨嵋，問洪四海道：「洪幫主可知峨嵋派的動向?」

洪四海道：「數日前已至洛陽，應已入關才是。」

「潼關距此甚近，爲何至今未到?」

「快了，快了，隨時都會到達。」

實則一點也不快，苦等了二日，峨嵋女尼始與少林和尚結伴而至。

少林受創極重，元氣大傷，僅來了寥寥十餘位得道高僧。

峨嵋聲勢浩大，來了近百人之多，了塵、了因、了俗、了情、了性、了緣等了字輩的高手全部到齊。

曾妮一得到消息，立與阿寶、賴皮急匆匆的趕到他們師姐妹所住的獨院內。

先找到了緣師太，這位亦師亦母的長者，對曾妮恩重如山，二人

久別重逢，自是欣喜萬分，千言萬語，一時間竟不知該從何說起，彼此互擁着，一言未發。

默對片刻，曾妮方鼓足勇氣道：「了塵掌門在不在?」

了緣師太輕撫着曾妮的秀髮，輕輕地吐出來一個字：「在。」

「孩兒可不可以見見她老人家?」

「可以，但要有分寸，不可莽撞。」

「妮兒知道。」

「掌門人正與幾位師姐共商應敵大計，讓貧尼先過去看看再帶妳去。」

了緣師太入房之後，了塵掌門便放下一切，急急忙忙的在師妹的陪伴下步出上房。

禁不住一陣激動襲上心頭，曾妮那裡還能在屋裡待得住，馬上一個箭步衝出去。

打從記事起，這還是第一次見慈母的面，多麼渴望投入母親的懷抱，叫一聲：「媽!」

但慈母身在佛門，是個不折不扣的比丘尼，又貴爲一派掌門，尼姑生孩子，情何以堪，張揚開去，會使母親名節受損，也會使峨嵋蒙羞。

母女二人在相距丈許之處，不約而同的停下來，以四隻充滿感情的眸子互望着。

血液在翻騰，情緒在激動，眼眶裡有喜悅的淚水，手在抖，腿在顫，兩顆心早已連在一起。

此時無言勝有言，場中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阿寶、賴皮、了緣、了因、了俗、了情、了性等人環立四週，也不敢喘一口大氣，深恐破壞了這一幅靜止的天倫團圓圖。

許久……許久之後，母女二人的情緒才漸漸平靜下來。

了塵掌門的第一句話顯得有些生硬，也很簡短，對身旁的了緣師太道：「就是她?」

「是的，大師姐，」了緣徐徐道：「她就是小妹當年抱走的孩子。」

「時間過得可眞快，一轉眼孩子就這麼大了，辛苦妳了。」

「師姐快別這樣說，看着孩子長大心裡就有一份說不出的喜悅，所有的辛勞早已淡忘。」

「今年十七歲了吧?」

「是的，剛好十七。」

臉色一整，了緣師太接着又對曾妮道：「妮兒，還不快過來見過掌門人。」

曾妮等的就是這句話，上前三步，噗通!一聲跪倒在地，道：「妮兒叩見掌門人!」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響頭。

本待磕九個頭，被了塵及時阻止道：「夠了，夠了，別這樣，能夠見到妳，貧尼就很高興了。」

親手上前將曾妮拉起來。

慈母的手是溫暖的。

母親的懷抱更溫馨。

然而，因爲有所顧忌，母女倆並無擁抱在一起，二人之間還隔着有一尺多。

就這樣，儘管沒有叫「媽」，儘管不曾擁抱，曾妮也已經很滿足了，多少的思念，多少的孺慕，全部化作串串珠淚滾滾而下。

了塵的眼圈已紅了，熱淚盈眶，却强自忍下來，未曾落下。

又是一陣令人窒息的沉默。

了因師太打破沉默道：「孩子叫什麼名字?」

「曾妮。」了緣據實相告。

了俗師太「哦」了一聲，道：「好名字，好名字，人也長得好標緻，將來必定會有好歸宿。」

賴皮是個標準的多舌男孩，指着阿寶、曾妮道：「這事不勞師太操心，他們兩個情投意合，心心相印，一個非君莫嫁，一個非卿不娶，正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日後結婚時就請萬歲爺來福証好啦，說多風光就有多風光。」

幾句笑語羞紅了阿寶、曾妮的臉龐，却使僵硬的氣氛輕鬆不少。

了塵掌門望着大哥大、小弟小道：「前此黑衣教肆虐峨嵋，幸虧兩位少俠慨施援手，不然峨嵋派可能早已土崩瓦解。」

小祖宗道：「掌門人客氣了，黑衣教倒行逆施，爲禍武林，好似過街老鼠，人人得而誅之，此乃俠義中人份內當爲之事，何足掛齒。」

賴皮驚叫道：「我忽然想起一個人來。」

了緣師太道：「小施主想起那位來了?」

「鐵掌追魂胡九天。」

「胡大俠怎麼了?」

「賴皮是想知道，有無重返靜心庵?」

「離開之後便一去不返。」

「會不會眞的去塞外大漠去找武林三怪?」

曾妮道：「師父做事向來說一不二，以他老人家的性格確有此可能。」

阿寶道：「去也沒有用，塞外一片荒蕪，就憑他一個人，三年也找不到。」

賴皮道：「找到就好啦，所有的恩恩怨怨，讓他們去打，讓他們去殺，讓他們去自行解決，找不到就痲煩大啦。」

了塵愕然道：「有何痲煩?」

賴皮道：「找不到狂道杜非，討不成債，必然會回頭來找我師父討，師債徒還，想推也推不掉。」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蘇東二帶着朱全和珍珠姑娘離開鏡泊湖。蘇東二能得到珍珠姑娘爲妻，認爲要感謝朱全。客店中發現有東洋浪人來尋仇，朱全精乖地要蘇東二與珍珠阿姨去安歇，自己則悄悄約浪人在野外拚鬥，朱全施巧計制服了三個浪人，回到客棧，還以爲叔叔不知，其實蘇東二早已暗中跟踪朱全，見他已成長感欣慰，翌晨三人騎馬直奔關內……



新派俠義武林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愛情煞手

揭穿眞相懲惡人　野店老闆起殺心

朱全拍拍腰際笑道：「叔叔，我用布包了插在這兒，丟不了的。」

三人馬在山道上，蘇東二想起當初來的時候，他在山道上有時還背着朱全奔走，只因爲朱全乃是王府之中小王子，幾曾受過長途跋涉之苦，道路崎嶇中難免有些吃不消。

然而這才兩年多一點，朱全已與來時大不相同，只見他雄糾糾的騎在馬背上，抬頭挺胸好不威風，再想想兩年來他吃的苦已從昨夜惡戰中發揮出來，蘇東二安慰地笑了。

蘇東二便以爲這是他的一項成就，值得他安慰的成就，他當然會笑。

蘇東二原本是不愛多說話的人，但如今他也許在蛻變，因爲他身邊有了珍珠。

雖然騎在馬背上，但蘇東二的騎術高明，因此他又吹起笛子了。

他吹的笛曲已似變得歡樂了，可愛了，更柔和得令人覺得可愛又好聽，不似過去他的笛聲充滿了殺氣，尤其當他搏殺人之後，站在死人附近吹的笛聲更是令人震撼。

* * *

此刻，山風微微，樹葉輕搖，山林中鳥兒也隨着蘇東二的笛聲唱和着，這光景如是二人遊山玩水來到這巉岩大山中，該是多麼的有詩意，其人生還有何所求。

然而，事情偏就是不如人意，因爲……

因爲那盤腸似的山道遠處，林子裡傳來馬嘶聲，而且還不止一匹。

蘇東二立刻收起笛子，他的臉色也變了。

又見一股子冷漠之色出自他的雙目中，蘇東二忍不住的以手拍拍珍珠的兩條嫩臂，低聲道：「珍珠啊，好像有人在等着侍候咱們了。」

珍珠道：「這世上就有那麼多可惡的人呀！」

蘇東二道：「不論發生什麼事，妳都坐在馬上別稍動，一切由我處理，好嗎？」

珍珠笑笑，道：「我當然聽我丈夫的話呀。」

她還把嫩面緊緊的往蘇東二背後猛貼，貼着，貼得蘇東二全身一震。

蘇東二的心中明白，如果自己連妻子也保護不了而令珍珠受到什麼傷害，這太行山第一殺手之名就該除掉，還有什麼好混的。

忽的朱全拍馬疾馳，他已到了高處，只見他舉目遠處看過去，立刻對蘇東二道：「叔叔，那邊有埋伏。」

蘇東二道：「必是那批東洋浪

人。」

朱全點頭，道：「好像是的。」

蘇東二道：「阿全吶，如果是那些人物，你就守在你阿姨身邊，如有人找上你阿姨，殺！」

朱全道：「叔叔，那又何必呢？由你保護阿姨，阿全出手，你應該保護阿姨的。」

珍珠笑了。

但蘇東二不笑，他冷視着朱全。

每次朱全看到蘇東二的這種面色，他就不再多開口了，因爲他知道蘇東二的脾氣。

蘇東二是說一不二的。

* * *

朱全不但不再開口，他眞的又撥馬到了珍珠阿姨的後面，不敢超前馳馬。

蘇東二抖動韁繩再吹笛，倒令珍珠發覺蘇東二的身上忽的有了熱呼呼如抱火爐之感。

這是令珍珠奇怪的，因爲此刻蘇東二身上體溫幾乎像是在發燒。

珍珠便忍不住的問道：「東二哥，你……發病了？」

蘇東二笑了。

他再回頭，口中仍在吹笛子，只不過他對珍珠搖頭，那表示他並未生病。

蘇東二不但未生病，他此刻還精神百倍，雙目精光熠熠，宛如猛虎架式。

珍珠似已明白了。

蘇東二便是以此把功夫提昇起來的。

蘇東二的吹笛便是與一般苦練內功與吐納有異曲同工的妙用。

蘇東二的這套運功方法，朱全也在修練，當然朱全只一聽蘇東二的這首「戰刀曲」，便知道隨之而來的必是蘇東二叔叔的出刀！

朱全尚未眞正的目睹蘇東二出刀殺人。

朱全心中略帶緊張，他似乎又聞到了血腥。

* * *

現在，一條山道分岔了，低低的山脊往兩邊的山道分出去，一條山道通正西，另一條通正南。

蘇東二三人是打算往正南的，因爲那正是他與朱全當初來時走過的山道。

山景依舊，風雲有變，因爲就在這三岔路口正中央一片矮林子裡，沙沙沙的走出十三個人來，這十三個人中只有一個是女眞國的人物，那人便是大都統身邊的大侍衛王天柱。

王天柱就在十二人的正前面，他衝着迎面而來的蘇東二，冷冷一哂，道：「鏡泊湖來的？」

蘇東二尚未回應，十二浪人中有人已大吼：「媽巴子的，原來是要攔殺你們的，早知道是你們三個兔崽子，咱們昨夜就可以完成鐵木雄將軍的任務了！」

王天柱冷冷道：「遇上又怎樣，你們還不是吃了虧，挨了揍，當時怎麼交代你們的？」

其中與朱全交過手的四個人直不楞的怒視着朱全，這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的眼紅了。

朱全毫不介意，他也沒有甚麼反應，他甚至還對怒視他的三人露齒一笑，笑得對方有人開罵：「兔崽子！」

* * *

蘇東二緩緩的下了馬背，他把馬牽到附近樹下面，只對珍珠姑娘一笑。

當然，那是他安慰珍珠的笑意，他要珍珠放心，他也要珍珠看他出刀。

蘇東二以爲他的出刀是包含着藝術的，可看性甚高。

一個出刀高手，早就神、氣、刀，合爲一體了！

蘇東二便是這樣，所以他也把笛子插回腰際，他不用再去告訴朱全應注意甚麼，因爲他已經交代過了。

* * *

大侍衛王天柱一把關東砍刀擱在肩上，他不必擔心蘇東二三人會逃，他以爲這三人死定了。

他甚至還對身後的十二個東洋浪人低沉的吩咐：「大人要你們在這裡活動，這時候看你們的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想你們之中一大半是色中餓鬼，等一會那個女人是你們的了！」

他這話蘇東二聽得甚爲清楚，也火了！

「我以爲誰死誰生，那得先交過手，是嗎？」

王天柱見蘇東二走來，立刻大怒，叱吒道：「太可惡了，你們這些在關內混不下去逃到咱們這裡來開荒的傢伙，就應該守咱們這裡規矩，這回不但犯法，還膽敢刺殺烏拉西王爺，可惡呀，五道關卡攔你們，媽巴子的，這頭一道關卡就被我王大爺攔個正着，你們的命太短了！」

其實，蘇東二並不擔心眼前，而是女眞國的傳遞消息太快了，快得令人詫異。

蘇東二却淡淡的道：「大侍衛，人嘛，我已經殺了！」

王天柱戟指蘇東二吼道：「爲甚麼要殺人？」

蘇東二道：「簡單啦，保命二字！」

「保命？」

「不錯，我不殺他，他殺我，如此我只有出刀！」

他還指指十幾丈外大樹下的珍

珠，又道：「他不但殺我，而且還要奪我的妻子，如是你，行嗎？」

王天柱冷冷一哂，道：「媽巴子的，你怎不拉泡尿來照一照你的人面呀，你算甚麼玩意兒，也配娶了那麼一位美嬌娃呀！」

「又怎樣？」

「美人禍水，她爲你帶來大大的災難了，兒！」

他只罵了這一句，左手往上一舉，再吼一聲：「把你們的人分開，一半抓那女子，一半圍殺這狗東西。」

十三把刀舉得高，果然分成兩半殺。

六個人抄過王天柱，立刻往蘇東二四週包圍過去，蘇東二冷笑地木然站定。

再看看王大侍衛，他已躍上一塊大石頭上觀戰去了。

東洋刀法他插不上手，站在高處看仔細。

王天柱是個大個子，身高七尺兩手大，手指頭就如同小棒搥一樣。

他也狡猾，自然不會先出手。

再看另外六個浪人，其中四個均吃過朱全的虧，如今六人往朱全奔去，自然是要先殺了朱全的。

蘇東二明白，這些人一時間不會去殺珍珠，那麼就叫朱全去應付那六個人好了。

六個人中，有三個曾被野狼咬傷，另一個被朱全踢傷還未好，眞正可殺的也只有兩個了！

＊　＊　＊

「轟」的一聲朱全躍下馬，他對珍珠道：「阿姨，有我保護妳，別怕！」

珍珠笑笑，道：「你就在我附近別走開啊！」

「是，阿姨，妳放心啦！」

朱全躍在珍珠馬前，他果然不丁不八的站在珍珠前面怒視着過來的六個人。

珍珠仍然坐在馬上未下來，她笑得好甜、好美、好艷、好逗人。

就聽得奔在前面的一個東洋鬼厲叱一聲：「我砍了你這小狗雜種。」

「殺！」

這是另一個舉刀過來了。

便在這兩人的刀快往朱全砍下的刹那間，好一道極光一閃而逝，就是兩個浪人雙目猛可裡一閉之時。

朱全便在此刻在兩人之間穿過。

「啊！」

「噢！」

眞快，這兩個浪人已往地上倒下去了。

隨之又見兩人殺過來，只是當快接近朱全的時候，打電閃光般的又是那刺目的光芒在兩人臉上一現，直照得兩人忍不住的再閉上雙目。

於是，朱全又閃躍過兩人之間，更悽厲的狂嗥聲傳來，兩個拚撲來的一高一矮兩個黑武士便又雙雙往地上歪去，他們心中明白，他們是被一種極强烈的光焰眩盲了雙目，而這道極光是來自馬上女子的身上。

後面的兩個東洋浪人似也發覺到光焰的射照，在他兩人撲上之前，朱全還未發覺是怎麼一回事，因爲他並未注意到自他身後射出的光芒。

兩個東洋人就是這麼一霎間，朱全已到了他兩人面前，朱全出刀總是快了一刹間。

高手再高，出刀慢半拍就會要命。

朱全的刀雖短，但短就易快，他毫不猶豫的平刀殺出，人已奔在左側兩丈外。

其實只有這最後死在劍下的兩個浪人黑武士，才未被那道神奇的光焰迷眩，看上去就是死在朱全的刀下。

但實際上，朱全那麼容易殺了最後兩人，乃是因爲這最後兩人被前面倒下的四個人楞了那麼一下！

就只是楞了一下，僅此一下就足以要了他們的命！

＊　＊　＊

這裡朱全已殺了六個東洋浪人，再看十幾丈外的矮林子邊上，嚄，那兒還在僵持着。

只見，六個東洋浪人分成三對交互撲閃，雖然他們撲閃的急慢不同，但看上去好像他們在互鬥，而把蘇東二擺在三對之間「品」字形的被圍着。

他們六人已忘了外界的一切，正慢慢的往蘇東二身前移着，然後再慢慢的移開一丈外重新再移向蘇東二！

這是甚麼殺法？

這又是甚麼陣法？

站在大石上的王天柱雙目睜大了，他也沉醉於面前的一切動作。

王天柱只抬頭看了一下遠處，露出吃驚的樣子，因爲遠處只是個照面間便死了六個。

王天柱心中明白，自己不能過去，王天柱才不打無把握的仗！

只不過王天柱心中更知道一件事，那便是面前這六人，如果他們能一舉殺了姓蘇的，那麼他仍有希望去收拾那個半大不小的臭小子！

＊　＊　＊

忽然間，傳來一聲怪吼……甚麼怪吼？

那是浪人發出來的暗號，誰也沒聽懂！

「吼魯娃！」

「嗨！」

「殺！」

終於突然出刀，六把刀形成的不是圓圈形，而是個三角形往蘇東二狂「咻」地切殺過去。

這時候蘇東二出刀了！

他出刀的架式宛如行雲流水在冷芒深深不知處，你只能看到閃爍的流電一閃再閃，再閃即沒，快得似銀河流星，便也在他的閃躍中，走出一片血雨之外！

蘇東二仰天如觀星象般站着。

是的，他身後在他抖閃中倒下的東洋浪人黑武士，一個也沒再出氣，六對眼珠子睜得大極了。

而王天柱……

王天柱只有一點點影子仍可以見到，他正沒命似的往山道那面疾馳而去。

他連一句「漂亮的話」也沒說便逃了。

＊　＊　＊

笛聲就在此一刻吹起來。

那可是血魂曲啊！

血魂曲中有兩句話：「安息吧，人吶，你今死去我吹笛，他日我歸兮，何人爲我來吹奏。」

笛聲悠揚的飄向山谷中，可也聽得人肝腸寸斷而感覺得好不傷懷！

＊　＊　＊

珍珠未下馬，她仍然在大樹下。

朱全也未動，蘇東二命他守在珍珠身邊的！

蘇東二越吹越傷懷，唔，血魂曲啊！聽得馬亦淒然地叫起來。

＊　＊　＊

蘇東二絕非是殺了人又洋洋得意的吹凱歌，吹凱歌是殘忍的，那是一種殺了別人而自己高興的行爲。

蘇東二目下吹的不是，他是爲他自己在悲哀，因爲他從死人，從血腥中彷彿看到了自己的未來，也因爲他已明白將來的結果，那便是將軍難免陣上亡。

是的，一個以殺人爲生的殺手，早晚的道路便是這樣的結局，誰聽過或見過殺手中有人長生不「死」的？

蘇東二才不會爲被他殺死的人吹奏輓歌的。

＊　＊　＊

一曲血魂曲結束了，蘇東二緩緩的轉過身來，在他的臉上淌出了汗珠子，也在汗珠子的滾動中露出個苦笑。

當他往珍珠面前走的時候，珍珠也拍馬迎上去了。

「我的良人吶！你的勇氣直比山嶽，你的武功已臻化境，他們是殺你不過的呀！」

她自馬上滑在地面，然後再投入蘇東二的懷抱中，她就在蘇東二的懷中吃吃的笑着，然後……

然後她忽的抓牢蘇東二，吃一驚的道：「你！你……你身上好涼……病了？」

笑笑，蘇東二道：「我怎麼會生病？我好得很，我的珍珠！」

珍珠道：「可是我剛才抱住你的時候，你的身上熱得宛似一團火，此刻你怎麼變得如冰山呀！」

蘇東二再一笑，道：「妳不會懂的！」

「快告訴我呀！」

珍珠帶着幾分急切的樣子，因爲她眞怕蘇東二生病了！

蘇東二緊緊的抱住珍珠，道：「我可愛可親的珍珠，別爲我太過傷神，當我鬆弛了全身骨節之後便是這樣，但當我出刀之前運起內功來，就會全身發熱，很急切的產生一種神奇的力量。」

珍珠笑笑，她愉快了。

「唔，原來是這個樣子呀！」

朱全奔進附近山林中了，只聽他叫着：「叔叔，我去追回一匹馬過來，這樣每個人便可以騎上一匹了！」

蘇東二側過頭大聲喊叫：「如果馬背後作了記號，就不用拉回來了！」

朱全聽得一楞，叔叔的話甚麼意思？

他已奔入正慌亂而逃的十二匹馬附近了，那高頭大黃色東洋大馬，看上去並沒有甚麼記號。

然而朱全却笑了。

他在馬匹附近溜了幾次，才嘆息的又走回去。

他發現叔叔與阿姨仍抱在一起吶！

珍珠阿姨還托住叔叔的下巴，不時的踮起脚尖來吻上一下，蘇東二的雙目也微微閉上了。

＊　＊　＊

站了一陣子，朱全未開口，他以爲叔叔阿姨的這樣互愛，正表現出天地的生機，人們的生趣，人間的祥和嘛，如果打擾了他們，實在太過煞風景而不應該了。

朱全太過懂事了，直到珍珠阿姨發現朱全站在那裡，她才笑着分開來。

「馬全有記號？」

「是呀，脖子上有記號，一看便知不能要了。」

蘇東二笑了。

他太明白朱全的意思，朱全是要他仍與珍珠合騎一匹馬了，如果再有一匹馬，他便不能與珍珠抱緊了坐在馬背上了。

這個孩子太懂事了，他眞的長大了。

只不過蘇東二雖然知道朱全心意，但他心中想笑，因爲沒有人會

在馬的脖子上做記號。

做記號或標誌也只有兩個地方，那便是馬鞍或在馬屁股上方兩側。

蘇東二指着欲去還留的馬羣，對朱全道：「去，拉一匹來。」

朱全聽了吃一驚，忍不住的道：「叔叔，都有記號了，你還是同阿姨騎一匹吧！」

他這話也令珍珠笑了。

他這話蘇東二不笑，他指着林子，又道：「快去，拉回一匹過來。」

朱全轉頭便走，心中在想，叔叔好厲害呀！

捉回一匹馬太容易了，朱全很快地拉回一匹健馬，蘇東二只一看便淡淡的笑了。

蘇東二不提朱全爲什麼說謊，他只對朱全道：「阿全，你騎這一匹馬，原來的一匹由我騎。」

朱全一時間還眞不瞭解爲什麼叔叔叫他騎東洋人的這匹高頭大馬，其實他應該知道的，因爲原來的一對野馬是一雙，當然應該由他騎了。

＊　＊　＊

山道上，原是兩騎而今變三騎，光景看起來倒反是平淡多了，只不過這一天他們也走了百里的山道。

蘇東二原是打算趕往永吉的，但他改變行程了，因爲當他聽到姓王的乃是駐守永吉的大都統鐵木雄大侍衛時候，便知道永吉不能再去了，他是不會自投羅網的。

過了一條小江，蘇東二撥馬往南，他決定仍然走山道，至少山道比之平坦大道稍有安全感，他是不能令珍珠稍有危難的。

蘇東二如今，在心中有着寧爲珍珠而死的信念，如果有什麼人傷害了他的珍珠，他是會爲珍珠而拚命的。

＊　＊　＊

就快過「八道江」了，這地方水旱碼頭臨山邊，沿着山道往南行，一邊是懸崖，另一邊就是不算太寬的江面。

沿岸走了三十里，前面是個大轉彎，十幾株老杉樹下有一座野店。

天黑了，一雙老夫婦就住在這裡，此刻，那老太婆正在把門外木桌上的筷筒與一個盤子取在手上，老頭兒剛把一細劈柴抱在手上要往屋中走，就聽那老太婆道：「老屠，來了。」

老人抬頭看山道，他笑了。

「轟」的一聲放下乾柴，老人對女人道：「我的葛姑娘，快進去準備呀。」

她不是姑娘呀，只看她的大半個頭已泛了白色，又是滿臉的皺紋，她應是一位老媽媽才正確。

然而，當他聽見老者的聲音傳來，愉快的笑笑，道：「老葛呀，咱們這是尿盆洗手多年呀，如今……」

老者不回應，他迎上去了。

老者當然是迎上蘇東二三人去了。

「嘍，一路上辛苦了，你們瞧，日落西山下一大截，野狐成羣下山來，今夜就在咱們這兒住一宿了。」

他叫着似唱歌，手指南北又說起來：「南邊不着鎮，北邊是江水，下馬吧，野店不夠寬，睡人還是蠻夠的。」

蘇東二下馬來，他把馬韁繩拋在老者手上，道：「餵大豆，有嗎？」

「有，大豆高粱咱們這兒出產得多，一年收成吃三年，誰不知道哇！」

蘇東二不去理會老者，他走到珍珠馬前，伸手平舉，那珍珠身子稍歪便倒下去了。

珍珠當然是倒向蘇東二懷中，她還吃吃一笑，道：「我累了。」

蘇東二放下珍珠的時候，還在珍珠臉上吻了一下，道：「累了我們住這家野店吧。」

他把珍珠扶着走，看得老者三稜眼直打閃。

朱全跳下馬來，他跟着蘇東二走進這家野店，抬頭看去，乃是兩暗一明三大間草屋，那個灶房便在二門的左邊，放着兩口鐵鍋，有個老婆婆正在煮水吶。

老婆婆還歪着脖子斜着身，對進來的蘇東二三人笑道：「坐，坐，老婆子正爲三位燒水吶。」

珍珠的雙目一亮，她拉着蘇東二道：「東二哥，我好怕。」

「怕？」

「是呀，這個地方……陰森森的。」

蘇東二一笑，安慰她道：「山中野店俱是這般光景，咱們只住一宿，又非長住下去，別怕，別怕。」

朱全已把包袱往木桌上放下來，他很世故的往四下裡觀看，這也是平日蘇東二教他的江湖行應有的事情。

＊　＊　＊

蘇東二三人剛坐定，只見那姓屠的老者雙手托個盤子走過來，還眞是一壺好茶。

老者爲三人各斟上一碗茶，笑道：「三位，我這兒住店有個不成文的規矩。」

蘇東二道：「說！」

老人笑笑道：「是這樣的，我這規矩來自關內，可不是關外的規矩。」

蘇東二開口兩個字：「請說。」

老者道：「你可別嫌我囉嗦。」

「我聽得出來，你是關內中原人。」

「好耳力，咱正是來自黃河岸。」

「什麼樣的關內規矩被你帶來關外呀？」

老者道：「酒菜沒有，只有一碗臊子麵，這碗臊子麵我不要錢。」

「送咱們白吃？」

「有道是住店不住店先吃一碗臊子麵，你說是住店錢也好，一碗麵錢也罷，全都只收一個大銅錢。」

笑笑，蘇東二道：「進得店來，咱們當然聽你的，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老者哈哈一笑，道：「你大概是太行山人氏吧，可有一段好走的路。」

蘇東二道：「再誇你老一句，好聽力。」

老人哈哈笑了。

就在這時候，只見灶門口的老太婆把一個小木盆端放在桌面上，她在老頭舉着的油燈照射下，立刻用力的奪過油燈就往二門外走，口中直嚷着：「可惜，可惜。」

老頭更跟上去大叫：「葛姑娘呀，妳瘋了嗎？」

老女人把油燈送到二門外，她由灶房取了一根蠟燭走出來。

老太婆口中仍然叫「可惜」不已。

這光景看在珍珠眼裡並不以爲意。

但這情形看到蘇東二的眼裡便提高警覺了。

只見老太太燃了蠟燭放在珍珠面前，她也不管老頭在她身後用力扯她的衣襟，却直不楞地對着珍珠看個不休，還笑道：「姑娘呀，妳不是人。」

她此言一出，珍珠一怔。

朱全就要拍桌子，蘇東二叱道：「妳怎可罵人？」

老太太吃的一笑，道：「不是啦，我還未說完吶。」

她伸手摸摸珍珠的背，接道：「我是說妳不是人，而是天上下來的仙女呀，妳太美了，叫人不忍也不敢在妳身上點那麼一點，重了，怕傷害到妳呀。」

珍珠笑了，道：「沒有人會傷害我呀，難道是你們一雙老人嗎？」

她仔細的看看葛老太，又是緊了一下眉頭，道：「我有個姑姥姥，她同妳的年紀差不多，可是她對我好得很，她也最疼我了。」

老太太笑了，道：「我也很疼妳呀，嘻……」

忽的一個大倒退，老太太被那老者拖到後門口，他二人就在灶房吵起來了。

雖然是吵，可也忙不停地在做吃的。

那老太婆低聲道：「我不答應，你休想。」

「她是什麼樣人，會留在你身邊？做夢！」

「我老婆子有手段。」

「咱們最厲害的一手便是這盞油燈，而妳……」

老太太忙過去，她用竹筷撥燈蕊，低聲道：「不能害了她，快把那話兒丟掉。」

果然，燈蕊中有東西，一粒玉米粒大小的紅丸被她挑落出來，那正是一粒致人於死的毒丸，當這毒丸被火燒開來，便有一股煙飄出來，聞者必死。

只因爲珍珠太美了，老太太欲留她一命，收爲自己的姑娘，她說有辦法，必有手段。

老頭子也相信葛姑娘有手段，因爲……

因爲他們這一雙老夫老妻乃是有名之人，當然在這兒他們不出名。

他們逃出關外，在這長白山邊山谷口開野店，那只是一種掩護，如果提到「河澗閻羅」屠天雲與「老超渡」葛姑娘，那就是這兩位。

只爲兩人在關內江湖上用他們手段玩死不少道上的人物，遂引起幾處人的追殺，來到關外，也算是走上「富途末路」了。

爲何不說窮途末路？

很簡單，關外地方大，躲人的地方太多了，更何況這兩人在關內造了不少孽，當然也弄了不少銀子，開野店嘛，也只能說是一種掩護。

＊　＊　＊

麵是大碗的，住店不用錢，拌麵的料子乃是韮菜炒蛋連鹹湯，至於別的甚麼小菜，全沒有。

當然，以他們在關內道上的身份，如果不是躲仇家，他們又怎麼會侍候人？

人侍候他兩人還差不多，還得看他兩人的高興。

＊　＊　＊

「老超渡」葛姑娘最是高興叫她姑娘，雖然她今年過四十九歲的關口，她仍然喜歡聽「河澗閻羅」屠天雲叫她一聲姑娘。

這也是通病，人嘛，誰不怕人稱他老呀，尤其是女人更怕人叫她老。

屠天雲呼叫葛姑娘已三十年，早已習慣了。

但聽的人可就不自在，灰髮蒼蒼還叫姑娘，差一點令人噴飯。

「葛姑娘呀，妳站在這兒幹甚

麼?」

「我看呀，老屠!」

她這麼一聲老屠，蘇東二雙目一厲，他想到了一個人，一個被殺在黑虎溝的李一中。

這件事情已有五年之久，那時候他才剛爲霍先生辦事，第一樁事便是找李一中，蘇東二並不知道霍先生爲甚麼叫他去落雁山找李一中，但當他找去的時候，李一中已快斷氣。

李一中當時全身泛青色，還發着亮光，那正是中了毒的現象。

蘇東二沒這方面經驗，他還是把李一中背到霍先生那裡，李一中憑着一氣不散，他要死在霍先生面前才閉眼。

他對霍先生一瞪眼，霍先生招住李一中的人中不鬆手，口中厲吼：「是誰?」

好像是硬生生把李一中又自鬼門關拖回來似的，就聽得李一中吐出一個字便死了。

李一中口中吐的字是個「屠」字。

此刻，這葛姑娘也叫了老者一聲「老屠」，蘇東二立刻便想到了當年李一中的「屠」!

當年蘇東二沒問霍先生「屠」字是甚麼意思，所以他至今放在心上未說出來。

* * *

蘇東二的動作已被屠天雲看在眼裡，老頭兒心中冷笑，他也思忖：「且等一等看老夫如何收拾你了。」

他轉身拉葛姑娘便到了灶房。

這時候蘇東二示意珍珠與朱全兩人休得吃出聲音來，他雙目微閉的半低頭。

蘇東二運起內功在右耳，那功夫一旦使出來，五丈內地上掉根針也聽得到。

朱全便知道叔叔的這一招，他直往二門瞧。

蘇東二聽着自灶房傳來的細碎聲音，他的面色在慢慢的變了。

他聽到了甚麼?嗨，灶房中有人在爭論着甚麼了!

「去去去，那個姑娘我收了。」

「怎麼收?」

「我怎麼收你會不清楚呀!我稍使手段，叫她馬上忘了過去一切，我再使手段，叫她一切聽我的!」

「哼，你最後又像妳曾收過的小天、翠艷、美蘭幾個一樣，把她賣給過路客呀?」

就聽得葛姑娘低笑，道：「這個姑娘比她們幾個强多了，我至少與她同床過完這一年。」

「妳胡說，妳同她抱着睡，這個冬天我怎麼辦?」

「你有酒呀，喝些酒再睡覺!」

「我天冷要抱着妳睡覺的!」

「今年有她沒有你!嗨嗨，老屠呀!你抱着我睡覺三十年，不膩呀?」

「沒妳我睡不着覺，老超渡!」

「小點聲，別叫人聽了去!少叫我的渾名。」

屠天雲與葛紅的話，一字不少的全部入了蘇東二的耳朵裡去了。

* * *

蘇東二再也想不到，會在這兒遇上這兩人。

他正在思忖着如何應付眼前事，又聽得門外傳來了屠天雲的聲音。

「老超渡呀，剛才我發現那個大小子的面色不太對勁，這小子有問題!」

「我才不去管那兩個小子呐!」

「喂，老超渡，我是擔心那小子會看出我們來呀!」

「簡單啦，拿刀把他們殺了不就得了?」

「出刀?」

「只要你喜歡，有甚麼不可以?」

「出刀不如用毒，省事呀!」

「抽冷子插一刀，那比用毒快多了。」

「哎，老超渡……」

「你怎麼每次殺人前就不停的叫我渾名，我看你是緊張過度了。」

屠天雲道：「唉，多年的毛病了。」

* * *

蘇東二冷笑着，道：「果然是他們，被我撞上了，哼，還在謀咱們三人呐!」

珍珠道：「東二哥，你打算怎麼辦?」

她回頭看看二門，又道：「我一進門就知道不對勁，果然要出事了。」

朱全笑道：「叔叔阿姨，一切由我來擋，你們兩位安心啦!」

他說完不久，一碗麵也吃完了。

現在，那個女人葛紅走出來了，她邊走邊笑道：「來了來了，這一碗是我請姑娘吃的，嚄，燒……」

她把大碗放在珍珠面前，又笑道：「姑娘啊，走路的人喝了這碗蛤蜊薑絲湯，妳就可平安的到家鄉，喝，喝了吧!」

眞慇懃，她用筷子去撥弄湯上面浮着的一層金黃色薑絲，露出碗中的十幾隻張開殼來的大蛤蜊!

「哎唷……」

珍珠不但不高興，她大叫一聲便投入蘇東二的懷中直哆嗦，這光景就如同她半夜碰到鬼一樣。

蘇東二抱緊了珍珠直瞪眼，一

邊的朱全就在發火了，祇是未有蘇東二的示意他不敢動手。

但此刻就不一樣了，珍珠阿姨的叫聲中他便立刻出了一巴掌。

朱全不是打人，他一巴掌打落了那碗蛤蜊湯。

「嘩……碎……」

「喂，你這少不更事的小兎崽子，爲什麼打爛老娘送給姑娘的湯?」

那老者也叱道：「想吃不是，還有呀，你發的什麼狗屁火!」

朱全沉聲道：「少來，黃鼠狼子給鷄拜年呀，你們沒安好心眼。」

「什麼?」

葛紅指着地上叱道：「山中吃山珍，江上食魚蝦，你們在山中吃江蛤，那是佳餚上品呀，這一碗你可知道需要多少銀子呀!」

朱全道：「沒得把我阿姨嚇一跳，妳說說，嚇壞了我阿姨又需要妳賠咱們多少錢?」

眞會逗，朱全這是聽得多見得廣，對付敵人他是全用上了。

蘇東二便在心中想，果然是長大了。

忽的，葛紅對着朱全道：「好小子，眞有一套，你這種口胳活脫像一個人的話。」

「誰?」

忽的，那老人對老太婆一瞪眼。

嚄，老太婆哇哇笑，道：「老屠呀，這還穿的什麼羊皮，裝的什麼老羊呀，都已搬上枱面了。」

屠天雲道：「妳在胡說什麼?」

老超渡葛紅冷笑了。

她斜視一直不開口的蘇東二，再看看蘇東二懷抱的珍珠，冷冷道：「姑娘，別怕，妳怕吃蛤蜊呀，這種事世上少有的。」

她怎知珍珠是什麼人?

她祇知道回人不吃豬肉。

朱全又開口了：「走開，少惹我阿姨生氣。」

老超渡葛紅怒指朱全，她發出一聲冷哼。

朱全不吃這一套，他忽的站起來，道：「滾!」

葛紅大怒，吼道：「你娘的，這是叫我滾?你小子沒有弄錯吧，這是我的店呀!」

朱全回吼：「咱們不白吃白住!」

「好小子，你是小鋼炮投胎生的呀，怎麼如此的火藥味重呀!」

「去，去，去，少囉嗦!」

嚄，老人突然抓住葛紅，道：「休擾咱們客人了，回灶房去別出來。」

他把老太婆拉入二門去。

蘇東二示意朱全與珍珠，別大聲出氣。

蘇東二又在聽了……

* * *

「老皮養的，妳怎麼如此冒失呀!」

「我……哎，老屠呀，我怎麼會知道這女子見了蛤蜊會嚇着，她難道是蛤蜊精嗎?」

「她是人，當然不是精。」

「那她怎麼不吃?我等她吃了以後忘了一切，然後你殺了另外兩個人，這女子不就是咱們的了。」

「皮養的，妳就沒看那女人，她往男人懷中投，而男的不動一下。」

「又怎樣?」

「定力陰沉，出刀殺人。」

「怕他呀!」

「咱們活過五十歲，妳知道是怎麼活過來的?」

「憑本事呀，娘的……」

「憑機智，皮養的，拚命的事情沒把握，那是武大郞幹的事。(武大郞明知打不過西門慶，他仍出手，當然吃大虧。)」

葛紅道：「你對付不了他們呀!」

「這話我沒說。」

葛紅吼叱，道：「就算他們有武功，我看他二人加起來也沒有你大，他們在娘胎就習武了?」

屠天雲道：「我說過，我不打沒把握的仗。」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不想流血。」

「你怕死?」

「我是爲妳呀!」

「爲我?爲我個屁，你比在關內時膽子小多了!」

「妳個老超渡，我死了妳怎麼辦?再找男人沒人要，沒聽人常言，中年喪夫人生大不幸也。」

「咱們已過中年了。」

「嗨，老來喪夫更不幸，常言道『老寡婦上墳』——沒眼淚。」

「爲什麼沒眼淚?」

「日子不好過，眼淚哭乾了呀!」

葛紅道：「好吧，你說怎麼辦?」

「用毒!」

「你去吧，容我好生設計一下。」

屠天雲道：「要有把握啊!」

「安心啦!」

姓屠的吃吃笑着又走出來了。

他直走到木桌邊，笑對蘇東二三人道：「別理會我那老太婆，山中住久了，人呐，有時候瘋瘋癲癲的。」

他指指桌面，又道：「說眞話的，三位吃飽了沒有?」

蘇東二終於開口了。

「咱們睡那裡?」(未完・五)

上文提要：武林名人「船王」赫連光七十大壽，各路英雄至交好友不少人到賀，外孫皇甫青發現一男一女商議要炸船，便趕去告知船主，可惜延誤時間，外公死於非命。皇甫青決定離開梅花島，暗訪奸細是誰，在賭場見到女扮男裝的詐賭小子，據說知道奸細是誰，可惜幫助她詐賭後被她溜走；其次是發現赫連璧兄妹鬼鬼祟祟去找蔡根這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武林滑頭

司空羽・文
可飛・圖

武林豪賭揭秘　炸船事件存疑

「是師傅留下的最後一手？」

「是的，蔡根，在我教你這最後一手之前，你能不能告訴我一個秘密？我保証不會告訴別人。」

「師傅請問吧！」

老人仰頭吐出一口長長的氣，略一思索，道：「你是不是萬能的部下？」

蔡根一震，吶吶道：「師傅……」

老頭道：「我說過，你願答則答，不願答我絕不勉强。」

蔡根搓着手站起來踱着，道：「師傅，這件事，關係重大，恕我不能告訴師傅。」

「不妨，不妨！儘管如此，我仍然把最後一手教給你。」

「多謝師傅！」

果然老人教了蔡根，興沖沖地告辭而去。這工夫老人冷冷地道：「窗外這位，看了半天，也學了不少，是不是應該現身付費呀？」

皇甫青很折服。此人目力很差，但聽覺及經驗却十分敏銳。皇甫青大大方方地登堂入室抱拳道：「晚輩向前輩道歉！」

「聽談吐就比蔡根高明，也可以說根本不同。」

「不敢！前輩過獎！」

「小子你是何人門下？」

「實不敢相瞞，晚輩皇甫青……」

「姓皇甫的，在武林中沒有第二家，你是『離魂劍客』皇甫敢的甚麼人？」

「那是家父！」

「這麼說，赫連光島主是你的外祖？」

「正是！」

老人閉目想了一會，道：「你跟蔡根來此，不是僅僅爲了偷學賭技吧？」

「當然不是，只是以爲蔡根有點神秘。」

「有甚麼神秘？」

「前輩可否賜告大名？」

「老夫就是『天聾』柳和。」

這當然是個名人，却過着遁隱的生活。

「天聾」的武功自成一家，以前却未聽說他是賭王。

雖然皇甫青不敢說這世上就沒有比柳和更高明的賭技，以他的見聞，以及剛才之所見，他以爲超越柳和的人實在太少了。

以前指點皇甫青的船老大，比之柳和，那就無法相提並論了。

皇甫青抱拳道：「久仰柳前輩的盛名！」

「慚愧……」柳和自嘲地道：「一個如此潦倒的人，還談甚麼過去及盛名，眞叫人臉紅！」

「前輩客氣！前輩不爲名韁利鎖所困，藜藿自甘，正顯示前輩的

光風霽月風範！」

「快別這麼說了，老夫汗顏！不怕你小子見笑，老夫淪爲三家大賭場的總師傅，遇上老千，就找老夫，你還以爲我是光風霽月嗎？」

「學以致用，也無不可！」

「好好，皇甫青，你對爆炸事件有甚麼看法？」

「晚輩魯鈍，談不上看法，前輩有何看法？」

柳和道：「當然是你外祖與人有過節囉！」

「這是可以想像的，但却想不出是誰？」

「如果能想出來，對方也就不會用那方式了。」

「前輩一定略知梗概吧？」

「這……這怎麼會？小子，你剛才在窗外學到了一些技巧是不？」

「是的，前輩。」

「這顯示你也是此中翹楚了？」

「不敢，以前跟一些船老大一起，學了點皮毛！」

「小子，咱們賭一下如何？如你贏了，老夫就破例告訴你一個秘密！」

「是關於哪一方面的秘密？」

「爆炸事件……」

「晚輩自不量力，願意試試看。」

「小子，你想賭甚麼？」

「梭哈！」

「好好，太過癮了！多少年沒有和人玩過『梭哈』了！咱們就以表演方式來比賽吧！」

「晚輩也正有此意，前輩先請！」

柳和也不客氣，拿起一副「撲克」洗了幾次。

在他洗牌時，已記住了好多張牌，手法之熟練，皇甫青也不能不暗暗點頭。

然後柳和以另一種飛牌洗法進行，即兩手中的牌不插在一起，却用拇指翻動，兩手中的牌射出。射出的牌接觸到一起之後，有的牌却脫離隊而出，落在一邊。

這些落在一邊的脫隊之牌，一看之下，其中五張是AK「富爾豪士」，另一副是「同花順」。

皇甫青連連鼓掌道：「眞是神乎其技！」

「小子，你也不必客氣，我相信你不比老夫差！」

「前輩何出此言？」

「你小子跟船老大學的『梭哈』，就非同小可，因爲『梭哈』來自歐美，使船的人最早學會此賭，論功力，他們最深……」

皇甫青也相信這說法，現在輪到他玩了。

他洗牌看不出花梢，也僅是拿在手中抽來抽去，使人一點也不以爲他這種洗牌方式也能作牌弄鬼。

然後只以一隻手發牌，而且奇快。

發到末了，剩下了兩副牌，一副是四條，一副是「同花大順」。

柳和大爲驚異，道：「小子，你不比我差。」

「前輩謬獎！」

「小子，你也不必客氣，須知一隻手和兩隻手不同，一隻手能玩出這麼多的花梢，是很了不起的。」

「前輩的飛牌才了不起。」

「好好！不必客套了！小子，有件事你可能還未聽說過。」

「甚麼事？」

「有一次武林高人的豪賭將在黃山舉行。」

「沒聽說過。所謂『武林高人』是指賭國高手還是僅指武功高强的高人？」

「武功高，賭技也高的人。」

「這種事只怕很難兩全，比喻說，武功高的人，賭技未必高明，賭中好手，武功又未必高明。」

「對，但藉藉無名之輩，即使賭技高明也不准參加，在武功方面，一定要有成就的才行。」

「武林高手會參加這種豪賭？」

「賭，固不是武林名宿所應爲的事，但若爲了正義而賭，是不是又當別論？」

「爲正義而賭？」

「對！贏的人可以向輸的人討回血債！」

「如果沒有甚麼血債可討呢？」

「不會沒有。」

「只怕晚輩就沒有。」

「你也有，那些炸船的人。」

「這……」皇甫青道：「前輩似對梅花島的事知之甚多，可否見告炸船之人是誰？」

「到時你就會知道。」

「以晚輩的賭技，在那場面上能罩得住？」

「小子，你剛才在窗外看到我和蔡根玩賭，我玩的花梢你看清了沒有？」

「看到一點，還不太清楚。」

「你試試看。」

「在窗外未看清……」

皇甫青玩了一下，柳和大叫「了不起」，道：「小子，你已經可以去參加了。」

「晚輩還是不懂，那豪賭的眞正目的到底是甚麼？」

「除暴安良！自恃賭技與武功都夠，可以向某人挑戰，如對方確爲大壞人，你會得到助力。但輸了就等於輸了金錢、名譽及一切……」

「果眞如此！壞人不是不敢去了？」

「世上很多壞人並不以爲他們

自己是壞人。」

「的確，相反的，知道自己是壞人的人，大概也就壞不到那裡去了。」

「這話很有道理，小子，你足以代表我去參加了！」

「是不是過去也舉行過幾次？」

「這是第二次，第一次由你外祖父和『三手伽藍』對賭骰子，令外祖技高一籌。他的最早的那五十艘船，就是自『三手伽藍』手中贏去而發展成八百艘的！」

「家外祖也賭過？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對。而且很有兩套，就是武功也不含乎。」

皇甫青道：「『三手伽藍』是壞人？」

柳和搖搖頭，皇甫青道：「誰是壞人？」

「反正兩造壓軸戲不是甲就是乙了。」

「你……你是說家外祖是壞人？」

柳和道：「風評如此。」

皇甫青忿然離座，道：「柳前輩，只怕你對我外公有成見！」

「不是我對他有成見，而是所有武林中人都知道他是海盜出身，後遇明師，武功大進，後在梅花島上經營，所以有人說，他能有八百艘船舶，可能是在海上作無本生意得來的。」

皇甫青厲聲道：「這完全是捕風捉影的事！」

柳和攤攤手，道：「小子，有些事是很難說的。」

「什麼事難說？」

「對親人過去犯下的過錯而予以承認的事。」

「我外公是大好人，他絕對不會作那種事。」

柳和道：「我只是傳達這一消息，去不去在你，賭會半月後舉行。」柳和似要送客。

「柳前輩，『三手伽藍』的本名是……」

「蔡大年！」

皇甫青驚「咦」一聲道：「是他？」

「對！你認識他？」

「為……為什麼會是他？」

柳和道：「為什麼就不能是他？」

「不久前，他曾救我一命。」皇甫青說了一切。

柳和默然。

皇甫青道：「他為什麼救我？」

「連我也弄不清。」

「前輩是不是以為蔡大年輸了五十艘船會記仇？」

「記仇可能是必然的，因為那是雙重的損失，賭輸，由有而變成沒有，加上動手輸招，有幾個人的修養會那麼好？」

「問題是，他為什麼會救我？甚至還要我去找他的浪蕩子蔡根？」

柳和道：「要不是有什麼詭計，蔡大年這個人就很了不起哩！」

皇甫青要告辭，柳和道：「小子你去不去？」

「柳前輩，我還沒有決定。」皇甫青道：「前輩是說，你的絕活一手也沒有留下嗎？」

柳和點點頭，道：「蔡根學了不少，但最好的却被你學去了。」

「謝謝前輩！」

皇甫青立刻去找蔡根，那屋中却無人。

這工夫皇甫青來到街上，東邊街頭鳴鑼開道，來了一乘四抬大轎。稍有常識之人一看就知道，這是「爵顯」人物所乘的轎子。

清制「爵顯」有五：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

公爵有鎮國公與輔國公之分，輔國公又有「入八分」和「不入八分」之別，所謂「八分」就是八樣殊榮，也就是八種標誌。

大致是：朱輪（紅車輪）、紫韁（乘馬用紫色韁）、寶石頂（一品用珊瑚頂，寶石自在珊瑚之上）、雙眼花翎、牛角燈、（這是指馬車上用的一種燈）茶搭子（盛熱茶用，類似目前的熱水瓶），馬坐墊及門釘（即大門上的銅釘）。

另有一說是：朱輪、紫韁、背壺、紫墊、寶石、雙眼、皮條、太監。

皮條是用以驅散擋路百姓的皮鞭。

在漢人之中，只有李鴻章才有此殊榮，這自是後話。

而「爵顯」又有「功封」和「恩封」兩種，「功封」即因功而受封，如清初之八大鐵帽子王等等。所謂鐵帽子王，也就是永遠摘不下來之意，也就是「世襲罔替」永不降級之意。

「恩封」即降襲爵位，如皇子分封親王，逐代降一等襲爵，至鎮國公為止不再降，成為世襲罔替，也就是世襲不變之意。

此外，郡王降襲至輔國公為止，貝勒降襲至八分鎮國公為止，貝子降襲為八分輔國公為止，鎮國公降襲為鎮國將軍為止。

前面的侍衛之一，擒住了一個年輕人，年輕人還在掙扎，皇甫青仔細一看，不由心中一動。

這個被擒的年輕人竟是蔡根。

皇甫青以為，如不救他，一旦帶回去，落實了罪名，只怕就麻煩了。

儘管到目前為止，他和蔡家父子是恩是仇，還不能斷定，但答應了蔡大年，就要找到蔡根。

皇甫青迎面一站抱拳道：「請

問軍爺，這年輕人犯了什麼罪？」

犯了什麼罪，一般的百姓那有資格過問。

開路的大喝一聲道：「滾開！」

皇甫青道：「軍爺尚未回答在下的話。」

那侍衛一鞭就抽了過來，這就是「入八分」之中的「皮條」一項，所謂「皮條」也就是皮鞭也。

皇甫青一把拉住了鞭梢，那侍衛拉了三五下沒有拉動，厲聲道：「反了……反了！」

接着另有兩三個撲上來。

皇甫青鬆了鞭梢，應付四人綽綽有餘。

這工夫，有些百姓遠遠觀看，不知皇甫青是個什麼人，居然敢和皇親國戚動手打架，真是膽大包天。

皇甫青望着蔡根，蔡根更是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不知這個陌生小子為何要冒此大不韙救他。

這時皇甫青耳邊傳來細微而似曾聽過的語音道：「仁兄這是幹什麼？」

皇甫青想不出這是誰？也不知聲音來自何處？

又打了一會，包圍他的有六七個之多，頭領下令，一定要生擒這小子，八成和這個行刺的人同伙。

皇甫青這才知道蔡根要行刺轎車中的大人物。

他雖不知蔡根的身手，却以為他太自不量力了。

這工夫又傳來那「蟻語蜨音」道：「兄弟不要打了，你是不是要救這個刺客？」

皇甫青聽出，聲音竟來自轎中，怎麼會？這轎中的人物既為皇親，為何稱他為「兄弟」？

人多了皇甫青也有招架不住之勢，就向那轎子以「蟻語蜨音」道：「恕我遲鈍，不知是那一位？」

那細小聲音道：「在賭場中兄台不是助過我一臂？」

皇甫青大大地一愣，差點失招被砍了一刀，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個賭場中的小「郎中」，居然是位阿哥，這簡直是難以想像的事，道：「在下正想問問此人犯了何罪？」

「原因不大明顯，只是向轎子衝過來。」

「可否請放了他？」

「兄台說情，沒有不准的理由。」

不一會，有人大聲喝止，這是個侍衛頭子，且宣佈，「這二人都非刺客，讓他們去吧！」

蔡根被放了，也未表示謝意，轎子前行，也未再有人攔阻皇甫青，當然，這些侍衛及儀仗人等却是十分不解的。

轎中的主子會怕這兩個人嗎？為什麼虎頭蛇尾？

如果是真的怕他們，刺客豈不是正中下懷，又怎會輕易罷手？事實上，一個被擒，一個被困，根本就不用怕他們。

這當然是一般儀仗（如轎伕子）等人的想法，因為他們不以為轎中的主子會和這二人有什麼瓜葛。

皇甫青追上蔡根時，地點是一幢遭過回祿的廢墟，蔡根停下來，却沒有轉身，道：「幹什麼？」

「專程找你！」

「咱們能扯上什麼關係？」

「要扯的話，只怕還不只一點點。」

「什麼關係？」

「先說第一件，你認識蔡大年嗎？」

「認識如何？不認識又如何？」

「那可就不一樣了，如果他是你爹爹而你說不認識，就是一個數典忘宗的傢伙，我就會代你爹來教訓你。」

「憑你？」

「要試試看嗎？」

「當然。」

「慢着，說完了再動手不遲。為什麼你爹還要請人找你？」

「這是家務事，外人不必多餘操心。」

「萬老爺子又是誰？」

蔡根微微一震，道：「你在說什麼呀？」

「我說什麼，你心裡清楚！」

「可是我不清楚。」

「對梅花島炸船之事，你知道的不少！」

「整個武林，大概不知道的却也不多。」

「我說的知道，和那些人的知道不同。」

「我不想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話。」

「那麼現在就可以動手了。」才不過七八招，蔡根就知道自己不靈光，却又不肯低頭認輸。

撐到三十招左右，忽然有人加入，道：「姓皇甫的，你先退下去。」

皇甫青發現此人約三十五到四十之間，似乎皇甫青不識，蔡根也不識此人，看來身手十分了得。

皇甫青看了一會，這人攻擊蔡根，全是致命部位，許是深仇大恨，但蔡根却又像不認識此人。

二十六七招後，蔡根挨了一腳，退了五六步。

皇甫青皺皺眉頭，道：「這位仁兄貴姓大名？」

這人根本不答，且加緊攻擊。

看此人的意圖，似想在最短的招數內打倒蔡根。

皇甫青當然不能讓來路不明的

人殺了蔡根，道：「仁兄不說明來歷，恕在下不能袖手了。」

那人還是不作答，却施出了凌厲無比的絕活。

這一手絕技，攻擊蔡根的部位，不是「璇璣穴」就是「靈台穴」，任何穴被打中必死無疑，絕無生機。

皇甫青大驚，要馳援已是不及，情急之下，抖手射出兩枚「蟲鏢」。

前文提過，他的「蟲鏢」長約寸半，比小指還細，上面有些刺，很容易抓到衣衫上，中鏢者身上會奇癢。

癢，有時比痛還難忍。

這人一心一意要殺蔡根，雖未完全忽略皇甫青的存在，而且急閃，仍然有一枚射中了他的腰部。

此人退了兩步低頭一看，像個黃色毛蟲。

甚至看來好像蠕蠕而動。

有些毛蟲（毒蟲）的毛隨風飄散，落在人身上（未穿衣部位）立刻紅腫，既癢又痛。

此人不敢用力去拍打，且漸漸有點癢的感覺。

他怕毒發倒下，立刻就離開了現場。

蔡根是個玩世不恭的傢伙，此刻却一本正經地抱拳一揖道：「謝謝你的救命之恩！」

「他眞的要殺你？」

「那還會是假的！」

「他爲什麼要殺你？」

「滅口。」

「爲什麼要滅口？」

「因爲我知道那兩個炸船的奸細是誰。」

皇甫青一震，當然大爲興奮。

在目前，世上沒有一件事比找到炸死外公的兇手更重要的了。

「你……你是他們的同伙？」

「我算什麼，只是他們的外圍份子，我知道炸船事，但事前並不知道，直到剛才那人要殺我之前，我對他們還是忠心耿耿地！」

皇甫青以爲，如今看來，蔡大年似乎對他並無惡意。而此人却又是昔年輸了五十艘船給外公的「三手伽藍」，這份容人之量，已少人能及了。

果眞如此，蔡大年這個人還眞夠磊落的了。

皇甫青道：「萬老爺子是誰？」

「不要說我，就算剛才那個高手也未必知道。」

「如果眞要殺你滅口而未成，今後你必須小心了！」

「當然，從今以後，我跟定你了，甚至作你的侍從也成。」

「這可不敢當，看在令尊份上，我也要善待你。」

「你怎麼會認識我老頭？」

「你叫他老頭？」

「難道不成？」

「你剛才爲什麼要行刺？」

「我只想看看轎中是什麼人。」

「在對方不知你的意圖之下，很容易被視爲刺客。」

「那也只好認了。」

「看看轎中是什麼人，目的何在？」

「如果是男的，那是我的誤會，如果女的，要宰了她。」

「爲什麼？」

「那女人把我丟入糞坑中，差點……」

「差點嗆死？」皇甫青大笑不已。

「可是那轎中之人是男的。」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

「我也知道。」皇甫青道：「令尊要找你，難道你不要你爹了？」

「不是不要，而是身不由己。」

「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爹和我並非同路，此刻見面不方便。」

「你可知道那一男一女炸船之人？」

「知道。」

「是不是『陰陽雙妖』覃天和卓地？」

「他們是一男一女，去梅花島指揮炸船。只不過這兩個人很難說他們誰是男誰是女。」

「怎麼，陰陽不分？」

「外人不知道，只知道他們互相換穿男女衣裝，嗓音也改來改去，有人說，有時上半月是男人，下半月是女人。」

「還有這種人，他們在何處？」

「我也不知道，但見到他們我可以告訴你！」

* * *

皇甫青和蔡根正要外出用晚膳，客棧伙計送來一張請柬。

原來就是轎中那位阿哥請他去吃飯。

皇甫青並不想攀高枝，接近皇親國戚。

蔡根道：「去呀！皇甫兄怎麼會認識皇家的人？」

「認識皇家的人也是很自然的事，因爲他們也是人。」

「對對！他們也是人！皇上也好，皇后也好，他們身上是香的，屁股也是臭的對不對？」

皇甫青道：「話雖粗，却也有理。」

「去不去？」

「蔡兄陪我去我可以考慮！」

「我當然願意去。我今年十九，你可別老是蔡兄蔡兄地……」

皇甫青道：「我今年剛足十八歲，不叫你蔡兄叫你什麼？」

「以後叫我小蔡好了！」

「小蔡，要去也行，但不可惹

事！」

「絕對不會，自你救我一命，我已下決心跟定你了！」

「那倒是不敢當，趣味相投，交個朋友何妨？」

那主兒就在五里外鎮上，二人安步當車，一更左右到達。那是一家大客棧，又被全包下了。

兩小被請到中院，一桌酒席已上了兩道冷葷。

那小子，也就是在賭場中詐賭的年輕人，一身綾羅綢緞，頭戴軟緞瓜皮帽，帽前有一塊一寸半見方的翡翠帽正，青緞福字團花坎肩，寶藍貢緞夾袍，足登福字履，腰帶上有個白玉鼻烟壺。

這一身打扮，一看就不是普通官家子弟。

皇甫青抱拳道：「兄台久違了……」

「久違了！眞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啊。」

皇甫青道：「兄台可以賜告大名嗎？」

「本爵乃多喜親王……」

「原來是一位貴人……」

「不敢，皇甫兄千萬別介意，我的爵位和我們的友誼沒有關係，千萬別爲這事感到不安。」

「總會有的！」

「如果皇甫兄繼續那樣，就是懷疑小弟的誠意了。」

落了座，立即上菜，多喜親自持壺勸酒。

席間談得十分融洽。近三更才畢。

多喜海量，他一個人就喝了近十斤北京「蓮花白」，多喜說，由於他好飲，隨行都帶有各省名酒。

如貴州的茅台、陝西的鳳翔酒、山西的汾酒、浙江的女兒紅及四川的大麯等等。

皇甫青和蔡根是客，不敢多喝，却也各喝了三斤蓮花白。

三人都有些微醺，多喜却建議賭牌九助興。

加上一個細皮白肉的年輕人，多喜說是他的表弟，也未通名，就在西偏院賭了起來。

多喜作莊，他的表弟建議，以友誼作爲主要賭注，銀錢反而是次要的。的確，在多喜和他的表弟，都是位極人臣，錢在他們是實在不足道的。

皇甫青估計，多喜的表弟，至少也是位貝勒。

既然皇甫青不想詐賭贏他們，四人就隨心所欲，玩得盡興。

尤其是多喜和皇甫青，儘量施展賭技，各有千秋，當然，皇甫青還是技高一籌。

只不過蔡根志在贏錢，他少有收穫，贏了五萬多兩。

最後一把，細皮白肉、眉清目秀的年輕人作莊，贏了皇甫青，那是改換擲骰子的。

多喜的表弟贏得了友誼。

皇甫青在六七分酒意下大聲道：「我輸了友誼，今後也是朋友了。」

小表弟有點燒盤（北京人稱紅臉爲燒盤）。

安寢之處自然也不同，皇甫青佔了一個東偏院，蔡根只在一個小院中佔了個廂房。

皇甫青上了床，多喜還坐在床邊和他聊了一會。

多喜握他的手，皇甫青感到軟軟地，膩膩地，似曾相識。

「兄弟，哪一天咱們能抵足而眠……」

「隨便那一天都成，皇室中人，像兄台這樣沒有架子的人倒是少見哪……」

「小弟本就沒有架子，但在別人面前，由於皇室身份及禮節，就會使人有端架子耍威風的印象。」

「是的。」

「兄弟，夢見周公吧！我去了……」

多喜去後，整個院子就靜了下來。

如此隨便而又意氣相投的權貴子弟，也可以說是龍子龍孫，那眞是太少見了。

皇甫青隱隱覺得多喜那雙手握過，而且是在一種十分親暱的情況之下握過的。

不一會他就有了倦意。

只不過就在這時，床邊已坐定一個人。

皇甫青很驚異，是自己太疲倦了？還是這人有點怪異？直到坐在床邊上才使他發現呢？

屋中已熄了灯，只有一點星光瀉入屋中。

看不清是誰，只隱隱嗅到一股幽香。

女人身上固然有古龍水及胭脂，但也要加上女人身上的氣味，才能造成女人獨特的體香。

那種體香絕非化粧品所能及的。

「你是……」

「我是多喜親王的表弟……」

「噢！還沒睡嗎？」

「沒有……我已贏了你的友誼……」

「你贏了我的友誼？是……是的……我們已經是好朋友了……」

「我是來交出友誼，也是來索回友誼的。」身子一倒就躺下了，皇甫青有點恍惚不清了。

這種恍惚和上次與多喜在一起時差不多。

多喜是個男人，但比女人還美還柔。

那一夜很神秘也很奇妙。事後

皇甫青回憶，總是想不出頭緒來，似乎發生過什麼事？只不過和一個柔柔的男子又能發生什麼事呢？

這一次可不同，皇甫青的手被抓住，往她胸脯上一拉，軟軟地、高高地，像蔴薯一樣，說不出那種既柔又有韌性的大肉球的感受。

這是個女人。

這是個女人……

皇甫青的思維很亂，不大能集中。只感覺這女人身上很香很嫩，却又有少婦那種剛成熟的味道。

「妳……妳來索取友誼？」

「是的，也是來奉上友誼的。」又抓起他的另一手，放在那雙腿之間高高阜起，比蔴薯更軟更柔的部位上。

兩個人都痙攣了一下。

皇甫青的意識更淡了，但熱情却更深更濃了。

他只知道，他輸了友誼，她是來取友誼的。

於是奇妙之夜又開始了，她是個過來人，完全由她操縱，愛不釋手地撫弄皇甫青的。

她似乎很驚奇，他的東西如此之吸引人。

造物者造人，使人類對男女的生殖器官產生一種震撼，男人見到女人的會震撼，女人見了男人的也不例外。

到了最最狂熱時，由於皇甫青陷入半迷離狀中，她居然在上面——倒灌臘。

在此同時，蔡根在那小室中也正要睡，有人在外間「卜」地一聲吹熄了燈，然後走了進去。

蔡根有六七分的醉意，道：「誰呀？」

「我……」聲音雖粗些，却可以聽出是個雌兒。

「妳……妳是誰？」

「喲……送上門還追根究底幹甚麼呀？」一屁股坐在蔡根的床邊，床板「格支」一聲，似乎不勝負荷。

蔡根此刻動了心，那管她的塊頭有多大。

酒、色是不分的，在六、七分酒意之下，有人送上門，管她是天鵝或者雞、鴨，立刻就動上手。

在胸部一摸，乖乖的，可能是特號的，只怕他的兩手合起來也捧不起這個大乳房。

蔡根眞樂了，世上居然有這麼大的奶子，手往下一試，乖乖，屁股更是特大的。

這麼一摸，這女人「吃吃」笑着抄起蔡根那東西，口中「嘖嘖」有聲，不知是嫌他的大小不夠看，還是嫌他的太大？

大概嫌小的成份大些。

這女人蠻力甚大，把蔡根往她身上一抱，迷迷糊糊地感覺，下面已經進了去哩。

這是怎麼回事？這女人不是還未脫衣服嗎？

就像她掌中的鐵膽一樣，由她玩弄，任意控制。

猜想她的褲子下面留了一個洞，不必脫下就可以辦事。

居然有這種女人，只不過這女人的條件如此之好，爲什麼要來找他蔡根？

當然，蔡根的人品不錯，所以蔡大年說他的兒子很帥，在皇甫青心目中，蔡根不錯，帥嘛！還談不上。

這女人倒也不需多久就有了高潮，下床而去。

那知下半夜她又來了。方便得很，上了床抱起蔡根就幹上了。

蔡根心想，皇室的女人，再差也不會太離譜吧？

他以爲他走上了桃花運。

甚至他認爲這是他一生中最了不起的一件大事，皇室中的女人居然投懷送抱，看上了他，自動送上了門。

結果又盡興而去，所以蔡根睡到了紅日上窗，才被下人叫醒，這僕人神秘地向蔡根眨眨眼。

蔡根心頭一跳，莫非這傢伙看到了？

僕人道：「蔡少俠昨夜睡得不錯吧？」

「不錯……不錯……」

「一定作了個綺麗的夢吧？」

「這……這個是沒有……」

「希望蔡少俠能夜夜入夢，樂不可支……」

蔡根心想，你他娘的眼紅是不是？有本事去找呀！

不一會，一男一女兩個僕人送來洗臉水及早膳，送早膳的把提盒放下，把早點放在桌上。

送洗臉水的，把冷熱水倒在盆中調好。

蔡根的目光停在這個送洗臉水的高大女人身上，半弓着身子調洗臉水，兩個大奶子幾乎垂到臉盆中。

蹶着一個巨大的屁股，使蔡根隱隱覺得，這個大傢伙似曾相識。

怎麼會呢？這高大的女人是親王麾下的女僕呀。

蔡根當然不會以爲昨夜在這張大「沙發」床上狂顚過，就是這個女人，這怎麼可能呢？

只不過，在黑暗的房中，只能憑感覺，以觸感去體會她的胸部有多高多大(直徑)，屁股有多寬(是一般婦女的幾倍)，大腿有多粗，以及某部有多大多深等等。

蔡根越看越覺得這個女人，正是昨夜那張巨型的「沙發床」，內心十分不是滋味。

只不過，下人也無所謂，只要看着養眼就行。

反正又不是要討她作老婆。

送上門的免費大肉包子，不吃白不吃。

蔡根就是這麼一個貨色，玩女人算是老油子。

他十四就嫖妓，在妓院中玩女人不付費第一，他長得不賴，其次，妓女知他只有十四，爭着吃這隻「童子鷄」。

妓女們一直有個信念，那就是童子鷄能養顏。

也就是說，常吃「童子鷄」能不老，至少也可衰老遲緩，青春常駐。

這是指第一次破身的男童。

十四歲當然還沒有精液，是否也算破身呢？沒有精的男童，也就沒有什麼洩耗，沒有洩耗也就沒有高潮了。

沒有高潮當然也就沒有低潮了。

既無高潮也無低潮的童子，那東西就永遠是硬挺的，在歡場女人(事實上對任何有過性經驗的女人都是一樣)來說，如獲至寶。

因爲女人高潮的時間是男人的數倍。

假如男人盞茶工夫可以達到高潮，女人則需要三、四盞茶工夫，甚至更長些。

當然，也有極少數的女人，敏感點在入港處，只要一碰一抽，立刻結束，這當然是極之少數的。

這工夫，這個高大女人弄好了洗臉水，而那個送早餐的男僕已經走了。

這女人提起兩個水壺回眸一笑。

蔡根終於看到了她的臉。

他陡然間楞住了，我的媽呀！

這女人扁臉、暴牙，還有一臉的紫痲子。

她向蔡根眨眨眼，道：「小弟，你的東西雖不夠看，火力却挺旺的，有興趣可以隨時找我。」

蔡根眼見她咧着血盆大口笑着，顚着巨大無朋的屁股出院而去，他幾乎吐出隔夜的飯。

「是……是她……一頭河馬……我居然把她當作了寶貝……眞他娘夠倒楣的了。」

此刻，皇甫青也有點不安。

昨夜那件事顯然責任不在他，而且有點精神恍惚，那個女人是誰？細皮肉滑，通體綿軟。在感受上，應該未生育過。

女人身上除了軟之外，還有彈性，也就是韌性。

那表示她正在青春檔口。

至於下面，嚴格地要講究「紅、軟、緊、鼓」。處女或初開苞的女人是紅色的，軟代表那部位不全是骨頭還有肉，緊當然代表剛開懷，或破身不久，鼓也是指局部高高阜起。

老行家要求具備這四個字，乃稱之爲「上品」。

那女人具備了後面三字的境界，至於「紅」，屋中漆黑，也沒有刻意地看一下，當然不知道。

多喜親王堅留他們多盤桓幾天，但皇甫青推稱有急事，必須離去

，於是他帶着內眷，親自送他到大門外。

一般的朋友，他們是不會送到大門外的。

在大門外皇甫青抱拳一回頭，不由心頭猛跳。

多喜身子後側的福晉，正是昨夜和他纏綣的細皮白肉的年輕女人，在床上快活，但此刻文文靜靜地，深情地只看了他一眼，就低下頭去。

這和昨夜在床上主動操作，火辣辣地騷勁，完全兩種風格，眞是服了她。

皇甫青內心很難過，萬沒料到是福晉。

多喜把他當作知交，他却和他的福晉來這一套。

可是事已至此，又如何挽救呢？

「親王，再見了！」

「兄弟，瞧得起我，就別再如此稱呼，以後見了面就叫我多喜吧！」

皇甫青看了福晉一眼，正好她也在看他。

那是多情而戀戀不捨的眼神，也有點臨別的感傷。

＊　＊　＊

湖南的岳陽樓與湖北武昌的黃鶴樓以及江西南昌的滕王閣並列，是我國江南三大名樓之一。

這座名樓，也是三國時名將周瑜的閱兵樓。

在這岳陽樓畔，還建有三醉亭、仙梅亭及懷甫亭。這三亭和岳陽樓形成一種氣勢，因而名噪天下。

在這兒也可以領略到劉禹錫的名詩：「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中一青螺」的意境。

夕陽西下，易過容的皇甫青和蔡根，在岳陽樓一帶徜徉。直到天黑，並未見赫連兄妹到來。

這已經是第二天了，皇甫青一定要找到他們。

第三天傍晚，終於出現了。

「蔡根，來了！」

「在那裡？」

「在三醉亭上。」

「要採取什麼行動？」

「只是想暗看着，我總以爲他們的行動有點詭秘。」

（未完・二）



田七補酒
桂峯牌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TIAN QI
BU CHIEW
中國廣西
梧州市龍山酒廠出品
LUNG SHAN DISTILLERY, WUZHOU GUANGXI, CHINA
應付繁忙的一天
每日飲適量「田七補酒」可促進新陳代謝，
增進健康，補氣補血，活絡舒筋。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真機：8551142